中國公論

第四卷
第一期

赤白痢疾

偉大無比的吸着菌毒作用

特準專賣

阿陀斯者係利用活性植物炭素所俱的强烈無比之吸着作用而成者、故凡因吃壞了東西而起之紅、白痢疾吐瀉霍亂等病之菌毒粘液。以其特大的吸着作用吸粘藥上隨便排除故爲紅白痢疾特效品。熱天家々必備藥也。

主治症

疫痢流行・紅白痢疾
水土不服・中暑暴瀉
吐瀉霍亂・腹痛水瀉
發嘔醋心・不思飲食

總發行所
滿洲藤澤友吉商店
奉天，大連，天津・上海

M—A61

阿陀斯

代理國庫
發行鈔票

中國聯合準備銀行

總行：北京
分行：各大都市

冀東銀行

總行：天津法租界．

支行：天津特三區河東，北京，唐山，昌黎，秦皇島，灤縣，山海關，胥各莊，樂亭，遵化，遷安，豐潤，密雲．

通匯地點

上海，青島．

日本——東京，大阪，神戶．

滿洲——新京，奉天，哈爾濱，營口，大連，通遼，鄭家屯，錦州，北票，四平街．

蒙疆——厚和，大同，包頭，平地泉，豐鎮，宣化，懷來，鉅鹿，張北，多倫

寶生銀號

專做存款放款匯兌及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並收售電燈電車自來水交易所股票市價公道

北京前外掌扇胡同十九號

電話：南局一八七

天津日租界旭街

二

電話：二二四三三

法租界二號路五十五號

上海英租界天津路天華行內

電話：三三四五五

烈性的頭皮病及煩惱脫落毛髮者
產後毛髮稀薄欲恢復之人
對苦惱之少禿故無須贅論、欲望毛髮美之人亦務請使用為要。
保持日華滿人特殊之黑髮美！
於日本藥界著名之三共株式會社研究室以一毛髮生物經多年研究之結果、始發明成功、現代無論各科之專門醫師及美容術者、均皆歡迎愛用本品、且博得最大信用好評、
正確的養毛料
頭垢不是一件特別惹人注目的病、但掉頭髮若是利害、就漸次要變成禿頭了、所以壯年禿髮脫髮、不論是男性或女性、倘如發現頭垢繁多而掉頭髮利害的粃糠性脫髮等、務要在其初期、應用「養毛頭尼克」底醫療性能、庶可清治那疾病異狀的根源、當那還未固不可治的時期裡、一定會立見功效的、
無代進呈試藥瓶
華南全國大百貨店，藥店，化粧品店均有代售
有小瓶，大瓶，特製者瓶之三種。至於最近由貴國方面，往敝行直接來函訂購之數，實有應接不暇之勢，因為有運腳，包裝貨，海關稅等障礙，加之送貨日期尤多，便不利於閣下，所以不能直接奉送，眞可謂歉愧之甚，萬請原諒，今敝貨現已分配於華滿全國，並在各藥房，化粧品店等處，也早已經理代售，故請往該處隨時購買，最為便利。
養毛頭尼克
ヨウモトニック
註冊商標
總發賣處 東京室町
株式會社

淋疾

最高級

無色化學療法劑

治療淋疾的方法　劃期的轉換

促成淋疾的治療　無上的圓滿

塩野牌

「五淋拿根」片乃有一個 Sulfonamid（硫仿亞嘧度）系的最高級化學療法劑　對於淋菌之作用　不拘其病勢爲亞急性或係慢性　極爲迅速而且力强通例按四日間之內服　即可停止分泌物　澄清排尿　使局部鎭痛消炎　而使患者自覺的痛苦等恰如梅毒之有六〇六號　可以發揮對於淋菌化學療法的特徵　毫無遺憾

【包裝】　二〇片　一〇〇片　五〇〇片

製造發總發賣處　株式會社　塩野義商店　大阪市東區道修町三丁目

天津出張所　天津日界桃山街九一一

五淋拿根片

SU—中I

陶文毅公對於兩淮鹽務之改革……鄒思齊（六三）

次殖民地時期中國的農民運動與土地政策之變革……齊鳴（四六）

西北的經濟現狀（上）……張君實（一三）

國際述評

美國何時參戰……齊鳴（五八）

英美聯防與太平洋……齊鳴（五九）

歐戰一年的外交……齊鳴（六一）

文藝

文學批評的將來……翟君聖（八一）

小說

人之篇……靈砦（八五）

末路……青萍譯（一〇五）

韋馱佛……牟雨天（一一四）

劇本

麗娜之戀……心揮（一一一）

文壇隨筆

我們這文壇……徐新（一〇二）

文藝雜話……玉文（一四四）

散文

住遍東西南北城……含魚（九八）

生活的可貴……林語堂作 武三多譯（一一七）

蟋蟀……張金壽（一〇八）

中國公論 第四卷 第一期 目次

社論

論實施憲政……（一）

論著

英美協調的透視……裴今度（七）
國際承認問題與新中央政權……楊負笈（三七）
世界的將來——聯合・毀滅……韋爾斯 著 武三多 譯（七三）
從鋼鐵生產來觀察德英兩國……鷲 鶯（四二）
復興農村的一個先決問題……鄭鴻祺（三三）
樊增祥先生評傳……王森然（五一）
陶文毅公對於兩淮鹽務之改革……鄒思齊（六三）
次殖民地時期中國的農民運動與土地政策之變革……齊 鳴（四六）
西北的經濟現狀（上）……張君實（一三）

海外文藝短訊……塔　揚（一三八）

〔文學史料〕語絲發刊辭……記　者（一五一）

詩歌

歸去的旅人……二　貫（一四四）

倦生……辭　了（八四）

雜組

詩話……介傳是樓主人（一三一）

于晦若致端陶齋書……凌霄漢閣（一三三）

芥川龍之介與北京……白華譯（一三八）

學生和演劇……照　堂（一三六）

社會麻感‧健心運動……趙天人（一五二）

電力發射無聲無烟的大砲……克　定（一三九）

哄孩子們的哲學……霞（一〇〇）

新疆回族之娛樂「刷浪辮」……老　洪（一三二）

誰統治着美國……石　譯（一四一）

世界珍聞：神秘的克林姆城……黃　鐘（一四九）

延安水滸傳……青　卿（一一二）

哄孩子的哲學……霞（一〇〇）

新疆回族之娛樂「蘭浪舞」……老洪（一二）

誰統治着美國……石評（一四〇）

世界珍聞：神秘的克林姆城……黃鐘（一四九）

延安水滸傳……青卿（一二）

抗戰軼聞：關於中山文化教育館……閔新（一四七）

現代史料

國共合作史乘一斑……閔新（一四七）

共黨成立當年……文錄（一四九）

國事小言

談冒充……微言（一五三）

忠奸簡論……大華一士（一五三）

人民的權利與義務……一民（一五三）

編後……編者（一五四）

插圖

滿洲一瞥（十幅）……張域寧攝

廣告索引

紅白痢疾……封裡

中國聯合準備銀行……封裡對面

廣東銀行……目次一對面

義生銀號……目次一對面

蚕毛剪尼克……目次一

五洲拿根片……目次二

长大寶藥……目次三

賽克買因……（目次四）插圖對面

破淋恩……插圖對面

積生銀號……社論對面

阜民建築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社論對面

森永牛奶糖……正文中

刊物介紹……正文中及底封裡對面

華北主要鐵路行車時刻表……封底

最新男性賦活荷爾蒙

賽克賣因

鯨睾丸製劑

培元增精　延年益壽

古書云、鯨乃海魚之魁、大者長半里、小者數十丈一生數萬子……人如食鯨腎、培元增精、延年百歲

適應症

生殖器神經衰弱諸症 陰莖勃力之減退、滑精、性慾缺乏、快感減退、遺精、攝護腺漏。

男子初老期諸症 頭痛、視力減退、聽力減退、倦怠、肩酸、腰痛、四肢畏冷、精力減退、憂鬱症。

男子一般老衰現象之豫防及恢復

睾丸缺落諸症 先天性睾丸發育不全即類宦症。

【包裝】片劑 三拾片、百片、五百片。
注射劑 (〇、五西西)五管、拾管、五拾管。

製造發售處 **大日本製藥株式會社**
總公司 大阪市道修町
分公司 奉天市浪速通

METABOLIN

TABLETS "STRONG" »Takeda«

健胃 助消化 去疲勞

一、食慾不振 消化不良 便秘
一、業務繁冗 身體疲勞
一、脚氣(軟脚病)
一、發熱病人
一、病中及病後衰弱
一、授乳期及妊娠中
一、夏期疲乏
一、乳幼兒發育不良
一、運動競技家
一、神經痛及糖尿病

高單位維他命B_1劑

強力米太寶靈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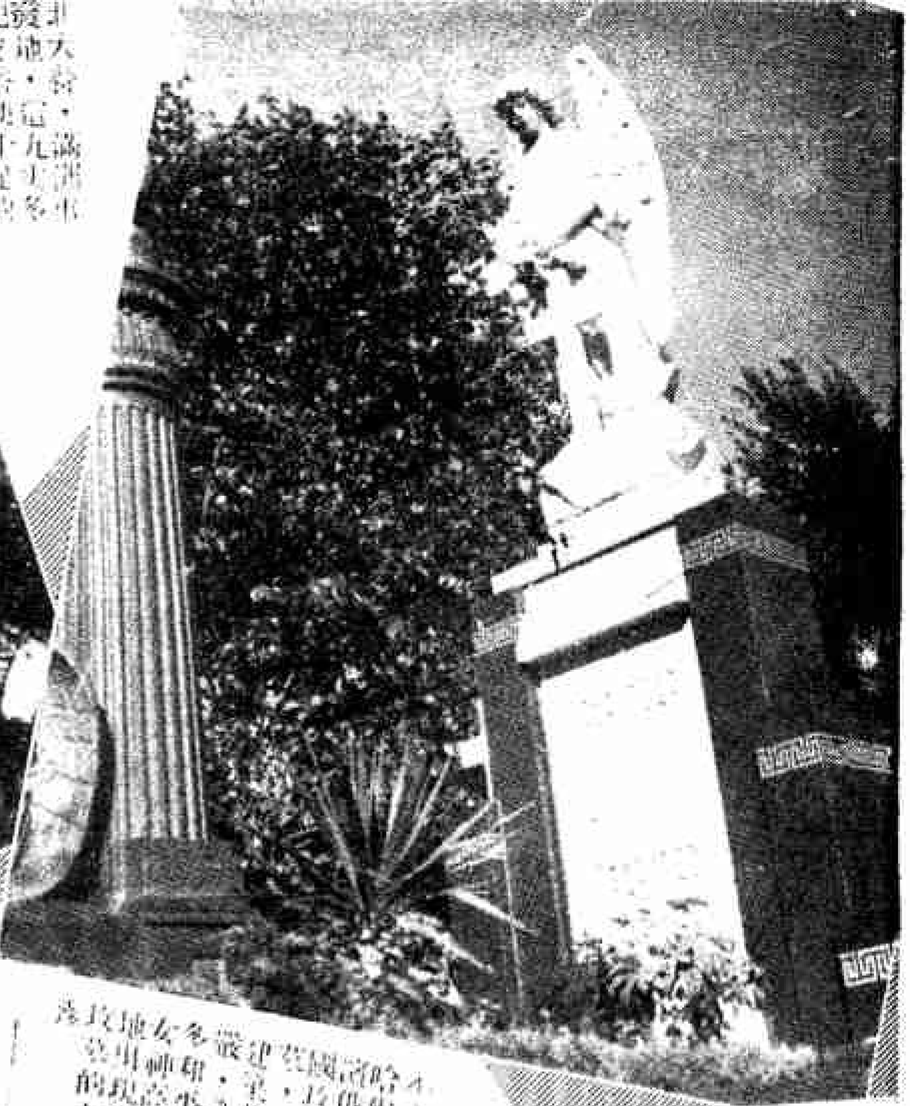
上述諸種狀態之時、體內必需多量之維他命B_1、此時若由強力米太寶靈片以補給之其効最為迅速偉大。

【包裝】100片 300片

總發行
武田長兵衛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日本大阪市東區道修町

40(5)146

[illegible]發地·這九一八紀念塔·便是[illegible]紀念的[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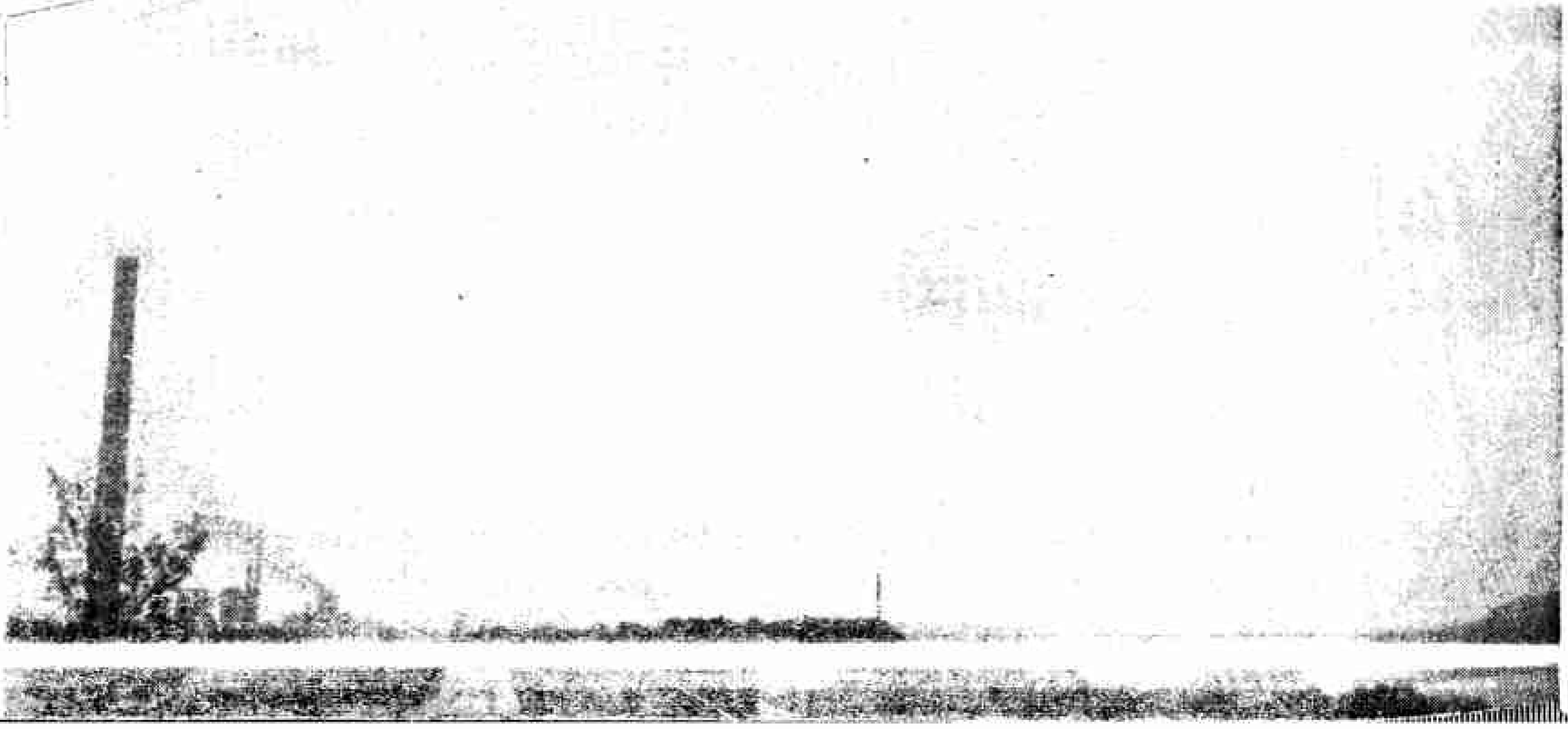


小哈爾濱[illegible]建築[illegible]神像[illegible]高高在上

滿洲國[illegible]國務院←

馳駛於哈爾濱松花江上的小汽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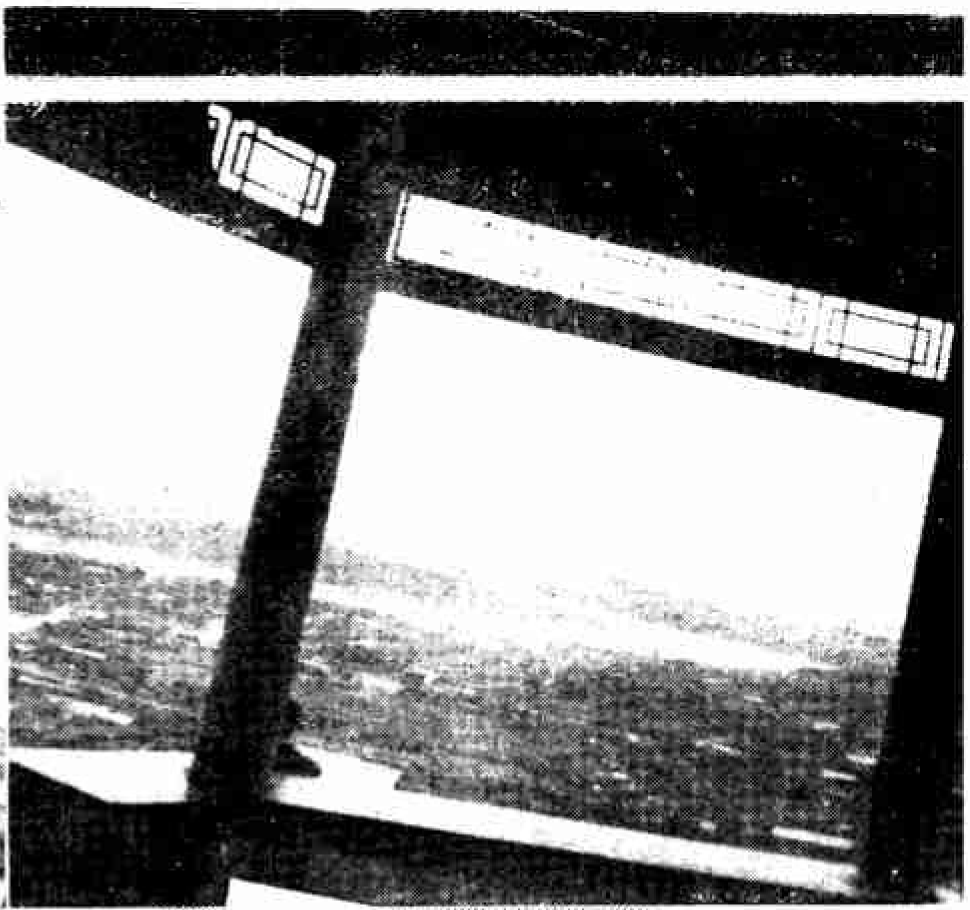
鞍山昭和製鋼所[illegible]



滿洲一瞥

[illegible]攝

↑大連市政府廣場之大島義昌子爵銅像



↑登吉林北山，不勝攀登上，一望無際的江山

視察團參觀滿鐵，男女館員在健身房裸舞之一瞥←

→吉林北二十里水利發電所下流新建滿跨松花江之瓦橋

青山綠水，造成倚麗的大連，市街寬敞，商業繁盛，頗使人有些流連忘返之意，圖為大連市街之一斑←

純正化學療法劑 破淋恩「日染」

最後斷決的確効……如今世上流布在之所謂化學療法劑、是因單一元素劑、故未免至大缺憾、本劑純以二種之特殊化元素精密所製成、可奏完璧之根癒確効、凡屬淋病者無不癒矣！

三乃至五日之內敢見偉効……以此二種化學元素之綜合的効力、尤其衛擊療法（三日服藥後二日中止）不論輕症或痼疾、婦女淋疾、均在三乃至五日之以內、敢見止疼消毒而導人斷根之境域內、並無任何副作用。

又對梅毒[illegible]口便毒奏以妙効……不僅徹底殺滅淋菌而特梅毒性魚口筋瘡等、亦奏獨自之神速暢効、是乃經於斯界專門大家之臨床實驗。所獲收之驚異的成果也、故本劑「破淋恩」方可謂打倒一切花柳病之惟一神劑。

主治

急慢性一切淋疾、婦女淋疾化膿性疾患、如中耳炎、瘍疔、骨膜炎以及魚口便毒等

包裝

二五瓦 二〇片
一〇〇瓦 一〇〇片
五〇〇瓦 五〇〇片

各地藥房均有經理出售

總發售處 股份公司 稻畑商店
大阪市南區順慶町
東京市日本橋區本町

總製造處 日本染料製造株式會社
大阪市此花區春日出町

中國公論再建旬刊 啓事

據聞有人僞造本社訂單、持往各處預收訂欵情事、曷勝詫異、除請官憲究辦外、以後各界長期訂購、務請直接向本社接洽辦理、否則本社概不負責、此啟。

一新社

承辦中國公論在日本國內之廣告業務

地址：大阪市西區京町堀上通一丁目

北京 積生銀號

辦理存欵放欵匯兌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號址：北京前門外施家胡同六號

電話：南局 五〇二 八五〇 八九〇號

皇民建築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建築材料

營業要目

製售磚瓦 石灰洋灰
各種木料 紅火磁磚
紅鐵鉛管 鉛板鐵筋
製圖設計 包修工程
油漆彩畫 設備装修

地址 西單卧佛寺街七號
電話 西局二〇一九號

社論

論實施憲政

一

「實現和平」與「實施憲政」，爲國府還都的兩大方針。自憲政實施委員會成立以來，實施憲政的呼聲業已甚囂塵上，然而試一檢討所有倡導或宣傳憲政的言論，幾無一篇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此無他，蓋事理不得其當的事，雖有辯者，也是莫可如何的！

現今憲政實施委員會雖已成立，尙無憲草足資批評，我們請在實施憲政的大前提下，提出幾個重要問題來硏討：

實施憲政，須有其時空的條件，條件未備，只可粉飾太平；推其弊害所及，將欲粉飾太平亦不可得。現今抗戰陣營，亦復盛倡實施憲政，然而衡諸實際，無此必要，在要求者不過是借爲爭權的口實，而在容認者亦只用作應付的工具，一方面是另有企圖，一方面是別有會心，倡者和者，大家相喻於無言！此種憲政，於國民有何關係？現今國府的所謂實施憲政，是否仍給予國人以此種觀感，見仁見智，留待各自去對時勢觀察。我們此處所欲論列者，卽「憲法的施行，其效力係發生於人民擁護的決心，捨此而外，憲法的本身，實未有絲毫的效力。故欲使憲法的效力，永垂不絕，惟則人民有遇到自防的努力」。我國文化落後，民智閉塞，對於政治，更無興趣與常識，雖國民黨「訓政」多年，成效不著，現實環境如此，憲政如何實施？何況實施憲政的目的，端在推行全民政治，而人民亦應有選舉罷免創制複決等四權，方可防遏治權的濫用。故實施憲政，人民須有「四權行使的訓練」，試問現今一般人民，如何能行使選舉權以選舉代表，行使罷免權以罷免代表，行使創制權以創制法律，行使複決權以複決法

律？基礎不固，强欲起空中樓閣，徒見其心勞日拙而已！

且「制定憲法實施憲政」雖爲國民政府的大政方針，但現値特別非常時期，憲法而處處顧及目前暫時的環境，則與憲政的永久性不合，若其不然，則又成理想的憲法，與現實扞格。此治標與治本，理想與現實間，在在均成問題。何況方今河山破碎，生靈塗炭，不特選擧國民代表，召集國民大會等等，因全面和平未能實現，諸多困難；而且一般孑遺民衆，救死扶傷不暇，所謂憲政民主云云，何裨於事？

我們以爲：現在成立一個憲政實施委員會來作實施憲政的準備工作，是沒有什麼不可以的，但不一定卽須「制定憲法」來「實施憲政」。須知全面和平不能實現，一切均無從談起！在抗戰陣營有「抗戰第一」的口號，我們也應確定「和平第一」的方針。際此時會，擧國上下集中力量以促全面和平的實現，才是實施憲政的最根本最實際的基礎工作。假使侈談「制定憲法實施憲政」，用以敷衍國民，搪塞各種政客，而不從根本上實際上致力，此直本末倒置，我們殊不欲多所辭費了！

二

憲政與憲法，本非就是一事，卽按孫中山先生的計劃，亦是先有憲政，後有憲法，並不一定要先「制定憲法」纔算「實施憲政」。卽以「國民政府建國大綱」而言，其第二十二條有云：「憲法草案當本於建國大綱及訓政憲政兩時期之成績，由立法院議定，隨時宣傳於民衆，以備到時採擇施行」。二十三條又說：「全國有過半數省份達至憲政開始時期，……則開國民大會決定憲法而頒布之」。二十五條又說：「憲法頒布之日，卽爲憲政告成之時」。孫先生的愼重態度，極爲明瞭。所以主張訓政成功以後，接着開始憲政，然後參攷訓政與憲政兩時期的經驗與成績，再制定憲法，以垂永久。

自然，中山先生於民國七年發表的建國方略，其「能知必能行」一文內，曾有言云：「俟全國平定

之後六年，各縣之已達完全自治者，皆得選舉代表一人，組織國民大會，以制定五權憲法。……憲法制定，總統議員舉出後，革命政府當歸政於民選之總統，而訓政時期於以終。第三為建設完成時期，擬在此時間起，施行憲政。……」由此可知孫先生亦曾主張先立憲法，後行憲政。惟建國大綱乃民國十三年所寫，晚於建國方略六年，且國民黨以後宣傳黨義，亦特別注重建國大綱。蓋此為孫先生的最後意見，其先憲政而後憲法的主張，無論在事實上或理論上，均應為我們所宜特別注意。既然如此，國府當局須知現在決非創制三民五權憲法之時，須俟訓政與憲政成功，始將理想與經驗慎重制為永久法典。如其不然，國民黨祇好將孫中山先生的計劃擱開，另覓辦法。若其一方面不奉行遺教，不問訓政憲政的成績；他方面又欲奉行遺教，强欲將不成功的經驗，不成功的政制，不成功的學說，硬鑄憲法以垂範將來，此其矛盾，想不待智者而後知！

總之：我們認為現在即使可以實施「憲政」，也不必要即須「制定憲法實施憲政」。同時「憲政」的基礎工作，我們認為是「和平第一」。自然，也許有高論實施憲政，可以實現和平的；然而理論自理論，事實自事實，倘不能斬致合於正義的平等的和，而又伈伈俔俔依阿取容，乃侈談憲政民主，全面和平，我們雖然不敏，竊期期以為不可！

三

其次，關於憲政的基本的工作，我們認為必須發揚法治精神，奠定法治基礎。一般從政人員，須有奉公守法的習慣，而身居要津的權貴，尤宜以身作則。官吏若不維法律的尊嚴，安能責一般民衆守法奉公。近年政治窳敗，法治精神摧毀無遺，所謂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原為「黨國」的根本大法，性質效力，均與憲法無殊，其中關於人民權利義務的規定，至為明顯，然而年來一般人民，已盡應盡的義

務，並未享應享的權利，只有軍治黨治人治，而無所謂法治。所謂約法，實際等於具文、試觀約法內規定，人民有居住信仰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等自由，非依法律不得限制。實際各政府機關，何嘗實行？政府當局，或自謂爲「依法限制」，實則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不過以權力支配法律，再以普通法律侵害約法的神聖而已！約法爲國家的根本大法，任何法律不得與之抵觸，茲乃以普通法律竟能任意侵害其神聖性，立此根本大法何用？此種侵害人民的自由權利，究竟是否「依法限制」，當局或尙能巧爲說辭，文過飾非。但約法內另有一條規定：「人民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審問處罰。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者，其執行逮捕或拘禁之機關，至遲應於二十四小時內移送審判機關審問，本人或他人並得依法請求於二十小時內提審」。試問此一條例，幾曾實行？有法等於無法，何所謂法治？

不寧惟是，年來國府雖號稱五權分立，然而行政干涉司法，實屬司空見慣。尤其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古禮」，似乎「於今爲烈」，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一般細民，雖安分守己亦可以獲咎，而豪猾權貴，則雖違法干紀亦可以無罰！於是作奸犯科之徒，但使能有政治上的權勢，就無論溺職僨事，乃至枉汪徇私，均可逍遙法外，司法尊嚴，掃地以盡，人民對於法治，遂致深抱懷疑。且因政府不信任法院，於是專庭林立，而法權日益破壞。此因誤認司法機關辦事滯緩或處刑過輕，政府遂急欲將司法置於行政乃至軍事之下，參與司法，破壞法統。各種專庭的設立，尤不合理。如前此中央及各省設立，特種刑事專庭，各省臨時軍法會審處。以及懲治盜匪條例，懲治貪官汚吏專庭等，爲事設庭，已覺設不勝設，甚至爲人設庭，專理某案。均或由軍，或由黨，或由政府派人主持。結果拖延時日，不了自了。徒然破壞司法權，摧毁法治基礎。於是年來只有軍治，並無政治，只有黨治，並無民治，只有人治，並無法治。似此情形，推其流弊，將欲政治不逸常軌亦不可得，安能完成訓政，奠定法治基礎，使憲政時期，得以實現？故今後不欲實施憲政則已，若欲實施憲政，必於此等積弊，痛加改革，俾法治精神得以

發揚，國民能以守法重法，「對於憲政有週到自防的努力」，於事庶乎有濟。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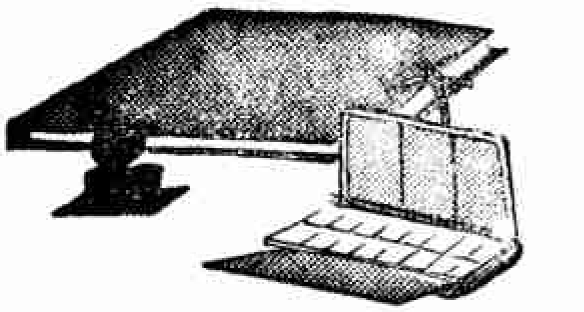
最後，我們還有兩點意見：

現今一般宣傳憲政的人，常將憲政與民主混爲一談，似乎憲政卽民主，民主卽憲政。實則卽使「制定憲法實施憲政」，也不一定就是實行民主政治。試觀世界所有立憲國家，其政治形態究各如何？此一問題，便不難明瞭。現今將憲政與民主混爲一談者，可謂連常識也未具備；至於中國目前應否或能否實行民主政治，當然更非所問了。關於民主政治，本來「說來話長」，我們想另爲專文討論。此地我們祇簡單提示，因爲現今世變日亟，世界民主政治已日趨於變質乃至沒落，這在稍有世界知識的人，類能道及。而現今的中國，河山破碎，在非常的時期，要應付非常的事變，非有强力集中的政府，不足以赴事功。所謂世界民主國家的政制，最好不要販到中國來。若是大家以憲政民主爲幌子，別有會心，以爲所謂民主者：卽你有你的主張，我也有我的意見，你有發言權，我也有發言權，你有一份，我也有一份。如是直爲烏合之衆，旣非民主，也談不到各黨各派無黨無派的團結，一場糊塗而已！此其一。

其次，憲政實施委員會旣已成立，迄今雖無憲草足資批評，但據憲政實施委員會的規定，有「憲法草案之重加審議」一語，此殆爲節省人力與物力，或將根據前國府立法院所公布之憲法草案，重加審核，制爲憲章。顧前立法院公布的五五憲草，實爲一部割裂綴合的作品。我們若爲枝節評論，自可不必，但就根本大處着眼，所謂五五憲草，實乏一貫的政治思想體系。中國近年內憂外患交迫，決非沿襲時過境遷的政治思想所能肆應變局，是以中國憲法，縱不必盡創新規，亦不容囿於成見，必須根據中國國情，參酌世界大勢，思想貫串，系統井然，以期決而能行，行而有效。我們本此標準，硏討憲稿，輒覺其新

舊雜揉，條理紛亂，起草諸人，徘徊於新舊法律政治思想之間，欲求兼容並包，轉致顧此失彼。既非議會政治的規模，又無强力政府的組織，國民大會選舉，以縣市爲單位，既失公平，國民政府組織，以五院相拚合，更無權威。既已裁抑省權，何爲許省議會選舉省長？既許民選省長，何又謂省參議會非代表機關？種種矛盾衝突，處處雜湊凌亂。此殆由起草諸人於根深蒂固的自由主義觀念不忍契置，而國內的環境，世界的潮流，又復時時刺激腦海，使他們不甘落伍，遂在思想混沌之中，成此體系不明之法，割裂綴合，一無是處！今後憲政負責諸人，對於所謂「憲法草案之重加審議」，望能注意及此。此其二。

以上對於實施憲政問題，我們已很率直的陳述了重要意見，茲事體大，希望國人起來共同研討，站在公正的國民的立場，不爲黨派權利的成見所左右，庶幾於事有濟，國民亦蒙其福，否則泄泄沓沓，國是恐將愈不堪問了！



英美協調的透視

裴今度

一，英美攜手的必然性

在世界政治圈裡，可以說處處都充分的表顯着國際的對立，摩擦，衝突和融和，我們早已在本刊以前的幾期中討論過美國副國務卿維爾斯訪歐（今年二月）的目的被德意布倫乃爾會談 Brenerpass conversation）所粉碎了。原來維爾斯的目的是想把意大利拉着不放鬆不讓意大利捲入戰爭漩渦美國好利用「中立政策」來對救歐洲以便從中攫取漁人之利，尤其是在英美協調中攫取漁利。但是維爾斯只碰了一鼻子灰而溫返美國。果然意大利在今年六月十一日宣佈參加德方而對英法作戰了。接着法國的佩丹政府在六月十七日降德了。由於六月二十二日孔比尼厄（Comiègne）森林的德法休戰協定以後，德國佔領了法國的東北部和沿英吉利海峽及比斯開灣的海岸線，法國只剩下了不到二分之一的領土，雖然有地中海的海岸，但是因意大利在地中海的進出，差不多法國現在已臨到第一大戰後聖日爾曼條約所規定的奧地利的悲慘的命運。在事實上法國已淪爲半獨立國家了。同時德意藉匈牙利與保加利亞對羅馬尼亞的民族糾紛而在八月二十九日舉行維也納德意匈羅四國會議，使匈幾乎又恢復了第一大戰前的狀態再加上捷克波蘭的一半，盧森堡，荷蘭，比利時等的歸德，和波羅的海三小國利波蘭一部及羅國一部的返還蘇聯，就歐洲全部形勢看來，素爲英法所支持和利用的，凡爾賽體系和爲她們所御用的國際聯盟早已瓦解崩潰無餘了。在這樣的局勢下，英國可以說已經陷入了寡不敵衆的深淵了。但是英國不比法國，她擁有比英本部大一百二十八倍的領地，自治領和屬地。此外還有受她統治的「英埃蘇丹」，再加上受她影響的埃及，英國的經濟力和軍事力實在不可輕視。就是因爲這種原因，德國現在才企圖用全力技巧的來壓服英國。英國與領屬之間本來滋長着很大的矛盾，但是因爲德國的襲擊反而促她們的團結了（印度除外）。

英國爲了加强她抗德的陣容不能在國際間尋找與國來補充她對德作戰中的經濟力和軍事力的消耗。就是由於上述的理由，美國便變成了英國最理想的與國了。第一是因爲自從去年歐戰爆發後，美磅價格低落，英國的經濟（除德蘇兩國外的其他國家亦是一樣）早已成了美金元的附庸，至於鋼鐵汽油和軍火軍需品的供給還在其次，第二是美國的影響及於兩個大洋，她的動向足以影響和牽制世界的政局，同時英國爲了集中全力於歐洲以抵抗德國的襲擊，她不得不從遠東的勢力圈爲撤去中國駐軍，退出香港等等）和由西半球退却。所以九月三日所發生的英美協定並不是偶然的，乃是意大利參加反英戰爭以後的必然反應。我們或者不會健忘，在法國的降服德國，英主戰派領袖邱吉爾便馬上登台組閣，從此以後，英國的政治家們便開始求救於美的活動。我們現在不妨舉出幾件事實來証明一下：

（1）美國上院的外交委員長皮德門（Pittman）向來是主張維護美國的傳統對外政策的，但是他在八月五日夜却發表了與他素志相違的聲明。這聲明的要旨是：『英國與艦隊的關係是相依爲命的。無軍艦即不能存在。且英艦隊苟一旦潰滅，則澳洲與新錫蘭等處之英國諸將領難免爲德意所分割。在最近北海作戰，英艦似甚無能力，以余主張將英之戰鬥艦移於西半球，不但可以免掉英國於戰敗時讓渡德國之危險，且美國若派遣五十隻驅逐艦赴歐與英艦交換亦不違國際法，而輕易獲得自國（指英國）所必要之驅逐艦矣』（紐約八月六日電）

（2）英國明知國際聯盟已無能爲可是她想藉着它來引透美國參戰，以下便是關於這一問題的報道。

『因國際聯盟之事實的崩壞，致其態度被人注目之國際勞動局，已決定移往加拿大，繼續辦公，其幹部約二十名，已於七日自日內瓦出發，經由美國前往加拿大，關於該事，據日內瓦政界消息靈通方面觀測，英國艦於國際勞動局現在由於美國之參加，已成有力之國國機關，故其或將利用之而誘致美國參戰云，在國際勞動局內，處支配立場之英人幹部；其所以熱心支持瓦印安特局長（美人），關於該局移往美洲之暗示者，若由前述見地觀之，亦可了解，據觀英國政府之意圖在於保持移往加拿大後之國際勞動局，與最近在美國勞動部內設立之國際勞動委員會間之緊密連絡，藉以號召美國勞動階級，誘導美國參戰，七日啓程前往加拿大之國際勞動局幹部一行，大部皆爲英人，餘者則爲法人及瑞士人。』（日內瓦八日七日電）

（3）『美國對英供給軍需品愈加增多，前此滯留美國之英軍需品購入使節阿薩巴彼斯氏，七日對新聞記者團發表稱，英國此次更以總額一億元自美國購買戰車野砲等，最近將行交貨，又巴威斯使節對記者稱：「最近美製軍用機有橫渡大西洋舉行空輸事」之質問，僅答稱：「所有預定計劃，均進行甚利」，避免直接回答。』（華盛頓八月七日電）

以上的消息便是英國政治家對美外交成功前奏的三部曲——派艦

赴歐，引透參戰，和售給軍火。所以在歐戰一週年的開始，（九月三日）英國決定將大西洋英領空軍根據地租於美國以換取美國驅逐艦五十艘的「英美協定」的發生也是歷史說變過程中的必然現象。值不得什麼大驚小怪的。那麼，同今年三年十七日的布侖乃爾德意會談一樣，這二個英美『租地讓艦協定』又把目前的國際形勢劃時代了。換句話說，從此以後，國際上又變成英美與德意的對立了，雖然美國目前還沒有援英軍事行動。

（二）美國為什麼要支持英國？

那麼，為什麼美國也同意英國的要求而締結這一個『租地讓艦』的協定呢？這不是推翻了美國傳統的『中立政策』嗎？我們要知道國際間所謂政策，都是含有暫時性的。因此，當着美國今秋在哈瓦那所召集的汎美會議得到了相當的成功以後，她（美國）便可以用全力注意到歐洲和太平洋的周圍。我們早已屢次提到美國自從上次歐戰以後，她的經濟力就伸入整個世界了。由她的經濟勢力一向又是藉着英法來支持的，所以自從法國降服德國以後，英國又日見沒落，美國的經濟勢力也日逐漸縮小，尤其自從今年七月廿五日德國的經濟部長主張以全體主義的經濟建立歐洲的新秩序以來，歐洲的金磅體制早已被驅出歐陸而以馬克絕對支配歐洲了。因此與英有密切關係的美國經濟亦要遭受嚴重的打擊。那麼，美國為了抵抗德國的新經濟體制，就不得不來支持英國。這是根據最基本的經濟原因來解釋的，此外我們要知道，要保障經濟的勢力，必須要有政治的結合，要使戰時的政治結合不瓦解，必須要有鞏固的軍事防禦。在美國自身的立場上看來，萬一英國也像法國降服了德國，非但美國在歐的勢力不能保守，就是新大陸也要受到相當的威脅的。我們知道，英國本土目前所以這樣受德國的威脅的最重要的原因，是由於法國的降德而使英德兩國變成了祇隔一英吉利海峽的近鄰，同樣的，如果英倫三島淪陷英國必退守加拿大，此美同歐陸的德國馬上也變成近鄰了。將來由於雙方爭奪空軍和海軍的根據地的關係，在冰島，格林蘭的附近必然的要發生衝突。這樣，美國的安全便會動搖。所以根據經濟的，政治的，和軍事的理由，美國為了自身的安全，也賛在有危持援英國而不使國防形勢走向上述途徑的必要。單就軍事上説來，英國需要軍事戰鬥力量的補充，而美國則需要更加嚴密的國防。因此經過了一月多的商討，英美終於在上述的要求下而完成了這次『租地讓艦』的協定。我們為了明瞭美國對這次讓艦租地的協定起見，不好摘錄美總統向議會報告的新聞來作個引証。

「據華盛頓三日電，關於美政府租借大西洋英領海空軍基地，與美驅逐艦五十隻讓渡於英事，羅斯福大總統三日送達議會之書翰內容如左：

余茲向議會送達九月二日羅西安英大使與赫爾國務卿所交換之覺書，依據該覺書，美政府已獲得紐芬蘭，巴明達，巴哈馬諸島，牙買

加島，聖露西亞島，特里尼答島，安的瓜島，英領基亞拿之海空軍日地租借權，余併行向議會送達關於此次協定締結權限之八月二十七達買克萊勒司法長官之報告抄本，又上述基地之中，紐芬蘭，及巴明過兩基地，係英國自行贈送吾人欣然受諾之贈物，其他基地，係與超美艦齡之驅逐艦五十隻交換而獲得，此次措置無論在任何意義上，與基國之和平現狀並無矛盾且亦不欲用以威脅任何國家也，此次之協定，在準備防衛美洲大陸脫離重大危機上，實爲劃期的且爲極有意義之措置，又關於增强美國防衛力之點，自收買路易加州以來，爲最重要之行動，新獲得之數地，對於巴拿馬運河，中美，南美，北美，大小安吉爾川島，加拿大，墨西哥，以及美國東南海岸之防衛等而言，爲不可忽缺之重要地點，此等據點在西半球防衛上，極有重大影響，自不待贅言，根據此等理由，余毅然援用法規，獲得此等基地云。

又英美兩國政府交涉，樂西安英大使三日已向赫爾國務長官交付正式承認公文認可，按左記軍事基地及施設，以九十九年間租借美國，其租借地如下：

（一）巴哈馬島東岸。

（二）牙買加島南岸。

（三）聖爾希亞島西岸。

（四）特里尼答島西岸。

（五）安的瓜島全部。

（六）以英領基阿納之喬治達溫市爲中心之八十公里地域。」

我們爲了研究貳次所租的島嶼對美國所增加，軍事力量是什麼，不妨再單把○們詳加解釋如次：

（一）紐芬蘭　爲加拿大東岸之大島，位於聖羅蘭士灣口，面積因萬二千七百三十四方哩，一五八三年英人基爾巴特宣言編入英領，人口凡二十八萬漁業紙業等甚盛。

（二）巴明達羣島　位於西印度羣島滋維亞斯扣希亞受略中間，爲大西洋上之羣島，由三百六十個小島所集成，除其中二十島之外，其他皆爲無人島，然該羣島作爲海軍根據地，不僅具有極强之港灣，且現在爲大西洋飛剪號機之降落港地，因此作爲空軍根據地佔極重要之地位，總面積十九萬方哩，人口二萬八千，

（三）巴哈馬羣島　爲西印度羣島中之一羣島，一四九二年爲哥倫布所發見，爾來爲英西兩國爭奪之目標，但一七八三年終歸英國之手，以迄放現在，總面積四千四百方哩，人口六萬二千。

（四）牙買加島　位於古巴之南八十哩，面積四千四百五十方哩之一大島嶼，氣候溫和，全島森林極富，農業其中以甘蔗之栽培至盛，一四九四年爲哥倫布所發見，暫時成爲西班牙之殖民地，但一六六五年編入英領，人口八十六萬，其中白人一萬五千，鐵道及其他文化設施稍爲完備，已確立立憲政治組織。

（五）聖爾希亞島　威印島歐德羣島中最大之一島，面積二百三

十三方哩，生產煤，人口五萬九千。

（六）特里尼答島　位於西印度羣島之最南端，與南美委內瑞拉相鄰之大島，面積一千八百六十二方哩，氣候爲熱帶性，生產咖啡，砂糖可口等，亦產煤油，一四九八年哥倫布所發見，其後至一八〇二年割讓予英，人口四一萬三千。

（七）安的瓜島　亦爲哥倫布所發見，爲西印度羣島中之一島，面積一〇八方哩，全島農業頗爲富饒，人口三十一萬，此外各種礦業資源亦極豐富，一九二八年制定憲法，在總督之下確立殖民地政府，統治該島，以迄於今日。

根據以上的敘述，我們知道這些島嶼可以作爲美國海空軍根據地的。因爲美國在最近極力擴充海空軍的現在，不能不增加軍事基地。

但是美國並不是傻子，萬一英國被德降服了，美國的計劃不是也要遭到失敗的關頭麼？大家或者不會忘記吧！在英美協定成立以前，英國要是不向美國保証『絕不降德』的決心，美國是絕不肯輕易答應老奸巨滑的英國的。　從此以後英國就可增加五十艘的海軍戰鬥力而（好專注德國。同時她能充分的鞏固北非的英屬而保護經由蘇彝士運河，新加坡，而香港（據最近消息英國又有準備不放棄香港的模樣）的「英國生命線」。

（三）英美協定後英國的前運

我們既然理解了英美協定的成因，　那麼，　這一國際劃時代的事件，（英美協定）對世界有什麼影響呢？對英美本身的國際地位有什麼變動呢？——這些都是我們須要研究的，但是我們爲明晰起見，不能不把英美兩國外交關係上的史的發展作一個簡暇的重述，然後她們與國際現勢的關聯才能明瞭。

我們知道英美兩國都是帝國主義的國家，因此自從第一世界大戰後，美國的經濟勢力侵入歐洲以來英美兩國的殖民地爭奪戰和世界經濟支配權的攫取由美洲擴大歐洲甚至於遠東。換句話說，英美的對立在世界任何地帶均不斷地在那裡進展着。但是自從奧國被滅於德國後，英美乃有聯合來對敵德國勢力的必要，特別到了羅斯福第二次充任總統後，英美兩國在外交上才開始接近。但這不是說英美兩國的矛盾從此消解了，相反的，美國對世界人侵略的野心，更由英國的支援而更擴大了。像近一兩年來，羅斯福在遠東極力阻止日本在中國和南洋的發展（爲禁輸汽油，碎鐵等於日本便是例証），對歐派遣使節斡旋和平，對南美的政治經濟上壟斷對加拿大的接近都是表顯美國在遠東，在歐洲，在南北美勢力的擴大。所以現在這次的英美協定，與其說它是英美妥協的結果，莫如說它是美國勢力的增大和英國勢力縮減所形成的兩國極度的矛盾。更明顯點說，就是美的支持英國是希望英國長期抗德而消耗英國的實力，一方面可以延長德美直接衝突的時期美國好慢慢地整軍經武（試看最近兩三月美國擴大海軍的龐大計劃和國

內原行徵兵制，企圖尋求太平洋海軍根據地等便是事實）來壓制德國的向外發展而奪取世界的盟主。所以從這些英美協定以後，英國的命運祇有一天一天的愈加悲慘。因爲既使英國對德的抗戰不失敗，由於西半球勢力的消滅，英國事實上變成了美國的附庸。假使英國失敗了，那麼，無疑地英國海外權益和她的殖民地的統治便會逐漸的由美國承繼或者逕直接取而代之。這便是自由主義孕育下的英國必然來臨的厄運。此外更充分表顯，所謂民主主義國家——英，美等——在國際間面目的猙獰可怕。

—完—

延安水滸傳

青卿

日本「大陸」雜誌，本年九月份有波多野乾一氏的一篇「延安水滸傳」，將陝北共黨中活躍的人物冠以水滸傳上的頭銜，「水滸傳」中的一百單八將這裡只有六十五位，雖然個性不一定完全符合，但是大抵上還相近，讀來很有趣味，特爲錄出。這裡面還有許多死了的人也一併列入，希望熟悉共黨史的人本着這個人名，寫出一部眞正的「延安水滸傳」來。

呼保義宋江—毛澤東
大刀關勝—彭德懷
小李廣花榮—林彪
花和尚魯智深—賀龍
青面獸楊志—葉挺
赤髮鬼劉唐—任弼時
插翅虎雷橫—何畏
短命二郎阮小五—何克全
拚命三郎石秀—趙容
神機軍師朱武—劉伯承
井木犴郝思文—周興
聖手書生蕭讓—成仿吾
錦豹子楊林—張文彬
神醫安道全—吉明卿
鐵笛仙馬麟—王觀瀾
打虎將李忠—王首道
一丈青扈三娘—丁玲

玉麒麟盧俊義—朱德
豹子頭林沖—張聞文
小旋風柴進—秦邦憲
行者武松—蕭克
金槍手徐寧—聶榮臻
黑旋風李逵—羅邁
混江龍李俊—董必武
浪裡白條張順—王稼祥
兩頭蛇解珍—李富春
鎮三山黃信—聶鶴亭
百勝將韓滔—何長工
鐵面孔目裴宣—鄧發
神算子蔣敬—謝覺哉
紫髯伯皇甫端—傅連璋
白花蛇楊春—李克農
旱地忽律朱貴—陸定一

智多星吳用—周恩來
霹靂火秦明—徐向前
撲天雕李應—徐特立
雙槍將董平—葉劍英
急先鋒索超—蕭勁光
九紋龍史進—廖承志
立地太歲阮小二—陳伯鈞
活閻羅阮小七—劉少奇
雙尾蝎解寶—廖慶雲
病尉遲孫立—邊章五
天目將彭玘—關向應
火眼狻猊鄧飛—徐夢秋
小溫侯呂方—傅忠
毛頭星孔明—柳紹文
白面郎君鄭天壽—甘泗淇
母夜叉孫二娘—鄧穎超

入雲龍公孫勝—陳紹禹
雙鞭呼延灼—項英
美髯公朱同—林祖涵
沒羽箭張清—徐海東
神行太保戴宗—羅炳輝
沒遮攔穆弘—陳賡
船火兒張橫—左權
病關索楊雄—楊尚昆
浪子燕青—吳亮平
醜郡馬宣贊—程子華
聖水將軍單廷珪—王震
錦毛虎燕順—蔡乾
賽仁貴郭盛—蔡樹藩
玉臂匠金大堅—馮文彬
鐵扇子宋清—毛澤民
母大蟲顧大嫂—蔡暢

西北的經濟現狀（上）

張君實

一、引言

我在發表了那篇「西北的政治現狀」一文之後，本就打算繼續按照原定的計劃順序地寫一篇「西北的經濟現狀」論文，可是中間因爲寫了幾篇也是關於西北的文章，並且翻譯了幾篇其他的東西，兼以溽暑薰人的關係，致半年以來總沒有功夫來寫此文。

現在已到秋氣涼爽的時節，所以預備在兩個月之內，來抽空完成這一篇經濟的東西。但是，經濟的論文是比較的難寫些，同時因爲參考材料的缺乏，加以筆者又不是經濟的學習者，所以大膽的來執筆寫這種文章，實在有點不敢下筆。不過，西北因爲是我專們研究的對象，同時又是我最熟習的地方，而且西北的經濟尙在開發的初期，如果根據確實的資料，以及多年研究的結果，我想總比道聽途說，或者根本未到過西北的人來寫這種文章好些吧！

這篇「經濟」的東西，因爲比較「政治」複雜些，所以無論是節目方面，或是內容方面，都要比那篇「政治現狀」多些，寫起來當然也有點費勁。至於寫的方式，還是依照上次「西北的政治現狀」一文的順序，即仍按照陝、甘、寧、青、新五省作目標作順序來依次地把牠寫下去。其次關於內容方面當以經濟的範圍來分門別類——這樣不但醒目而且易於使一般關心西北的讀者對於西北的經濟可以得到一個概括地輪廓。

再者，以言開發西北，必先明瞭西北各省的經濟現狀，因地方的生產能力，實爲開拓疆土的第一先決問題。現在就依此順序，先由陝西底資源開始寫起。

二、陝西省的經濟現狀

（甲）農林業

A 概說

陝西因爲地多平原，渠流縱橫的緣故，所以農業方面是相當發達的。因而，各種食用產品都不亞於長江流域各省。現在陝西底農產是以渭、漢兩流域爲最豐富，產品以棉花、小麥、麻、茶等爲最多，近年來又實行移植湖桑，也有相當地成效。

又陝西因爲地勢氣候，各部不同，所以農產物也因之分爲三帶：第一、中部渭水流域長安以東一帶，因爲灌漑便利，土地肥沃，除種小麥外多栽植木棉，纖微長柔，色白而潔淨，頗負盛譽。而邠、乾兩縣，也因氣候溫暖的關係，多從事於蠶桑，雖然不能和江浙頡頏，其利益也相當地大。第二、南部漢中平原、南鄭、安康等地，水田遍佈，以產稻米爲大宗，足供全省的需用；而茶、麻、棉花、烟葉等產額也很可觀。第三、北部一帶，因係黃土高原，加以天寒地瘠，則僅有小量地麥、豆、高粱、玉蜀黍等產物而已。森林以秦、巴兩山中爲最豐富，有松、柏、榆、槐之類，而桐、漆等材尤多產之。藥材以五倍子、當歸、甘草、防風、茯苓、香附等爲最多，此亦爲陝西輸出之大宗，每年獲利甚厚。

B　農產分說

（1）棉花——這是陝西主要地農產物，全省九十二縣，沒有一縣不生產棉花的。其中以渭南、朝邑、臨潼、長安、郃陽等縣產量最大。因此，棉花實佔農產物總面積的十分之六，所以占陝西出口貨的最大宗。現在全省共分三個棉區，即關中、漢中、榆林三區。「關中棉區」是以長安爲中心，其面積是一百三十三萬六千九百八十九畝，產額是二百四十九萬八千六百八十五担。「漢中棉區」是以南鄭爲中心，面積是一萬五千七百畝，產量是四千四百二十六担。「榆林棉區」是以榆林爲中心，其面積是四萬八千四百九十五畝，年產一萬零五百零三担。

近年地方當局爲了增加棉花的產量起見，特設置棉業機關，以資改良。在民國二十三年以前，陝西底棉業機關，僅有「省立農林試驗場」一處，從事於育種工作，後來「斗口農事試驗場」，也兼營着這種業務。從二十三年春天起又先後增設陝西棉業改進所、西北農事試驗場、西北農林專校試驗場、棉花生產運銷合作社、棉花攙水攙雜取締所、打包廠等等機關，來從事棉業的改進。

因而，陝西全省每年棉花的產量，自民國九年到二十三年，棉田的面積，便從一百二十多萬畝，漸漸地增加到三百七十一萬多畝，於是產額方面也由二十九萬多担增加到一百多萬擔，而產棉的縣份也從二十九縣，普及於全省。

再自二十三年度起，陝省當局因爲嚴禁種植鴉片，勸令改種棉花，並引用涇水，關渠灌漑的結果，到了二十四年度，全省的棉田便達到四百二十六萬八千九百六十二畝，而產量方面也隨着增到一百一十四萬三千五百七十擔。迄最近全省的棉田面積已達到五百四十三萬零八百二十四畝，總產量也增加到二百六十二萬零九百八十三擔。

由以上的這樣增加的速率觀之，陝西省棉業前途的發展是有很大地希望。

（2）小麥——小麥也是陝西農產物中最主要地一種。現在產小麥的地帶是在渭河流域一帶，其面積約三萬四千方里，每年產麥約一千五百八十七萬多担。這些小麥除去供給本省銷耗之外，餘則尙能輸出外省。而北部膚施、楡林及漢水上流各縣，也產小麥，惟數甚微。

其次，麥也分關中、漢中、楡林三區。茲將各區產麥的情形，列表如左：

區別	關中區	漢中區	楡林區
全區縣份	四四縣	二三縣	二五縣
產麥種類	紅白兩種	全上	全上
麥田畝數	三二、七四二、六八一畝	四九八、六六七畝	一、〇二六、九五五畝
產麥額數	一、八六五、三九三石	八、〇〇三、七三三石	四、一六一、八七五石
每畝平均產量	二·四一斗	四·三三斗	一·四斗
每畝生產費	一·五圓	〇·六二圓	一·八三圓

（3）稻米——陝西產米的區域是在漢陰、大荔、長安、咸陽、鳳翔、鳳縣、鄠縣、盩厔、渭南等縣，而南部的安康、南鄭一帶，因水田縱橫，特產一種「香稻」。陝西全省每年粳米的產額約在三百三十一萬八千担以上，糯米則在七十六萬二千担左右。北種稻的面積據統計約二百九十一萬二千六百多畝。

（4）雜糧——陝西底大麥因一般人僅用作釀酒，所以產額方面終不及小麥多，而全省的產額約六十七萬五千六百五十多石。莜麥、僅陝西北部產之，其數不多。玉蜀黍的產地，現以渭河流域爲主，尤以長安、咸陽、大荔、鳳翔、鄠縣、盩厔、洵陽、白河等地最有名。產地的面積據調査是一百二十四萬六千餘畝，產量是九十二萬零六百四十多石。大豆以長安、藍田的出品爲最多，每年約產二百三十八萬五千多擔，高粱各縣均產之，每年產約二十三萬五千多石。

（5）特產——關於陝西農產中的特產，則有很多地幾種，茲爲明瞭其概況起見，特別擇要述之於左：

（a）蠶絲　絲大部產於漢水流域，現除邠、乾兩縣之外，尤以石泉、漢陰、鎭安等縣爲最盛，每年產額約在一千五百擔以上，每百担値價三萬元。關於陝西底飼蠶繅絲，多半是婦女特有的工作，每年所出產的是以銷行本省爲主。

（b）茶葉　產於紫陽、嵐皋、安康、西鄉、漢陰、大荔諸縣，其中主要地要算是「紫陽茶」及「塊子茶」，每年產三十五萬斤以上，每百斤最高的價格纔値到一百二十元左右，次點的値八十元，粗的値三十元。這完全是一種農家的副業，所以採茶時期必須在穀雨前後。行銷方面，除本省飲用外，多賣於甘肅、寧夏、青海、西藏等地。其次，大荔所產的一種蒺藜，也是很佳美地飲料。

(c)漆油　產於陝西南部的鎮安、石泉、寧陝、柞水、紫陽、平利、嵐皋一帶，漆的產量據調查每年在十萬斤左右。每百斤的價格最高到二百二十元，此種出品多銷於冀、魯、豫、晉各省。

(d)桐油　產於石泉、漢陰兩縣。每年的產額約在五十萬斤左右，是由安康運到漢口出口的每年約三十萬斤，餘則在陝西內地銷售，每斤值價二角多。石泉、漢陰兩縣，現有榨油廠一百多所。

(e)烟草　陝西主要產菸地方是西部的寶鷄縣，東部的蒲城、韓城等縣，全省總產量一百五十六萬二千八百五十多擔。

(f)木耳　產於鎮安、寧陝、石泉、紫陽、漢陰等地，年產在十萬斤以上，多數從安康運銷於漢口，每百斤值價百元左右

(g)花椒　以產於漢陰者爲最馳名，有「大椒」「小椒」之別，大椒年產二萬多斤，大多數是運銷於四川一帶，每百斤值價五十元左右；小椒氣味欠佳，以漢陰、石泉、寧陝、產量爲最多，每年約產五萬斤，每百斤值三四十元，多運銷於豫、蘇各省。

(h)藥材　陝西底藥材中的五倍子，是產於石泉、漢陰、紫陽、安康、嵐皋、平利、洋縣、寧羌、沔縣等處，每年約產三十萬斤，銷售於本地的僅三五萬斤，餘則均運往漢口出售，每百斤僅值價十五元而已。

C　林產分說

陝西森林分「南山老林」、「北山老林」及「巴山老林」三處。但因交通不便，所有秦嶺等處的森林，或採伐不時，或保護未周，致成童禿之岩穴，任其枯腐，利棄於地，誠屬可惜！陝西底森林在過去雖然沒有詳確地調查，然而大致可分爲終南山、嶓冢山、大巴山三處，茲爲深明起見，特再分述於左：

(1)終南山森林——是針葉、闊葉的混淆林。西自鳳縣，東到山陽，長約六百里，寬約一百里，除耕地河流不計算外，林地面積約佔二萬多方里。

(2)嶓冢山森林——是針葉、闊葉和竹類的混交林，是由天然而成，北自鳳縣，南迄寧羌，長約五百里，寬約一百里，除去田河外，森林的面積也約佔二萬多方里。

(3)大巴山森林——也是針葉、闊葉和竹類的混合林，是由自然生長而成的，葱蘢蓊蔚，極爲稠密，山頂山腰，幾無隙地，有高到數丈粗到數抱者。但因居民鮮少，交通阻塞，所以迄今人跡罕至，斧斤未入。於是，落葉常積厚到二尺以上，這就是所謂「巴山老林」是也。大巴山西自寧羌東到鎮坪，長約六百里，寬約一百里，共面積也是二萬多方里。

以上三處森林共合面積六萬餘方里，每方里約合五百四十畝，共計四千五百九十多萬畝，每年共產八百九十二萬多株，值價二百六十

七萬六千多元。

又陝北㴱山一帶，蜿蜒數百里，森林茂密，望之生羨，其地多產松、柏、槐、梨等樹。對於這個地方如能便利交通，從事開發的話，那麼材料方面將來足供陝西全省百年之用。中部平原之地，年來地方當局，也積極從事造林，於是在民國二十三年度，便設立「西北農林專科學校」，以之培養造林人材，更設「林業局」專司林業事務。陝西現有的林場，共有五處，即：鄠縣林場、戍陽林場、西安草灘林場、鄠縣樓莽鎮林場、盩厔西樓觀林場、平民林場等。

（乙）礦產業

A 概說

陝西省境因多山脈，所以礦產量素來是很豐富的，如石油、煤鐵、石棉等的蘊藏量僅次於東北各省，尤以是中部的終南山脈，南部的大巴山脈，北部的橫山山脈，都有廣大地煤炭層，惜皆埋於地下，雖間有用舊式方法採取的，然也沒有多大地產量。其餘如藍田底玉，南鄭底砂金，洵陽底鉛，鎮安底銅，略陽底汞，河縣底鐵，平利底石棉，均爲陝西省的名產。至於延長附近的石油礦，蘊藏之富，向爲舉世所注目。

B 分說

一 石油礦

陝西石油自古即著稱於全國，是居西北的首位。其油區之廣大，北起自膚縣、米脂、南到宜君、同官、西達安寨、東迄黃河，長七百餘里，寬三百七十多里，面積幾當全省之半。現在即以延長以東的煙霧溝、朱家川、王家莊、張家園、雷家灘爲中心，北至延川，南抵宜川，西屆膚施，東及黃河一帶，橫約三百七十里，縱約三百里，爲生產石油的中心區域。據調查的結果，陝西油苗存在之地，有三十五處之多，而採煉石油的工廠，目下僅有兩處：一在城之西門外，是即陝西省政府所統轄的「老油廠」；一在城之東北，是美國人所經營的「新油廠」。老油廠創於光緒末年，平均每天僅僅汲油三千斤。新油廠是在民國三年，和美商美孚公司訂約開採，但新油廠屢因出油不多而中斷，而老油廠近亦因經濟不支而停辦；遂使鉅大地利源，仍窖藏於地中，誠可浩歎！

關於延長石油礦歷年的產量，茲特列表於次：

年度	產量	年度	產量
民國十五年	六五一桶	民國十六年	四五〇桶
民國十七年	三八五桶	民國十八年	一一二七桶
民國十九年	一〇九四桶	民國二十年	五五二桶
民國廿一年	六九八桶	民國廿二年	八〇五桶
民國廿三年	五〇〇桶	民國廿四年	五〇〇桶

由上表看來，自二十二年以後，石油的產量便逐漸地減少，其原因則由於共產黨的猖獗，致探鑛工作，大受影響。將來如果西北的政治上了軌道的話，那麼陝北一帶的石油探掘上一定要加以適當地講求，好以之做為西北工業發展上的基礎。

二　煤礦

陝西底煤礦也是分為關中、漢中、榆林三個區域。全省煤炭的埋藏量，據一般地估計，約七百一十九億五千萬噸，當全中國底百分之二九．五三，僅次於山西省，是佔全國的第二位。茲將各區已開採的煤礦，分列於後：

關中區現有煤礦十五個，即：韓城煤礦、栒邑煤礦、邠縣煤礦、淳化煤礦、永壽煤礦、麟遊煤礦、隴縣煤礦、白水煤礦、澄城煤礦、長武煤礦、蒲城煤礦、商縣煤礦、雒南煤礦、宜君煤礦、同官煤礦等。

漢中區的煤礦，分佈的情形極為散漫，而埋藏量也沒有正確地調查和統計，至於煤礦方面現今僅有南鄭煤礦、鳳縣煤礦、鎮安煤礦、石泉煤礦、白河煤礦、鎮坪煤礦、城固煤礦、和留壩煤礦等。

榆林區的煤礦，埋藏量約佔陝西全省的百分之二十五，多數是屬於有烟煤，南起洛川，北到府谷、神木一帶，長約八百多里，寬約五百多里。現有榆林、府谷、神木、米脂、綏德、橫山、清澗、延川、中部、洛川、鄜縣、膚施等十二個煤礦。計年產約在二十二萬七千二百多噸以上。

三　鐵礦

陝西底鐵鑛，多產於鎮巴、雒南、鳳縣、柞水、同官、西鄉、甘泉、鄜縣、孝義、耀縣、韓城、藍田諸地。其中雒南、鳳縣的鐵山，每年產約一千一百五十噸，鎮安鐵山則產赤鐵礦，年產額約在七千噸。在長安縣的南山，因其製鐵尚用土法，所以每年僅產三千噸左右。在清代嘉慶的時候，秦嶺、巴山間產鐵最盛，如褒城底鐵爐川，略陽底鍋廠，定遠底明洞子，寧羌底二郎壩，留壩底光化山，鎮安底黑洞溝，洵陽底騾家河，都是當時產鐵最有名的地方。

現在陝西產鐵最著名的地方，要算是鎮巴底鹽場、石虎巴、白陽關等處。

茲再將各重要鐵礦的情形，分述於左：

（1）韓城鐵鑛——在城西竹園村，其礦區的面積是二十七畝；而奄子山畦的赤鐵鑛，區域約在十五畝左右。

（2）寶鷄鐵鑛——在西治縣南的孟家灘，是產砂鐵，其面積約八百六十畝。

（3）留壩鐵鑛——現共有四處：一在棗子嶺，礦區的面積並二十畝；一在化坡溝，礦區的面積約二十畝；一在光化山，礦區的面積約三十畝；，一在大巴溝，礦區的面積約十畝在右。

十八畝。

其他如府谷、甘泉、西鄉、洋縣、佛坪等地也都產鐵。

要之，陝西產鐵的面積共約一千零九十二畝，每年的總產量約在一萬三千一百五十噸以上。

四　其他礦產

長安、雒南、華縣、鎮安、南鄭一帶都產砂金，其中尤以南部、雒南兩縣為最盛，所以沿漢江一帶，貧人多有利用器開帆往淘取的，惜其方法笨拙，所獲無多。據統計全省年產純金約一千兩。再鎮安縣屬二台子地方以產銅鑛著稱：鄠縣底梯子溝一帶產鉛，鑛區面積約一五〇・五九公畝。其次，澇峪底鉛鋅鑛也很有名，鑛床約四畝，鑛層約六尺左右——這種礦產在工業上的用途是很大的，如能次第開發，將來對於西北工業前途的發展上，是有相當地便利。

又硫磺是產於蒲城、澄城、隴縣、白河、宜川等縣，每年的產量約一百四十多噸，值價一千九百多元。石棉產於雒南、平利、鎮坪三縣，每年總產額約九千九百多斤，價值三千三百多元。石膏產於臨潼、藍田。滑石產於雒南。磁石產於同官。玉石產於終南山，故有「南山出玉」之稱，而藍田底玉英，更著名於陝西全省。

由以上可知陝西底礦產是多麼地豐富啊！！

（丙）工商業

A　工業概況

陝西既然有以上這樣豐富地工業原料，按說工業應當發達才是。可是，因為交通不便及地方政治建設未入軌道，致工業反而幼稚不堪。至於什么「現代化的工業」，則更是談不到的。於是，所有的工業，十之八九仍然是採用古老的生產方法，和舊式的工業生產品而已。目下舊工業以長安底紡織、潼關底錫器，大荔底皮革，邠縣底氈毯，鳳縣底黃酒，白河底皮紙，華陰底草履，赤水鎮底竹器，都很有名。他如製造桐油、漆蠟等物品，則盛行於漢中一帶。新式工業因尚未發達，所以目前僅有長安、南鄭底火柴廠及紡織廠而已。

現在再把陝西目前的工業狀況，大致地分析一下：

（1）紡織業——陝西底絲織品每年產額約值三十三萬多元。在鳳翔、南鄭各地皆設有工廠，均以紡織綢緞為主體。南鄭每年產綢八千疋。安康產綢五千疋，華絲為四千疋，杭綾二千疋。鄠縣每年產紡綢二百八十疋，絲首帕一千五百疋。

其次，棉織品方面，陝西棉布多產於藍田，集中於長安分銷各地。南鄭工業較為發達，城內尚有小規模地織布工廠、染物工廠，從事於紡織和彈染。全省棉織物每年產額約值九十萬元。現在以長安、鳳翔所出產的愛國布及棉布為最多，毛布類則次之。而南鄭每年產棉布約一萬五千多疋。

至於毛織品，每年的產額約值十四萬元。其中以呢絨為最多，長安、鳳縣、府谷、保安、白河、榆林等縣皆產之。尤以榆林所出產的

毛氈爲甚佳，其質地之緻密，花樣的新奇，恆出他地之右。楡林城內現有毛織工廠四十多處——計作針織的六七處，織栽絨毯的三十多處——內以惠記、裕民兩工廠規模較大，年產絨五千尺，毯六千塊。其出品多運往長安等地售賣。

（2）釀造業——陝西全省每年產酒約八百九十多萬斤，值價九十一萬三千多元。其中產白酒約四百七十七萬斤，這種酒以鳳翔縣所產最多而又馳名，所以一般人稱之爲「鳳酒」。「鳳酒」每年產四百零三萬二千斤。「鳳酒」以外，尚有「米酒」一種，以糯米釀造，味極甘美，「黍酒」則次之。以上各酒都行銷於豫、晉、甘諸省。

（3）菸草業——每年產額一百五十六萬二千八百五十六担，約值價四百六十八萬八千五百六十八元。其主要地產品是「水烟」及「旱烟」，以邠縣、鳳翔、乾縣、褒城、洵陽、長安等處的出品爲最好。

（4）麵粉業——陝西底麵粉每年產二十億二百萬斤，約值價八千二百萬元，製粉的方式，除長安設有小規模地麵粉廠外，其餘仍用十六七世紀牛馬式的家庭工業生產方法。

（5）罐頭業——現在長安設有製罐頭的工廠，製造品以各種地食料、肉類、餅乾爲最多，年收一千二百萬元。

（6）蠟燭業——現在長安設有製蠟工廠，唯出品不佳，每年的產額僅一萬一千多斤。此外，延長官營石油工廠，也兼造蠟燭，唯六百萬元。除此之外，南鄭尚有「益漢火柴公司」及「寧羌火柴公司」，出品多行銷於關中、漢中一帶。

（7）火柴業——現在長安設有火柴公司，每年產品約值價六千

（8）造紙業——西北以陝西造紙業爲最盛。紙廠多設於鎭巴、西鄉、巴山老林一帶。陝西省所產的紙張有兩種：一爲皮紙；一爲火紙。二者以產自南鄭、西鄉、褒城、寧陝、鎭安、柞水、咸陽等地者爲最多。均銷售於陝、甘兩省，每年總額值價五十四萬六千多元。

（9）製革業——陝西的皮革首推留壩、南鄭兩縣。現在長安也設有官辦的造皮公司，而私人經營的也不少。南鄭則有「華西製革公司」，是陝西南部唯一地製革工廠，自成立以來，營業頗佳，祇因交通不便，向前發展，當感極大地困難。就這樣現在陝西底皮革業每年產額值價也約在三百五十六萬元左右。

（10）其他工業——陝西金屬製造業也很盛行，其中以鐵器及金銀製造品爲最多，尤以漢中一帶出產居多數，每年產額約值價八十一萬多元。此外，硫磺及石膏的製造品也很多，年產十八萬六千多元。至於陶器業，則以南鄭底出品爲最多，唯技術欠佳，出品極其惡劣，全省陶器年產額約值六十五萬三千多元。

B 商業概況

關於商業方面，陝西商業的中心是長安。長安因係省會所在地，所以商號現有五千多家。以往長安一帶的商業，也是因爲交通的關係，

致成停滯狀態，直到民國二十四年春季，隴海鐵路展到長安以後，商業始漸有起色，尤其最近因鐵路西至寶鷄，且有公路直達蘭州等地，所以商業便日趨繁榮。唯土產貨物漸趨衰落，而洋貨則日益充斥市面，此實與陝西工商業經濟的打擊，是非常深刻的。其次，南鄭、安康、略陽、潼關則爲陝西省的主要商埠。今日亦因交通的關係，則一却不振。

再者，陝西本土地廣闊，民俗敦厚，氣候適宜，物產豐富，祇以天災人禍，紛至沓來，昔捐雜稅，又較內地爲重。這樣以來使得農村經濟日益崩潰，商業經濟自然也隨之破產。近數年來，災禍雖已稍減出產雖然略增，然仍脫不掉經濟恐慌的景象。考其原因，則不外：

（1）陝省交通阻塞，運輸極感不便。

（2）生產過剩，形成土產價格的低落。

（3）求過於供，因而輸入貨物日漸增多。

（4）土產出品不能適應一般地需要。

由於以上幾種原因，結果造成了今日西北經濟衰落的狀態。

（丁）牧畜業

A　概說

陝西省北部——從延長、膚施以北到河套一帶高原，因多荒蕪，水草豐美，乃一大天然牧場。邇來又因注重牧畜所以牧畜業相當地發達。家畜各類俱有，而牧畜中以產牛最多，而馬、驢、羊亦頗蕃息。現以清澗、延長、延川等地產額最多。兼因此地的野草含有鹼分，溪流又多苦水，所以牛馬體多健壯，而羊羣尤夥，所產除供給本省需用之外多取道潼關運銷於晉省新絳各縣。陝西底綿商，曾於光緒末年募欵二十萬，在延長、楡林一帶，創設「陝西第一牧場有限公司」，計劃擇水草豐盛的地方，提倡牧務。因而，陝北一帶的人民，迄今仍以牧畜爲主業，且於商業方面多採用牛羊交換貨物的方式，貧富也以此來分等級——這完全是游牧社會的狀態。而中部一帶的人民，則以農業爲主，飼養牛、馬、驢、騾等不過爲農家的副業而已。又現在以興平、武功兩縣所出產的騾子爲最著名。每年除供給本省之用外，多運銷於豫、晉兩省。馬也以陝西北部所產最多，長安南關現在設有馬市。

B　分說

（1）畜產量——陝西現在的畜產，只牛、羊、馬、驢、騾的數目即有二百一十八萬八千多頭，年值五千九百五十多萬圓。茲將全省年產額及其價值，分別列表於左：

畜類	全省年產額	價値
牛	五一九，三六三頭	二〇，七七四，五二〇圓
羊	二，二六七，九六〇隻	一八，一四三，六八〇圓
馬	一九一，九一五匹	一三，四三四，〇五〇圓
騾	二九，二〇〇匹	一，七五二，〇〇〇圓
驢	一七九，九九五匹	五，三九九，八五〇圓
總計	二，一八八，四三三頭	五九，五〇四，一〇〇圓

（２）畜產品——皮毛一類素爲西北各省的最大出產物。而陝西每年皮毛的價値約在四百多萬圓。茲將其分別列表於後：

種類	全省年產額		價値
羊毛	五〇，〇〇〇担		七五〇，〇〇〇圓
駝毛	八，〇〇〇担		一八〇，〇〇〇圓
馬毛	五，〇〇〇担		四〇，〇〇〇圓
羊皮	四〇〇，〇〇〇張		八〇〇，〇〇〇圓
羔皮	三〇〇，〇〇〇張		九〇〇，〇〇〇圓
牛皮	二〇〇，〇〇〇張		一，四〇〇，〇〇〇圓
馬皮	一〇，〇〇〇張		三〇，〇〇〇圓
總計	九一，〇〇〇張	六三，〇〇〇担	四，一〇〇，〇〇〇圓

此外，狐、豹、狼等皮毛，每年的產額也値價約在五〇〇、〇〇〇圓左右。

（戊）水產業

A　鹽業槪況

陝西主要產鹽的地方是滷泊灘、鹽池凹、內富灘、上下鹽灣四處，全省每年共產鹽三萬二千三百八十擔，値價十二萬九千多元。茲將各鹽池產鹽的狀況，分述於左：

（１）滷泊灘鹽池——在富平蒲城間，鹽池的面積長十二里，寬五里，現有鹽灶二百一十多所，所產質雜而味薄，居民往往私熬私售。

（２）鹽池凹鹽池——在朝邑縣，面積長寬各十三里。此處所產的是非鹽，出品較佳，現有「富秦製鹽場」一所，係陸建設廳經營，資本兩萬元。

（３）內富灘鹽池——在蒲城縣，面積長十五里，寬五里，現有鹽灶三百多所。

（４）上下灣鹽池——在榆林縣。

其他如長安、渭南的鹽田，面積約一千六百多畝，每畝產鹽三百多斤。又綏德米脂等地的各鹽灘，出產量也很可觀。

此外，硝的產量，據統計也在百噸以上。

B　鹼業槪況

天然鹼產於神木，現客新設有「神木官鹼局」，是官商合辦，資本兩萬元，年產約一萬餘錠，每錠重八十多斤，每斤售價四分，大都銷售於晉省汾陽舊屬的八縣。

C　漁業槪況

陝西雖接近黃河，渠流甚多，但漁業並不發達，且對此以往也沒有確實地統計，所以只有略而不談。

三、甘肅省的經濟現狀

(甲)農林業

A 農產概況

在前面一節內已把「陝西底經濟現狀」概括地說過了。現在再來接續着談談「甘肅底經濟現狀」，仍然先由農林資源方面說起。

甘肅底農產首推渭水流域，中部一帶因為靠着山上雪水的灌溉，也相當地豐饒。農產物現以豆、麥為大宗，而稻米則因氣候的關係，產量比較少些。小麥較比莜麥、大麥的產量都大，每年產一千三百二十萬担，多種植於徽縣、成縣、武都、古浪、永登一帶。大麥的產量是三百四十四萬八千担。大豆、莞豆、比較小豆、蠶豆、綠豆的產量多，每年約產一百四十九萬一千多担。稷、粟、高粱、玉蜀黍、僅抵小麥的十分之二。再張掖、武威、撫彝、山丹等縣各屬濱河之田，雖可種稻，然而產量無多，其中張掖底「烏江米」及撫彝底「糯米」產量比較多些，合計全省年產十五萬九千多担。又蘭州底水煙葉素負盛名，頗形發達，是為甘肅特產之一，在西北首屈一指，煙葉之大者，寬三尺，長三尺有餘，現以皋蘭、永登、金縣、狄道、靖邊、隴西、武山、天水、西和、禮縣、合水、高台、松中、臨洮等縣為最著。其次，茶葉在甘肅西北一帶，因係回、蒙等各民族的必需品，所以甘省磚茶業的利益，可以和鹽業相提並論，大都運銷於蒙古，每年獲利甚厚。渭水中流域及洮水上流域盛產棉，唯地多山脈，氣候變化劇烈，多不適於種棉。現在棉花主要地產地，是在撫彝、高台、敦煌、鼎新、酒泉等縣，棉產地的面積約一千八百多畝，每年收獲量是一千一百三十八担。又東南各地皆產蔴，蔴分大蔴、苧蔴、亞蔴、蕓蔴四種。菓品以葡萄為最繁盛，特別是蘭州底梨，色白味美，胡桃、醉瓜、西瓜、蘋果、柘榴、紅果、都各有佳品。而敦煌底瓜，尤其馳名。蔬菜和他省無異，但產量不多，鈕子蘿蔔，色白味甜，是為他地所罕見。其次，甘肅各縣皆產藥材，而以大黃、當歸、當參、黃耆、半夏、甘草、麥冬等為最有名。大黃、當歸產於藍山、渭川一帶，枸杞產於甘涼各處，甘草則各地皆產之，洮河流域的麝香，尤為珍品——以上各種藥材都運銷於滬、漢各地，是為甘肅每年出口貨大宗之一。

B 林產概況

甘肅底林業，不如陝西底茂盛。現林木僅產於東南部岷山一帶。而平涼以西，六盤山脈、烏鹿山脈，及西接青海底西傾山脈，多產天然林；西北部祁連山脈，森林亦盛，蔚然蒼鬱，其樹木以柏、松、樺、櫟、桑、椿等為主。以各縣而論：平涼、化平山嶺叢雜，也多天然森林。武威、永昌、古浪一帶，平疇曠野，植物稀疏，僅見楊柳樹林而已。其次，公有林在渭源五竹寺有森林十五畝，約五千株，內多松樹。清水西南鄉龍公山有森林七畝，約一萬餘株，多係楊柳等樹。東南鄉石洞山有森林八十四畝，約一萬餘株，亦多松林。天水東鄉個人

岩，有松林十餘里，約二萬多株。石門有松林八里，約萬多株。東南鄉包家溝有森林二十多里，約十數萬株。其他，如徽縣、甘谷、西固等縣均有數十畝的小森林。

總而言之，現在甘肅全省森林面積約三千四百二十七萬七千多畝公有林約二十二萬零八百多株；私有林約一百四十四萬四千多株。以上共合一百六十六萬四千八百多株。

（乙）礦產業

A　概說

甘肅全境，遠在西陲，因爲交通不便，礦產雖富，尚無確切地調查。現據各專家的考察，金屬礦物，以砂金爲最豐富，大半在甘肅西部沿祁連山脈一帶。至於天水附近則富鐵鑛。非金屬礦物，以煤礦爲最廣大，都用土法開採，產量不多，其次，玉門底石油，時帶自然湧出於地面之上，其蘊蓄之富，由此可想而知。再酒泉底銀，儲量也很可觀。

B　分說

一　石油礦

甘肅石油地藏量，僅次於陝西省，其石油區分爲東西兩部：東部油區是在鎭原、固原、華亭等縣。即大部在馬連河流域一帶。西部油區是在祁連山北麓的永昌縣水泉驛玎璫村，及山丹縣西北的新口驛附近。此地的石油，時常流出地面，色黑如漆，而出產最富的，要算是玉門縣東南一百七十里的石油河。其西北約六十里的上赤金堡及東北三十里的白楊河，也都出產石油。

現在甘肅有石油礦三處，玆將各礦出產的情形，分述於左：

（a）赤金堡石油礦　礦區在玉門縣赤金堡東南九十里石油河左岸一帶，約佔面積七十餘方里。石油河原出祁連山脈，冬季因爲積雪，石油凍結地內，不能採用。到夏季水漲的時候，石油纔從油泉中滲出，採油的土民，由河岸將油裝入桶內，用人力或駱駝送到崖上，再由油商自備大車運到赤金堡，分銷於各地。這種油經化驗的結果：石油泉的油是含汽油百分之一六・五〇，煤油百分之七〇・〇〇，灰渣百分之一三・五〇；乾油泉的油是含汽油百分之十四・五〇，煤油百分之七〇・〇〇，灰渣百分之十五・五〇。由此觀之，此實爲最上等的石油礦。而石油河一帶現有大小油泉四十一處，產油最旺的僅僅十五處。石油產額雖無精確地統計，然據各方面的調查估計，全年約產油十萬斤左右。

（b）白楊河石油礦　此礦亦在玉門縣白楊河南四十里石油溝地方，其面積約六方里，西距石油河約四十里，可通大車直達酒泉。油溝寬約五尺，深十餘尺，長二里許。久經山水沖刷，石油即從灰色砂岩，流出，油質頗濃厚，與乾油泉的油相類似。此處的石油是含汽油百分之十五・五〇，煤油百分之七〇・〇〇，灰渣百分之十四・五〇。這種油是和石油泉、乾油泉兩處石油的成分相同。的確是最好地石油礦，很有開採的價值。其次，在石油溝一帶地方，出油區長約一土

尺，共有油泉六個。冬季因寒無油，夏季產產最旺。全年約產油五千斤，至於採運的方法和銷售的情況，都和石、乾兩油泉大致相同。

（c）鎮原石油礦　在鎮原縣城西三十里，有石油隨水流出，油浮於水面之上，可用杓漂取之。

此外，永昌、酒泉、敦煌諸縣也有石油礦，永昌縣是在縣城西面水泉驛及西北玎璫村一帶。

關於甘肅歷年的石油產量，茲特列表如下：

年度	產量	年度	產量
民國十五年	一〇〇桶	民國十六年	一〇〇桶
民國十七年	一〇〇桶	民國十八年	一四〇桶
民國十九年	一四〇桶	民國二十年	一〇〇桶

但產量方面自二十年以後，因屢經變亂，致每年逐漸減少，現在頂多也不能超過一百桶以上了。

二　煤礦

甘肅底煤層，徧佈各地，即沿西部祁連山北麓，東到景泰，西至玉門，炭脈連接，到處可見，惟埋藏過深，用舊式的方法開採，頗感不易。其著名的有固原底紅溝煤礦，臯蘭底阿干鎮煤礦，會寧南境的炭山、黃土山等煤礦。此外，華亭、崇信、平涼、靜寧、固原一帶及山丹境內，因爲煤層的露頭較多，所以此處的礦業開採最多而又最盛。甘肅全境煤礦的埋藏量，據一般地估計約在五百兆噸以上，唯多屬烟煤。且因交通阻塞，無法運輸，致開發上感到極大地困難。

要而言之，甘省主要地煤礦是在阿干鎮、安口窰、窰街三處。惜其採煤的方式，迄今還都用舊式的土法。全省所產的煤，以烟煤居多數，質軟難得大塊。現甘肅全省已開採的煤礦約有四十多處，每年總產額約在十萬噸左右。將來如果交通便利，則產量定能以增進的。

三　鐵礦

甘肅主要產鐵的地方，要算是徽縣、西固及成縣一帶。礦區面積約四十一畝。民國十七年在成縣曾設有「原鐵緞鐵工廠」，後改爲「隴南鐵廠，」每年產鐵約二千噸，但因爲資本薄弱，開採不利，因而獲利甚微。

現在再將兩當及成縣各鐵鑛的面積，分列於左：

（a）大山地鐵鑛　面積一、二三六公畝。
（b）大坪里鐵鑛　面積一、二二八公畝。
（c）田家河鐵鑛　面積　七三三公畝。
（d）梁家溝鐵鑛　面積　二四六公畝。
（e）趙家舖鐵礦　面積　三二九公畝。

四　金鑛

甘肅底金礦位於祁連山一帶，礦質以砂金爲最多，所以在新、青

交界的地方，都產砂金，如古浪底鎭羌灘，敦煌境內的哈拉子湖，酒泉、張掖之南山等處均產金，故俗有「金張掖，銀武威」之稱。鎭羌灘所採的金額每年約在五千五百兩以上；酒泉南部祁連山北部高地一帶，每年產金二千五百兩左右，敦煌南山大紅溝一帶，金廠林立，採金工人約二千多人，年產砂金約在一萬七千兩以上。但都用土法採掘，倘改用科學方法的話，那麼產量方面定有可觀。

總計甘肅全省每年砂金產額約達二萬五千兩以上，爲西北第一。

五　銅鑛

甘肅底銅鑛分佈很廣，尤以酒泉之南山和天水境內所產的銅鑛，質佳且富，在光緒末年，曾設立銅廠於古浪縣的哈西灘，旋又遷移到永登縣屬的密栫。開工後日產銅二萬斤，後因政變而停廠。西和縣南八十里，也產有輝銅鑛，民國十四年曾設銅廠一所，唯產量極小。玉門縣南一百二十十里的照壁山，出產綠色銅鑛及孔雀石。

六　其他礦產

祁連山北麓，酒泉以南，銀鑛也很豐富。據統計各縣年產七萬兩。又在嘉玉關西二十里的黑山湖地方，也有很好地鉛鑛。

總上以觀，甘肅底前途，不可限量，國家果能眞實進行開發西北，則新興工業之建設，當不會成爲問題的。

（丙）工商業

A　工業概況

西北各省的工業原料，沒有一樣不蘊藏富備的。特別是農林、鑛產、牧畜無不發達，而甘肅底農產和鑛產的埋藏尤其是多。凡此原料充足，人工低廉，皆爲發展近代工業的主要條件。可是，甘肅雖然具有這種特別豐富地天然出產，但因地處偏僻，交通不便，人口稀少，經濟窘迫，資本及經營能力，又付缺如。加以政府方面對此又向極漠視！……職是之故，工商業總未能達到相當地發展。目前甘肅省所有的工業，除去極少數地新式工業之外，多數仍屬舊日小規模地家庭手工業，而工廠大率規模狹小，設備簡陋，旋興旋仆，鮮克堅持。將來假若西北整個地政治走上軌道，國人再能熱心投資，齊心合力，使都趨向近代新式工業的路子，則其前途發展的程度，實在不可限量。

現在再將甘肅目下工業發展的情形，分別詳細述之於次：

（1）紡織業——甘肅底紡織業是以毛織物比較發達。羊毛爲毛織物的原科，這本是西北各地的特產，匪但用途極廣，且產量又極豐富。而甘肅羊毛又向爲最重要地輸出品，多運銷於天津等地，餘則就在本地製作毛織物品。於是，甘肅底舊工業遂以毛織業爲最盛，所出姑絨則更馳名於西北。而新工業方面現在蘭州設有「甘肅織呢廠」一所，甚爲著名。此廠原名「織呢總局」，旋改名爲「織呢公司」，後因劃歸建設廳保管，始改今名。此外，尙有「勸業工廠」一所，後併而改爲「省立第一民生工廠」，出品有毛襪、毛巾、嗶嘰、布疋等項。其

次，「濟生工廠」，及「惟救工廠」，出品也以毛織物爲主，有栽絨、織褐、氈毯等項，栽絨每月共出二百七十六尺。以外還有救濟院附設工廠二處及學校附設工廠二處，出品均以織布和毛編物爲大宗，皮革等則次之。至於秦安底毛褐，年產一萬多疋，天水底毛氈業也很有名。又關於近時毛布及其他毛織工業，除去各縣設有「民生工廠」外，現正在積極提倡中。

（2）釀造業——甘肅盛產高粱，是爲釀酒的最好原料，且因吃酒的人很多，所以釀造業在甘肅頗爲發達。「燒房」（釀酒戶）各地都有，其中以徽、成兩縣爲最著名，天水則次之。醋也是西北居民調味之一大必需品，所以釀醋業亦相當地發達——以上二者製釀雖多，然都未能利用新式的製造法，俱用人工製造，其不經濟特甚。甘肅全省年產酒三百萬斤以上，再加上徽、成兩縣的燒酒，永登底黃酒，每年產額總在四百萬斤以上。

（3）菸草業——甘肅工業最著名的要算是蘭州底「水菸」。「水菸」就是蘭州底「五泉菸」，馳名海內。據德人某曾試驗蘭州菸葉的結果，謂製成雪茄，遠在呂宋烟以上，其品質之優良，由此可知。蘭菸大抵可分爲兩種：（a）綠菸年產六百萬斤，每斤值價四角至五角，行銷於上海、天津及滿洲等處；（b）黃菸產量較少，約八十萬斤，每斤值價三角左右，運銷於四川、漢中一帶（蘭菸也有分爲青菸、黃菸、棉菸、條菸四種的）。現在產菸主要地區域，是在城東雁灘、南園、五泉、桑園子、金家崖、猩家崖、新城、柳溝、苦水、鍾家河、山南一帶，合計每年產菸葉約二百三十萬斤，可以製造綠絲條菸一萬五千擔，每百斤菸葉值價兩角多，可造淨菸八十餘斤。此外，隴西、寧遠、禮縣、成縣、天水等地的菸絲，都很有名。農家每年在冬季霜雪的時候，就將所生產的菸葉均廉價出售於菸商。菸商再將其製成水菸。甘肅製造菸的工廠，俗稱之爲「菸坊」，都用人工製造方法。現祗蘭一地即有綠菸坊三十六家；黃菸坊九家，是爲蘭州最重要地手工業。綠菸坊規模較大，最大一家可用男工五百多人，女工二百多人，每年可產綠菸千担。多從黃河運到包頭，再由包頭分銷於天津、濟南、上海及長江南北各地。每年出口總產額爲五萬擔（三萬箱），約值價五百萬元——此在甘肅出口貿易史上，向佔極重要地位。

（4）麵粉業——甘肅出產的小麥甚多，所製的麪粉，除本地人民自食以外，尚可有相當地剩餘。惟製造麵粉的方法，率多依舊，未加改良，有用畜力的，是用馬、騾或驢挽磨迴轉；有用水力的，是引用渠水沖機磨粉，此名之曰「水磨」，俗稱之爲「磨坊」，有水的地方多有這種水磨，一天可磨小麥三千斤左右。這種古老式的磨坊，現在西北各省差不多都有，而甘肅尤其是多，統計全省約在兩萬處以上。

（5）造紙業——造紙的原料，本是木材及蔴類等，西北因爲產蔴甚豐，所以造紙多以蔴爲原料。甘肅每年種蔴七萬六千零二十五公畝，產額共一百七十三萬七千六百二十六公斤。雖然有這磨多的原

料，但因無大規模地工廠，而造紙業仍不甚發達。現在出品以糊紙、燒紙、草紙爲最多，每年生產値價約六萬四千多元。

(6)火柴業——甘肅現有股分有限火柴公司五處，即：

(a)同生火柴公司　地址在小西湖，基金六萬元，全體工員約一百五十人，分內外兩廠，外廠專製火柴匣及火柴燃料；內廠專製藥料及裝匣工作。出品分陰火、陽火兩種。陰火因燐質較劣，臭味很大，惟不避風力，在曠野中也可以燃之，所以俗稱之爲「氣死風」，多行銷於鄉間。陽火則多行銷於城市，每月各出一千五百箱，每箱一千四百匣，値價十八元，分銷於臯蘭、會寧、靜寧、固原、狄道、及隴西一帶。

(b)光明火柴公司　地址在蘭州北門外河北鳳林關，創設於民國四年，基金三萬五千元，每月出品與同生火柴公司相等，有陰火，陽火，保險火等，木料多取自青海底大通、碾伯等地，每年製造七百多箱，分銷於永登、臨夏一帶，現該公司在青海尚設有分廠，總攬青海全省的銷路，其規模則較同生爲大。

(c)隴東火柴公司　創設於民國十三年，有總分兩廠，總廠在平涼東關，分廠在華亭縣城外，每年製銷六百多箱。

(d)炳興火柴公司　創設於民國九年，有內外兩廠，內廠在天水城內，外廠在東鄉甘泉寺，出品爲陰火柴。每年製銷一千多箱。

(e)中和火柴公司　創設於民國九年，也有總分兩廠，總廠在靜寧城內，分廠在岷縣城內，出品爲陰火柴，每年製銷四百多箱。

(7)陶器業——甘肅底磁器有兩種：(A)砂磁，(B)土磁。土磁有黑白兩樣，產於臯蘭底河干鎭，華亭底安口窰，山丹底碗窰溝，及玉門縣一帶。碗窰溝產粗土釉藥，每年製品碗皿四十多萬，瓶三千多個。安口窰有半細瓷，每年出產五六千擔。瓦器各縣都出產，其中以秦安爲最好。全省年產額約在九萬元以上。

(8)其他工業——甘肅底舊工業，以製革業爲最盛。每年總產額約十九萬九千多元。現建設廳設有「製革工廠」一所。其次，蠟燭業每年也在四萬三千多元。現以植物性的油蠟燭爲最多，蘭州、天水各設有蠟燭工廠，其中也兼造肥皂。再染料中的「藍」，每年產十三萬六千個，値價約六萬八千多元。此外，還有「甘肅造幣廠」，「甘肅製造局」，以及天水底竹器、雕刻、毛氈等均頗馳名。

B　商業概況

甘肅底商業重心，首推省會蘭州。因其爲新、青、寧、綏貨物集散之樞紐，所以貿易範圍不僅以本地爲限。兼以交通方面：東通秦豫俗稱之爲「東路」；南達巴蜀，俗稱之爲「南路」；北通寧綏，俗稱之爲「北路」；西達新疆，俗稱之爲「西路」；西南通達青藏，俗稱

之爲「西荷路」。現在道路雖如此之多，然交通並不便利，兼以工業落後，生產不豐，致所有一切地日用品，十之八九還要仰給於外省。加以地方屢遭變亂，而商業自然難以如期發展，所以和陝西省發生同樣地病態。

甘肅底出口向以水菸爲大宗，皮貨次之；輸入則以洋貨、布匹、茶葉、糧食爲大宗，據統計蘭州進出口貨物數量的價值是：輸出三一六、二八六、八七三圓；輸入五一五、三二八、三〇四圓；總計入超一九九、〇四一、四三一圓。由此足見甘肅輸入多而輸出少，貿易不能平衡，因而每年入超一億多圓。

（丁）牧畜業

A 概說

甘肅古爲六郡之地，沃野千里，水草豐美，牧畜向來著稱於世。尤其中部一帶，牧畜業更爲盛行，其重要地牧畜場所，是在隴西底首陽山，臨潭底桌泥土司地，岷縣底馬塲，文縣底馬廠，隆德底關山和西北湾，涇川底川河莊及平涼、固原、環縣一帶。牧畜中是以羊、牛、馬、驢、駱駝等家畜爲最繁盛，其所生產的羊又分爲四種：

（1）番羊——產於本省西部一帶，體偉毛長，所謂「西口羊毛」多採自此地。

（2）家羊——毛質較細，用處甚廣。

（3）綿羊——產於皋蘭、靖遠、慶陽、隴西一帶，是農家的副業，其毛肉比較前兩者都好，惟繁殖薄弱，因而其皮毛的輸出也沒有多少。

（4）山羊——羢毛細軟，可爲氈帽、羢毯的原料，肉美多供作食品，其繁殖力更弱。

蘭州因爲是西北羊毛集散之地，所以有「亞洲羊毛中心」的稱譽。其次，牛產於皋蘭、永靖、紅水、永登、民勤、武威、張掖、高台、安西、海泉等縣。至於武威、張掖、平涼則以產馬著稱，牛也很多。駱駝產於臨夏、永昌、永登、皋蘭、古浪、安西、武威、酒泉等縣，而駝絨也占甘肅輸出品的大宗。

又甘肅當局爲發展牧畜計，特設立「西北牧畜改良塲」，總塲設在蘭州，分塲設在秋山，其計劃進行改良牧畜，大致分爲四個步驟：（甲）改良乳牛，（乙）改良牧草，（丙）改良牛羊毛，（丁）實驗牛羊油質量。

此外，甘肅因幅員遼闊，寶藏極豐，特產物品，尤其繁多，其最著名的有：

（a）犛牛　產於岷縣、臨潭、永登等縣，鄉民索捕而食，尾可作纓，行銷北京、天津等地，每年獲利甚厚。

（b）白羔羊　產於皋蘭，靖遠、紅水各地，羔皮輕暖，可製皮衣，每年夏秋間，由黃河皮筏運往包頭一帶銷售。

（c）黑羔羊　產於臨潭，其皮較白羔羊皮耐用，價值也比較昂

貴，多運銷天津、上海等處。

（ㄉ）羚羊　產於皋蘭北山，羚羊角為藥材中的貴重品。

其他，野山羊、麞子、金錢猴、狗熊、捻猁，馬鷄等特產之。

B　分說

（1）畜產量——甘肅底牧畜既然如此地發達，所以每年畜類的總產額總在三百一十五萬多頭，值價約三千九百三十六萬多元。茲特列表於左：

畜類	全省年產額	價值
牛	二五五，五五二頭	一〇，二二二，〇八〇圓
羊	二，八〇三，三〇〇隻	二二，四二六，四〇〇圓
馬	八一，六五〇匹	五，七一五，五〇〇圓
駝	一〇，〇〇〇頭	一，〇〇〇，〇〇〇圓
總計	三，一五〇，五〇二頭	三九，三六三，九八〇圓

此外，狼、豹等皮每年的產額也約值一、五〇〇、〇〇〇元。

（2）畜產品——甘肅底毛貨是占出口貨的大宗，其中以綿羊毛及駱駝毛佔多數。尤以張掖羊毛（即甘州毛），永登羊毛（即平番毛）及武威羊毛（即涼州毛）為最佳，而又為織地毯之特品，由於這種良

質羊毛堆積之富，將來對於甘肅底羊毛工業，若能加以適當地經營，定成為西北毛織工業的中心。現據各方面的統計，甘肅每年皮毛的總產額約值三百五十八萬多元，茲分別列表如左：

種類	年產額	價值
羊毛	一五〇，〇〇〇担	二，二五〇，〇〇〇元
駝羊	一〇，〇〇〇担	一〇〇，〇〇〇元
馬毛	六〇〇担	四八〇〇元
羊皮	四〇〇，〇〇〇張	八〇〇，〇〇〇元
牛皮	七〇，〇〇〇張	四九〇，〇〇〇元
馬皮	一二，〇〇〇張	三六，〇〇〇元
總計	一六〇，六〇〇担 四八二，〇〇〇張	三，五八〇，八〇〇元

（戊）水產業

（A）鹽業概況

甘肅底鹽業也很發達，年產二十七萬二千九百八十三担，值價一百零九萬一千九百三十二圓。甘省現有坑鹽、池鹽、井鹽三種，其中以池鹽為最著名。如紅水河底白墩子，靖遠縣的小紅井，永登縣的

紅灣池、吟家嘴；民勤縣的蘇武山、白上井、馬蓮泉等地，都出產池鹽。其次，按鹽的性質可分爲以下的十種。玆將其種類及其生產的狀況，分別述之於後：

（1）雪花鹽——產於臨夏境內的黃河南北兩岸，在南岸最著名的是祁楊家，有鹽池一百五十多畸。新寨有池三十多畸。新寨迤南的瓦房溝，有鹽池九十多畸。汪家大源有鹽池四十多畸。以上共計四百五十多池，每池面積自三十到五十方丈。其次，在北岸的是姬家川、李家源、陳張、芝家灣、小趙家等地，統合有鹽池一百多畤。每年共產一萬多担。

（2）火鹽——產於漳縣的鹽井鎭，此地有井三處，即「上井」、「下井」、「小井」是也。每年三井合計約產鹽一萬三千多擔。

（3）水鹽——產於西和、漳縣。西和底鹽關鎭，有鹽井一個，泉兩個——一是甜水泉；一是鹹水泉，二泉都產鹽。每年共產四千八百三十多担，都銷行於本縣。漳縣的「水鹽」，也叫「牛頭鹽」，色灰白而味較淡。

（4）白土鹽——產於高台、民勤、靖遠等縣。在高台西北有大小鹽池各一，此處之鹽都由天然而成。民勤底蘇武山也產此鹽，面積約三里多，有鹽池二千五百多個，每年共產三千多担。靖遠底小紅溝，共有一百一十多池，每年產約八九千担。此外，海源底甘鹽池，年產一萬二三千担。泉蘭底八盤、達家兩池，每年產約一千多担。

（5）紅白鹽——產於民勤底馬蓮泉，其產鹽之池約有三千零九十多處，每年產鹽約一萬五千多担。

（6）蒙白鹽—產於民勤底湯家海，色白味厚，年產一萬五千多担。

（7）哈家嘴鹽——產於永登底哈家嘴，每年產約兩萬多担。

（8）土鹽——產於永登底劉家灣，該地計有小鹽池二百三十處，每年約產三百五十多担。

（9）白鹽——產於紅水底白墩子，每年產約二三萬担，俱銷於皐蘭、寧夏及陝西漢中各地。

（10）青鹽——產於武威底雅佈賴蒙池，產量相當地豐富，其銷額也很暢旺，唯尙無確切的統計。

此外，甘肅尙有一種有價值的東西，就是現代工業所必需的硝鹽，產區在黃河以北，長二三百里，年產約二十噸。這種東西如能利用科學的方法實行經營的話，那麼，將來在工業經濟上一定要有很大地貢獻。

B　漁業概況

甘肅底漁業雖比較陝西發達些，但生產數量尙無確切地統計。現在祇有靖遠縣河口一帶，特產一種「鴿子魚」，這種魚在冬季鑿冰捕得時，其形似鴿，故名之爲「鴿子魚」。俗傳每到河沿，輒見有眞鴿

盤旋於水面之上，陸投水即變化爲魚，這都是一種附會之說。唯其味特佳，當地人常用以饗客，實在是別具風味。（本篇完，全文待續）

本篇主要地參考書籍

陳　賡：陝甘調查記　民國二十六年版

王金紱：西北之地文與人文　民國二十四年版

張照宇：開發西北實業計劃　民國二十二年版

王正旺：中國西北部之經濟況狀　民國二十三年版

林鵬俠：西北行　民國二十五年版

王金紱：西北地理　民國二十一年版

陳賡雅：西北視察記　民國二十五年版

馬場鍬太郎：北支八省の資源　民國二十九年版

◎　◎　◎

開發西北協會：開發西北月刊　民國二十四年版

建設委員會：建設季刊　民國二十年出版

大楚報社：新生半月刊　民國二十九年版

西北拾零

新疆回族之娛樂——「圍浪舞」

老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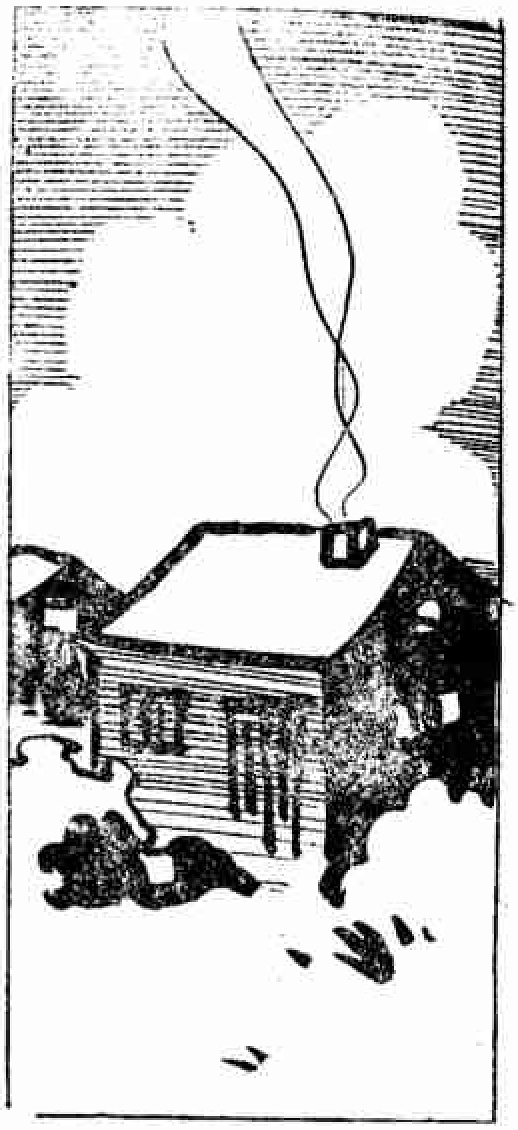
新疆民族複雜，向有「東方民族博覽會」之稱，而各民族中尤以回族佔最多數。回族（俗稱纏回）中之唯一娛樂，即爲「圍浪舞」。此種娛樂在各村中，皆備有琴瑟、扁鼓等樂器，如遇喜慶、豐客之時，東鄰西舍，男女畢集；男則族裔西服，女則頭戴繡帽，上披紗巾，著赤色大衣，長袂闊襟，足穿繡花緞襪及平底皮靴，相率於預定之地點，排列而坐。樂器計有圓鼓二，週緣尺許，木箍皮面，內沿密釘銅環，兩手擊擊，抑揚舒促，聲調頗爲緊湊。此外有三弦琴一，二弦琴二，俱隨從鼓聲而緊僻。舉時初爲開場鼓詞，繼即爲「圍浪舞」。婦女雙雙逐隊起舞時，婀娜作態，隨鼓聲舞蹈，前後進退凡四，兩臂上擎平肩，推挪轉側皆有定則，腰身左右斜側，臀部隨之生動，而目表情除盡悲歡，或作快慰之微笑，或爲悲哀之憂姿，條忽眉飛色舞，轉復隨鼓聲琴音，而又緊鎖眉尖，演來逼真逼肖，人生動態，表現無遺。繼則招情，以手帕捲一花瓣，男女彼此虔誠相招，被招者感愧交集，情態橫生，但赧然起身應招時，態度嚴肅，相對施禮三巡，交與手帕，授受之間，兩性之友情，於是交換，在此娛樂場中，青春之悲喜劇，緣結甚夥。

而其鼓詞中大多爲情歌，歌舞既罷，羣集會餐，其食品計有排羊、燒肉、抓飯、羔湯等四種，男女不別，歡飽而散。

考此種娛樂，始於遠古游牧時代，兩性以收畜爲生活，羣集草原，互以花草調情，以骨甲爲鼓，相互舞蹈，相互輸情……可謂盡其情態矣。如此，遂沿傳成爲今俗。現纏回對於此風，猶趨之若鶩。

復興農村的一個先決問題

鴻祺



一

「復興農村」這個口號，喊了不知已有多少年，而其結果，農村的衰敗還是如故，而農民的困苦亦還是如故。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我們相信由於賦稅的不良，實爲其主要的癥結。這個論斷，不特是近來學者們所提的結論，即是執政者諸君，亦咸承認這個是爲事實。我們記得，當汪精衛先生第一次担任行政院長的時候，於某次的通電和演講中，曾有這樣地說過：「欲復興農村，必先蘇民困，蓋必須廢除苛捐雜稅，而後可以言復興農村，如果苛捐雜稅不能免除，則一切振興農業都是空談。」此外，歷來財政當局者所發的議論，亦莫不以整理田賦爲其重心，而且都認爲是當務之急。因爲朝野上下都感覺着復興農村的重要，而同時更且感覺着實施步驟的重要，所以在十七年的時候，就舉行了一次的全國財政會議，議決了完成土地整理的計劃，實行淸丈，釐訂全國劃一的地價地稅，制定全國土地整理委員會組織的條例，樹立逐漸進行的方針等等。到了十九年，四中全會會議，復有整理田賦的議決案，並請注意徵收方法的改良，以及劃一稅率的辦法等等。可是，開會自開會，提案自提案，議決自議決，對於田賦的積弊一點也不能革除，對於農民的壓迫一點也不能解放，言之實爲痛心。

迨二十三年，財政部復召集舉行全國財政會議，對於田賦問題，復行鄭重討論，其重要的提案，計有五項：第一，整理田賦，視各省情形，定一標準辦法。第二，廢除苛捐雜稅。第三，釐金廢除後之類似捐稅，應予取締。第四，地方收入之適合問題。第五，徵收手續之改良等等。就此五項提案而論，似比以前切實，如能多有完善的辦法和步驟，則中國的田賦問題，誠有解決之望，而農民的痛苦亦或由此可以解除。無如地方多故，財政困難，奉行有心，往往事實不能尤許，致所得的效果，亦極微薄。

我們知道，民國以來的田賦制度，與前淸是沒有什麼大異的，因爲歷次政變及內亂的緣故，許多重要的簿冊，總難免於失散或淩亂，實際上或許還不及前淸那樣完備淸楚。就是因爲如此，所以弊病愈來而愈多，時日一長，弊病亦成了習慣，成了習慣之後，實行整理也就大感困難了。加之，軍閥時代的政治，一切都不講理，除徵了國家應徵的賦稅之外，還想出許多附加的名目。一經附加上去，就把它當爲正稅的收入，劃歸各項固定的用途，一旦實行整理或是撤收，則影響收入自大，所以在進行上每有許多問題發生，致使工作遭遇週折甚或根本停頓。

我們若一考查附加稅的數目，實使我們驚異萬分，平均中有多出正稅五倍以上者，有多出正稅十倍以上者，有多出正稅十五倍以上者，有多出正稅二十倍以上者，甚至有多出正稅二十五倍至三十倍以上者，其種類之多，實破世界各國之新紀錄，茲就記憶所及，略舉之於下：1，省教育專款，2，地方補助行政費，3，地方特捐，4，公安經費，5，教育費，6，新案教育費，7，自治費，8，新案自治費，9，積穀捐，10，慈善費，11，教育實業費，12，築路專款，13，普教畝捐，14，公安畝捐，15，黨費捐，16地方捐，17，市鄉行政畝捐，18，農業改良捐，19，慈善捐，20，積穀畝捐，21，警察隊畝捐，22，公安行政畝捐，23，保衛團畝捐，24，淸丈捐……等。

由上列各種附加稅的名目看來，有了地方補助行政費，又有所謂

地方特稅，更有所謂地方畝捐。有了公安經費，又有所謂公安畝捐，更有所謂公安行政畝捐。有了教育費，又有所謂新案教育費，更有所謂普教畝捐。諸如此類，不勝枚舉。。架床疊屋，巧立名目，猶其餘事，且徵收的標準，從無一致，既按兩算，又按畝算，或且又按石算，或且又按類算，形形色色，花樣繁多，如此情形，欲其農村復興，勢何可得！

二

中國是一個以農立國的國家，在農業上的收入，自爲多數，今以國家財源的所在，一變而成枯竭破產的形勢，無疑地影響於國家生命的安全了。復興農村雖是一個對症下藥的良策，然而這亦不是一件易辦的事情。對此難辦的事情，求其快速收效，事實上當不可能，若從表面着手，則其解決當亦不能澈底，所以最根本的辦法，還是先從整理田賦做起。過去中國的田賦，是徵多而入少，所以弄得國庫永遠空虛，而農民始終不得蘇甦，多半都是用國家之名，而行個已之私的。假使整理能夠合理，辦法能夠週全，則積弊即可逐漸消除，一方面旣可減輕農民的負擔，另方面又可增加國庫的收入，庶幾農村的復興方有可望。

關於整理田賦一事，歷來朝野頗多研究，雖然現在是在中日戰事劇烈的時期，農田與農民均多荒散，似乎愈難着手，但是，惟其在此非常時期之中，國家的需要特別浩大，若不先期整理，則不特國家的

需要無着，而佔國中最大多數的農民的生活亦將頻於危殆，以至挺而走險了。所以我們現在特將各方面所徵集來的意見，綜合的作成一種方案，以供研究。

我們以爲在清丈及土地陳報的工作，未實行完畢以前，宜有一種治標的辦法，積極進行，以應目前之急。計其首先應辦的，即是整理田賦附加一事。關於此節，第一，須統一稅目——將各縣五花八門的附加稅名目，按其性質，先行分別合併，或併爲一條，或分爲數類，或取消，或保留，察地方的情形，權事業的輕重，斟酌而行，第二，須嚴核各縣預算——各縣的預算，是根據事業的多少編造而來的，而附加稅亦必有相當用途的事業，然往往有事業未辦，而帶徵已經數年，乃至十數年者，此應嚴格審查後，予以取消，庶幾整理方能收效。第三，須核減稅率——田賦稅率，各地高低不同，凡稅率過高的省縣，應嚴行核減，若因地方事業費實在不敷開支時，可另辦遺產稅，所得稅，營業稅等，以資彌補。第四，須嚴禁增加附稅——在調查及整理就緒之後，宜以國家絕對的命令禁止各地增加附稅，以杜弊端。

我們知道，田賦的積弊，非只附加一點，即徵收的制度，亦有極大的影響，如若不加改良，則一切良法美意，亦無從表現。故我們認爲，第一，須實行分櫃徵收辦法——在距城較遠的區域，於規定開徵期間內，設立分櫃，由田戶直接繳納，隨時給予串票，所徵稅款，當日掃數解縣，不須糧差代收代解，以防中飽與浮收。此種收解權責，可委託各區殷實的農民，並委之爲分櫃主任，再由官方加以稽核與監督，以期便利，而杜弊端。第二，須改良糧串——糧串爲納稅的憑據，其作用極爲重大，從來舞弊事端多由於此，故應求紙質堅實，印刷清楚者爲宜。至於串面所當詳載者，如科則，完納銀元總數，以及尙未取銷的附加稅等，以免蒙蔽。第三，須廢除石兩改徵國幣——田賦徵收，事實上雖定爲銀元，而手續上往往先按田畝計算石兩，再由石兩折成銀元，農民無知，被徵收員任意輾轉折算，暗中侵蝕，不在少數，故應一律改徵國幣，並開導農民，使其知照。

上述整理田賦附加稅以及改良徵收制度兩事，係爲整理整個田賦的第一步工作，這是沒有時間性的關係，隨時都可以舉辦的。至於第二步的工作，亦當分爲兩部進行。第一，舉行土地陳報——在丈量未畢，土地未有確實登記以前，可先行土地陳報，分省縣舉辦，由人民自行陳報，限期完畢，若過期不報者，即收歸公有。陳報手續，應另印詳細表格登記，同時並調查原有糧冊，互相對照，重編徵冊，以作目前徵收賦稅的根據。第二，舉行土地調查——陳報手續完畢之後，繼即舉辦調查。因陳報時，難免有匿報或揑報等情，若經調查，即可得其眞相。如發現有匿報者，可收歸公，揑報者，即令更正，如此則土地可得其相近的畝數，將來可供清丈後之對照。

以上所述，均爲治標的辦法，而治本的辦法，則非實行土地清丈不可。因爲這個事情非常艱巨，所需人力，財力，時間甚多，故不能

不先[illegible]標的辦法做起。但是，一旦實行清丈，則不能不有以下的工作。第一，清查田畝——有清一代以來，迄於現在，各省各縣的糧冊，多非確額，而田多糧少，或糧多田少等弊，無從究詰。而人民輸納田賦，祇有某戶應納銀若干，載在串面，並無田畝數目，可供對勘，是以詭欺之事，由此而起。若先行清查，將各戶田畝分別詳載，以及將地租地價之多寡，業主之姓名等，編造清冊，以為丈量時之根據。第二，丈量田畝——民國改造，內亂頻乘，除極少數的省縣，實行丈量外，餘皆不遑進行。故宜限定時間，嚴令準期完成，俾免一再拖延。至於在丈量時，宜詳實記載頃畝數目，毋蹈虛科則，而失其實。並宜注重製圖，俾田畝之廣狹，地勢之高下，溝澮之錯綜，山林池澤之變遷，映帶之形勢等等，皆得藉以表現，如此則征稅之時，可參照圖形，分級徵收，庶幾可保負担之平衡。第三，釐訂科則——我國田賦科則，各省複雜不堪，即稅目，稅率，亦因地而異。在丈量之際，當以清查田畝時所載之地價，與查核該地最近普通買賣之地價，兩相參考，訂定每畝課稅之標準。第四，劃分省縣稅收——清丈之後，土地面積，定可大量增加，應將各縣全部稅收，按地方事業之大小，與

省規定分配。

總之，中國現在的農村，真是所謂百孔千瘡的狀況，若使有肉可剜以醫爛瘡，或許還不至着急，而今到了無肉可剜的時候，這靠着國家生命線而生活的全體中國人，開始着急了。但是我們相信，情形儘管不佳，工作儘管艱巨，若使決心按步做去，共成效終能發現。

我們記得，明朝王弼，他曾作一篇永豐官租謠，描寫當時官吏催租的情形，以及農民悲慘的情況，而今讀之，猶覺慘絕。不料如此情形，復演於今日之下，故特錄出，以作今日農村之比照，期使國人覺悟，努力催促實行整理，而同時亦引之作為本文之結束，其謠云：

「永豐圩接永豐鄉，一畝官田八斗糧。人家種田無厚薄，了得官租身即樂。前年大水平斗門，圩底禾苗沒半分。里胥告災縣官怒，至今追租如追魂。有田追租未足怪，盡將官田作民賣。富家得田貧納租，年年舊租結新債，舊租了，新租促，更向城中賣黃犢。一犢千文任時估，債家算息不算母。嗚呼！有犢可賣君莫悲，東鄰賣犢兼賣兒。但願有兒在我邊，明年還得種官田。」

（完）

「國際承認」問題與新中央政權

楊負笈

（一）「國際承認」對於新生國家的必要

國家與個人一樣，不能脫離「國際社會」（Family of nation of Society of nation）而營其孤立的生活。

一個新生的國家，要想加入國際社會而成爲它的一員，必須通過「國際的承認」（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而取得作爲國際社會各份子必具之資格的「國際人格」（International Personality）易言之：國際承認，乃一新生的獨立國家，欲晋爲國際社會的一份子，而享其獨立國在國際社會中應得的權利的一種法例上不可缺少的手續。

（二）「國際承認」的意義

一新生國家之獲得承認，承認國家，即已以「法」的手續，允諾此新生國與彼享有共同維持世界安和之平等權益；詳言之：即擁護彼爲一獨立國最低限度之生存權，自保權，平等權，獨立權，領土主權，領土保持及取得權，國際往來權，以及名譽權等；同時，亦課此被承認國，對承認國以相同之責任。

（三）取得「國際承認」之條件

就普通情形而論，「新國的派生」與「新生國具備國際承認之事實上的條件」，爲達到國際承認之結論的必不可少的前提。

新國的派生，不外左列兩種情形：

A，依武力由舊國蛻化或分離而來。

B，以和平的方式產生新與國家：

（1）由舊國以和平的方式分化而成，

（2）數國聯合改組成新生國家，

（3）一羣移民，在無主的土地上，結成新國家。

就中，（1）（2）（3）項即依和平的意願而形成的國家，國際承認，往往不成問題。惟以武力脫離祖國的新國，關係比較複雜，

常成爲較難解決的問題。

依武力自祖國分裂而成的新國，因有舊國的存在，其他國家，如承認過早，小則被原主國認爲「不友誼」的態度而蒙受損害，大則足以構成戰爭。故不能不出之以審慎。

大體而論，必新生國與原主國的分離，爲時已相當長久，或原主國已表示不再從事於使新國屈伏的征伐，或雖努力已表示無力征服、而與新國發生某種關係；而新生國又確有强力的政治機構，足以擔當國際社會中「獨立法人」的一切義務，然後始可承認。

歸納國際法原則，及國際史例，承認新國的具體標準，約如下列

A，原主國業已承認。

B，原主國對於新生國，已無力或無意收復合併。

C，新國政府已經過相當長久的時間，而能維持實在的及持久的獨立。

D，新國政府已獲得最後的充分自由，基礎安定而能對外負責。

有時，這些「可能的」被承認的條件儘已存在，各國或某國仍因本身利害關係，或其他特殊理由而出以稽延。前者爲西班牙對南美各國，遲至三四十年，方予承認；後者爲一九二二年加納會議（Cannes）於決定在日內瓦召集全歐經濟協會時，聲明：蘇俄政府如要求承認，必先保護私人財產承認債務，保證契約的履行，固定貨幣，禁止宣傳，及保證不侵犯鄰邦等，方可予以考慮。

（四）「國際承認」的方式

根據國際法，「國家承認的方式」，有「明示」，即正式的認承及「默示」即事實上的承認兩種。

明示承認（Reconnaissance expresse）亦即法律上的承認（Reconnaisance de droit, de jure）指締結條約，發表宣言，由會議的決定，或共同行動等任何外交行爲（acte diplomatique）中所明白表示的承認。如美國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午夜與蘇聯代表互換公文是。

默示承認（Reconnaissance Sacite）亦即事實上的承認（Reconnaisance de fait de facto）指對新生國雖未通告或宣言承認，然與之發生關係而言，如蘇俄自成立共產政府後，英意等國，爲欲保護各該國在俄僑民的利益，而與蘇德訂定協訂，建立商業上的關係是。

此兩種承認，方式雖異，而效力則完全一致。

（五）「不承認主義」的新生

歷史証明，國際公法祇能課其客體——即國際社會之成員的獨立之國家以道德的或輿論的責任，亦即祇能「規範」自動領受制限的國家；因此，關於新國的可否承認，及何時以何種方式承認，都可由各該國準照自國的利益及情勢，而單獨自由決定。

九一八後，中國訴諸國聯，因援用第十六條國聯章則實際制裁之無法實現，乃有消極的「不承認主義」的新生。其史的發展，是這樣的：

一九三二年一月七日，美國務卿史汀生氏，對日本發出一重大通牒謂：『凡以違反非戰公約約束及義務的方法，而引起的事態，條約，協定，美國不予承認。』此即不承認主義的先聲，一時稱爲「史汀生主義」。同年二月十六日，國聯十二會員國，又於致日本政府聲請書中宣言：『凡藐視盟約第十條之規定，侵害聯合會會員領土完整及變更其政治之獨立者，聯合會各會員，均不應認爲合法有效。』二月二十四日，史訂生又致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委員長波拉書中云：『如此不承認，可防阻凡依壓迫及違約而取得的名義及權利的合法性。』此後，同年三月十一日，國聯又正式決議：『凡用違犯聯合會盟約或巴黎公約之手段，所締造之任何局勢，條約，或協訂，聯合會會員國均不能承認之。』於是此種新生之「不承認主義」乃由理論上的主張，而生法律上的效力。履行此種決議，竟至成爲一種「國際義務」。

一九三三年六月七日，國聯特別大會顧問委員會，又通過一「關於不承認滿洲國辦法之通告」。謂：滿洲現行組織（The ex-isting regi-me in Manchuria）無謂在法律上或事實上各該國均將繼續不承認該項組織」（They will continue not so recognize this regime either de jure or de facto）並對各會員國提明「國際不承認滿洲國通貨問題」，「郵政與郵票問題」…等七項問題，於每一個問題下，皆臚舉事例，指示各國「對一切行爲，是彼明白的或暗含的解釋爲一種承認滿洲當局爲滿洲正當政府之表示者，均應避而不爲。』則更進一步，於不承認之實地技術問題，亦明白指出而課各國以責任矣。

歐戰再起之後，美國對德，仍援照此種主義，聲明對以武力所產生之結果，不能承認。是承認新國問題之在今日，不僅爲新國取得國際人格加入國際社會之手續，且爲國際制裁不合法行爲之手段矣。

（六）新中央政權樹立後各國對「承認問題」之態度

新中央政權樹立後，外交折衝上之首要問題，即爲承認新政權問題；而重慶政府，則亦對應此種新事態，向國際聲明：新中央政權所訂條約，所發命令，均屬無效。各國對此，因事實關係，分爲左列三種態度：

A・積極的表示否認新中央政權：如美英法是。

美國於新中央政權成立後，立由國務卿赫爾正式聲明：此種事態，顯係由日本以違犯九國公約，非戰公約之手段，造成之傀儡政權，美國不能承認。且又發動軍用品禁輸法案，以爲報復，美國之所以出此者，蓋因彼以經濟及地理之優勢，可自由表示態度；再配合以其「歷史的成見」，故毫不足怪。

英國方面，一則在本身利害上，有不得不扶持重慶政權之既定情態，一則在歐戰方酣之中，於東亞關係，不得不唯美國之馬首是瞻。坐是，乃亦由張伯倫總換聲明承認重慶政權爲中國「唯一」之政權而對新中央政權，不予措意。

法國在利害上，則有南洋羣島，海南島，西沙羣島與日本之領

突；而因政戰之局勢，又不得不依附英美，故亦以維護九國公約爲藉口，而持不承認態度。

B持觀望態度者，如德，義，及蘇聯是。

意國政府，於新中央政權樹立前，似已與重慶政權有交惡模樣，故對新中央政權之樹立，頗爲期待，而有儘先承認之準備，觀乎齊亞諾外相致書汪精衛氏表明於建設東亞新秩序上意國願與日本協力，馬爾塔大使之遲遲未遞國書，及大使館之久未遷往重慶可知。惟歐戰方酣，及新中央政權之實力迄未穩固充實，致使意國仍不得不暫守其善意之觀望態度，以拭目而待新政權之發榮長大也。

德國政府，雖與日本，曾同爲防共軸心，有承認新中央政權之道義的責任，然因德與蘇聯締結互不侵犯協訂，而於歐戰上，又不得不顧及蘇德之協携，故不能漠視蘇聯動向，而只有暫時觀望態度。

至於蘇聯，苟依其所宣傳之無條件扶持弱小民族以觀，似應積極表示不承認；然，彼實爲一絕對自國利益本位之機會主義者，故將於未看清確實利益何在時，無寧暫守緘默也。

C積極贊助新中央政權之樹立者，如日滿是。

日滿內閣，先後聲明絕對支持新中央政權之意向，且於新政府成立後，立即派阿部特使來華，以準備調整中日國交，正式承認新中央政權，固不待言也。

（七）「國際不承認」聲中吾人應有之認識與路向

政治情況，尤其國際形勢，乃爲一事實問題，而非一理論問題。故苟新中央政權，尚未發展至符合「爲國際承認之條件」，則折衝，呼籲，乃至請求，均爲徒然。蓋國際動態，祇依照其自已的原則發展，而不照吾人之願望或請求發展。易言之，新中央政權，苟已造成「獨立」之事實，而能在穩固的基礎上，發揮「國際法人」之實力，列國承認，雖不要望，亦必到來。否則，即令列強「憐而承認」，吾人亦何貴而爲此等「獨立」國家之人民!?——況二十世紀之世界，實決不能允許專恃「國際憐恤」而長久並光榮存在之「獨立」國家也。

就事實論：今日之新中央政權，去前述之四項「承認新國的具體標準」，似尚不無距離，而加以國際社會後，本身有無執行「國際法人」一切權能之實力，亦尚成爲問題。

據（二）「國際承認之意義」一節而論，承認國之承認被承認國即「肯定其獨立權，主權，……並課其以相同義務。」所謂獨立權（Independence）乃指不受任何權能或任何國家之限制而言就中，包括國家與其他國家來往之自由權（對外獨立主權）及國家在境內之行動自由權（對內獨立主權）。所謂主權，包括屬地主權（Sertorial Supremacy），即在境內對人對物之最高權力、及屬人主權（Personal Supem

（3）即對境內境外本國國民最高的權力。

凡上所舉，吾人實不能諱言，今日之新中央政權，尚須努力，否則，此種「本不存在」之事實！自難與人承認；——且要望國際承認之意義，無非欲取得「獨立」之合法性與正式性，然若今後之中央政權，仍停留於現階段，則國際之承認，又何助於新中央政權之「獨立」，而新中央政權，亦將何以盡其「其他獨立國所課於彼之對當責任！」——於此，吾人寧可無獨立之名而享獨立之實，不願享國際承認之名，而無獨立之實也，

國際承認，祗爲使既成事實取得合法地位的一種手續，亦爲強固有力之新生政權所必達到之自然結果，故新中央政權之迅即得到列國承認，若爲事實所不許，而吾人亦根本不必作如是希望。

實則，國際之不承認，雖對新生國爲不利，然決不足以遏絕其存在或發展。南美洲各國之獨立，西班牙遲至三四十年始予承認，國際之不承認革命後的蘇聯，亦幾近二十年，然，南歐洲諸國，畢竟獨立成功，而蘇俄，則更長成令人爲「談虎色變」的「歐亞大陸之熊」了。

總之，任何新政權的產生，皆須與國際之不承認作數年乃至數十年之苦鬥，其時間之長短，須視主觀方面實力之生長如何及客觀方面對新生國家的利害關係如何而定，而此兩種因素中，後者又祗居於「配合」的地位。故吾儕研究國際承認問題所可得到之正確結論爲：國際對新中國中央政權之不承認，乃必然的事實；然此事實，殊不足重視。蓋此種不承認，雖可使新中央政權無法措足於國際社會而感到若干不便，然實不足以遏絕本身之生存與發展。且國際問題，乃一事實問題，政權本身苟不能健全，獨立，雖承認亦無實益；反之，雖不要望承認，國際承認亦必自然到來。捨末逐本，吾人大可於國際之承認與否，不甚措意，而唯致力於國力之充實，蓋致力主觀實力之充實，即正所以致力于客觀情形之改變。事實將如何左右，苟吾人已效力於國基之鞏固，則殊無煩乎龜蓍也。

內江張君文修畫家大千先生之賢昆也夙研醫學於婦孺方脈診斷尤精操業滬市者數年生枯起朽有國工之目戊寅移家北來聞名求治車轍盈門寒家姪孫適患痲疹勞瀕危殆乞君臨診應手奏效昔扁鵲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爲帶下醫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爲小兒醫若君之精詣入神固非隨俗爲變也同入等以君擅活人之術宜引濟世之方特請懸壺都市俾得普惠病瘵爰綴鄙言藉爲前導都人士女幸同鑒察　藏園老人傅增湘識

介紹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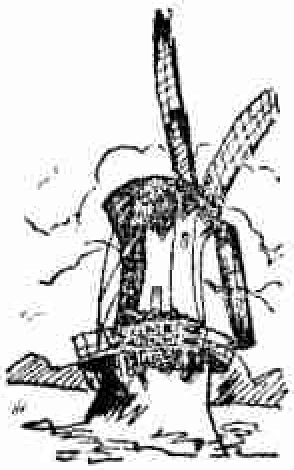
俞家驥　嚴熙傑　鄧宇安　蕭靜亭　白永吉　李銘三　張洪濤
陳廷傑　于非厂　鄭嘉玉　蘇鳳山　高靜菴　萬小竹　李俠青

診所：國曆單日午前在北京府右街羅賢胡同本宅　雙日午前在海王村雅韻齋北屋　電話西局二九一八號

應診午後出診

從鋼鐵生產來觀察德英兩國

鶩鶩



一、序言

在這次戰爭開始之前，如果從鋼鐵的生產上來觀察，英國的確是比較德意志佔優勢，然與戰爭進行的同時，形勢俄然倒轉，而德意志忽又遠勝於英國。於是祇關於鋼鐵生產能力方面，勝敗已經就明白了。德意志勝利的結論就是本篇論文的要點？文內所載英國方面的資料是很有興味的。本文觀測：英國人如不振作，或英美如不共同合作的話，那麼英國戰爭的失敗是一定的了。

二、一九四〇年五月前的狀態

在這次大戰開始的當時，德國軍備系統不滿之一，就是鐵礦的不足。

一九三八年度，德意志、捷克斯拉夫、及波蘭底粗鋼生產額合計，是超過二千六百五十萬噸。但以後因爲法蘭西鐵鑛輸入的中止及瑞典那爾威克港（Narvik）的封鎖，而德國的粗鋼生產額，便由上記的數字不得已而下降。

所以自今年五月以來，如果以德意志在席捲荷蘭、比利時、盧森堡、法蘭西以前的狀態來觀察的話，那麼聯合國方面當然是佔優勢的。即如法蘭西以豐富地羅來因（Lorraine）鑛區，年產約一千萬噸的粗鋼，而英國的年產能力以一千四百五十萬噸來計算，此外再加上澳洲、加拿大、印度、及南非合計約四百萬噸。不僅此也，由美國還能够輸入巨額的鋼鐵。

當時在這種狀態之下若戰爭，既然能有製造軍器的鐵鑛，就如坦克車啦、槍砲啦、飛機啦、以及其他的武器，所以單單以鋼鐵之力，就可以斷定對於聯合國是十分有利的。

三、戰局進展中的激變

然而形勢俄然回轉了。即德國在挪威、荷蘭、比利時、盧森堡及法蘭西得到勝利的結果，歐洲大陸的全鐵鑛區，（西班牙除外），與鐵製鋼能力的全部都入於德意志勢力之下。不僅如此，德國因佔領法蘭西，而後又與西班牙鐵鑛區發生聯絡，更對於法領及西領的北非，也將有動手之意。

在這時候，因爲意大利參戰於德國方面，所以至少也能夠從年產二百五十萬噸增加製鋼能力及年產五十萬噸的鐵鑛區。業經入於德意志制壓下的鐵鑛資源及將欲動手的資源，玆列表如下。第一個表是在生產鐵鑛中表示純鐵成分的；第二個表是表示粗鋼的生產額，同時所採在一九二九年乃至一九三九年中間爲最高之年（下表係根據「國際聯盟年鑑」）。

第一表　鐵鑛石產額（單位千噸）

德意志底支配國		
德意志	三、一〇〇	（一九三八年）
奧大利	六七二	（一九三七年）
捷克‧拉夫	五九五	（一九三七年）
波蘭	二七〇	（一九三八年）
挪威	一、〇三〇	（一九三八年）
瑞典	九、一三六	（一九三七年）
盧森堡	二、二八七	（一九二九年）
法蘭西	一八、〇〇〇	（一九三九年）
合計	三五、〇九〇	（小生產國除外）
其他各國		
西班牙	三、一八五	（一九二九年）
西領摩洛哥	七八二	（一九三七年）
阿爾及里亞	一、六四〇	（一九三八年）
突尼斯	五〇八	（一九二九年）
法領摩洛哥	一四〇	（一九三八年）
合計	六、二五五	（西班牙現在的產額不及前數）
意大利	五一〇	（一九三七年）

第二表粗鋼產額（單位千噸）

德意志底支配國		
德意志及奧大利	二三、二〇八	（一九三八年）
捷克斯拉夫	二、三〇五	（一九三七年）
波蘭	一、五四二	（一九三八年）
瑞典	一、一〇六	（一九三七年）
比利時	四、一一〇	（一九二九年）
盧森堡	二、七〇二	（一九二九年）
法蘭西	九、七一六	（一九二九年）
合計	四四、六九九	（小生產國除外）
意大利	二、三二三	（一九三八年）

四、德意志底夢

確保在歐洲大陸及北非的鐵鑛資源，及制壓歐洲的鐵鑛及其他的金屬工業，是很早德國就依依不捨。其目標即在於建立和美國相匹敵的隆盛地鐵鑛及金屬業。

然而，這個夢可以說是還離實現太遠。無論如何，在歐洲大陸鋼鐵業的完全管理上，匪但須要多年的經驗，而且有確保曼汗鐵鑛、尼開羅、唐古斯丹，及其他的合金用金屬的十分供給之必要。這些金屬在近世的鋼鐵生產上是不可缺少的。然而，這種必要地合金用金屬是在歐大陸及北阿非利加差不多是不出產的。所以英國的封鎖即爲斷絕這種金屬的供給。而德國在本年夏季即下手隣近的鑛區。但如把這種製鋼能力完全地利用恐怕是不可能的。

五、苦惱中的英國立場

但是，自納粹入制各國鋼鐵產額的增加上，德國在狂喜中縱然失之於誇大，但和英國比較，所謂德意志底立場，不得不承認是佔非常地優勢。

例如歸德國佔領的各國製鐵製鋼設備，至少有一部分雖然被打擊了，但德意志可以把她所消耗的合金用金屬的現存貨，可從法蘭西所蓄積的龐大地戰時材料中補充之。

加之，德國增加鋼鐵的供給，而主要地英國却把這個失去了。喪失法蘭西底鋼鐵業，及從斯堪的那維亞、比利時、及盧森堡鋼鐵的輸入，英國的鋼鐵業，的確受了很大損失。

其次，從來英國使用輸入鋼鐵的大部分，這次因爲業經歸於德國佔領，而歐洲各國，西班牙及西領法領北阿非利加已受其支

情。

在一九三七年英國的鋼鐵輸入，可示於下列的第三表中。

第三表 英國在一九三七年的鋼鐵輸入（單位千噸）

外國	
瑞典	一、七二九
挪威	六五七
波蘭	六五
法蘭西	四〇八
阿爾及里亞	一、四五一
突尼斯	七一五
西班牙	九三〇
北菲西班牙諸港	一八五
伯剌西爾	九四
其他	一〇四
合計	六、三三九
屬國	
紐芬蘭及剌布拉達沿岸	二五九
塞拉勒窩內	三三七
其他	一六

由以上總計共六、九五〇、〇〇〇噸。

（此表係根據「英國鋼鐵聯盟統計年鑑」。）

六、英國的鐵屑收回運動

如果不從上面所記各國輸入的大部分，來觀察英國的製鋼能力所蒙受很大地的打擊，那是錯誤的。

英國在一九三七年度是把六百二十五萬噸的銑鐵與七百五十萬噸的鐵屑做爲原料而生產了一千三百萬噸的粗鋼。同年銑鐵的產額是八百五十萬噸（內二百二十五萬噸，做了製鋼以外的用途）可是，這種使用的鑛石是輸入（主要富鑛）六百二十五萬噸；國內產（主要貧鑛）一千四百萬噸。從這種輸入的鑛石再產出來鑛石的使用是比較的小量，但因爲輸入鑛是富鋼，從數字上看起來是帶着較大地重要性。

既至已經減少，又將來減少也未不知。除了以外國鑛產補充起見，將要或許使國內鑛增產以及從其他外國的輸入增加。

然而，補充這種缺陷，第一個可能的捷徑就是必須增加收回國內的鐵屑。既然把國內的鐵屑收回運動極力獎勵之，但英國軍需省向來告訴一般地國民及地方當局，他們主要地是依普通的商業交易方式來收買鐵屑（但地方當局則仍實行强制購買）。雖然，因鑑於現下的緊急狀態，維持國內鋼的生產可以說是絕對的必要，依着他底鐵屑收回方法最有效的是一定要着手收回這個——例如，公私不用的鐵道，或現在不使用或變成廢物的工場及機器等等。

軍需省的鋼鐵統制課，對於各地方的技術者，應通知徵集關於其他地方鐵屑收回可能量的預告。然不應當採取如已不用又成廢物的工場機械，或其他的鐵屑所有者實行所謂協議的形式，因爲現時勢不得不說是已經正達到强制收買的階段。

四、德・英兩國的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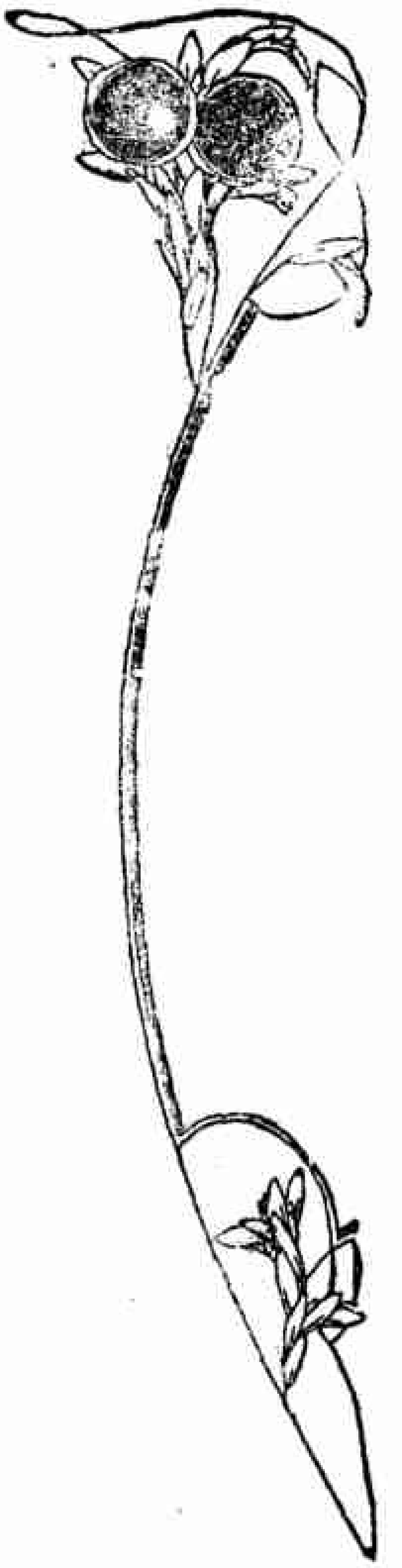
這樣以來，縱然英國能够維持年產一千三百五十萬噸鋼的產額，及其屬國四百萬噸的產額；然一方面德意志底製鋼能力，抑一躍達到英屬國兩倍的樣子。唯英國强調：是有和德國不同的合金用金屬容易入手，特別值得重視的是從美國幾乎能够受到無限的供給，然美國的粗鋼生產能力，在一九三八年末，是稱爲七千三百萬噸。

所以從英語國民全體來看的時候，由這種生產能力上，看到可以抵德意志及其他的歐大陸的兩倍以上。

但是，現時在美國製造軍器的鋼的數量，能出數百萬噸以上，我想恐怕是不可能的罷。

所以如果僅依假定製鋼能力的如何，就能够判斷戰爭歸趨的話，那麼這種勝負可以說是不言而喻了。

（譯自『國際Pamphlet通信』九月號）



次殖民地前期中國的農民運動與土地政策之變革

齊鳴

(一)太平天國運動與土地政策

一八四〇年英帝國主義的砲火，衝破了中國閉關自守的封建壁壘，潮湧的舶來商品，急遽的粉粹了中國的農村，腐敗無力的滿清，附首帖耳的投降了帝國主義，寄生於封建統治的商資高利貸，至此急轉而依附於帝國主義翅翼之下，肆虐作祟，於是封建剝削的組織更擴大，方式更慘酷，廣大的農民羣衆，在帝國主義，封建地主，商資高利貸，三位一體的榨取之下；更形困苦，不但失去了土地，而且喪失了家園，嗷嗷齊集於流亡線上，固然當時中國的新興資產階級，甚於舶來商品的刺激，已經萌芽發展，但是力量非常薄弱，還沒新式工業工廠的創設，來收容這些貧無所歸的流亡農民，所以牠們便只得走向「造反」的途徑，但是這種「造反」，因爲主體是農民，仍然缺乏領導階級，所以只是一種進步的暴動，還談不到什麼革命。

太平天國暴動，是一個長時期暴動和騷擾的偉大的總結，同時也正是中國近代農民革命運動的前奏曲，在太平天國暴動發生以前的百年裡，各種較小的局部暴動，已普遍了滿清統治的領域，中英戰爭以後，使暴動過程發生了重要的變化，揭起了反封建，反帝國主義的旗幟，開始了次殖民地的農民運動和民族解放鬥爭！

參加太平天國暴動的份子，主體是貧農，這些流亡破產的農民，在太平天國暴動裡，可說是革命的主要組織者，在這些暴動的鬥士裡，出了一個最有能力的勇猛的領袖忠王　，他後來成爲太平軍的鬥爭領

害，在他自傳裡，他說他自己是一個出身於貧農的家庭：「我家之淸貧，促成我離家的主因，我家無可持之物。生活艱難殊甚，自八歲至十歲曾入塾求學，但此後被迫於生活，不得不治農以助我之父母，殆至我年二十，始知洪秀全有創設新教之計劃……」由此可知太平軍的主要成分，便是農民。其次第二種分子，就是海盜，他們也是一些貧無所歸的農民，太平軍由於他們的響應，發展更趨迅速，鬥爭更行得力，由海盜出身的太平軍領袖，就是羅大綱。

太平軍的組織者和首領幹部，大部是一些失意的紳士，落第的書生，這些人在中國歷史上，每次農民暴動裡，都共作了領導地位，在統一戰線下和農民共同奮鬥，藉以謀一已的出路，展夙願的宏圖，所以太平天國暴動的發生，他們也同樣的担當了主導地位，而且共推出身寒微，牧牛爲業，雖充塾師，落第鄉試的洪秀全，作了革命的領袖。

參加太平軍的其他份子，還有工人和奴僕，代表者就是燒炭工人楊秀淸；貧賤奴僕馮雲山，至於商人因爲在首期被太平軍列入鬥爭對象，所以很少參加，而且在太平軍進攻城市的時候，商人還組織志願隊，揭起抵抗反擊的旗幟！

總括說：太平天國運動裡的基本隊伍都是貧農，領導者是失意落第的士大夫。

正因爲太平天國暴動的主體是農民，所以在思想上，必然的逃不出一般農民暴動的基本特性，帶有許多迷妄的超自然的宗教色彩，但是在這兒我們必須注意，太平天國運動之以基督教爲號召，正是它的進步！正表示這次暴動，無論在思想上在行動上，都比以往的暴動進步，所以領導鬥爭的上帝會教條，並不是一種迷妄的空想，而是一種代表農民利益的口號與政綱。

代表農民利益的太平天國運動，主要目的是在粉粹封建的土地關係，所以就首先須佈革命的土地政策，反擊封建地主，滿足土地飢餓的貧農。雖然牠們的土地政策，漠視了社會發展的進程免不了許多缺乏現實性的錯誤，但是在中國土地政策史上，總算是別開生面，奠定了此後土地政策的新形態，以下我們且把太平天國的土地政策，做一個歸納的敘述：

（甲）土地等級：

「天朝田畝制度，凡田分九等：其田一畝，早晚二季，可出一千二百斤者，爲上上田，可出一千一百斤者，爲上中田：可出一千斤者爲上下田：可出九百斤者爲中上田；可出八百斤者爲中中田；可出七百斤者爲中下田；可出六百斤者爲下上田；可出五百斤者爲下中田；可出四百斤者爲下下田，上上田一畝當上中田一畝一分，當上下田一畝二分，當中上田一畝三分五厘，當中中田一畝五分，當中下田一畝七分五厘，當下上田二畝，當下中田二畝四分，當下下田三畝。」

（乙）土地分配

「凡分田照人口，不論男婦．算其家人口多寡，人多則分多，人寡則分寡。雜以九等：如一家六人，分三人好田，分三人醜田；好醜各一半。以一年爲定，凡男婦，每一人自十六歲以上，受田多踰十五以下一半，如十六歲以上分上上田一畝：則十五歲減其半，分上上田五分。又十六歲以上分下下田三畝，則十五歲減其半，分下下田一畝五分。」

（丙）生產及消費之原則：

「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處不足，則遷彼處，彼處不足則遷此處，凡天下田豐荒相通，此處荒，則移彼豐處以賑此荒處；彼處荒，則移此豐處以賑彼荒處。務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也，凡天下樹牆下以桑；凡婦蠶績縫衣裳，凡天下每家五母鷄，二母彘，無失其時。凡當收成時，兩司馬督伍長，除足供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穀外，餘則歸國庫。凡麥，豆，苧，麻，布，帛，鷄，犬，各物及銀錢亦然，凡二十五家中，設國庫一所，有婚娶彌月喜事，給錢一千，穀一百斤，通天下皆一式，又金銀不許私藏，故貯藏銀十兩，金一兩者，爲私藏犯，法須處罰。」

這種鮮明的，帶有革命性的土地政策，在原則上，固不失爲妥善政策，但是因爲忽視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尤其是帝國主義侵入後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同時更因農民的妥協非澈底的劣根性，腐化了革命軍的組織，而終歸失敗了，不過牠却帶了許多進步的性質，最主要的就是牠據有民族解放的性質，第一是反清，第二是反帝國主義，關於打倒滿清的思想，在諭清檄文裏，說的最激烈。

「凡有水旱，毫不憐惜，坐視餓莩，流離暴露，有如草芥，是欲我中國之人稀少也，滿洲又縱貪官汚吏，布滿天下，剝民膏脂，士女皆哭泣於道，是欲我中國人之貧窮也，官以賄得，刑以錢免，富者當權，豪傑絕望，是欲我中國之英俊抑鬱而死也，……夫中國有中國人之儀容，今滿洲削髮爲禽獸，中國有中國人之衣冠，今滿洲披戴淘衣猴冠，而壞我先代之服冕，是做中國之人，亡其本也。」

固然這種宣言裏，充滿了封建的臭味，反逆時代的思想，但在無領導者的農民運動上看，像有如此濃厚的民族意識，實令人感嘆之至！其次太平天國還帶有堅決不拔的反帝思想，自始至終，不但總未向帝國主義妥協求援，而且英勇的向支援滿清的英美帝國主義進攻，表現最顯明的就是拒絕美國通告而進軍上海，雖未成功，然戰敗亦榮，詢爲中國反帝運動史上的光明首幕！不過這種行動，在鬥爭策略上，却犯了嚴重的錯誤，因爲牠不明孤立策略的運用，以致遭遇帝國主義與封建殘餘的聯合壓迫，而夭折失敗。可是這點我們却不能怪罪太平

天國運動的幼稚，因爲那時還沒有顯明的領導層呀！總而言之吧！太平天國運動雖因主觀上及客觀環境上的關係而失敗，然其英勇的偉大的鬥爭精神與熱烈的犧牲勇氣，我們却不能和以往的農民運動等量齊觀，牠在中國革命史上，已經深刻的埋好偉大運動的基礎，掀開了新時代的革命！

（二）戊戌變政到義和團運動

自從太平天國運動失敗以後，帝國主義的壓迫更趨乘機加重，封建滿清的剝削，亦復深刻慘酷，同時所謂中國的新興資產階級，亦隨中國經濟的胚變而生成抬頭了，雖說牠們還沒有澈底的革命紀念，牠們却生就了改良自己地位的要求了，因爲力量微薄，所以運動也非常的緩慢，總沒辦法完成牠自己的歷史任務，而爲封建勢力壓倒了。

戊戌變政，只是改良算不上什麼革命，但是牠却能顯示出中國資產階級，已有自覺的意識，而從事妥協性的改良，且已發現封建之桎梏社會進展，而發動以農民爲對象的解放運動，所以戊戌變政，在主觀上固爲資產革命，但在客觀上却更附帶着領導了農民運動，換句話說，正是農民運動的歷史歸趨。所以我們於其說戊戌變政是資產階級改良，就不如說是由農民暴動轉化爲農民革命的契機！不過戊戌變政却沒有自下而上的發動農民的運動，而只做了些自上而始的妥協運動，行動錯誤，胚下了失敗惡因！

康有爲，本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進步官僚，但他却帶了濃厚的資產階級意識，自從中日戰後，他見到了帝國主義的日甚一日，滿清腐敗更趨無能，中國大有崩潰瓜分之勢，於是即開始提倡自上而始的變法運動，他曾向滿清政府具摺禀奏，詳論中國現狀的腐敗爲國際情形的險惡，並披露其挽救政策，但終因封建勢力雄厚，遭了政府的白眼，然其思想與觀點，却已發生了偉大的力量，惹起了一般有識者的同情不過滿清政府仍昏瞶不醒，大事壓迫，於是康有爲在捕殺的危機下，逃亡海外而趨失敗，迄一八九五年（光緒二十年），始又乘機回國，摺奏滿清，提出六次策奏，詳細述明中國政治經濟的危機與救濟綱領，其關於農民問題之解救方策，共縷陳四項：第一扶助農業，減免租稅。第二，挽救手工業，發展工業。第三，扶助商業，取消釐金，第四救濟貧民，施行屯墾，這幾點却正是近代資本主義的農業綱領，也正是數千來中國農民運動的歸着點。

康有爲的思想，雖然進步，曾博得一般識者的贊助，但在行動策略上却犯了脫離農民，說服封建勢力的錯誤，所以終久以妥協始而以妥協終，趨於失敗了。不過在近代中國革命史上，却開了光明的前轍胚下辛亥革命的因子，同時更給我們以偉大的教訓：不澈底而求妥協，脫離農民（羣衆）而說服乞憐：講革命是永不會成功的！

自變政失敗以後，滿清的統治更加嚴重了，帝國主義的進攻—天天加緊，腐敗官僚的剝削，更趨慘酷積極，有識者的改良，雖歸失敗斂跡，但呻吟於雙重壓迫下的農民，却又掀起了廣大的反帝民族運動

，所謂義和團暴動遂接連戊戌變政而於一九〇一年（光緒二十七年）爆發了。

義和團原是一種反帝反封建的運動，但因戊戌變政失敗，脆弱的領導者已爲滿清大反動所壓服，所以在行動上又蹈單純農民運動的復轍，而爲滿清所利用，可是在意識上牠却比太平天國運動，更積極進步，因爲牠認清了桎梏中國社會發展的關鍵，是帝國主義的作祟，可惜盲目幼稚的行動，終爲帝國主義的炮火所壓服了，因爲牠是一幅落後農民的反帝運動所以在政策上並沒有什麼鮮明的表示，可是在行動上却給了我們不少的教訓。

義和團暴動發生的基在原因，第一：是由於帝國主義的壓迫使一般受苦的農民自動起而抗爭，第二農村經濟破產，廣大失業農民，無以爲生，在饑餓線上，不得不挺而暴動，第三，政府外交失敗，遂使民衆發生超爲保障民族利益而鬥爭的決心，第四，當的中國北部，連年荒旱，農民流離失所，遂起而暴動，所以義和團運動，不但是一次廣大的農民運動，而且是中國第一次轟轟烈烈的反帝運動！

因爲義和團運是由許多意識落後的農民羣衆組織起來的，因爲義和團運動的主要目標是反對帝國主義，所以在運動中便發生了許多絕大的錯誤，不但披了迷信鬼神的外衣，而且沒有完善組織知正確的要求，所以在義和團暴動發生後，滿清政府就利用了牠們反對外國人，而提出「扶清滅洋」的反動口號投降於反動勢力之下，牠們非但忘却了自身的利益，而且混淆了敵友的界標，結果完全違反牠們的原來目標而成功了一支清庭的無聊軍隊，在則動上，不但沒有絲毫的革命氣息，而且變成無意識的騷擾，但是這些錯誤，我們決不可深怪義和團的暴動者，因意識落後的農民羣衆，在反抗統治者的過程中，這種錯誤是必然的！

義和團暴動，無論在行動上意識上多麼落後，可是在中國農民運動史上却是一次廣大的熱烈的革命運動，牠証明了中國農民已經臨了帝國主義的壓迫，將由不知不覺而到自知自覺的階段了，如果我們說太平六國是近代中國農民革命的發軔，那麼，義和團運動，則爲革命的更擴大，同時也就是辛亥命的前奏曲，所以說義和團運動，無論西洋人怎樣侮辱而命名爲「拳匪」，然其對中華民族却據有偉大的意義，同時亦即足証其對帝國主義的打擊儆戒了。

樊增祥先生評傳（續）

王森然

後彩雲曲，紀庚子拳亂事。時八國聯軍來華，京師外軍雲集，秩序堪虞，而諸大臣懾于淫威，坐視結舌，束手無策。統帥德國瓦德西將軍，固彩雲所昵者，墜歡重續，彩行不難。瓦入居儀鑾殿，彩雲侍之，止禍和議，必言必爭，朝局之斡旋，民生之利賴，竟不在諸公之袞袞，而繫於彩雲之纖纖；樊山因時興感，以詩寄慨，其辭曰：

「納蘭昔御儀鑾殿，曾以宰官三召見，畫棟珠簾靄御香，金牀玉几明宮扇。明年西幸萬人哀，桂觀蜚廉委刼灰，虜騎亂穿馹道走，漢宮重見栢梁災！白頭宮監逢人說：「庚子災年秋七月，六龍一去萬馬來，柏林舊帥稱魁傑。」紅巾蟻附端藝王，擅殺德人董福祥，憤兵入城肆淫掠，董逃不獲池魚殃。瓦酋入據儀鑾殿，鳳城十家九家破，武夫好色勝貪財，桂殿秋清少眠臥，閒道平康有麗人，能操德語工德文，狀元紫誥曾相假，英后殊施並寫眞。柏林當日人爭看，依稀記得芙蓉面，隔越蓬山十二年，瑤華島畔邀相見，隔水疑通雲漢槎，催妝還有天山箭。彩雲此際泥秋衾，雲雨巫山何處尋？忽報將軍親折簡，自來花下問青禽，徐娘雖老猶風致，巧換西裝稱人意，百環螺髻滿簪花，全匹鮫綃長拂地。雅娘摧下七香車，豹尾銀槍兩行侍，鈿車遙遵輦路來，雞棲果踏金蓮至。歷亂宮帷飛野鷄，荒唐御座擁狐狸，將軍携手瑤階下，未上迷樓意已迷。罵賊還嗤毛惜惜，入宮自詡李師師，言和言戰紛紜久，亂殺平人及鷄狗，彩雲一點菩提心，操縱夷獠在纖手！胠篋休探赤仄錢，操刀莫逼紅顏婦！始信傾城哲婦言，強於辯士儀秦口，後來虐婢如蝮虺，此日能言賽鸚鵡，較量功罪相折除，僥倖他年免環首。將軍七十虬髯白，四十秋娘盛釵澤，普法

戰罷又今年，枕席行師老無力！女閭中有女登徒，笑將虎鬚親虎頷，不隨槃瓠臥花罽，那得劉狐集金闕？誰知九廟神靈怒？夜半瑤臺生紫霧，火馬飛馳過鳳樓，金蛟綠韜嬌鷄樹。此時錦帳雙鴛鴦，皓軀驚起無襦袴，小家女記入抱時，夜度娘尋堕壞處，撞破煙樓閃電窗，釜魚籠鳥求生路，一變秦灰楚炬容，依然別館離宮住！朔雲暮雨秋復春，坐見珠槃和議成，一聞紅海班師詔，可有青樓惜別情？從此茫茫隔雲海，將軍須有蓮波悔！君王神武不可欺！遂識軍中婦人在。有罪無功損國威，金符鐵券遭銷燬，太息聯邦虎將才，終爲舊院蛾眉累！蛾眉終落教坊司，已是琵琶彈破時，白門淪落歸鄉里，綠草依稀見獄詞。世人有情多不達，明明禍水褻裳涉，玉堂鴻誥愆羽儀，碧海鯨魚喪鱗甲。何限人間將相家？牆茨不掃傷門閥！樂府休歌楊柳枝，星家最忌桃花煞！今者瀛林一老婦，青裙來往春申浦，北門學士最關渠，西幸叢談亦及汝。古人詩貴達事情，事有闕遺須拾補，不然落溷退紅花，白髮摩登何足數！」

讀者試以白樂天之長恨歌，與梅村之圓圓曲比之，有同工之妙，而後曲劇勝前曲，華艷淒測，又作詩史讀。其天才之偉大，詩筆之健美，亦可見矣。

汪國垣撰光宣詩壇點將錄，比先生爲「天立星雙槍將董平，」謂天琴老人詩，穠密工麗，能取遠韻，詩篇極富，合長慶斐東爲一手，晚年尤恣肆多奇豔，亦猶風流雙槍將，有名於山東河北間也。擬之頗爲允當。

武進王春渠集「當代名人書林」將先生書法詩辭，名列首佈。詩爲「謝午詒送香米二絕句」曰：「瓦甑炊香顆顆珠，稱余老圃薦新蔬，口香七日防風粥，祇得瀟湘江稻無。天厨闌橘亦尋常，唯水先生作計良，省識世間飢下飯，砂鍋糙米也奇香。」光燕富麗，可謂雙絕。

自青樹酬唱集中有「芝南先生喬梓以登高詩見寄奉同一首」云：「香山精舍久相期，霜鬢儘翁四海知，傢杖待尋紅葉徑，吹笙擬和白蘋詩，老懷不爲悲秋減，佳約原非借病辭，插徧茱萸一人少，明年重補菊花巵。」晚清四十家詩鈔選先生詩四首。七古一首：太平湖醇王舊邸爲德宗發祥之地，國變後，改爲大學堂，今又停寢逾年矣，戊午春暮邸中丁香盛開，王揖唐會長，約爲茶會，爲賦長句紀之。「太平湖上醇王邸，甲觀畫堂誕龍子，穆宗登遐歲甲戌，帝御紫宸王北徙，（自注德宗承統後醇邸移居十刹海。）儲祥宮觀鎖秋烟，金扉一閉四十年，年年潛邸花開日，禁

地無人啼杜鵑，啼鵑喚醒江山夢，天統遂巡嬗人統，飛廉桂館千門開，五柞長楊萬民共，爲惜賢王宅第開，兩簃子弟安絃誦，往日鶩飛興獻龍，祇今任引承天鳳，竹花不實鳳皇饑，化爲勞燕東西飛（自注學堂以無欵停）剩有丁香百餘樹，風飄香雪霑人衣，學堂主人淹中客，房杜程仇俱注籍，即今暫輟鵝湖講，獄獄龍門羅俊友，公餘小作看花會，招客西園擁鶴蓋，夷門七十老侯嬴，何意信陵親執轡，來游朱閣惜芳華，黯淡紋窗換絳紗，兩世親王天子父，十三冲聖讓皇家，銀屏珠泊開芳苑，鈿砌銅，鋪啓前殿，千步廊廻迤邐通，九華石峭參差見，葳蕤紫白萬花垂，藹蘢詹居諸品賤，壓倒城南白紙坊，佛香那及天家飇，烏巾白袷入畫圖，（自注是日同攝影）清簟疏簾置筆硯，主人風雅俻賦詩，嚼花一噴雲錦爛，白頭重過舊朱門，愁對名花數夢痕，門下賜櫻臣甫淚，後園補橘豫章魂，興亡莫向花枝訴，兩王攝政關天數，君不見壁間尚挂金桃弓，墳上已摧銀杏樹。」七律爲內宴觀劇步石甫韵三首：「歷用周正勸管葭，酒行漢殿酌銀槎，鳧旌陰羽圖王會，雉扇香爐記帝家，（自注今懷仁堂即儀鸞殿）三部樂成初過錦，九天玉戲正飛花，蓬山宴罷歸來晚，一道霜堤瑩白沙。」「大元帥府罷鳴鑾，吹徹鵝笙未覺寒，玉蝀橋通西掖路，蒼龍闕會北門關（自注預宴多館閣舊人）番伶亦有黃繙綽，藩將兼延受洛干，（自注謂蒙古王公）七日鈞天趨帝所，耳明仙樂古來難。」「雍門無復感田文，歌舞承平綵翠紛，天際亂飛疑玉雨，人間遙望但紅雲，淋鈴休唱唐天寶，傳璽全殊漢政君，豈接殿頭呼老友（自注大總統呼余爲老友）依然長揖大將軍。」起與五六皆刺譏也，而皆以撚筆出之，令人不覺，是謂筆妙。

先生天稟奇才，家學淵源，每試輒中，冠絕一時，其詩才尤俊逸，瑰奇鮮麗，陸離光怪，芒彩萬丈。其人清癯如鶴，好聞鼻烟，鬚烟染成一色：手指極不潔，衣冠污穢，見者厭之。

先生本爲詩人，不善理財，民國二十年，三月十四日夜九時半中風，病故京寓。身後均爲摯友李釋勘等，摒擋一切，遺族僅一孀媳及二孫耳。

遺箸有詩集，詞集，駢文集，政書，公牘及筆記等行世。聞未刊遺詩，尚有二萬餘首云。（見支那風俗春秋）民初詩人，以樊山先生作品爲最多，約計有二萬七千首，樊之舊友，曾在萬善殿水心寺集議，擬登報徵求散帙，預訂刊行樊山專集，水心亭有遜清乾隆手書之「太液秋風」四字，拔雋秀，座客有誦其詠水心亭詩，「蓮渠無邊青不斷，水心亭上坐秋風」之句，咸爲擊節嘆

賞。聞乾隆在遜清皇帝中，雅好詩文，每日朝政畢，必口誦詩二十首，命值日軍機抄寫，歸後用白摺謄錄進呈，年久彙集，蔚成大觀，故宮方面，前已着手整理，亦擬印成專集。樊山生前，有錫以「詩翁」尊號，若乾隆當可名之曰「詩帝，」預計此二集行世，岑寂中之文藝界，當有一番新氣象也。（聞乾隆嗜武術，每日在大內騎馬，清例令侍衞蹲伏作馬鐙，侍衞輒痛徹心脾，乾隆逝世時，年八十有七，可謂福祿壽三者兼而有之，其致病之由，係于某年初一在大內太監以餃子進，清俗在餃子內置純金小元寶一枚，食之者如食至此金元寶，即爲大福，否則必發見元寶而後止，乾隆是日因欲尋求元寶，食至最後，始獲發見，多食傷胃，迄初三遂與世長辭，嘉慶嗣位，立免和珅職，初八賜死，是爲清季一大政變，而乾隆畢生事功，於以結束，今足爲後人憑弔者只故都隨處可見御筆之石碑匾碣，深盼有文獻之責與提倡風雅者，亟將兩氏詩集，早日付之剞劂，亦保存中國國粹必要之圖也。）其晚年，專以聲色寄情，樽前筵畔，綺紅偎倚，京津女伶拜其門下者甚衆。如新豔秋，蓉麗娟，孟麗君，劉豔琴，小蘭芳，及馬家姊妹艷雪豔秋，李桂芬，李慧琴等，均爲入室弟子旖旎，還鬱，屢見詩辭，經其一捧，立即成名。惜樊翁今已長眠地下，如猶健在，斯時未成名之坤伶鼓姬，又不知增多少豔聞矣。（如魏喜奎必與劉喜奎前後比較作詩料）

金息侯箸近世人物志有云：「李記，得樊雲門增祥，書雲門筆扎雅令，極似北江。又雲門同居偕談說部，遂及郵書市劇鼓板彈詞，曼愆恣肆，以遺酷暑。又爲雲門梅鄉改課藝，余與諸君約，今年爲夏課，此其第一課也。又雲門饋助祭銀兩，言甚竺摯，是知我貧也，賦詩謝之。又送樊雲門庶常乞假還夷陵省親，雲門尊人，鑑庭總戎，咸豐中以永州鎮總兵，署湖南提督忤左相國爲湖廣總督官公劾罷。又見雲門寄子宜瓞夫書力勸二君暫留京邸，謂君輩若行，從此師門，遂無一人在左右，可勝歎悵。嗚呼！此言他人尙不可聞況僕耶。王記，樊嶺子名增祥，字雲門，已選庶吉士，頗能駢文及詞調，此湖北新有聞者。李記，樊雲門入城東箱被送稅務所爲作書纖香謀之，留談止宿，故人新至，情話溫勸，至四更不覺也。雲門與瓞夫約，爲余作生日，辭之，雲門書言生日稱觴之不可少，情辭極婉摯，要亦强相排解耳。又雲門饋怡府舊造角花素箋，作詩謝之。又雲門散館，竟改知縣。又雲門尊人卒于里，雲門聞訃告哀于直隸方按察大湜，余爲致書杜仲丹，屬其婉言乞賻，聞已送二百金，雲門可即奔喪矣。又雲門以

書案等物，留寄余寓，而書案爲其同居陳編修理泰纂之去云，是彼物亦祇得聽之而已。又雲門自宜昌入都，別去三年，天涯重聚，喜可知也。又雲門來夜談，近日南皮豐潤兩豎，以朋黨要結報復恩怨，惡余之力持清議，深折姦萌，一一憾相尋，欲致死力于我，遂廣引纖子誘以美官，南皮儉腹高談，怪文醜扎，冀以炫惑一時聾瞽，尤惡余之觸其隱也。故日尋干戈，以雲門盛氣負才，益籠絡之，誘以隨往粵東，甘言重幣，媚惑百端，幸其叛我，多樹敵仇，雲門既惡所選宜川荒瘠，聞言不能無動，遂欲從之過嶺，余謂之曰，仕宦惟州縣可爲，舍自有之官，而入他人之幕，已爲非計，且君以有母，呈請近地，今遠適嶺外，必致人言，即吏部亦必格之。雲門雖不，然余言，然亦因此自阻，余與雲門，本無素分，既欲割學之席，不妨彎羿之弓，我豈容心，彼何過計。又爲雲門議娉祝氏，今日迎娶往賀。又雲門新夫人來見，娟潔如玉，若樓詩格，足稱佳耦矣。又送雲門行，涕泣言別，慘然久之。又得雲門書及其母夫人訃狀，書辭激楚，言遭慘後止餘官囊二千金，擬暫寄拿秦中，過百日後，復須棄筆依人矣。王記聞樊增祥在行在私事滋軒同人呼爲孟浩，然取夜歸鹿門譏之，易實甫乃又欲依樊，未之卜也，又陝藩樊雲門，致書，極力恭維，令人有戴高帽吃米湯之意，又作樊雲門壽叙成，樊頗知六朝文，又至長安藩台，自出郊迎，又往賀樊生看字畫，又談翁師，得君失君之狀，令人齒冷。又樊親送至灞橋。又登華嶽，雲門車　送啓並詞，限一日到，果依期到。又看樊山艷詩大要，爲小旦作，故無深致，邪思亦有品限也。又聞樊山撤任，近今所罕有也。升允亦可人，兩賢不宜相片，使夏竹軒在，不至此。又至上海，樊山坐小艇，上船談，阻北行。又午訪樊山，眠未起，待久之，同赴思賢會演說。又聞雲門北來有日，已辭聶館矣。又至打磨廠看雲門寓居門外，以示不久留也，問來意，云就乾館。葉記聞樊山已應聘，舊人新官，從此一錢不值矣。又樊山毅然入都供職，兼參議顧問兩官，又兼清史館，其婦尼之絕裾，而行寐叟塡鷓鴣天一闋嘲之。」

其孫存夏善畫仕女，庚申七夕拒霜館主屬其繪時裝圖題云：「伍乃眞神童，無師淺學工，畫來天女樣，疑似廣寒宮。」庚午樊山先生見之，爲之題云：「時世粧梳粉黛香，美人眞態出蘇杭，豈惟推倒元宋畫，光緒中年無此襄。」又云：「三十年前說良心，近看粉本久沈吟，淩煙本無人間貴，一寫娥眉値萬金。」糴孫乞題。時年八十有五。

凌霄一士隨筆（國聞週報第十二卷第四十七期）有李詳書樊雲門方伯事一文，頗有意致，因迻錄於次：

樊雲門方伯官寧藩，甫視事，繆藝風先生勸余謁之，曰：「子老且病，須賴人吹噓，盍以駢文稿示我，當爲先容。」後月餘余往謁之。問鄉試幾次？對九次。曰：「沈屈矣。」又問受知係何學使？余曰：「入學爲瑞安黃侍郎，補廩爲長沙王祭酒。」曰：「俱是名師！」又云：「前見大作，駢文甚古；譚世兄尚在我署內。」蓋見余駢文前有譚復堂先生序也。又曰：「江北有顧淸谷先生善駢文，見過否？」余曰：「方官訓世丈見過。」又曰：「顧耳山先生是兄弟薦於鹿芝軒中丞者。」余起謝云：「顧爲姻親。渠奉母諱留陝，不得歸，當時祇知陝西主考泰州同鄉黃君葆年所薦，不知方伯也。」又曰：「此時不尙風雅，但知阿比西地字母耳。」余因進曰：「江寧藩司自許仙屏先生升任去，尙未有講求文字者，方伯可以提倡提倡。」樊唯唯，余出告友人王君宗炎，曰：「子稱謂太抗，當稱大人。」余笑曰：「渠大人，我小人耶？」後友告：「樊方伯好收門生，不見某君商邁樊二年，新經拜門，委辦南洋官報局，歲可得數千元。」余曰：「繆藝風先生可謂知己，余尙未執贄門下，何況樊山？」某君既辦官報，果獲數千元，存儲實善源，折閱泰半。余告友人：「若如君言，得錢亦不可保，門生名猶洗不去矣。」余見樊後。樊有詩寄藝風，末句「可有庚戌賦帢無」，蓋用世說輕詆篇「著賦顏帢，逐庾成車後」，戲藝風即以戲余；遂薄之不往，而索回文稿甚亟。樊棄之，不可得，藝風一再函問，不復。藝風復余書云：「前日方伯談次，尋大作未獲，雜入文書中矣。昨又函催，亦未復也。」余復作書求之，亦未答。因知樊忌前密勝，善效王恭帖箋故事，且復仿吾家昌谷中表投溷之舉，益太息，謂爲夙儲。改革後，樊遁上海，余復館滬，徐積餘觀察謁樊出，問何往，云將候李審言樊似有眷意。徐勸余往見，余不可。藝風又告：「雲門知君在此，曰李是行家，稱之者再，君可趨樊一談。」余又不可。後沈乙庵語余：「雲門約我及散原打詩鐘，君可同往。」余以事辭。樊名滿天下，後生小子唯樊爲趨嚮，友人官京師，鈔示樊山近詩有「新知喜得潘蘭史，舊學當推李審言」語，以是爲重。數年後，上海有「當代名人小傳」出。其文人一門，有李審言潘飛聲同傳，云往樊某有詩，潘蘭史李審言上各空方口四字，即京師友人鈔示二語也。下云「二人因得名」。余之得名非由樊始，海內先達，可以共證，然亦見世上擁樊者多，若以余一窮秀才，樊由

庶常吉士官至藩司，一言之譽，足爲定評，豈知余素不憚於樊耶？樊今年八十有五，余今年七十有二，各有以自立，亦各不相妨。恐讀當代名人小傳者不知余與樊山本末，故備書之，亦以見江寧藩司，自許仙屛先生去後，馴至亡國，無一人可繼也。庚午四月。

沃丘仲子（費行簡）所撰「當代名人小傳」等書，不乏中肯之記載，文筆尤犀利可觀，而亦頗有失實之處。至李氏所叙文稿入不復出一節，蓋樊增祥慣技，讀之益令人念及增祥持去其師李慈銘日記最後數年者，使永不得見，爲可憾也。（樊死後知交爲理後事時，徧覓卒不可得，殆毀之矣。）

冉庵筆記載癸丑修禊，有上海樊園：樊雲門（增祥）發起修中，會者十人，賦詩皆用少陵麗人行韻，惜事與詩皆未詳見。

民國十六年春，傅作義困守涿州，及翌年，圍解，北伐軍達北京，傅氏奉命召集舊部，樊翁聞之，詩興大發，作詩與傅，文長不錄，末句有「英雄我愛傅將軍」。曾幾何時，人非地是，嗣響無聞，良可慨也。

（完）

誰統治着美國？

石譯

那統御着美國人民的人們，怎樣在代表着他們呢？把一七八九到一九四〇年差不多一百五十年間統治美國的大總統副總統部長，共計三百六七十人當中，二百三十六人是專門學校或大學的畢業生。僅有兩個人未曾進過學校。在美國最高教育機關中，哈瓦爾德大學造就的統治者，爲數最多。

就職業論，統計表告訴說，全體統治者的百分之九八·四是巨商，大地主，軍人，和自由職業者的出身。其中二百七十二人，就職業或教育程度說，是法學家。僅六七人即全體的百分之一·六，是進過或未進過學校的平民出身。

那職業是法學家的統治者，大半是富家之子。事實上，美國統治者百分之七十五，生于有錢的人家，享有相當的特權和聲望。大抵子孫的政治野心，都是使他們收入優厚的種種因素的結果。從一八七七年以後，美國當政的十三個大總統中有九個是經濟上和社會上的上層份子。

一般都說，貧人既不會管理國家大事，又不會受訓練。但是把各種測驗的材料，加以研究，證明適爲相反。就全體人民說來，曾受測驗而有「最高能力」當中，有百分之八十是受過教育，半受教育，和未受過教育的工人僱農和機關中僕役。然而此等人多半却沒有受高等教育和獲得最高職位的機會。

那些認爲美國人民的眞正代表者的統治者，都是嚴密揀選的人，此種人生于中產或殷富之家，受有精密的訓練，個人的收入，異常的優厚。除了極小極小的一羣倖選者外，政府重要職位，大多數人民都不敢問津的。

國際述評

美國何時參戰？

自從英美協定成功以後，美國積極援英，已呈露骨表面化，所謂沈寂數月的歐洲又陷焰火局面，大堪注意的決死戰，已經在英法海峽，展開了序幕，希特勒因爲得到了巴爾幹的變象和平，喬共爾因爲找到了美利堅的雄厚靠山，所以雙方都是氣焰萬丈，意氣凌人，似乎皆有最後勝利的把握，但是這兩個依「靠山」，說大話的英德，究竟誰有一決勝負的力量？恐怕那只有問諸美蘇兩國才有把握吧！蘇聯雖藉德蘇協定，掀起了戰火，但其目的不在援德而志在戰爭延長擴大過程中「乘火打劫」，以遂行其侵略與赤化的極終素志，英國戰勝，固非所欲，而德國制霸，亦爲其衷心所忌，最近赤魔踏進巴爾幹，不就是顯著例証嗎？所以在兩虎未趨俱傷，戰場未波及世界的時候，牠是決不會參加資本主義國家的混戰的！蘇聯既不會參戰，那麼舉世注目，搖搖欲動的美國，更當如何呢？牠是不是將由英美合作的成功而跑向參戰的路子上去呢？關於這一點，在目前據一般人臆測，都說美國將繼英美協定的成功而走上參戰途徑，但是如果我們不是機械論者的話，雖說不否認美國參戰的必然性，可是在「參戰」的前面却還有些先題條件，所謂英美合作並不是美國參戰的契機，而只不過是完成參戰先題條件之一而已，我們知道美國促成英美合作的目的，與其說是助英於大西洋，就勿寧說是在私利攸關的太平洋　，因爲太平洋東亞民族的新秩序建設，已經威脅到美國的核心，牠在歐戰的繼續中，雖曾做了不少制壓日本的工作和行動，但因重洋遠隔及英美遠東矛盾之未可協調，終處苦心興嘆，然自法國降服後，英國已趨狼狽命危，不但海外利權無暇維繫顧及，即本土防衛已大成疑問，於是美國遂乘大英危機，以軍火接援換得英國西洋利權，破除英美矛盾，完成太平洋的封鎖陣，而衰於歐戰繼續中，遂行其解消太平洋矛盾工作的第一階段，此項工作雖已完成，然美國則仍感無確實把握，因太平洋矛盾必於歐戰繼續中始得解消，如德國之戰勝，英國之屈服，急速實現，則太平洋矛盾解消的奢望　，亦將隨日德義防共樞紐的加強而趨於泡影！故美國於英美合作之初，即先探詢英國的應戰意志，及對德決不降服的諸言、豈關心疏散日德義樞軸之歐洲戰爭的迫切，即此可概見一般，然從此資本主義社會階段，條約尚無約拘力，何況諸言，如無事實表現，這信盜

爲司空見慣，故美國雖得英國的支配標然其對英政府中之「慕尼黑男」（指對德妥協政策的政治家），特疑注心頭，雖英政府已接受美國之要求而正進行改造內閣，但恐亦難解除美國之疑念，故將來美國行動之更積極化，當在英政府全部改造，供兩洋俱屬於美國支配之時。

英美合作既在延長大西洋戰爭解除太平洋矛盾，故美國在獲得英國不降服諾言之後，爲了迅速完成太平洋的攻勢，消極製肘德國，必先勸蘇，以遂對日來擊之局，孤立德國之謀；月來繼對蘇締訂商約，而進行調整國交（美大使於九月中旬經日本，中國，滿洲國，而去莫斯科），即爲露骨事實，不過基於蘇聯南進政策，尚未完成約關係，或將不能如願一下，然在蘇聯挑撥世界戰爭的立場上，先事諒解，亦未可知，總之，爲完成太平洋的攻勢，繼英美合作之後，必得聯蘇，夾擊雖不易成功，然至少亦總企圖折散日蘇平和關係，所以在美蘇接近未得成功之時，不但不能參加狹義歐戰，即廣義的太平洋戰爭，亦恐未敢一試！

其次還有一個美國不能即刻參戰的內在條件，就是羅斯福的連任問題，因爲羅氏今次競選不得成功，共和黨繼組內閣的話，雖未遽斷美國不參戰，然就共和黨之孤立政策講，恐參戰成分，亦特爲稀少，故羅氏爲了牢籠一般孤立派的民衆在競選期間，牠是決不敢妄作參戰之說的，等到將來競選成功之後，藉其政治特權，以及麻醉刺激之宣傳，牠一定要積極的走上參戰途經的！

總括來說！美國「參戰」的前面，還存留着許多先決問題，在這些嚴重問題，未得解決之前，牠是談不到即刻參戰的，同時美國參戰決不只是在狹義的歐洲，而是在戰爭擴大意上的太平洋。目下牠已正向此路努力，將來能否成功，固爲疑問，但其對太平洋之威脅，則特爲深遠！擔負東亞防衛的人們，豈注意及之！

英美聯防與太平洋

齊鳴

自從法國降服以後，戰火的歐局，忽急忽緩的露出了和平的曙光，無論喬其爾怎樣的聲嘶狂呼，甚於德國閃電作戰的威脅狼狽不堪的英國，骨子裡却已暴露了窮於應付的狀況，如果「拓延戰爭」「乘火打劫」的蘇聯，不在巴爾幹來一個牽掣，予英國向美以乞援機會，說不定德國的閃電，要早已踏平英國本土呢？不過這種新情勢的展開，並不是德蘇關係破裂，英蘇關係好轉的表現，而只是一種據有特殊野心者的擺弄。因爲蘇聯爲了達成延長戰爭赤化世界的目標，所以就不得不維持均衡局面，而對氣勢洶洶的德國加以消極制壓，予英國以准備之機會，藉以製造「打劫」的長期戰爭，同時更假英美聯防，刺激美國對太平洋的野心而遂行其擴大戰爭的宿願！自進九月以來，此策已着着實現，在大西洋英德會戰已陷疆持局面，甚於英國的天時地利與美國支援，德國最近似已無本格攻英之可能，而太平洋却由美國野心的遂成而日趨緊張化了。

英美聯防雖不似德蘇協定之貌合心離，然其骨子裡恐亦係同床異夢，經過去英美二帝國主義，在世界的每個角落裡都表現了尖銳的衝突，直至今次大戰發難以後，矛盾亦未曾稍減，當時美國對英只不過與論的同情與軍火的支援而已，殆至法國降服，戰局急轉直下，大英帝國已命危旦夕，不但本土防衛束手無策，即帝國聯係亦猝作離心，故對美掙扎角觸，則頹趨無力。然英國厄運正乃美國漁利的良機，其率然與美國聯防，其素即在於此，首以美加共同防衛而排除英國勢力於美洲，繼以英美協定，攫取大西洋的要衝，而强化美洲東面防衛，最近更以英美加澳協定，而伸張勢力於太平洋，美國的勃勃野心，迄今已暴露無疑！

英美聯防在美國狹義立場上說，主體固爲乘機攫取英國利權，然於廣義上說，則爲積極支援英國，延長歐洲戰爭，困困德國於屈服之境，而藉以減少美洲的納粹威脅，假英國太平洋之要衝，而圖進行東亞新秩序的破壞，掀動太平洋的砲火，一年來由支援中國抗日而軍備擴張，而對日禁輸，而太平洋設防，而荷印法印之關心，而上海英界之接防，而英美合作，而香港新加坡之租借，一貫的事實，都足證美國之關心，是在太平洋，大西洋上，只乃延長戰爭的消極工作而已，所以說英美聯防的結果是延長大西洋戰爭，而擴大太平洋的危機，無論美國怎樣積極援英，在太平洋矛盾未解消之前，牠是決不會參加狹義的歐陸作戰的，如果在戰爭擴大的意義上，牠或將在歐戰延長期中，掀動遠東戰火也未可知！

那麼，美國對遠東，在歐戰未爆發前，即已深注關心，歐戰勃起，本爲美國有事遠東的良機，而美國竟淡爲放過，直到英法頹敗之後，始行積極援英，蠢動東亞，原因安在？要以歐戰之初，美國原企圖在經濟支援英法之下，延長戰爭，攫取漁利，於制服德國之後，而兵不血刃制霸太平洋，誰料此種幻想已爲德國閃電作戰所潰滅，不但法國降服，即英國已日瀕狼狽屈膝，歐戰頗有迅速結束可能，不但納粹威脅將及美洲，即太平洋亦將因日德義防共樞紐之强化而無插足餘地矣，故美國遂不得已，改變其隔岸觀火之孤立政策，而於積極擴軍聲中，突現英美聯防之事實，冀藉積極援英，延長歐戰，攫取英國大西洋要衝，而從事太平洋的制霸宿志，同時美國更因支援中國抗日，三年來之消耗功果，故遂乘英國頹敗之機，解消以往的矛盾，而共同有事於遠東，總之，國際轉變，時機成熟美國野心，已着着實現而表面化，從此所謂歐戰將擴大爲世界戰，戰爭中心將由大西洋而太平洋了！

阿拉斯加與關島的增防，火諾魯魯的强化，已將遙闊的太平洋變爲美國海：英美加澳協定的成功，新加坡香港的轉讓，則東亞大陸，將陷扇面形的包圍，同時繼英美協定之後，美國又復向赤俄頻送秋波，冀假蘇聯的東進，而遂成其腹背夾攻策略，固然最近包圍陣未必能得滿意，蘇聯當未必現實成功，然其對東亞民族之威脅，則確不可輕視！因其一旦成功，則東亞民族，將全墮美國構中！故吾東亞同胞，

應速爲深刻注意，停止自相殘殺的內戰，急起共同防衛，予打擊者以打擊，乘英美合作未趨强化，美蘇接近未見端倪之機，勇猛突破海洋包圍線，先發制人而把握東亞門戶的南洋吧！（齊鳴）（九・十）

歐戰一年的外交

「戰前以英國爲主導，戰後以蘇聯爲中心。」這是我們對歐戰一年來外交形勢的斷語，如果我們不健忘的話，我想大家都還記得戰前驕縱的英國是如何擺佈歐洲大陸吧！牠爲了造成大陸的均勢，抑壓戰後法國的發展，曾不惜扶持凡爾賽和約呻吟下的德國，雖然獨霸歐洲的法國，也曾做了不少反英制德的工作（扶持義大利，擾亂地中海，聯合小協約國包圍德國），但總是處於可憐的被動地位，而且反更促成了義大利的發展，故所謂英法矛盾，恰正造成了德義的發展，所謂德義的縱橫，正是英法箕豆燃得之咎！

不過我們要知道，對立矛盾，當有新對立矛盾發生之時，舊矛盾即立行融解而與新矛盾對立起來，關於此點，如果回憶一下，一九三八年後，德義相繼吞併奧國捷克，阿爾巴尼亞的時候，英法慌忙合作，並不惜認賊作父，聯結久具野心的蘇聯共維歐洲和平這一回事，當能恍然大悟，誰知引狼入室，並非得計，野心蘇聯，遂假制德招牌，展開其赤化歐洲素志，所謂歐洲的和平威脅，則更爲加深，於是纔制德外交而爲制蘇外交了。英法爲了杜歐洲赤化之門，即大行縱慂德國的東進，冀以減輕歐陸的三角矛盾，此計在英則自以爲得計，不料又爲德國所將計就計，以反共爲口實，而大舉侵略，進兵波蘭，此時英法眞是苦在內心，難以形容，於是遂又轉行聯蘇，而冀稍抑德國之野心然此時蘇聯目睹歐洲矛盾已趨極端，深識赤化良機難再，且自己處境，已趨舉足輕重之地位，於是亦效頻施用擺佈手段，向英法雙方送放秋波，所謂英國中心的歐洲外交，此時已淪落而轉操於蘇聯之手了。

周轉多日，赤魔終以聯德則戰幕得啓，赤化之東始可乘機展開；聯英則和平可繼，打劫則無火可乘，於是遂決意發動戰爭，所謂英法蘇協定終歸泡影，而德蘇協定，突於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一日締結成立，自此歐陸雲連霧結，立陷暴風雨前夕，九月一日隨英法對德最後通牒，而希總統對波總攻擊令發出，該時驚慌失措的英法，亦終不得已而於九月三日公佈對德宣戰，歐洲烽火，自此即正式開始，所謂向爲外交中心的英法集團，即隨之日趨失利末落，而德蘇合作後之蘇聯中心外交，自此樹之，而爲舉世所注目，對交戰國雙方日奏舉是輕重之局，德國爲達戰爭目的，對蘇自始即抱忍耐態度；英國爲了拆散德蘇關係，對蘇亦頻送秋波，而默契其打劫行動，回憶自波蘭作戰以迄法國降服的前夕，英法爭相對蘇讓步默契，即可概明當時外交約端倪了。然此時因蘇聯貫徹其延長戰爭企圖的關係，德國外交因佔上風，同時義大利的參戰，更予德國以優勢的協助，於是展轉數月的英法陣

線，終因外交失敗而告瓦解。總之，本階段的英法外交，自始即處於不利地位，雖亦曾數度聯美，然終因英美矛盾，未得解除，而亦告失敗，德義外交，表面上雖佔優勢，制覇了歐洲大陸，但實際上，恐亦得不償失，爲赤俄所愚弄左右，除對蘇聯依賴加深，則恐亦別無他獲，反之蘇聯外交，則爲最得勢，不但戰爭延長目的已達，實際利益已獲，而且更爲英德雙方，所歡心默契，熱烈拘搭，洵爲外交上之最成功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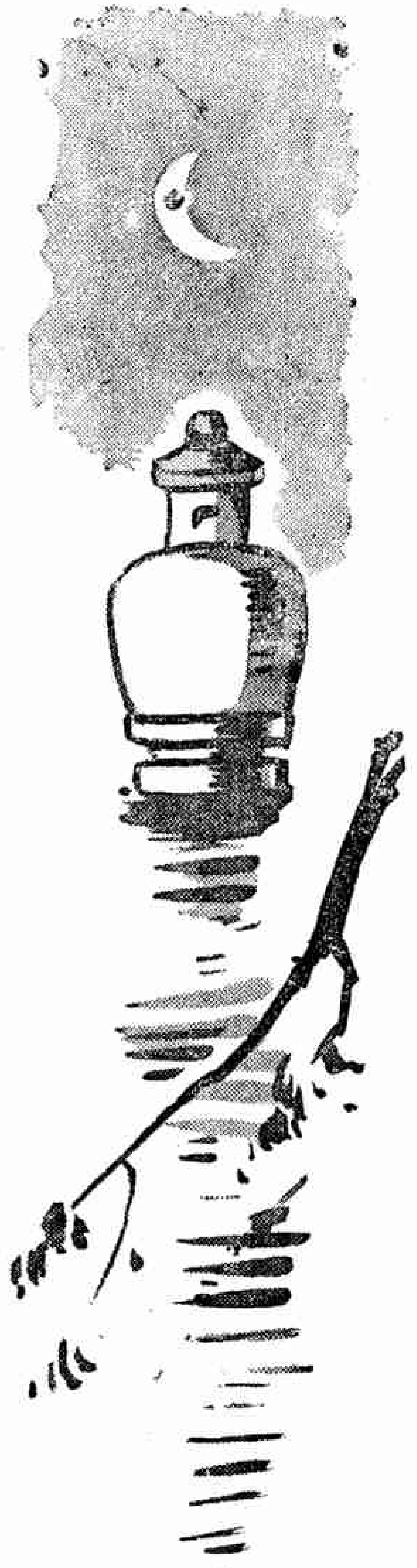
自法國降服後，歐戰已屆新階段，在外交上已顯示新形勢之展開，蘇聯因德法戰爭開始，德義依賴蘇聯的必然加深，於是遂乘機南進，攫奪德義命脈的巴爾幹支配權，這在德義說眞是啞口心苦，同時更基於英蘇頻作默契的外交攻勢，終於兩月周旋，而不得已忍受了蘇聯的要求，含辛茹苦，冀仍藉蘇聯支援，完成歷史偉業，最近發動的攻英大戰，不就是希勒特的痛心孤注嗎？然誰料蘇聯貪慾未滿，仍乘德國騎虎之局，進作全羅馬尼亞的支配，於是遂又引起希特勒的關心，在敢怒不敢言的方式下，鬆懈了攻英的大戰，由四國會談而多瑙河新會商，作了一個多月的以巴爾幹和平爲目標的外交把戲，然此正是以增強巴爾幹的隱憂，蘇聯仍舊是在那裡虎視耽耽的把式子，已使德國不得不暫緩攻英，而專注於巴爾幹的生命線，總之，德國在外交的形式上，算是成功了，然實際則全陷以蘇聯爲主動的被動地位，所謂德國正不啻將生命質於蘇聯掌握！

此次周張狼狽爲英國，因見到法國屈服後，自己環境的惡劣，大英帝國的崩潰危機，蘇聯態度的曖昧，於是遂亦不得已，而質生命於美國，屈膝於金元集團，冀恃美國支援，挽回崩潰的頹勢，最近英美合作之結成，不也正是喬其爾的命運一擲嗎？不過如此英國雖可博一時的救急，但屬望美國參戰，則爲時尚早，所以英美合作，只是造成了美國兩洋的優勢，實際上大英帝國所得到是：「勝敗終皆崩潰」。

總結來說：一年歐戰的結果，在外交上勝利的德國，對蘇已由騎虎難下，而進達險被反噬的階段，頹敗的英國，對英已由矛盾磨擦，而變成完全屈服的狀態，從此所謂歐戰的主動者，已非英德而爲美蘇了。蘇聯爲了延長戰爭，「乘火打劫」擴大戰爭，竊行赤化，牠決不願歐洲的趨入和平，美國爲了延長歐戰應付太平洋風雲；攫取基地，防衛美洲，牠也決不願歐洲即是和平，所以就最近情勢觀之，英德雙方，雖苦於戰爭，恐因美蘇的主動，亦不易停戰和平。

美蘇雙方，雖皆抱延長戰爭擴大戰爭之企圖，然骨子裡則爲異夢同床，美國的延長擴大戰爭，係爲應付太平洋危機，而自執戰爭風帆直接參戰，蘇聯之延長擴大戰爭，則爲隔岸觀火，掀動資本主義國家的內鬨，待機而行赤化之謀，換言之，美國是參加內鬨，蘇聯是挑撥內鬨。美國爲把握太平洋上的勝券，曾向蘇聯頻送秋波，繼商約續訂，而調整國交，而遣使赴蘇，作參加內鬨的准備，反之蘇聯，却已把握了歐戰的繼續，而正在准備乘遠東風雲，挑撥擴大內鬨，所以美國雖自作聰明進行聯蘇，然在客觀上，恐亦難免不爲蘇聯所乘，而爲作繭自縛情況，戰火既開，美國恐亦難脫延長戰爭的苦味吧！歐洲不是已有榜樣了嗎？總之，一年外交的歸趨，已由英法主動而演爲美蘇主動了、不過展望將來、美國却正向參加內鬨的路上走，在擴大戰爭的意義上，恐將爲蘇聯所乘，所謂美蘇中心外交，即將演變而爲蘇聯中心外交了，關心歐戰的人們！且靜目以觀其究竟吧！）衞鳴）（九・廿）

陶文毅公對於兩淮鹽務之改革



鄒思齊

一．食鹽之經濟意義

經濟學與之價值理論，自新古典學派馬夏爾氏（Marshall）調和各家學說以後，對於需要供給兩方面之決定價值能力，同等重視，而以邊際效用（Marginal utility）爲其樞紐，是以某物之價值，固以其生產費（Cost Proiuri n）在供給方面作單方之潛勢力，然亦以其對於人類之效用在需要方面作另方之隱力量，而後價值決定於邊際效用處，此就通常之物品價值而言也，至於某種物品之需要爲無彈性者；伸言之，毋無論其價值之高低，人類之需要，幾有一常量者，如食鹽之類，不論其價值如何，人類需要幾有一常量，雖價值高漲，在人類經濟能力範圍之內，其出售量不致若何減少，（除非其價值之高漲，高出於人類經濟能力之上，則其出售量幾等於零，然此爲罕見之事實，）即其價值低落，在人類食量常態之中，其出售量亦不致於若何增多，是以食鹽價值在需要方面之決定力量，甚覺鮮微，而供給方面之決定價值力量，實佔絕大優勢。

食鹽價值之決定，供給與需要方面，既不能有同等之力量，而與一般物品不同，於是引起其他二問題：（一）獨佔價格問題，（二）食鹽課稅問題，食鹽價值之決定，既以供給方面佔優勢，而供給方面

之潛勢力，厥爲生產費，鹽之生產，或煎或曬，其費至微。生產者，運輸者，或銷買者，爲求利起見，自可將其出售價格漲至相當高度，成爲獨佔價格。使需求者爲謀其健康計，不得不購用。而購用量尙保持一常量，以求多利。惟此特點，早已爲財政家所洞曉，財政家利用鹽價之可以獨佔，於鹽之成本價格之外，加以課稅，使其獨佔之利益，收歸國有，以富內帑。此種徵收鹽課之法，有數利焉。（一）鹽稅不易脫漏。食鹽爲人生日用必需之品，上自元首，下至平民，不可缺此。人如淡食，易生浮腫之症。故其需要極爲普遍。今抽鹽稅則無論何人，不能脫漏，此點頗合於租稅普遍理論。（二）鹽稅可得鉅大收入。既人人無不食鹽，即人人無不納稅，斯鹽稅之收入，其數必鉅，政府爲財政上收入之理由，自有舉辦之必要。惟鹽之成本甚低，古今中西，鹽稅稅率，將十倍於其成本，如以納稅者爲官，不納稅者爲私，則官鹽自必貴於私鹽，人民喜賤而惡貴，故當防範不愼，私鹽盛行之際，鹽稅常易脫漏，而收入自行減少矣。然而自財政學中之賦稅能力說，（Theory of ability）抬頭以來，一般先進國家之稅的分配，務使富有者多納，貧窮者少繳，用以調和社會中之財富，減少社會中之病態。及之鹽稅，其稅之歸宿，不外食鹽之人民，而富人調味之方，酸甜苦辣，相間以進，固不專賴於鹹鹽，至於貧民，使用其他調味品，其價格更貴於鹽，是以用鹽爲多，如此則鹽稅亦出之於貧民者爲多，衡以賦稅當以能力之大小，決定納稅之多少，豈不適相反乎？是以先進國家，雖未能取消鹽稅，要亦在減少鹽稅程序之中，而用其他合理化之稅項以代替之，我國鹽稅與關稅，統稅，鼎足而三，成爲國家重要收入，參考他國，其將何舍何取乎？

二、中國鹽務之特殊情形

任何物品之轉移，均不外於生產，運輸銷售三大階段，鹽產於場，運於商，售於民，因亦宜同於他種物品也。然中國積習相傳，於產運銷三者之間，雜以「鹽引」在內，鹽引之意義有二：（一）證明書也，政府以之給予某種特定商人，使其有運銷食鹽之權。（二）衡量之單位也，清嘉（慶）道（光）年間，每引三百六十四斤，加耗十六斤，加恩賞二十斤，共四百斤，此言鹽引自身之意義，至於鹽引之存在，又聯繫於兩種制度：（一）引岸制度，（二）引商制度，此二者之形成，殊存有其歷史之過程。

考引岸之制，蓋濫觴於唐代，唐代初制，許汝鄭鄧之西，皆食解州池鹽，度支主之，汴滑唐蔡之東，皆食海鹽，劉晏主之，本係畫分行政權限，固無越界之禁，越界禁條，起於藩鎭割據時代，爭奪鹽利佔有行鹽地，各分疆界，不相侵越，及五代時，相沿爲例，宋初更定官鹽闌入法，凡官賣區域，謂之禁榷地；商銷區域，謂之通商地，通商通，任聽人民自由貿易，官祗收稅，無有鹽禁，但商販不得入禁榷地，違者，即以私論，劃地行鹽，蓋始於此，然祗有其實，未有

「引岸」之名也，鹽引之名，始於元代，憲宗三年，募民入粟，優其值，給以鹽引，商人持赴鹽場，領取鹽觔，自此行鹽用引，鹽引之名，由此始著，其法運銷鹽觔，須按引付價，憑引取鹽，鹽已[illegible]，應即將引退還歸官，限五日內赴所在官廳繳銷，舊引已繳，始准再買新引，如違限匿而不繳者，以私鹽論，引由官賣，實為一種專賣制度，商人納課買鹽，商運輸銷售而已，明萬歷末，運銷不暢，積引極多，乃議疏積引，改單立綱，編設綱冊，分為十綱，以一綱行積引，九綱行現引，依照窩數，按引派行，此為綱鹽法，凡商人於綱冊有名者，准其認引，並准其據為窩本，綱冊無名意，不得加入，於是商人成為世襲矣。

時至清季，論引岸則淮鹽有其特定之引岸，蘆鹽亦有其特定之引岸，各鹽場所產之鹽，祇准引商運至某一特定區域銷賣，如超出於此特定區域之外，則雖已納課之鹽，亦謂之私，我國產鹽區域，昔分淮、浙、山東、長蘆、奉天、福建、廣東、河東、陝甘、四川、雲南、口北、晋北、新疆、西康、十五區、而引岸亦因之而分為若干小區域，且又與行政省界不相雷同，行政官署，不能兼辦鹽政，而另設鹽務官吏，於是彼疆我界，形同異國，食鹽不能自由流通，有近蘆而銷淮鹽者，有近淮而銷浙鹽者，有近閩而銷粵鹽者，運道遠則價貴，運道近則價賤，人情喜賤而惡貴，今乃舍近場之鹽，強令銷遠場之鹽；削足就履，天下寧有是理耶！論引商則為父傳子受之事業，他人雖有資本，而無此父子相承之引券，亦不得有此運銷之權利，如暗中運銷，亦謂之私，（除非買入引券，謂之買窩根，始能運銷），於是引商利用其國家賦有之特權，奢侈淫逸，官商勾結以構姦，舞私營弊，國課短細而殃民，馴至官鹽成本過高，私鹽充斥民間，積引難疏，國貧商困，豈鹽政之良法哉！

三、陶文毅公之改革兩淮鹽政

陶文毅公諱澍，字子霖，號雲汀，湖南長沙安化縣人，嘉慶五年中鄉試，七年成進士，歷官浙西道，四川川東兵備道，山西按察使兼署布政使等職，道光五年，移撫江蘇，十年總督兩江、奏裁鹽政，自行管理，十九年二月病請開缺，六月病故，享歲六十二歲，公總督兩江之際，即為改革淮鹺之時，獨具卓識，力排羣議，卒能創始善緒，立鹽政革新之規範，匪惟建功於當時，亦且遺訓於後世，迄今甘棠遺愛，充沛兩淮，管（仲）劉（晏）以後，千古一人，豈旦夕偶然之哉！

（甲）兩淮鹽務之概況及其腐化

清道光，兩淮產鹽之地，可分淮南淮北兩大部份，淮南部份在泰州，阜寧，鹽城，通州，如鹽五州縣，場名曰富安，廟灣，伍祐，劉莊，安豐，梁垛，東台，新興，河垛，草堰，丁溪，拼茶餘東餘西，呂四，金沙，石港，角斜，掘港，豐利，共二十場，淮北部份在

海州，贛楡，兩州縣，場名日中正，板浦，臨興，共三場。淮南製鹽用釜煎，淮北製鹽用攤曬，竈戶製之以售於引商，引商運之以銷於引岸，共行銷江蘇，（江寧府，淮安府，揚州府，徐州府，海州，通州）安徽（安慶府，寧國府，池州府，太平府，廬州府，鳳陽府，潁州府，六安州，泗州，和州，滁州，）湖北（武昌府，漢陽府，安陸府，襄陽府，鄖陽府，德安府，黃州府，荊州府，宜昌府，荊門府）湖南（長沙府，岳州府，寶慶府，衡州府，常德府，辰州府，沅州府，永州府，永順府，順州，靖州，）江西（南昌府，饒州府，南康府，九江府，建昌府，撫州府，臨江府，吉安府，瑞州府，袁州府）河南（汝寧府，光州）行於湖南者，兼行貴州（思州府，鎮遠府，銅仁，黎平府，）但不額引，橫貫六省，華中華東，均在其範圍以內，鹽課科則，每引正課一兩。五分一厘，淮南每年額行一百三十九萬六千五百一十引，每年正課一百四十六萬六千六百八十一兩零一分，淮北每年額行二十一萬五千二百六十二引，每年正課二十二萬六千三百[illegible]五兩四錢六分二厘，以兩淮鹽政，統領其事；兩淮鹽運使承理之

兩淮鹽政，素以淮南淮北兩者並稱，實則各不相同，彼此異事，道光年間，淮南鹽綱，固已疲滯；淮北行引，更形停塞，計道光元年辛巳綱起至十年庚寅綱止，淮南商辦課運祇有五綱七分，欠帑一千九百八十餘兩，淮北行引，祇爲三綱四分，虧課二百萬六千餘兩，而兩淮鹽課爲清廷稅收之大宗，朝廷屢命兩江總督撫兩淮鹽政及鹽運使等，整理恢復，迄未收功，故於罷斥曾燠、張青選、福珠、隆阿、福森以後，責成陶公辦理，以收事功，考淮鹽滯銷之原因，大別之有二：（一）由於成本之積漸過多，（二）由於藉官行私之過甚，而構成此二原因者，自有若干事實存在，成本之積漸過多也，由於（甲）浮費太多，兩淮行鹽大省，引商之間，公共事務繁多，辦公之費，揚州每綱額定七十萬兩，而總商以不敷爲名，多支八九十萬兩，漢口則謂之岸費，每引帶徵一兩三錢，此兩項每年合計二百餘萬兩，楚用之於總商，無帳可査其他如新院到任，修理衙署等費，不過數千；而開銷至八九萬兩，一手稟帖所費不過數十文，竟開銷至一千兩，至於兩淮雜費有外支辦貢等款，國家科則有帶徵文武衙門公費及一切善舉，辛工，役食，雜費等用，踵事遞增遞益多糜費，推其結果，均歸成本，（乙）窩價需費，商運請引行鹽，必向有窩之家，出價買單，然後赴司納課，於是有窩之家，輾轉私售，如操市券，以一紙虛根，先正課而享厚利，至其結果，亦入成本，（丙）陋規太多，創運舊例，有請呈，加，三項名目，又有，平，上，去，入，四處截角名目，其餘硃單，皮票，桅封等名目甚多，以致運司衙門書吏，多至十九房，商人辦運請引文書，輾轉至十一次之繁，經鹽務大小衙門十二處之多節節稽査，層層索規，費之所出，亦必入於成本，藉官行私之過甚也，由於（甲）商人夾帶，商人請引行運，於正斤（三百六十四斤）之外，本有耗滷無課之加斤，即無異官中之私，而又於捆鹽出場之時，多

帶重斤，商厮商夥，亦復如之，江船運鹽，每捆解放私鹽，謂之「買鹽」，每船裝官鹽十之五六，餘艙盡以裝私，謂之「跑風」，是官中之官，已不敵官中之私矣，（乙）脚私太重，運鹽水脚，本有定例，商人私行扣發，又以鹽斤扣抵船價，其短發所給之價，復被厮夥埠頭勒扣過半，甚至船戶不領水脚，轉以重賂向商厮埠頭等圖謀裝鹽，以便自行運私，是不獨運商人之私，且運船戶之私矣，（丙）淹銷，長江行船，難免淹沉。商人於是將全引一船之鹽，分爲三四船，遇有一船遭風遇險，即揑報全引淹銷，並將未失事之二三船，亦請補鹽，既得照例免課，又得通綱津貼。到岸之後，且得提前先賣。謂之「淹銷歸運」，是以一引之鹽，而換數引之私，且爲法律所容明目張胆者也（丁）整輪行私。鹽抵漢岸，商人抬價居奇，停船挨賣，謂之整輪。窮年守候，銷售無期，於是在船之後，鑽營以提前。其黠者，將待輪之鹽偷賣。俟輪到時，買私塡補，謂之「過籠蒸糕」。甚至鹽已賣盡，仍報淹銷，將船鑿沉，以滅其跡，謂之「放生」。此乃藉官行私之另一方式。（戊）糧私。每年糟運北上，空船南下。旗丁水卒，利用船之爲官，夾帶蘆淮之私，以銷之於沿江口岸。如遇搜捕，小則相拒，大則潰散，加以糧運期限不可遲誤，無人駕挽，何以能行。於是因噎廢食，搜查不前。糧船行私，礙及正引。前三者促成成本之加大，其結果官鹽價格於以高漲，後五者引導私鹽之暢行，其終點官鹽運銷自必阻滯。此外如商總之不得其人，桶分之過分加大等等，均不外助私鹽之盛行，促官引之積滯，因課虧絀，商民困難，前綱應銷後綱被佔，以一年而帶銷數年之綱，以後商而代納前商之課，糾葛纏綿，何以恢復，此淮鹺之改革，有待於陶文毅公者矣

（乙）改革之辦法

（1）一般的改革

淮鹽積滯，已如上述，改革之方，不外二途，（一）獎勵正引之暢行，（二）阻止私鹽之銷售，陶公親加考察，詳立規章，奏聞於上均獲實行，考其大者，厥有下列數端：（一）裁減浮費，對於揚州各衙門公費及鹽政運司員下，書役，辛工，紙飯，並乏商月摺等費，大加刪除，其實存應領之款，亦酌減十之五六，各善堂董事每年需銀二十餘萬兩，概行裁汰，漢口岸費，每引祇准捐銀四錢，以上揚商漢岸各費，共刪銀一百一十餘萬兩，（二）刪減窩銀，窩之有價，加本病民，未應全革，陶公念及鹽商受國家豢養已久，姑准留其根名，每鹽每引酌給銀一錢二分，如有把持希冀增價者，追單銷燬，永遠裁革，（三）剷除陋規，鹽務衙門，節節稽査，徒有其名而無其實，書吏衙役，舞弊其中，陋規已成定例，令飭兩淮運使，悉心考査，應刪者刪，應併者併，以速商運而輕成本，（四）禁止夾帶，按照舊例，每引捆鹽三百六十四斤，再加恩賞二十斤，例給暑月滷耗十六斤，共四百斤，其實捆鹽多在五百斤左右，陶公化私爲官，奏准每引明加一百斤（共五百斤）祇收正課，其餘外支，規費，無庸加派，此所加之一

百斤，用以帶銷道光九年（己丑綱）十年（庚寅綱）未行之積引，計船裝鹽，不留空艙，受載有定，夾帶易查，鹽船經過泰壩儀徵等處，稽查稱掣，認眞盤驗，如有顆粒私增，即行按律嚴辦，（五）實給船價，運鹽水脚，明令照實核發，商厮等不得私毫剋扣，並明定章程，將各船挨次編號，連環保結，不得再蹈實裝舊習，亦不准盜賣商鹽，查出嚴懲，並將埠保一併治罪。（六）嚴究淹銷，鹽報淹銷，即行津貼免課，本爲國家之德意，乃商人取巧於其中，自屬可恨，陶公對於淹銷之案，停止其津貼，祇准其補運，亦不准其免課，以免奸商覬覦（七）取消輪規，鹽至漢口江西等岸，本以速銷爲貴，封輪挨賣，初本大商抬價之舉，迨守候太久，百弊叢生，道光二年，辦理散輪，行之有效，七年又行整輪，陶公恢復舊制，以袪弊源，派員駐守漢岸，會同鹽道辦理，不准假手鹽商，以免生弊。（八）嚴禁糧私，糧私之源，起於天津，所有天津附近于家堡，楊柳青，獨流等處及滄州之磚河地方，公奏明朝廷派由直隸省派員巡查，一入江蘇地面，即自派徐州鎮道嚴密迎查，入江之際，於揚州撥鹽廳停泊，隨查隨行，至駛出大江以後，將瓜（洲）儀（徵）榷查委員派至九江蕪湖，會同關督，按船嚴查，其餘濱江口岸，依照定例，糧船在何處卸鹽，即應由何查拏，旗丁水手，如有逃匿情事，一面嚴拏，一面督飭弁丁，另催水手，押着回次，趕辦糧運，以上八項改革，乃針對淮鹽之八種弊端而

（一）限定水程，淮鹽運赴鄂贛等省，均利水運，行程時間，自有其最大限度，未有遲誤半年或數月之久者。而商人船戶，彼此勾結，私靜鹽斤，沿途逗遛銷賣，或捏報淹銷，或折回購買私鹽，此均未定水程之弊也，陶公妥訂水程，除儀徵開至漢口水程已有定例者外，自儀徵開往江西星子縣青山地方，計一千四百餘里，小船（裝四百引至七百引者）限廿日，中船（裝八百引至一千二百引者）限三十日，大船（裝一千三百引至二千五百引者）限五十日，至於皖豫各口岸鹽船，既分江運，湖（洪澤）運，且有換船起剝之處，與大江不同，應以淮安城北烏沙河開運之日起，限每日行三十里，如中途遇風，准其據實呈報，如逾限不到，即行查辦根究。（二）整頓江巡，清制，本委武職參游守備，分在江面巡緝，嗣於嘉慶年間，日久懈生，因以裁撤。陶公重復舊規，每屆半年，委派參游守備，或文職一員，自儀徵溯江巡緝，至湖口分路，一往江西，一往漢口，仍由原路查回儀徵，換員前往接巡，既責以訪查夾帶，賣私，捏報淹銷等弊，又著其沿途催趲行運（三）惠恤竈丁，海濱貧民，以製鹽爲生，頗爲艱苦，而商人常用大桶重秤，任意浮收，致竈丁以交官鹽爲累，而樂於透私，陶公著由運司衙門頒發驗烙桶秤，不准私行製造，並責令場官隨時注意，泰壩掣驗所各秤，一律較准烙發。并於運河要道北橋處所，運司親蒞抽秤，如有格外重斤，即將秤驗各官參撤示懲。（四）愼重出納，

庫款之轇轕與虧耗，皆由於此，陶公將正項庫貯，專候部撥及應解正款，其餘雜費，另貯外庫，不許將正款挪墊，更不許商人干預庫項，以免弊混。（五）裁選商總，淮南設有總商，原為籌辦通綱公事，經課資總，為衆商表率，乃日久頑懈，公事飭議罔應，錢糧滾總不前，而辦公之項，按月分管領辦，任意冒開，每年於定額外，仍以不敷為名，溢領數十萬不等，且有運鹽無幾，濫充總商，藉以營私，公於各商中，擇其公正醇謹，行鹽最多者數人，作為辦事之商。遇有公事，飭令核議，並不准並立總商名目。（六）疏浚運道。通泰兩屬，運河淤墊，縴堤倒塌，西水下注，一片汪洋，待風而行，久晴輒形淺涸，商鹽需剝分裝，每引花費至數錢。且耽延拋散，以致逗留逾限。儀徵河道，雖於道光三年大挑，嗣因江湖泛漲，湖落沙沉，又復淤阻。公飭屬確切勘估，實力挑浚，即以挑出之土，培築大堤，以速轉運，而輕商本。（七）暫緩積欠，兩淮商欠，前後不下四千餘萬兩，為數不為不多，公以為按綱帶徵，仍啓套搭之根，無從劃清界限，且佔礙新綱地步，於是分別停緩，俟課款充裕時，再打歸補，惟將本利息一項，因需用孔殷，不能短少，仍於綱引內攤徵，以應急需，（八）整飭紀綱，鹽務官吏，服務國家，何得與商人聯姻換帖，更何能與商人夥本行鹽，公令行各屬，對於有似此等行為者，應即呈請迴避；如有朦混，杳出嚴行參辦，而於各場分司大使，亦照州縣之例，察看人地，隨時調換，求其相宜，此八項者，輔助前述八項，弭止私鹽，倡導正引，而收其大效，惟任何事業之改絃更張，必有一部份人加以反對，陶公改革淮鹺，立於反對地位者，自必蠢起阻撓，初則利用御史參奏，而朝廷不為所動，至無可洩恨時，揚州人於所門紙牌上繪桃樹（暗射陶澍）一株，旁立一人，執斧斫之，用以詛咒，然而日月不因陰晦而喪其明，陶公何因詛咒而減其功哉！觀其縷述八年來辦理兩淮鹽務情形附片云：「淮南商辦課運，………自道光十一年辛卯綱至十七年丁酉綱止，七綱之中，已報過六綱奏銷，而帶完乙未一綱（道光十五年），亦納有三分之課，………」較之十年中（元年至十年），祇運五綱七分之數，其功在國家，自昭然若揭，詛咒何能傷之乎，然而陶公獨到之處，固不在淮南之彌補，而在於淮北之創作也，請詳於一節。

（乙）特殊的改革

有清一代，鹽務改革，以陶公首屈一指者，固因其於淮北行使票鹽也，其時淮北鹽運，疲憊已極，當道光十一年辛卯綱開綱之時，淮南尚捆運五十餘萬引，淮北祇捆運二萬餘引，較定額不足十分之一，而引鹽額行河南，安南，安徽，江北四十九州縣，除江運之無為州八處，運脚較省，向稱暢岸，有商承運外；其餘綱食口岸四十一處，商人十七家，其力可支者，僅有二三家，餘皆無力辦運。於是久無到岸之引，各處需鹽孔迫，公首創官督商運之法，以永豐壩所貯歷次運庫發鹽收買官鹽九萬一百七十二引，擇誠實商人，借給水脚領運，分赴

各岸，併遴員督銷，俟到岸後，收回應完錢糧及鹽價借欵繳庫，此赴行票鹽前之暫時辦法。

官督商運之法，爲希求早將庫欵收回，均係擇其暢岸先行運往，而滯岸似無鹽濟售、民間既無官鹽，不得不買向民販；竈丁既積有餘鹽，亦不能不賣與民販，陶公體察情形，於道光十二年七月將暢岸（江運八州縣安徽河南十一州縣）仍歸商運，其餘滯岸，計有安徽省鳳陽，懷遠，鳳臺，靈璧，阜陽，潁上，亳州，太和，蒙城，英山，泗州，盱眙，五河，河南省汝陽，正陽，上蔡，新蔡，西平，遂平，息縣，確山，江蘇省山陽，清河，桃源，邳州，睢寧，宿遷，贛榆，沭陽，共二十九州縣，及例不銷引之安東，海州，兩州縣，均改行票鹽，詳訂章程，茲舉其要者：

㈠運票：由運司刷印三聯空白票式，一爲運署票根，一留分司存查，一給民販行運，蓋用運司印信，頒發三場（中正，板浦，臨興）大使收貯，民販納稅請票時，該大使於票內填註民販姓名，籍貫，運鹽引數，住銷州縣，按道路遠近，立限到岸，聽其銷賣，運鹽出場，由卡驗放，不准越卡，亦不准票鹽兩離，及侵越別岸，違者並以私論。

㈡設卡：擇定房山，大伊山，吳家集，三要隘，分設三卡，民販買鹽出場，必須由卡經過，驗票抽秤，如果相符，即時放行，不准留難。如有夾帶，移交地方官究辦。凈鹽一百斤爲一包，每引四包，三傷一律照辦。

㈢稅則與引斤，每鹽四百斤爲一引，場鹽價照彼時錢價合銀六錢四分，抽稅照商運科則酌減三分之一，計銀七錢二分，又傾鎔解費及設局設卡經費導五錢二分，通計一引四百斤，共庫平銀一兩八錢八分。

㈣設立局廠，三場各疃，遠近多寡不一，擇定各場相度適中之地，建立局廠，以便竈丁交鹽，民販納稅，計於西臨疃，太平堰，花垛垣，臨浦，富安疃，各設一局，共五局，均由運司遴委妥員，常川駐劄，遇有民販買鹽，局員帶赴本場大使衙門，隨時納稅請票。

㈤肅清運道，查水陸運過，如安東清河等十一州縣，均有地棍土豪，私立鹽關，索費包送，改行鹽票，誠恐各棍習爲故常，擾害商販，嚴飭地方官認眞查拿，

㈥緝私，緝私以防黃河爲最扼守，合場私鹽，運往皖豫等處，均須渡過黃河，（黃河由大沽口入海，爲清咸豐五年河決河南銅瓦廂以後之河道，前此，黃河奪淮入海，）渡河船隻，有河員管理，稽查渡河，不准渡私，則私鹽不緝而自靖，公轉飭黃河南北兩岸十二廳營，督率文武汛官稽查渡口，渡船偷渡私鹽，即將渡船水手拿交地方官，審有証據者，即將水手照窩囤私鹽例，加重治罪。

票鹽初行，時，亦未有確切把握，故仍留官督商運之法，前勸用庫欵二十萬，仍行轆轤轉運，以資接濟，如暢岸引鹽有缺，或滯岸票

鹽不到，即委員運鹽濟售，是此時淮北行鹽，仍有引鹽，及官督商運鹽也，此爲創行票鹽之第一期。

票鹽自道光十二年七月開局，至冬底截數，已請運二十萬三千一百餘引，較原額溢運過半，而所留商運暢價，閱綱兩年之久，商人僅請運過十萬五千餘引，加之官運六萬六千餘引，亦尙不足商岸應運之額。公於道光十三年四月推廣票鹽區域，除例由江運之安徽省桐城，舒城，無爲，合肥，廬江，巢縣，滁州，來安，八州縣，及例由高郵湖運之天長一縣，俱與淮南引地錯雜，未便招販行票，致起糾葛外，所有湖運暢岸安徽省壽州，定遠，六安，霍山，霍邱，河南省信陽，羅山，光州，固始，山光，商城，十一州縣，均改行票鹽，並將辦法，略將增損：

（一）稅則：正課每引徵一兩五分一厘，恢復舊制。經費由五錢二分改爲每引四錢。鹽價由六錢四分改爲六錢。總計每引鹽四百斤，共徵銀二兩五分一厘。

（二）融代商運：票鹽既已出卡，因所指州縣鹽壅銷滯，准其就在地官呈明轉運他岸通融售賣，但不得越出票鹽四十二州縣之界。倘或南侵淮南，與江運各岸者，仍照私梟治罪。

以上兩點，與道光十二年所訂者，略有出入。此爲淮北創行票鹽之第二期，亦即其成熟期。其後尙有小變動，然與大體毋殊。至道光十九年公因病奏請開缺，淮北票鹽奏銷已有七年（十一年至十七年）茲將其在任時七年及以後九年淮北票鹽運銷及徵收正雜各課情形，列表於下，以覘其對。淮北鹽政之貢獻。

（請參看附表）

綜合十六年之結算，淮北綱鹽每綱額行二十一萬五千三百六十二引，應徵稅銀（正課）二十二萬六千三百四十五引四錢六分，如此則十六綱應行三百四十四萬五千七百九十二引，應徵課銀三百六十二萬一千五百二十七識三錢九分，今銷七百零三萬二千六百八十三引三十斤，徵正雜稅銀及經費等項一千三百四十九萬九千八百七十五兩八錢，是溢銷三百五十八萬六千八百九十一引三十斤，溢徵銀九百八十七萬八千三百四十八兩四錢一分，則票鹽之功，可以見矣。

反之，再觀未行票鹽之安徽桐城合肥等八州縣之引運成績若何？桐城等縣原每綱額銷八萬一千六百二十引，自道光十二年至十六年之間無商請運；自十七年以後，始有商請運，十五年應行銷一百二十萬四千三百引，而請運者祇有五十四萬二千七百引，缺額六十八萬一千六百引，彼盈此虧，兩相反較，益覺引制之不能存在，而票鹽能逐漸推行於宇內矣。

南南請運桐城等八縣引數表

年代	引數
道光十七年	34,000.00引
道光十八年	48,600.00
道光十九年	73,100.00
道光二十年	78,000.00
道光廿年	68,001.00
道光廿二年	43,000 00
道光廿三年	27,000.00
道光廿四年	47,000 00
道光廿五年	57,500 00
道光廿六年	65,500 00
總記年	542,700 00

是陶公舉淮鹽委曲煩重之積弊，一掃而空之，去難就易，去重就輕，去繁就簡，使兩淮鹽業之利，盡歸於國家，即向日仰食於弊之人，今皆仰食於利，梟不與商爲難，民不與官爲難，昔之所利私者，而今皆移之歸公，爲國宣勞，忠心耿耿，豈懼讒謗哉！

四，篇餘略議

如以全盤眼光衡量陶公改革，則功僅及其半。蓋中國鹽政之兩大劣點，曰引岸，曰鹽引，兩者並立。陶公取消鹽引，改行鹽票，使商人爲自由商，而不爲世襲商；取消行鹽必先買窩之法，使鹽票無窩根之說，可謂去其一矣，至於引岸，乃全國之制度，非兩江所特有，公非戶部尚書，何能越職代理全國之事。況清室素重祖宗世傳之家法，公何敢妄言廢之，然而其融代商運辦法，（如票鹽所指州縣，鹽壅銷滯，則淮北就在地方官呈明，轉運他岸售賣。）是已將引岸制度，加[illegible]疲弊矣，嗟乎，天不假年，壽僅花甲，不然，桐城等九州縣以及淮南鹽區，亦或將行票鹽矣。

至於近代眼光評論之，則陶公之地位頗低。近代學說，固不主張徵收鹽稅者也。而陶公改革之目的，要不外增加收入，取悅朝廷。然此不足爲陶公病，當其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予臣之貢獻於君父，自爲其天職，何得有異辭，非今日之二十世紀也，是時代之不同也，非陶公之落伍也。

今中國行將統一，苟有賢長官，取消引岸，廢止鹽引，實行票的，徵收小量捐稅，以補財政上之不足，試問能順利進行乎？余以爲自能順利，然而有先決問題存在：

一，設卡之緻密：近場之所，易於走私，設卡檢查，至爲重要，淮北三場，昔即分設三卡，今行票鹽，全國產鹽區域運銷要隘，均須設卡，方爲緻密，然而如淮南，四川，兩浙，各場之散漫，黃河兩淮鹼地，到處可以刮鹽，將設若干場而後緻密，此爲要著，設若設備欠周，私鹽盛而官鹽滯矣。

二，濟淡之籌劃：票鹽而無引岸也，一稅以後，行銷全國，而道路之遠近，運費之多寡，自有若干地域，因道路遠而運費多，商人不願前往銷賣，政府宜用何法接濟此等淡食之民，亦至爲重要。

如於此二點，能愼行於始而完善於終。行見票鹽之可盛行，每年之溢銷溢課，如陶公之在兩淮焉。

（完）

各課數目及稅則等項詳表 道光十一年至二十六年

溢額	徵收正稅數	徵收經費數	徵收雜課數	代納淮南懸引數	報効數
引 27,295.25	兩 174,713.22	兩 126,181.77			
114,505.00	326,924.63	139,112.57			
364,871.84	609,831.02	232,095.35			
151,267.00	385,306.06	146,643.00			
193,019.25	429,208.69	163,352.50			
234,377.00	472,675.69	179,893.60			
253,470.00	492,742.43	187,532.80	93,766.40		
249,083.25	488,131.95	185,778.10	92,889.05		
245,927.75	484,815.53	184,515.90	92,257.95		
253,634.75	492,915.58	187,598.70	93,799.35	306,746.09	300,000.00 (4)
251,952.50	491,147.54	186,925.80	93,462.90	318,898.99 (5)	
253,005.75	492,254,51	112,'08.26	93,673.55	322,822.83 (6)	
254,227.75	493,538.83	159,600.52	93,917.95	323,391.30 (7)	
250,993.00	490,139.12	186.5 2.00	93,271.00	321,672.02 (8)	
244,638.00	483,460.00	184,000.00	92,000.00	318,898.99	
244,638.00	483,460.00	184,000.00	92,000.00	318,898.99	
3,586,891.09	7,291,264.79	2,746,243.65	931,038.15	2,2 1,321.22	

徵收淮北正雜各課數目及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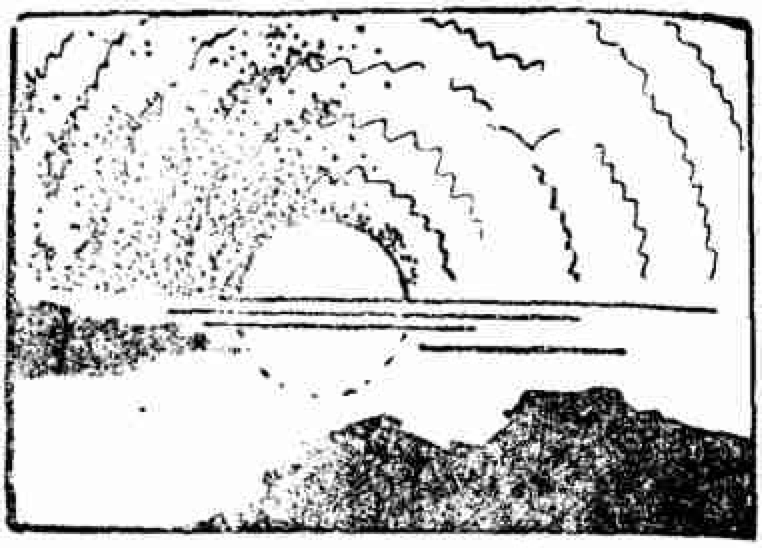
年代	綱名	科則：正稅	經費	雜課	駁費	簽人席工	鹽價	代納淮南懸引	報効	運銷引數	溢額	徵北
道光十一年	辛卯	兩 .72	兩 .52	兩	兩	兩	兩 .64	兩	兩	引 242,657,25	引 27,295.25	17
道光十二年	壬辰	.72 1.050 (1)	.52 .4 (2)				.64 .6 (3)			329,567,00	114,505.00	32
道光十三年	癸巳	1.051	.4				.6			580,238,84	364,871.84	60
道光十四年	甲午	,,	.4		.18	.12	.6			366,609,00	151,267.00	38
道光十五年	乙未	,,	.4		.18	.12	.6			408,381,25	193,019.25	42
道光十六年	丙申	,,	.4			.9				449,739,00	234,377.00	47
道光十七年	丁酉	,,	.4	.2		.9				468,832,00	253,470.00	49
道光十八年	戊戌	,,	.4	.2		.9				64,445,25	249,083.25	48
道光十九年	己亥	,,	.4	.2		.9				461,289,75	245,927.75	48
道光二十年	庚子	,,	.4	.2		.9		.6521	.6521	468,996,75	253,634.75	49
道光二十一年	辛丑	,,	.4	.2		.93		.6932		467,314,50	251,952.50	49
道光二十二年	壬寅	,,	.24	.2		.78		,,		468,367,75	233,005.75	49
道光二十三年	癸卯	,,	.34	.2		.84		,,		469,589,75	254,227.75	49
道光二十四年	甲辰	,,	.4	.2		.9		,,		466,355,00	250,993.00	49
道光二十五年	乙巳	,,	.4	.2		.9		,,		60,000,00 (9)	244,638.00	48
道光二十六年	丙午	,,	.4	.2		.9		,,		460,000,00 (10)	244,638.00	48
										7,032,083,09	3,586,891.09	7,2

註：(1)，(2)，(3)，是年三月十九日奉旨復還舊科則。
(4)，內有臨興場青口醃切小票一千五百八十六引三百斤，不徵報効課銀。
(5)，內有臨興場青口醃切小票1414、50引不徵代納懸課。
(6)，內有臨興場青口醃切小票2707·75引不徵代納懸課。
(7)，內有臨興場青口醃切小票3109·75引不徵代納懸課。
(8)，內有臨興場青口醃切小票2355，00引不徵代納懸課。
(9)，尚有書院經費並臨興場青口醃切小票不在其內。
(10)，尚有書院經費並臨興場青口醃切小票不在其內。

世界的將來——聯合·毀滅

H.G.WELLS 著
武三多 譯

『在「人類的運命」一書中，韋爾斯氏曾有這樣的一個疑問：「人類是否能由自毀自滅的途中被救？」這篇論文，即該氏對此問題之答覆。原文之標題爲Unite-or Perish共分三篇，陸續登載於在倫敦出版之「圖書郵報」週刊五月份，茲譯發以饗國人之留心國際問題者。



圖書郵報在最近期間，曾於報端另闢一欄，專爲全世界思想討論的園地。自出版以來，甚見成功，且極受讀者歡迎。近復來函，叫我把本人的近著「世界新秩序論」，用簡單淺近之筆，述其中之建設意義，以供大家參考。這與前次我把「人類的運命」書中的思想，摘要寫出，正復相同。爲的是向懷疑吾說者，再來一個挑戰。

但在某一觀點上，我現在寫的這稿，可說完全與該報所希望的那稿不一樣，因爲一談到人類的運命問題，就會很自然的想到宗教爭執上面去，但我的中心思想，極不願談宗教。我認爲世界新秩序的要點，是政治，經濟，社會以及教育的重新改造。所以我在這篇文字裏，一切意見，都集中於此點。我的問題是吾人今後應當做什麼才好？同時我更設想，吾人都應向正當的路途上前進，無論動機若何，祇要吾人能發現正當的路途去走就行。最後我再申述一句：就是我絕對拒絕答覆一切問吾人爲什麼要向正當的路途上前進這類的辯論或質問。

第一個問題我願提出供大家討論的，就是目前吾人能否做成任何方式的和平？

目前和平可能嗎

今日的世界，到處皆戰雲密佈。即以英國本土言，每日消耗於戰爭的金錢，我想至少不下六百萬鎊。至於其他損失，尚未計及。若長此不變的拖延下去，任憑國家的經濟力量有多麼雄厚，遲早亦會全體步入崩潰之域，那時吾人雖金幣滿袋，恐亦不能購得一物。據目前吾

人皆知，全世界之現金，均流入美國之金庫內，到時各國金竭，惟美獨富，其餘各國爲求生存計，勢必得另創辦法，以諸勞作與貨物之交替。因爲具有四肢頭顱並土地源料的人類，萬不能坐以待斃。

然此亦非一易事。即不言土地與源料之復元，僅就企業一方面言，吾人即需最大之努力，方克有一線希望。最少限度，英國之企業與海外貿易，必須講求對策，謀能獨立。此在眼前，或不視爲首要，然亦不應即置諸不顧也。依我所見，目前此嚴重問題，尚未爲一般國人所見，甚至亦無任何預備，他日大難臨頭，恐吾輩短視之英人，當首蒙其害。今日此種社會組織基礎之崩潰，不止出現於英國，可說已籠罩了整個的歐洲。一天一天的，我們只見時局轉趨惡劣，教育步入紊亂，生活逐漸低落，自由漸被縮減。因此擺在吾人面前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吾人目前能不能得到和平？換言之，吾人在目前可能範圍內，能得到怎樣的和平？

立時獲得和平之不可能

魯意喬治呼籲和平之演說與文字，我們曾聽過，也讀過。同時貝克（Noel Baker）先生亦有同樣的反響。皮伍布洛克（Lord Beaverbrook）爵士也在他的報紙上，不斷的鼓吹。但問問他們這幾位：『其所謂和平，能容許吾人解除武備？』他們的答覆，一定是個『不』，他們所謂的和平，不但不容吾人解除武備，且進一步的要充實武吾人之世界，由此戰爭漩渦之恐怖中救出，我敢說在目前實屬萬不可能。這樣的和平，仍然免不掉每月消耗吾人血汗所積的六百萬鎊，仍然不能改善吾人目前所遭遇之無秩序狀態。防空氣球仍然得高懸空際，軍隊仍然得武裝防衛。這樣的和平，只是一種換湯不換藥的演變，對吾人毫無些許裨益。目前歐洲的大戰，是擺在吾人面前的事實，如吾人不承認這是戰爭，那我們所說的和平，也祇有類似今日中國與日本的和平。在去年五月初，英法向德國宣戰之始，當事者就知道戰端一開，此後即不易收拾，就是前首相張伯倫，也曉得這次的戰爭，大與往昔的不同。我想大家在今天會同有此感的。

那麼，我們可以自問一下：今次這種奇異新型戰爭之性質，倒底是什麼？爲什麼我們對他毫無有效的處置？此一問題，吾人必需要絞盡心力的尋出一個回答，如吾人未能透澈瞭解今次大戰之性質，那一切回復世界秩序的計劃，都歸無用。關於這一點，我敢說多數人現尚不懂。我們亂七八糟的行動，說來眞有點可笑並可痛。所謂領導羣倫的首腦人物，遇到應該用腦子的時候，他們偏不思索，而專在演說方面出風頭。目前衆論紛紜，各是所是，然求其正而適者恐祇有一，吾人可否在這裡尋出這個正當的答案呢？換言之，我們的世界倒底怎麼了呢

怎樣才能實現和平

我先問一個問題：我們對於任何固定的事實，要不要反對到底？大家大概都聽說過吧：說什麼今次的戰爭是「意識之戰」啦，什

麼全體主義國家啦，什麼國家社會主義啦，什麼布爾希維克主義啦，又說什麼將有許多更新更複雜的國家組織出現啦，又說什麼個人將受這種新型組織的統制啦，又說什麼這次的戰爭，乃吾人為自由為自尊而與全體主義的國家戰啦。

所有這些論調，有的也許對，有的也許不對，但我自己認為這些全不對。

在我未解答這個問題前，我還要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像你們方才說的那種種團體組織，實際上都有那麼回事嗎？眞有個全體主義的國家嗎？眞有個國家社會主義的國家嗎？眞有個名符其實的勞工組織名之曰布爾希維克嗎？眞有個肯定的社會組織而與這些名詞相符嗎？

如果這類事實眞有的話，如果這類最新型最完善的組織眞個生存於現世的話，那這類新型組織下的全體人民，必定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已的地位，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已的特殊職業，必定每一個人在盡力工作之餘，都感到全部的滿意，必定每一個人與社會之關係，有如齒輪之與鏈條的關係。必定每一個人都很清楚自已的國家與其他國家的關係。那我們相與往來的，實際上必定是一般最高超，最細密的社會；最完善最優良的個性。

但是，在什麼地方能有這樣具有生動力的「意識」存在着？在什麼地方有這樣高超的組織？我們的政客和新聞記者，不斷的在尋找這樣的東西，但他們所發現的又是什麼呢？我自已認為在今日的世界上，根本就沒有什麼全體主義，國家社會主義以及布爾希維克主義。彼輩著名之著作家及無線電台宣講員，動輒稱今次之戰為「意識之戰」，不但是無聊，而且是胡鬧，其論調完全是空想，完全是幻夢，與此殘酷悲慘的現實，相差不知有幾千萬里？

我承認在一個時期內，布爾希維克主義似乎確含有建設意義的制度。二十年前，我曾很榮幸的得與列寧面談，那時他正在運用他的奇智巨慧，想把馬克司的幻夢，一一求其實現。他看見當時荷蘭正在從事全國電氣化，他自己於是也鈎心鬥角的計劃如何去電氣化全俄國。可是他對於這兩個國家的差異以及一切電氣化所費的人力與物資，一點都未曾估計。當時我們的談話，我在「黑影中的俄國」一文中曾寫得很詳細，大家如讀過，就知道我在當時，即對列寧的意見表示不滿。我很清楚的預先料到馬克司主義之不可靠 。可是列寧在當時還對我說，十年後再看吧。

六年前，我又到蘇聯去看了看實際的情况，並曾與史太林見面，我們的談話，也曾見諸報端。當時我急願想知道他所建設的布爾希維克社會，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其性質如何？精神如何？工作如何？

後來我從美國歸來，見其所謂新政策之施實，亦因缺乏適當的公務人員而受頓挫。我理想中的俄國，也須對此大規模公務人員之造就，必較美國高强十倍。但實際上，却滿不是那麼一回事，一切不見高强，且反不如美國。在俄國，我看不見什麼有保障有秩序的社會在進展着，

我也看不見什麼新體制下工做的人民，在那裡很安心的工做着，他們不但不知道自己是在什麼地方，而且他們也不相信任何人，同行互語，大家都互有戒心。在物質建設上，由某一點去觀察，俄國之成就或較各國爲優，但其優點亦很有限。何況多數重工業的基本設備，都輸自美國。我認爲俄國最有進展的組織，怕祗有密探。一九三四年之俄國，無論在那一方面，也無異於一九二〇年之俄國，不但不異，而且更落後多哉。

再看看德國如何

漢德森在他最近的一篇論著中，曾告訴我們他到德國去，爲的是要找一個可與英國相往還的德國，可是他帶同來的是什麼？左不過是些政界人物的閑談，什麼與戈林打獵以及與戈培爾談心一類的無聊，除此外還有些什麼？這是什麼道理呢？

這個理由很明顯，就是因爲在德國，根本無所謂一個國家社會主義的組織可與相往還。所有的只不過是一羣無法無天的强力黨派和個人罷了。在德國，目前所顯示於吾人的，並不是新型的國家社會主義組織戰勝人民，乃是人民和國家均被此擁有强權的個人所愚弄所把持。總之，無論是國家社會主義，無論是布爾希維克主義，通統是幻夢的理想，被黠者利用而圖謀自身之發展的工具。

最顯明的理由是，在德國，國家並未曾壓制人民，而是那般擁有强權的個人操縱了國家。杜洛斯基在他攻擊史太林的文字中，說俄國也是同樣的情形。彼之暴露俄國內情，有如漢德森之暴露德國內情，盡不過是少數患瘋狂症者，在一個行將崩潰的社會中，橫衝直撞耳。

我認爲那就是我們今日處境困難之要點。在這樣的局面下，想謀和平，實爲不可能。因爲任何人也不能與無秩序之徒談和平。今日吾人所應抵抗的，就是紊亂，暴徒和盜匪世界。

我們戰爭爲的是什麼

在另一方面，吾人固然要對這般假新社會組織之名而行弑君之實的狂徒，大加討伐。但我再問一句，吾人所恃的武器是什麼？我們的實在性是什麼？我們若與彼等比，果有什麼不同嗎？吾人冒大險並犧牲生命所擁護之西方文化，到底是什麼？自然各人有各人的見解，各人有各人的看法，認爲吾人所恃的武器是什麼。爲謀吾人之勝利計，總得在這衆論紛紜的中間，尋出一個比較清楚的頭緒，看何者錯，何者不錯。

大家如果讀了政府方面出版的那冊「英國國是」小冊子，想定會知道我們的外相，曾聲稱今次之戰，不但是爲英帝國戰而且是爲基督宗教戰，一唱百和，國人亦信今次大軍之出征，有如當年十字軍之出征。但是我又要問一句，我們一般信奉基督的民衆，眞信這個論調嗎？從這一點上，吾人就不難判斷我們的現政府，對羣集於收容所的猶太難民以及呻吟於中歐一帶的奴隸，其關心之程度如何了。由哈利法克斯爵士與其幕僚之觀點去看，吾人可說目前整個的大英帝國仍是

在閉門造事。吾英今日之捲入大戰漩渦，眞的是爲要解決人類的宗教問題嗎？若如此，那這種騙人的口吻，比之十九世紀之英帝國主義更是每況愈下。

吾人當然得戰

但是我們還得戰，而且認爲戰得也很對。那麼，我們戰爭，到底爲的是什麼呢？？我相信好多人會贊成我的說話：就是我們這次戰爭的目標，比什麼都大，其大也直超出任何一個帝國或任何一種宣傳，這個目標姑且名之曰「民主主義的文化」。我認爲吾人之實在性即在此，吾人所特以抵抗敵人之武器亦在此。

既然吾人與敵方之衝突焦點在此，那我們對此「民主主義的文化」當有一透澈的瞭解，是很顯然的一件事。試問吾人對此已有肯定的見解否？如尙未有，那就得設法去尋，否則一切都屬無望。

每談到「民主主義的文化」這一問題，吾人可聽到不少的論調，而每一論調都持之有故，言之近理。且互有所補，絕不相衝突。有人說「民主主義的文化，」乃是中古基督教義之擴大，有人說乃是希臘羅馬文化之自然的發展。馬克司的信徒又會說吾人今日已走入資本主義社會的最後階段，還有人說此種文化乃歐洲民族之特殊產品，足爲全世界冠。我認爲這些論調均有一部分眞理，然而不盡全對。我認爲我們西方文化的實在性，與風俗，行動，法規，治權，以許多發明的複雜組合體。在現世紀之初葉，實會經雄視全世而無與匹。依我自己看，這種文化乃是一個龐大的生長，在其生長的過程中，接續不斷的滲入無數事實，而其自身不定能保持其永存性。到了目前，這種文化已步入沒落境，無復往日誇耀全世之雄姿矣。

今日是國際投資的時代

所謂雄視十九世紀之此種西方文化，其一特點即崇拜黃金爲無上尊榮。說到這裡，我要請讀者特別注意，他日歷史家寫史至今日之階段，必無疑的大書特書曰此一時代也乃黃金時代，乃國際投資的時代也。

擁有資產的國人，把他們的餘金，投到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裡去自己乃憑一紙護照，一冊支票，即可漫遊天下，坐吃現成。在這種制度下，固然免不掉發生許多不平與壓迫，赤貧與罪惡，但此少數的闊者，却能運用此種制度，謀得富利與保障，而從事較比有希望的生活。在這般人看來，當然覺得世界是在進步，自己也很樂觀。

對於形成此種世界的原動力，我不打算去分析，巨量現金之發現與增加，固然促成這類事實。但問題是到了維多利亞時代之末葉，這種局面業已起了巨變，所謂黃金的世界，早已成了過去。那麼，這種巨大的變動是什麼呢？

我認爲這個劃時代的變動，就是西方文化之逐漸崩潰。而促成其崩潰的力量，我在後面再談。同時我更見到我們的文化，不但已見崩潰，且在此崩潰期間，尙無一新的組合體出而代替此行將崩潰之文

化。假如我的這個見解是對的話，那目前擺在吾人面前的問題，絕不是兩個組織不同的國家間之衝突問題，乃是整個西方文化的崩潰，而毫無任何辦法以解救此種崩潰後的局面問題。

我們不是爲投資而戰爭

我實在告訴你吧，吾人今日乃生存於資金世界開始總崩潰之階段。我更要告訴你，這種現象是滿佈全球，絕不是某一個國家的問題。吾人所處的社會，紊亂，無秩序。這是我的觀點，要請讀者特別注意。就拿英國來說吧，目前全國的民氣，可說完全不抵一九一四年之民氣，因爲在那個時候，全國的青年，都同具一個愛國的熱忱，對於自己的文化，都有絕對的信仰。

記得在一九一五年時，宣戰已閱七月，當時我們隨便可以討論戰事，隨便可加以批評。政府一不得民衆信賴，即被推倒。可是今次大戰的情況，又如何呢？宣戰七個月後，言論不得自由，新聞不得自由。人人都知道我們的政府很弱，不足擔負戰勝的責任，但誰敢出來倡議另組政府？

到了現在，所有民衆對首相與哈利法克斯爵士之瘋狂般的矢誠擁護，所有一切政府辦不通的議案，言論界一切欠缺的眞理以及全國頹廢的民氣，都很明顯的擺在吾人眼前。若以此景與我所述的德國情形比，可說相差者很微。德國人民之擁護希特拉，左不過是因爲不如此，恐希特拉倒後，國內局面將或更糟不堪。同樣的道理，在吾人方面，際此西方文化風燭殘年搖搖待斃之際，若對執政者再稍事淸算，那怕不也要步入悲慘的境遇？結果是兩個不同組織之國家，都走入同一的命運——壓迫與暴動。我們也許沒有德國人所有的那種社會幻念，我們也許仍保持着自由的憧影，但是我們所採取的路線，完全是每況愈下。

我們與新興的勢力戰爭

說到這裡，我將要再提出一個更重要更基本的問題，凡屬爲人類謀福利者，均應對之加以注意與瞭解。也許你認爲我的見解有點錯誤而不近理，但我認爲除此而外，你還有何種解釋能解決吾人的困難處境呢。也須我這樣的說法，未免有點太放肆，但事實變演至今日地步，徒事謙虛，又有何用？

我恨我自己無能，不能把自己想得的計劃，很完整的拿出來，而與一般眞心愛好和平者的見解相融合。但我仍願竭我的能力，把我的見解擺設在大家的面前。如果我把我的意見用大體字寫出，用溫和的口氣寫出，那他們見了，只笑笑，就放在一邊不理。假如我要用侮慢的語氣寫出，那他們又會因我之侮慢而不敢過問。我自然不能祈求他們，說我的意見是解決世界問題的中心點。因爲人們久習於歷史之慣性，對於每一個新的意念，都不易認識。此屬事實，吾只好聽之。我認爲所有吾人的社會以及政治意念所寄託的實在性，要用文字寫出來，應該是這樣：

吾輩人類之本身，目前已整個的因生物進化而進化，在過去之半世紀中，一切人類所恃以生存的環境，整個的翻了一個過。僅僅半世紀的短期間，許多具有大力的發明與創作，把吾人由物資僅足之境，一變而轉入物資過剩之境。由老死不相往來之境，一變而轉入人人不可避免的接觸。

其間最顯著的一點，就是今日全世界人類互相接觸之機會日繁。換言之，即人與人之距離，國與國之距離，日見縮短。此種距離之縮短，使得全世界之各個國家，頓形見小，而至於不能應付當前的環境，讓我把這句話再重述一遍：使得全世界的各個國家，頓形見小，而至於不能應付當前的環境。實際上，完全是這種情形，誰敢說不然？

此外另一特殊現象，即世界生產量之增加。假如我們真能得到和平，那我們這個世界將日見繁榮，原是一件事實。但很可惜的是，半世紀來，此理想從未能實現。雖然在過去的長時間內，因機器之發達，省了不少的人力，可是現今的政治，社會，教育以及經濟組織，從未能對此剩餘之人力，加以完善的利用。不但不能利用，且趨之走入戰爭，走入毀滅。

半世紀來的世界轉變，非僅是機械力的解放，而實際上確成了人力的解放，由此解放出來的過剩人力，就是目前一般最激進最胡鬧的失業青年。他們有力無處用，祇好被納其斯，法西斯蒂，共產黨以及其他組織所吸收，而爲搗亂吾人社會安寧之新興勢力，加入一隻生力軍。結果是吾人的社會或國家，一天不如一天。

爲生存計，吾人勢必起而應付此新興之環境，否則必趨滅亡，此爲天然定律，毫無可疑。

吾人爲世界新秩序而戰

這就是今日人類問題的焦點，今日吾人所謂的戰爭，遠非過去歷史上所述的戰爭。今日的戰爭，完全是另一回事，其破壞力之巨，直無法可統計，吾人今後如不設法停止戰爭，戰爭將必毀滅吾人。這不是幻想，乃是真理！

今日國際間，甚至連競爭富利所運用的方法，亦不如過去之含有敦厚性。我看見很少的人，會感覺到今日許多大企業是在浪費天然的資源，很少的人會看出今日商業競爭之巨大破壞性。

吾人不但運用人力，燒盡了所有的煤礦與油田，且進一步的把森林變成禿山，把沃地變成荒原，把許多真奇的動植物，都玩弄得快要絕種。這都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在這種新興的發明與創造的偉大爪牙下，一切未受限制的企業，日日在向崩潰的險道上加速度的推進。

吾人實擁有力量，而且擁有很充足的力量，但最可惜的是無論在什麼地方，我們都把這樣偉大的力量用來摧毀我們的世界，所以我要說非得有一個諧然的組織來代替我們現有的政治以及浪費工商業不可，否則必同歸於盡，在吾人尚未被摧毀前之一剎那間，吾人得趕快完成一個進步的世界新組織，這是我們每一個人的切身問題，得仔細

的想想，萬不可置之不顧，聽其自然演變下去。能否成功，要全看你我是否願運用各自的能力？如果我們對這一點尙弄不淸楚，那我們非惟不能求得世界和平，且進而不能保持吾輩人類今後之生存。

吾人必須集中全人類的力量，以求此世界政治社會經濟以及敎育之改進與重造，如果大家不以我的意見爲對，那我極願大家速把認爲對的辦法拿出來。

眞正的革命

讓我再問大家一句，所謂從新豎起一個和平的世界新組織以及奠立一個普遍的經濟統制，到底是什麼意義？第一，讓我先對你實說，你用不着聽到「革命」這個名詞就怕。所謂「革命」，就用英語來解釋，也不是一般人所想像的殺人放火行爲，或頭顱高掛竿頭，或因車擁往斷頭台一類的恐怖事實。吾英國最光榮之一六八八年革命，就完全未曾經過這一幕，且未流一滴血。吾人要來一個不流血不暴動的革命，不是不可能，端在視吾人之如何去行動。在我的心目中看來，如果我所想的世界新組職得以和平的出現，那就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其偉大將使過去歷史上任何革命都失去其自身之光輝。這個革命的實質是什麼？就是要普遍的剷除所有一切吾人目前認爲不可須叟離的現社會組織。

請大家想想：人自來就是個好戰的動物。我們的政府，　們的國家，也無一不是好戰的組織。在這種局面下，我們要奠立一個完整的世界和平，那眞可說是一個人類最基本之澈底改革，要實行起來，如何避免與世界上現在之政府組織相混合，或者是實行後，把現行之政府組織，都擯棄而成爲徒具儀式之虛套，那我願讓大家自已去仔細想想。不過我得重述一句，如果大家想謀永久的世界和平，而同時又不願剷除自已國家的一切現政治經濟以及敎育組織，那你不是惛憒，便是白痴。這樣的拖延下去，不但英帝國將趨滅亡，德帝國主義者亦必同歸於盡，那時吾人自會自食其報。

換言之，我是說如果吾人眞欲謀世界之和平並全人類之福利，那我們大家就得承認我們是「世界革命的社會主義者」。不是希特拉的信徒，不是史太林的信徒，也不是西方文化的擁護者。依我自已看，任何人想到這個問題，也逃不出我的這個結論。

三個選擇

我在現想，吾人只有三條路可走。

第一條路是就命你未讀我的上述見解，也須你願走到革命的那一個結論上去。如果你這樣的想，那在你自已方面，就是捨小我而取大我，成爲一個忠實的革命者。俄國的大心理學家柴霍亭氏（Chakhotin）在他的名著「大衆的罪惡」（The Rape of the Masses）一書中，曾善發揮斯意，你應當讀讀。

第二條路是你運用種種詭智，乘機打刧，營私舞弊，買空賣空，圖謀巨利，或藉政黨進取，或用强盜手腕攫取。

第三條路是你乃無量數衆民中的一個，事事忍讓，事事犧牲，聽人宰割，聽人擺佈可憐虫。

這是目前放在吾人面前的三個選擇，不是革命，便是社會之蠹，再不就是聽人宰割的可憐虫。抗抵乎，欺騙乎，投降乎，全在吾人去自選擇之。

文學批評的將來

翟君聖

一、過去的文學批評之檢討

記得在聖經上有過兩句：「評判人者，亦將受評判。」在文學批評里，負有這樣的現象。批評家引經據典的态度批評作家的作品，冷不防就又有其他的批評家來批評他的批評。以至批評這件事成了世界上最受批評的一端。幾千年來，無論是在中國或是西洋，批評總是糾纏不清的一個是非之場。古典派，浪漫派，自然派，寫實派，印象派，……此仆彼興，層出不絕，可謂極萬花撩亂之致。可是將來的批評界依然要這樣鬧下去呢？還是另有途徑可循把批評做一種界鮮明的學科呢？這是一極有興味的問題而為我們所要討論的。

在西洋文學批評里，其宗派流別誠然是變化多端，但是扼要敘說起來，不外古典的與浪漫的兩大潮流，從最初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便已奠定了這兩大主潮的基礎，厥後互為消長，演出不少的新鮮花樣，然根本上只有這兩種不能妥協的質素在對立着。我們若不嫌武斷的話，大可模擬魯迅先生的口胞曰：「非古典即浪漫，非浪漫即古典，此外更無第三種人，猶之人非胖即瘦，非瘦即胖，所謂不胖不瘦者事實上僅是較近於胖或較近於瘦之故。」假如這種說法是大致不錯的，那麼我們來把古典派浪漫派的理論檢討一下，便可以說對於西洋文學批評的全部有了一個扼要的評價了。

古典派的批評有合理處，亦有不合理處。過去，專寫「文學概論」的文學家，每每把古典派一筆抹煞，那是很不公平的。古典主義是和其他任何主義同樣的繁複的，凡是企圖者以簡單的公式來概況古典主義全部的都難免於武斷籠統。所以，沒讀過古典文學的人是沒有批評古典主義的資格的。古典主義與古典派批評雖然是兩件事，但是在精神上是一致的。古典主義者並不偏重技巧，亦不偏重形式，亦不偏重現實，有這樣偏重的趨勢者乃是十七十八世紀一部分新古典主義者或假古典主義者。這一點須先弄清楚。

新古典派的注重規律，乃是由於過度崇奉古典文學的原故，萊瑪與服爾德之攻擊莎士比亞乃最鮮明之一例，「三一律」之被打倒，誠然是理有當然者（雖然三一律始終沒有完全被打倒，動作的單一仍為顛撲不破之真理），所以我們對於這一派狹隘的注重規律的批評主張是沒有同情的。但這只是古典的藩籬之內比較拙劣的一角落，並非全部。約翰孫博士之抨擊格雷和米爾頓，誠為人詬病，然而他批評莎士比

亞的一篇著名的序文，至今仍不失爲一篇傑作。純正良好的古典派批評家，有分析的眼光，有倫理的態度，有節制的精神，這是可取的地方。第一個古典批評家亞里士多德，仍然是最好的一個古典派批評家。古典主義的理論，在現今自然有些地方顯然是不合時宜，我們應該不遲疑的拋棄它，但其人本主義的態度及有節制的精神，則是我們永遠所需要的，決不能一概抹煞的。亞里士多德之抗衡柏拉圖，文藝復興期諸批評家之抗衡中古勢力，　亞諾德之抗衡實用科學的勢力，對於文學是都有相當功績的，這又豈是能由人輕易抹煞的？我們對於古典文學的作品及古典派批評的理論，只要採取一種公正的態度，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如此方能有公正之估價可言。

浪漫派的起來並不曾代替了古典派。嚴格的講，浪漫主義是和古典主義同時起來，並且還要永久共同存在的。有些人總以爲一個派別起來，另一派別死去，好像是新陳代謝一樣，然而這是不合事實的。浪漫派的得勢並非是與古典派作對，而實是與新古典派和假古典派作對的。新古典派一部分批評家過於注重規律，於是有浪漫派的抗議。抗議是對的，是應該抗議的，但浪漫派的正面主張便又令人難以同情。浪漫派的批評家是太矯枉過正了的。他一方面打倒了外在的權威，解放了自我，但在另一方面太放縱了情感，陷入於混亂。浪漫派的批評的特色之一，是同情心橫溢。在批評裏同情心自是需要的，而單是同情[illegible]同情心若是發展到無限度。反倒要陷入錯誤裏去的。盧梭便是一個好例。他攻擊一切舊的勢力，差不多都很振振有詞，但是我們看一看他的正面主張，立刻就不敢相信他。譬如他攻擊當代的戲劇，不是沒有理由的，可是他主張根本廢除演劇，我不知誰願贊成他這提議：再例如，雪萊之「詩辯」，文字是美的，抨擊當時功利主義的見解也是頗爲正當的，但是他對詩之玄妙的理解與誇大的推崇，我們也只好當作是詩人的想像，誰又能認眞的相信？浪漫派批評家的功績是反面的，在於打倒新古典派之不合理處，其正面主張是沒有多少可取的。

古典的與浪漫的成分固是不能妥協的，但是無論文學家或批評家在相當節制之下若能保持二者的均衡，也便能相安無事，然而這是一種理想的境界，大約一個人不是偏於此，即是偏于彼。兩派的批評家互有短長，但質亦相同。

二、所謂科學的文學批評之起來

古典派浪漫派的批評都是主觀，都沒有客觀的根據。你說莎士比亞是天才，富想像，描寫力深刻，而他說莎士比亞太放縱，文筆太拉雜，章法太粗野——雙方都有相當理由，都是能自成體系的，在自己理論上都是正確的，但是批評的意見既然能相差如此之遠，我們又何貴乎要有批評這東西呢？這一點破綻被人看出來之後，就有人心靈手快的發明了「科學的批評」。這便是法國的台恩 Taine，這一派的貢獻。這一派是掛着科學的招牌，企圖着把文學批評放在客觀的基礎上，因

爲唯物觀史的滲，于是這種思想以及階級意識的觀念便佔據了這一派學說的中心，其實是台恩當初所意想不到的。因此，科學的批評雖然是以「科學的」自炫，實則攙入了不少的宣傳的成分。

所謂科學的文學批評有兩大弱點：

第一，由物質的環境來說明文學的發生及其進展，原是合理的，但若當做是一個公式，普遍的應用起來，便要有成爲「機械的」的危險。文學家沒有不受時代影響的，這是不錯的，但對時代環境如何反應那是因人而異的，這其間決無普遍固定的公式。人事是如何複雜的一樣東西，環境使文學家的心理感受的影響不特是繁複，有時還很玄妙。有時影響的感受是下意識的，作者自已也未必明白批評家也不見得就能鑽到作家的下意識裡去。所以文學史裡儘有許多例証竟無從來解，爲什麼某一時代產生了某一作家，爲什麼某一作家產生了某一作品，爲什麼某一作品有某種的特點，這些問題有時是很難按圖索驥的照着公式去尋求解答的。辛克萊想從經濟的觀點解釋一切，然而並不是全部的成功，其中牽强之處正多。弗理契著的「歐洲文學發達史」想以唯物的立場來解釋一切，然而他只是粗枝大葉的說明文學史上幾個重大的階段，更不能再進一步解釋文學上一切現象。從台恩著的「英國文學史」以降，有不少的人踏着這條路線前進，方法是逐漸嚴密的多了，至而根本的缺陷始終存在，他們始終是先定下一套公式，然後再從文學史裡去找証據。証據總是有的，譬如我說詩人總是瘋子，我也能在文學史找不少証據，然而前提仍不能說是正確。物質環境甚對文學家有影響，但環境並不能決定一切，荷馬是二千年前的產物，莎士比亞是四百年前的產物，這是眞的，然二千年的希臘只有一個荷馬一假定，四百年前的英倫也只有一個莎士比亞，可見一個文學家的產生並不由於環境，遺傳也是有關係的，個人的意志也是有關係的，天才也是有關系的。科學的批評家不可先有公式後尋例証，如台恩那樣，必須用歸內的法子對全部的文學現象（不可僅注意到原始人民族的藝術，如弗理契等）加以細密的考查，然後再下判斷。

第二，科學的文學批評在將來縱能更精確的發展起來，然其任務只在於說明現象之如何發生，并不能估價，換言之，並不能盡批評的終極的任務，所謂批評沒有判斷怎能成爲批評？我們不是不願意知道作者對於環境的關係，譬如說，有人來說明了莎士比亞是代表了資產階級的意識，高爾基是代表了平民階級的意識，這是我們很願意領教的，但是，我們能根據這個說明來判斷．高爾基勝過莎士比亞嗎？這不是玩笑麼？科學的文學批評，不能成爲批評的一派，只能是批評方法上的一種貢獻。批評還要另尋標準的，以道德爲標準，是可以的，以功利爲標準，也是可以的，以美學爲標準，也是可以的，無論如何，偏偏不能以科學的文學批評所闡發出來的唯物的說明爲標準。批評總是主觀的，雖然可以利用一些客觀的事實來做了解上的幫助。所以批評壓根兒的就不能成爲科學。如成爲科學，便不是批評。

我指陳了科學的文學批評之二大缺陷，但是我並不否認此種努力之價值。此種努力本身雖不成為批評，但對批評是大有幫助的，因為有了科學的說明，批評者便可利用了這一項的知識增加了自己的批評的力量。今後之批評家，沒人能忽視這一項努力的成績。假如從事批評的人，不參考弗理契一般人的方法與結論，仍賡續着以前的古典派浪漫派的批評方法，那是落伍的。但，若把從前的批評一筆勾消，以為弗理契便是批評的全部和唯一的正軌，那麼，這人也是走火入魔的了。

三、文學批評的將來

批評總是主觀的，不過主觀的色彩，可以逐漸有減少的希望。因為主觀色彩有逐漸減少的希望，所以在將來批評這一項工作將要較前為更困難的而繁複。古典派的批評家，上焉者以倫理的眼光評衡一切，下焉者根據死板的規律來評衡一切，都不算難。浪漫派的批評家可以逞其文采隨意褒貶，愛則讚之上天，惡則詛之入地，均非難事。而將來的批評家，則因為科學的文學批評之起來的原故，將必須對于批評對象做一精密的考察，然後才能下論斷。從前的批評家，固然並非是對於批評對象不加考察，不過此項考察今後將益趨于精湛嚴密罷了。唯物的文藝理論，其正確與否，是另一問題，但此種理論，除去它的另有作用的宣傳部分之外，是對於批評頗有貢獻的。

理想中之將來的批評家，將不僅是一個文字學家，道德家，藝術史家，他將是一個集眾家之長的，一個人他要有古典派的敏銳的態度，浪漫派的同情，和充分的社會科學的史的知識。但是，此種人才之難於產生，也許將和第二個莎士比亞之難于產生相差不多。然而批評的前途，是這樣的。

倦生

◎弊丁◎

無名的悲哀，

堆上心來，

任憑怎樣排遣遣不開。

祇覺得世界，

世界與我，

得不到一點和諧，

什麼是偉大，

未曾了解；

什麼是幸福，

不敢揣猜。

啊我的主宰，

我的主宰，

請給我一個安排！

人之篇

靈呰

張老好因爲到Ｘ村找人去，所以二個人到了橋頭㙮行一個往南一個往北。

王老在橋上走，橋邊小船上亂亂哄哄的。說笑聲音夾雜着輕鬆舒適的氣息：畢竟一天的辛苦開始結束，一天的幸福也就來了。

王老嗅着這福的氣息，心底微笑了。用手摀了摀魚簍子：很沉重抬起頭，彩色的雲笑的五光十色；低頭，水在橋下流，流着無數的笑眼。

他願意嗅出船內的說笑，慢慢的走在橋上，留意嗅這亂哄哄；

「不錯，這是一天的賜福。」

他想起這是他們漁夫一天幸福的始點，現在他腦筋裡錯綜着早半世的生活，……

「什麼？」王老第一句聽見船裡的聲音。

「大魚，誰打死的？」

「那個王老頭兒，大夥就叫他王老，王老的。」王老心驚一下，却是喜。

「神的！」……

「神的，」「神的」，這力量使他不願意往下聽，「神的」兩個字像一隻尖銳而長的針深深的，鑽心的刺入他的心底。他的心麻木的程度已像一塊朽木，再深入一針似乎沒有什麼，可是針的給予痛苦會有如見了狸貓的老鼠！無孔不入！

王老的心振動，永遠是波出這幾個言語：

「神!?我就不信，瞧你有福就來輔助你，沒有福，乾脆，你也就愈沒有福！」

但是，今天王老的心的波動却似乎不是那樣了，只是好像略略的

報怨話兒：「神，唉，神也就是拿沒有福的人打哈哈。」

不用說，還是爲了船中的聲音帶來了王老頭兒的勝利的微笑，這「勝利微笑」振動戰勝了「神的」振動，於是微笑的振動解開聽中怒氣的鎖：

心花放了！——他的心底的微笑隨着汗珠流在臉上。

王老特別得意，他忘掉了日下炎熱的逼人，不，船裡的幾句談話就像坐在柳樹蔭涼下的幾縷清涼的風。微風也輔助他，把他的鬍子吹得像垂柳，飄飄欲仙，瀟灑極了。

他抬起手來，輕輕在白銀鬍子上撫了兩下，黑油油的臉上的皺紋裡都有亮微微的在閃，閃。

他的腳步在橋中慢下來——自動，被動，幾乎連他自己也說不清。

「王老大爺，收工啦！」

王老頭兒不由又一驚，船上的人張阿根子叫他是意中的事。

這句話沒完，接着旁的招呼聲像雨點：

「回去吃飯哪，王大叔！」

「老大爺，是不是啊，今兒個。」

「釣着不少吧。」

「大的，也有吧」

「我們的飯錢沒有着落，說會兒，歹會兒喝您兩盅。」

………………

「呃，……」王老的答詞及不上旁人的問詢。因爲他急於忙着答，卻心裡比較慌亂，連平常說的：「辛苦，辛苦」。「辛苦啊！諸位。」都沒出口。

「好，來，今兒個反正也沒事，咱們聊吧會子。」他想開了，反正還不餓，說會兒倒也好點。

於是走到橋南邊便往西拐，放下魚簍魚竿，就走上他們的船。他們都在船上站着相迎。

客氣幾句，別人瞧見老王坐下也都跟着坐在原來的地方。

這原是四隻船拼湊一起的，三個小些的，一個較破而大的。說話的人添上王老是六個。參差的雜坐着。

「今兒個怎麼着，您？」第一個說話的不是張阿根子。是楊八四兒。

「還湊合，」撫了一下前額鬍子內一下白光。「沒有什麼警人的。」

「您——」楊八四兒還要接着說點，沒想到讓胡七接了下去：

「大叔，您今兒是怎麼啦？太陽打西邊出來……」

「透着新鮮！」小王是淘氣的程度比胡七還高，王老在一上船的對頭一個就瞧見小王虎的兩隻眼睛閃着愛淘氣的亮光。

王老也似乎覺得有些不自在，平日只不過是敷衍一兩句，便回

家去了。今天一讓就上船來倒有些新奇。於是沒理他們倆，從腰袋上烟荷包解了下來。

四隻船，大的緊靠着橋，小的緊靠着大的。最短小的那隻容着，一隻頭上坐着兩個：楊八四兒，張阿根子；胡七一個佔着在緊靠大船的小船。

大船上有三個：王老；小王虎；還有葛長壽，昨天從新來到這裡的。

王老在船頭上磕一磕烟袋鍋兒，瞧了瞧，乾凈了。於是裝上一袋烟，伸手入懷，沒往出拿。

「給您，取燈兒許又丟了。」胡七掏出一盒洋火，遞給王老。

王老點上烟，吸了兩下，他的臉也亮了兩亮。

「這兩天王大爺透着發福，是不是，八四兒哥，腦門子的油亮油亮都晃的眼耀了。」張阿根子不愛多說話，他最討厭小王虎和胡七的愛玩笑打哈哈。沒想到這頭一句話就作成了小王虎的陶氣引子：

「可不，亮的都招蚊子啦！」

拍，小王虎就說話拍了一下大腿，聲兒透着脆，別人一聽就能曉得這拍的不是爲了蚊子。

一陣小笑，哄一下。

拍——又一下，王老瞧見小王虎咬着牙，眉毛一動，嘴一咧歪：帶出了痛樣：

「哈，眞蚊子來啦，撩臉麼！眞該，該！」

「該什麼，」小王虎還是不示弱，順手把王老手中楊八四剛遞過去的扇子搶了過來，自己搧。「敢則是您有扇子，您，蚊子還未有來。」

王老瞧一眼新來的人——葛長壽，葛長壽也正瞧着王老，王老趕緊把眼光收回去，很不自在，又招呼問：

「這位是……您……」

「不，不敢，老叔，我叫葛長壽。」

葛長壽是從旁處來的，聽王老提得神魚的事，就想見一見他本人，他也似呼不大信神的」，雖然A村的人都往出傳開的這們神的」「神的」的。可是鯉魚要是夠三二百斤也是不能好好歹歹被提着的。

葛長壽只是上下的打量王老，由光腦袋頂直到脚下：烏油油的腦袋很亮，頭髮的碴兒微微的白了，眉毛疎疎的，也白了。眼光是柔和的，還沒有混，很精神。藍布褲褂，腿挽着。臉上的皺紋記載着數十年水上的生活的痕跡老魚夫向他這樣的確已很爲罕有。

「老叔的年紀跟精神這麼樣子，眞是少見得很！」接着葛長壽又說，語氣裡可以找出無限的敬意。

「呃……」王老信口答。

「葛長壽是從籬笆山那邊來的，跟我很不錯，剛才我們倆還說哪，您的大名聲他說他們那兒就大的很呢！張阿根子給葛長壽介紹

著：「他也棒的很，能幹，耐勞，心地又忠實，以後您見着他就不用跟他客氣，他就跟我一樣，我們倆彼此不大分開。」

「是，老叔，前十年我十來歲，聽見您打得神魚，神的，……心裡撲通，撲通，想見您的心眞跟渴極了似的。」

葛長壽十分熱誠的說着，忽然「神的」兩個字一出口，聽見老頭子搖了搖頭，眉毛一蹙成了一個角。心裡非常奇怪，又不知自己怎麼說才對，本來是說一兩句好話使王老痛快一點，沒想到却很難爲情了。

葛長壽到那兒也是這一種心情，心裡似乎明白一點，也遂就像一點。他敬老，愛小。也跟張阿根子一樣，覺得開玩笑，打哈哈不是應當老在腦子裡打轉兒。

「他們都說您打着魚是「神的」」他臉向着王老，眼睛等着回答。

「神的!?不要說，什麼…我就不相信。」

「那末他們都說還有鹽驗……長壽的實心越讓王老膩頭，只得把自已的意思也說了：

「雖然我也不信。」

王老頭點了點頭，眉毛慢慢的鬆開了。輕輕捷捷的由嘴裡噓出一股烟，瞧着這股煙氣飄忽的旋上去，旋上去，淡了。

「神的!?」

是一個神秘。

「我們那裡只是造謠言，說瞎話，兩片子嘴要弄成三片子，非實，三片子又怎麼能夠：一件事本來假如只有一星點的，你傳我傳，你添一句，我改三句，愈弄愈大。……是不是，老叔？」

王老刁着烟袋只管，吸，噴，只微微的點頭，天氣還那們熱，可是沒有汗珠在流，一來是因爲在河上涼爽的多，二來是大家都坐定了，靜自然涼。王老的臉上雖然找不得一點汗珠了，可是心裡的汗正、流得暢望。是不痛快，也是喜悅。他頗憶他的聲名像水波一樣的廣播；可是却討厭人們「神的」，「神的」的一味胡說八道。

「別竟『神的』，『神的』，胡鬧八光了。」楊八四兒看大家都靜下來聽王老與葛長壽的，心裡很不喜歡，這多乏味！

於是船上的羅着了的氣息漸漸退去了。

「別瞧，王大爺在咱們村兒裡不怎麼出頭，咱縣是那個『飛龍院的小白龍啊——照遠不照近。』」

惟獨王小虎的小薄片子嘴一動，空氣就頓時顯着活潑起來。

胡七瞪了小王虎一眼，用力的瞪，小王虎雖然與胡七斜並肩兒坐着，看見了沒有誰也不知道，天黑嗎，像罩上一層紗一樣。可是，胡七瞪眼而出的話，却讓旁人猜着這是對小王虎不滿了。

「胡說，什麼『飛龍院照遠不照近』！」

「講！」楊八四兒覺得是自己提的頭，要不然小王虎的話也或者不會出來，也附和了一句，作爲是胡七的坐贓堂威。

「飛龍院的，還靈嗎？」小王虎和胡七雖然都好要笑，究竟小王虎不敢跟胡七頑皮，因爲他一瞧胡七瞪眼，就好像瞧見前幾年爲了向胡七開玩笑而挨了他的一頓苦打，想起痛勁不得不對胡七話要說得和平，也極力求到自然然的似的。

「怎麼不靈，A村不受他的好處能十年有九年半豐收成！」

胡七的眼睛大概還沒有復原，小王虎只是拿了扇子用力的搧，不言語了。

「飛龍瀑的水的確小得多了，飛龍院的香火盛的也還可以，咱們A村的人倒沒有從先去的人多啦。『照遠不照近，』或者也不算是迎風放屁吧，」張阿根子說的是實話。

「靈是靈啦，香火是香火。A村不太平？在保險櫃裡過日子！」

「敢則是。」楊八四兒衝着胡七一點頭，胡七微然一笑。

王老咳嗽了一聲，慢慢說話，聲音由嗓裡傳着出來。

「剛才老葛跟我說了半天，『神的，神的』的，我可是不信神的——」

「飛龍院的呢？」楊八四兒的意思是誠心打岔，其實問的恰好。

「總着呀，我可信的咱們說的那個龍神，保護人們的村人，渡人所謂回頭是岸啦，什麼的。比如說，方才小王虎兒說什麼『照遠不照近』，胡七跟他翻啦，又不，胡七說的對呀。像你張阿哥說的就不是『強詞奪理』，香火盛不盛也不在誰靈誰不靈唉。……」

「咳——唖！」他又大聲咳嗽一下，吐出一口痰，打在水流上，僅有的一片水皮映來的雲光被破碎了。

幾隻眼睛瞧到王老吐出一口痰，又接爲他的喘氣覺得彆的慌。

接着王老微嘴的開口，還是釣魚時向張老好的幾個話：

「唉，這幾天也不是怎麼啦！……」

沒留着別人思想的空兒：

「是不是，老葛！」

「什麼……」老葛的話語微微一振，微受驚慌。

「我說的那個香火盛靈不靈哪。再說這就是龍神讓我信服的原故。懂不懂？」

「龍神讓您信服的原故？」張阿根子有些恍惚。

「乾脆 石塊兒掉在井裡……」胡七說

「不懂！」小王虎附和胡七說，瞧見胡七對他笑，他慢慢放大膽了。他大概被話弊得很爲難過，老像嗓子眼有什麼東西卡着一樣，咳幾聲一點無濟於事，於是只好多說幾句：沒有話找話兒說：

「您說——」

「香火你燒的多，龍神也不一定會保佑你。心目的好的人也會得着龍神的賜福的。咳——唖！眞是……雖然你沒有燒香！」

王老轉一轉頭，像一個轉頭的照相機：轉過五個人的面孔，十隻莫明其妙的眼睛。

「你們還不懂？」

別人微蹙的發楞，好像沒聽見，王老最注意。小王虎，他瞧見小王虎在那兒指手畫脚，當然一定也動眉毛，擠鼻子。

「小王虎又正撿沒什壞——」

小王虎嘆哧一樂，別的人一振，王老又接着說下去：

「你們聽着：我說燒香也沒一定就受龍神的賜福，你們不懂，所以你們才不知道我爲什麼專信服飛龍院的龍神啊，聽着就——小王虎，怎麼還撿壞，瞧，『拍！』哼，蚊子非咬人才解氣，你簡直就是蚊子！——飛龍院的香火A村的人怎麼着……啊，去的人少了。別的地方來的香火不還是那們着。A村，咱們村裡的消停踏實，不像已往……呃，像。還是得啊，我們村裡不都差不多心眼兒好麼，並不………」

「並沒有燒香啊！」頭一個老萬明白了。

「是，對對對，我們並沒磕頭求！」接着是張阿根子。

胡七和楊八四兒，前者是一個渾人，也糊塗。後者也只是一個人，平平白白，是非不知，可是個尖滑的。二個人本來唯唯否否都是聽人家的，今兒個也當如此。

小王虎一身都是壞，好胡鬧比過胡七，壞的程度和楊八四兒也差不了許多。

袋點了點，向着王老。

「您說的燒香也未准得福？」

王老點了點頭。

於是小王虎壞開了：

「咱們先從老頭沒來的時候談起，剛才咱們說起大車的陳三趕子沒有。」他向胡七拋了一個頭轉，留神瞧了瞧，烏朦朧的胡七沒有什麼表示，好像也傾聽着他的話，他乃接開他的話匣子：

「我們方才拿陳三趕子打哈哈，因爲陳三趕子要說媳婦，可是我們提到無信息的左大成來，那竟在A村裡賣油打梆子。」

王老聽見說起打梆子左大成事來心裡就一動，覺得自己的詞被小王虎窘住了，自己絕不甘示弱，極想找一些反駁的材料，可是，沒有相當的話語湧出口來，於是閉口無言。

胡七聽小王虎說的有理，不禁笑了：

「哈，眞有你的。」

哈！——楊八四兒又附和瞧胡七。

張阿根子不贊成也不反對時只有不言語。

葛長壽瞧見王老詞閉，小王虎得意忘形只顧仰天而笑，知道他們的原故當然在於左大成的事，左大成是怎麼的人，只是莫明其妙。

小王虎瞧見葛長壽伸手摸不着頭：

「不錯，不錯，虎哥爲我說說。」正和他的心意。

於是他就聽着小王虎瑣碎的敘說着左大成的事：左大成三十多歲，有一個六十多歲的老母親，左大成是個老實人，孝子。他每天早晨五六點鐘就出去賣油，繞着村子吆喝，或打梆子。上別的村子去的時候比較多。母親在家裡作飯，得空兒就爲A村裡的有錢的人縫一縫洗一洗襪子等粗糙的東西。縫的很好，很有些富餘，慢慢的蓄起幾個錢一個一個的積來積去，積少成多，也攢個一頭二百的。錢能通神，別瞧只有個一頭二百的，於是事兒就來了：左大成還沒有媳婦兒哪！

「我們大成還沒有媳婦兒哪！」大成的老母親老是這們想，瞧見別人嫁娶轎子，馬車，恨不得要饞出眼淚來。

可是，還沒存錢的時候連想也想不起來這件事，有了錢這事就掛在嘴邊上。也是，沒存錢的時候窩窩頭還沒準兒蒸幾個哪！

左大成他們就住在A村的西村地方，住在西村離左大成附近的人就沒有人沒聽見過左大成的母親東說西訴他還沒有兒媳婦，鄰居差不都受了大成的母親的這樣的託囑：

「您明兒有對事的姑娘給我們大成說說，唉，我甭提多麼可憐啦，瞧見轎子恨不能一夜都睡不着！」

好像已全都聽慣了這些，誰也都不介意，有時你誠心鬥鬥她，她立刻用無數的熱盼無很感激從眼裡放出來她便進一步的快求你：

「您，那您，趕情是好啦，我先給您磕個頭都行。娶個媳婦來，使個一二百的是可以」。

看她那種意思眞像急不容緩，你假裝爲她說去，她能當時就爬在地下給你磕三個！但是誰都不肯這麼着，她六十多快七十的人啦。

有一天，左大成的母親，頭上忽然戴上花兒，衣裳也換新了，逢人便說她不久要娶兒媳婦了，還有三二十天，定下就趕着娶。第二天就消息飛滿西村了。

左大成的人緣兒很好，爲人總是和和氣氣，不會欺騙人，人們總愛買他的油，份兩足，錢又合中。人們也愛跟他說笑，總是笑着一張臉。說他說得惱了也不急，只是低頭躲開你算完。

知道他要娶媳了，孩子們也拿他取笑：

「左大成，說了媳婦兒啦，明兒借我兩天成不成？」

於是另些孩子便拿他的名字當作話：

「大成！大成」

大成不理他們，他們只是圍着大成起膩，有時會把大成氣哭了嗚咽着快求他們。

於是孩子們滿意的被稱大少爺走了。

吉日擇好，發轎就娶，媳婦兒的娘家在籬笆山的一個極偏僻的小村子裡，在A村的西南上二十餘里。

是H村裡石太爺給說提的，花消是二百。

石太爺是面子大的，H村的財主，跟縣裡的縣太爺是親戚，沒有

人敢惹，說話送縣；也能說句話讓你進監牢。

當然囉，老婆子和左大成都非常高興了。

石太爺的臉雖然很不容易笑，可是要笑時，笑紋都皺得很深。老娘兒倆想東村說媒西村拉縴的話當然不可靠，石太爺是輕易不笑一笑的，她想這笑是太喜歡娘兒倆的老實懇厚，她想她們再受不到任何人的欺侮：李太爺誰敢惹呢。

左大成的母親街上人的對她態度都頓時變了。

「左大媽您上街，恭喜您快娶媳婦啦！」

「媳婦一定好，大嬸子。」

「我祝她舉世無雙？」

「還是您有福，大成多麼孝順。」

「上天也睜眼，我大成哥的憨厚，老實。眞是少有，……」

大成的六十多的老母一生就沒有一回受任何人的恭維，這時她心底積累的花兒都開了。那時候正是五月天，正熱，滿臉的流汗都顧不得揩抹一下，只是笑，讓汗珠從笑紋流下來，像一條小河溝兒。眞是的，正日子的前幾天就沒睡覺，睡眼也是一屋子的新媳婦，貌若天仙。閉眼也是滿眼的新人，如花似玉。

「『上天不負苦心人！』」老婆子的皺了一輩子的辛苦的心底都笑了。

好容易盼到用轎子娶來了，當然拜天地，吃交杯。

左大成第一次看見新娘子——就是他的媳婦，心裡就振動了：他的心裡的媳婦是白的胖的，像一隻綿羊似的，如在茶館裡聽說書的人說的一樣。當他在披開新娘子的蓋頭時，心情的熱度就立刻減了許多。新娘子是這樣的：兩片厚嘴唇撇起來，一張石榴嘴，不聲不響；幾板像皮虎石的牙滋着，歪七扭八，露在外邊；頭髮跟賴猫皮不差甚麼，襯出一張牛皮的臉，鼻子坍着，尖兒翻着；疎黃眉毛下的眼睛勾勾的，不動一動。

左大成以手動開蓋頭，晴天一聲霹靂：老天爺這不是把跟我開玩笑的東西弄來了！他眼一酸，心裡像裝滿了醋糟似的，可是又轉一想：「她，我的媳婦，這開玩笑的東西，畢竟是我的媳婦人啊，唉，好在，也由命！」

賀婚的人一哄散了，天也差不多晚了。大成的母親讓他們睡，大成聽她的眼裡也似乎不像前一兩天的透着痛快，說了一句：「睡覺吧」，只是不說什麼，心照不宣。

大成問了新人幾句，答的倒一些羞答答的意思沒有，問什麼說什麼，「睡不睡？」「睡！」…………

後來左大成哭着跳下床來，跑到母親那裡：

「媽啊，媽啊，…………」

「大成怎麼成了小孩啦，大喜的日子，老母親慈祥善慰的說着。

「不，媽………」左大成用手指了指裡屋子裡的。

「唉，孩子，大成，醜嗎，命上註着的！」

大成只是搖頭，哭泣，他母親搔了搔白髮，眞也慌了：

「倒是怎樣啦，你傻啦，大成！」

「不，不………她………她是個半個人」

「啊？——」

「陰陽人喲！」

…………

小王虎學左大成吞吞吐吐，帶着眼淚的聲兒特別像，惹的大家都笑將起來。

胡七一舉手——「拍！」拍在小王虎的腦袋上，小王虎一驚，聽畢胡七的聲音：

「小子，眞有你的！哈，哈！」

小王虎挨了胡七一下拍，知道這拍是在誇奬贊成的。他想跟胡七開玩笑：

「你們知道爲什麼左大成知道她媳婦是那個：」緊跟着轉過腦袋向楊八四兒：

「八四兒哥，瞧，這麼着！」

小王虎手掌開張，在胡七的腦袋後上下的動着。

「哈！哈！」楊八四兒樂了，大夥兒知道這套把戲，也不由笑了笑。

胡七不知道小王虎跟他開玩笑，也莫明其妙的隨衆而笑了。

小王虎，停住了手，趕忙放下，用話岔開這個碴兒，他心裡跳着，怕胡七發覺了這個秘密一定不饒恕他：

「老葛，後來你知道麼：」

「不知的，不知的，我正要問哪？」葛長壽答着話，銜着小王虎傾着耳朵。

「你猜？」

「那，那一定是找石太爺囉。」

「不錯，石太爺人家不管了，發現秘密的大熱的後半夜，就去找，人家不開門。第二天一清早兒去門也沒有開，等着吧，等到響午，門開了，見倒是見着石太爺了。

「你來了。」石太爺笑着一張胖臉，從藤椅上站起來，向她們點了點頭。

『呃，太爺……』

『你…請坐，請坐」石太爺的胖臉上有深印着的幾條笑紋，左大成的母親是第二次見着。

「左大成說不出來什麼，眼睛瞪圓了瞧着石太爺。

「他母親訴苦似的就向石太爺說，話沒有完淚珠和汗珠已分不淸了：

「『太爺，您個救救我們娘兒倆，她……她是個陰陽人兒喲！…

「！……」

石太爺的臉像一面石板，皺兒掃個精光了。三角眼眼一縱縫，斜着，忽然一個笑，像一塊冰冰在她們倆的血心上：

「『貨出門，概不退換！睡了沒有，睡了！走！』」

說完背着手，腆着大肚皮走進屋去，身上的肉微顫動着。」

「石太爺!?!?——」葛長壽的聲音。

「她們娘兒倆讓石家的人逐出來！」小王虎上半身往葛長壽那裡歪了歪，昂着頭。眼睛等葛長壽的驚映，可是那沒有什麼表示，於是他接着說：「讓人家轟出來，人財兩空，第三天，辦喜事的第三天早半天，左大成的母親，快七十的人啦！熱急交加，一病暈倒，就嗚呼了！」

他又瞧了瞧葛長壽，那個只「唉，」了一聲。

「後來呢？」

「後來，死了娘，第二天，也就是第四天的一黑早，左大成的影片就找不着啦！直到現在村裡的人也差不多忘掉了打梆賣油的人啦！」

說故事的小王虎說的好像沒有勁，一個葛長壽也不命提起他的興頭來，別人，小王虎巡廻一下，有的一味吸烟：有的仰着脖子瞧天上的星星漸漸的亮了。還有兩個人低低的說話，是張阿根子和楊八四的嘴：

「到現今就說一年了，左大成跑到什麼地方，沒有人知！也沒有人問！」

沉默隨黑夜的影子走上船面。

咳！咳！——拍！

一口唾沫唾在水裡，是張阿根子，不是王老。大概是天邊上有一隻流星，飛剌了銀河裡去了。——張阿根子是媽媽經的學者，唾一口唾沫，你再瞧他，一定在緊褲腰帶呢！

「瞧見流星緊褲腰帶也一定揀着錢哪！」

「小王虎你甭跟我鬧，胡七，他……」

小王虎揣度着張阿根子一定要說他拿胡七開玩笑來着，胡七一定不依不饒，當有相當的根據。

「王虎哥，王虎哥，那石太爺——」

「怎麼着？」小王虎心裡一喜，或許讓葛長壽的間給差開了，瞧了瞧胡七，胡七却沒拿張阿根子的話介意。

「那H村的石太爺那們的欺侮人，並且還是那們窮的人！難道沒有報應？」

王老忽然咳了一聲，在船板磕了一磕煙袋，用嘴吹了吹烟嘴，嘆了一口氣，大有深意的說着，所說的話還是不離他自己：

壞壞八眼兒啦，老來貧，一輩子簡直是活受！有時候一個魚也不可憐可憐我，稀粥怎麼着，也不會喝到我的嘴裡來！」

葛長壽是贊成王老的人，同時他也知道老頭兒說的那三個字不錯，於是也說：

「年頭兒……」

「『報應有早晚，禍福自不錯。』是不，」楊八四兒不以這兩句話是什麼意思，是昨天聽兩個孩子在道上走着背書的二句書，他迷迷濛濛的說着，自己以為很得意。

「八四兒哥念過書麼？」葛長壽問。

「嗯，」是鼻子嗯了一下。楊八四兒一邊答應着，一邊心裡一動：要是老葛再往下問呢，豈不糟了。於是乃趕緊找話，走岔道兒：

「報應，你信麼？胡七。」

胡七說不清在想什麼，嘴裡微微的哼着小調兒。經八四兒一問，也說不上來什麼：

「嗯，嗯……。」

「左大成那孩子還眞跟我不錯，他賣油去在河邊，碰見我，我們爺倆就聊吧會子。眞的，大成兒也不是跑哪兒去了。」

「王大爺，您怎麼那們傻，跑到那兒去您會知道，那能讓人知道哇！我王虎倒也正盼他回來呢？」

「你不用打岔，眞的，石太爺我看總會也該有報應！」

「當然！」葛長壽最喜歡世上有報應。

「眞是！」張阿根子跟老葛一樣。

王老吸着煙，噴了一口：

「神還不烟是的！報應不是由烟來！神……報應……左大成……左大成的七十的老母親……石太爺，我想……除了左大成自已能報應……」

老葛忽然站起來，伸了一個懶腰：

「咱們從那兒說到這兒啦！王虎哥說王大叔的話不對囉？」

當然哼，王大爺的話不對囉。」小王虎得意的隨口答話，用的是鼻音，裡面的情感是在理不理。

「那個說法不對，」

「誰？」

「你的。王大叔的話的確有的是理由，還是對。你的，你的意思，你可不要拿這當哈哈看，簡直是瞎掰。——先說下，咱哥兒倆可不過那個！」

「那什麼，道理？」

小王虎覺得葛長壽的話是在沉着臉說的，同時倆人又沒互相開過玩笑，打過一過哈哈。只得嚥了一口唾沫，把頭皮的意思壓一壓，信口慢條斯理的探聽對方的口氣。

「你聽着，」葛長壽的腦袋隨着一顆星也轉一個灣——趕的巧，

張阿根子又咳咳的咳嗽！——一揚手兒，微微的星星的光，晃了一下：

「你們大夥兒也聽着：——對，對是好，不對，說一說大夥兒聽聽到了兒怎麼才是！可不要像我虎兒哥，張開嘴也是開，閉上嘴更頑皮……」

「老葛，我怎麼就…………」

「聽着，小虎兒，這話咱們大夥兒商量。又攙哇！」

王老放下煙袋，一探頭，小王虎的眼睛翻出白來。

老葛向王虎一笑，說了聲：「得，我說錯了還不行、聽我的。」於是就說他的：

「不是麼，咱這兒A村眞像悶葫蘆罐兒裡過日子，不，保險櫃裡——像胡七哥說的。嗯……別的先不用提，就拿我們村兒說罷，跟這兒只就隔着一個籬笆山，燒香的人，上飛龍院的我瞧比A村的多，可是，還是沒有福，年也不收，官又迫得緊。這邊我聽說好的多，也許人心眼都好吧，我們那兒呢：不好，也許——」

王老聽見新來的人在說着他的好話，爲他反駁着小王虎，心裡不覺一夾，這時天黑多了：西邊的樹棻山棻山的半個月亮亮光足了好多。他瞧着月亮笑，笑的他心裡爽快起來，流快多了。月亮的笑隨着流星的尾巴帶一陣陣的流風，吹動王老的鬍子像柳樹條兒，大概他心裡有青嫩柳樹一樣的暢然痛澈了。

「小王虎說的還是不對不，老葛實話說出了。」

王老頭向着張阿根子，意思以爲張阿根子也像他自己一般快活。張阿根子却沒有話，王老失望。

「那A村的左大成爲什麼受人欺騙。說一說聽聽」！說話的聲音有些逗氣，語言裡有無數的無形的小針，悄捷扎在王老的心上，這又是小王虎！

「那是左大成一人的事。」老葛只接上這麼一句。

「左大成是好人哪！」好俏皮的抓着理，話調愈扎人的耳朵：「孝子，好心人，飛龍院，龍飛了的院吧！」

「那左大成他們娘兒該石太爺的！」

老頭兒的話本來就釘不住小王虎的薄片子嘴，這回他心裡有些急，可是沒有用處。倒給小王虎找報復的材料：

「那不成，您這麼說也不用有神沒神啦！，可不是，您說什麼就是什麼，您就是神！」

「神，我本來就不信服神，但咱們A村的確是受了飛龍的保護，神祐着。要不然，這們踏實！」老頭雖然平服氣，一想跟小王虎賭嘔氣也不會有什麼效力讓他們知自已究竟是什麼意思。「是不，老葛，」

老葛閉着眼睛，沒聽王老叫她，可是他却即開口了，並不是因爲王老叫他說的，他閉眼想了半天，這是編撰出來的結果：

「報應也不一定在當時啊！」

「又是報應？——」

王虎聽到報應二字最是刺心：又想起十九年前來。於是拍了小王虎一下，被拍的身體跳一下，話被拍回去肚子裡，連小王虎自己也找不着他當要說的話。

張阿根子半天沒張嘴，心裡卻有他的事。說出來也不是關於「神的，」或是「報應。」

「咳，車把勢也不是那兒云去啦！」

一聲出去，響應得極其容易：

「可不，一斤白干也不是這們半天，雖說是A村裡大德泉去打！」

是楊八四兒。

跟着胡七也從磕睡中醒了：

「劉大這小子！眞不人×的，老子的酒不到口，一些精神也沒有，媽的。」

「今兒晚上不是還要下釣鈎兒？」小王虎也聽見酒了。

三人說酒，罵劉大。

小王虎愈說愈熱鬧，惹的胡七和揚八四兒笑不可仰：小船却有些搖搖了。

把王老和葛長壽扔在一邊。

王老一邊生氣，心裡咒罵着小王虎：嬉皮笑臉，爛眼皮蛋。三句話沒有二句是好聽的。

「長壽，報應總不會滅掉，雖說神是假的。」

「倒是，倒是。」

葛長壽是一付熱誠欽羨的眼光。

王老把眼光也投過去：

「唉，年頭兒趕的，也許變了。左大成自己………」

兩三吵嚷隔起王老的話：

「來了，來了。」

「眞的！」

「劉大！劉大！」

三個跳起來，船動，水振得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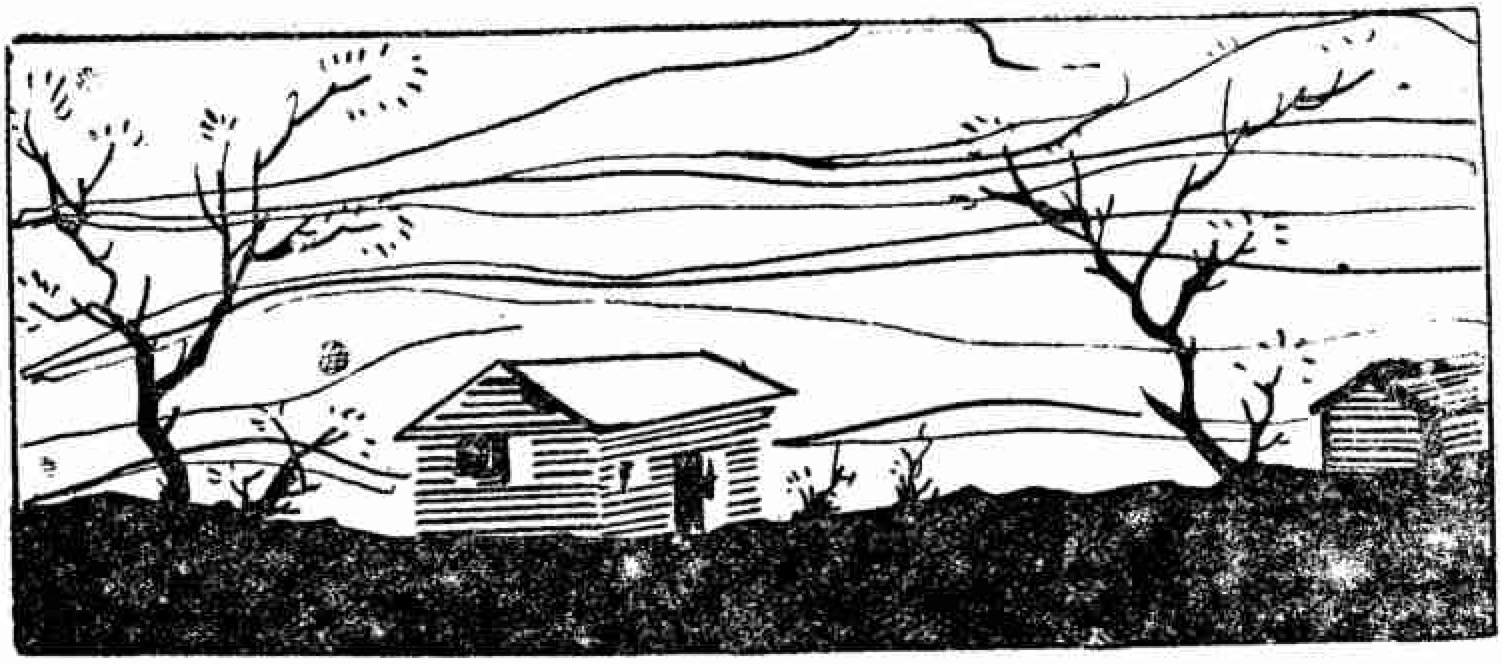
「我也該回去了。」

「王大爺再一塊兒聊一會，喝一盅酒，劉大也打回來了。」葛長壽一手挽着王老，「胡七哥，張阿哥……」

三人指着村口，笑着，說着，沒有答理。

喂，喂，今兒酒不算我的，我請王老叔喝一盅子。別讓王老叔走，回頭多說吧會子。」

那六個耳朵像突被强心針刺一下，一振之淸就淸醒了，於是六隻胳膊拱了起來：



「住遍東西南北城」

舍魚

最近請求我的朋友某君給我刻個閒章，章文是：「住遍東西南北城」。某君刻圖章的技術，雖然據他自已說刻得並不是太好，可是從來不拒絕善意的要求。然而當他聽到我的請求時，却例外的有點猶豫。——雖然這個請求是第一次。

「你怎麼忽然雅得這麼俗起來？」

於是我便說給他以下的一篇話：

在北京，我住了已經十二年多了！從她是北京，到改稱北平，又恢復北京，我一直沒有長時間離開過她；也可算是「三朝元老」了。就是我的家，現在住在這裏，也是第二次了。第一次是在民國十五年，這次是從事變後不久來的；這些話，你大概聽着有

點囉唆！我們祇談去年吧！因爲我這個「住遍東西南北城」的典故，就出在去年。

我雖然是個俗人，可是有時冒點雅氣，自已也莫明是什麼原故，比方我這個「破家」，根本就沒有住好房的資格，至於提到書室，簡直可憐得有點發抖，在臥室的破箱籠堆裡，擺上一隻先天不足的小棹，再來一隻失去青春的籐椅，棹上雖沒有太考究的文具，總算應有盡有：這就我書室的風景線了。就滿算人傑地靈吧！王先生不在乎這個，可也大可不必費事再給撰個什麼室名了。但總覺有點不好意思，好像西服口袋上，不插上支自來水筆或花手絹也似的感到寂寞。於是乎搬一次家，也就有一個新的齋名了。你聽聽我這四個齋名如何？

在東城住時叫「轟轟齋」。

在南城住時叫「宣南面滾居」。

在北城住時叫「海濱寄廬」。

在西城住時叫「滿院丁香館」。

請你記住了這幾個齋名，然後我在逐條

加以注釋，你一定要稱讚他們是名符其實，並且名正言順呢、自然你要有與趣的話，給我每個齋名刻方圖章，那自然是相得益彰的盛事。雖然祗有最後的一個尚切實用，可在精神上還都有其紀念的價值哩！

「轟轟齋」，是我在東城住時的書室的名字；來歷很簡單，就是整天在轟轟的聲音裡過日子，於是即景生情，就叫「轟轟齋」吧！

轟轟的聲音，從那裏來的呢？並不是天上的飛機，是從協和醫院的機房裡播送的；大概是晝夜不停的在播送着。這樣大的聲音，自然很容易收聽，可是住得久了，便可達到充耳不聞的境境。所以我用「大概是」這三個字，是下得很有分寸的。

「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我沒到菜市的經驗，嗅覺是否這樣容易麻痺，我不敢斷言；可是在聽覺上，請你相信我這句話：我是體驗了並且証明了這段哲學。所以住過幾個月之後，家裡的人們，再不嫌噪著我要搬家，我自己也就安之若素了。

可是我的房東，看我這樣樂與接受他這房子的弱點，便再按捺不住房價高漲的誘惑，很客氣的請我考慮他的生活問題了。經過幾次很坦白的磋商，總接近得不大圓滿，於是在我家庭的會議席上，搬家的輿論，又抬頭了。

從過陰曆年的時候，我們就下了決心，所以無論是到親友家賀年，或是親友來我家賀年，話題總離不開找房子，並且談到末了，總是託親友們代為留心。

可是，不經一事，不長一智，你就知道找房困難，但困難到什麼程度？沒有經驗過總不能十分透澈。你如果有在女朋友羣選擇結婚對象的經驗，那情形到不相上下。一天一天的過去，兩個月的「白住期間」，毫無顧惜的飛逝了！新房，還是渺茫無着。房東很客氣的，允許我再住一月的要求；不過當我舊事重提，表示我打算接受他從前對我提出的增租的原文全部時，却被他婉謝了。因為今年的曆本，是比去年加價了。

「世間無難事，祗怕用心人」。終於在山窮水盡疑無路的時候，被我用電擊手段，抓到了一處房了。

這處房就是很風雅的「宣南面潦居」。

由於房價的不合適，或房間多少好壞等不合適，幾個鐘頭的考慮，失去了不少的機會，根據這點教訓，「宣南面潦居」，在聽到縴手報告之後，沒等看房我便付了定錢。到晚上天凉才去看房——這時已是陰曆的五月了。

出了宣武門——「宣南」的由來。走啊走的，走到一條天津式的里衖，房子是帶有一點西洋作風，雖然是南房，但在這院裡是主房；一排五間，高大，敞亮，有幾個可以打開的窗子，窗外是遊廊，很合夏天的條件不過我的廚房，將要設在這走廊上了，美中祗這一點不足。院裡住的家數，在我未搬來之前是四家，比縴手的報告多出了一家：不過倒並不使我不滿，因為我在戶口牌上証

明了締手所告給我的另一件事是忠實的，院裡的住戶，都是「本分」人家。這是我深切注意的事。當我在遊廊下翹首遐觀的時候，忽然聽到了雛燕的叫聲，原來在椽間是住有一窠燕子的；假使在當時有點嫌房間太少，或感到住戶太多，而發生打消租意的話，那麼，這幾聲雛燕的呢喃，實在就是促我離開機器轟轟聲的大動力了。人本來常愛愚弄自己，把小的適合，去換取大的不適合的。

在一個最能流汗的早晨，我家便毫不留戀的離開了「轟轟齋」了。

第二天早晨，天還沒亮，我便發現了這所房子最大的弱點。便是這院裡住的小孩子，驚人的衆多；因爲洗臉爭臉盆吃飯爭碗筷，因爲許多不明原因的原因，打，鬧，吵，哭，喊，唱，笑，叫，簡直亂得可以，但祇經過微微陣被驚醒的不快，馬上便釋然了。轟轟的機器聲，可以習久而安，小孩子的吵鬧，總比機械的噪聲，要有點情趣吧。

意外的，小孩子們的鬧聲，醫好了我幾年來晏起的病。

院裡，每家門口有一隻煮飯的火爐，並且鍋裡長久在火上吐着熱氣，在這並不需要溫煖的夏天，實在有點吃勿消，於是到街上蹓躂吧，巷口到是一片廣場，遠處還有些樹，轉到我的房後，才發現爲什麼屋裡並不像我預想的那麼涼爽！原來那一面後房山，毫無遮掩的接受着陽光，從日出，一直到日沒；自從我發現這個秘密之後，我便總是睡在靠窗的籐椅上過夜了。

我是個比較達觀的人，這些小事，自然算不得苦難，假使你想明瞭我在這新居裡所受的苦難的最高峯，我這新的齋名，便最能記錄，最能指示給你了。

搬到這個新居之後，使我感到並不能作久居的打算，每天上廁所的時候，使這種意思更加强了；因爲院裡祇有一個女用廁所，而我們「老爺兒們」，必須到巷口外數十步遠的公共廁所去方便。這個公共廁所，實際不過用葦牆圈了一片不算小的空地而已。享用牠的人，毫無計劃的隨意佈置他們的排洩物，當你要選擇一塊不使你的嗅覺同視覺太受侵擾的空子時，那是須要費一點腦子的事。所以每當我蹲在這星羅棋佈的地方時，還地爲良的決心，便油然而生；繼續搬家的準備，使我僅有的女僕，也暫時打消辭意。

但終於我這女僕，在一天下雨的午後走了；我們對她這樣的缺乏涵養，深抱遺憾，繼續到傭工介紹所找來的，不是說沒有，「下房」不方便，就是嫌買菜離街太遠；其實一個大學畢業的人，選擇職業都沒有她們這樣刻奇。

雨繼續了三天，還沒有一點停的意思；也沒有找到一個適合我這環境的女用人；於是她的職務，便暫時由家裡人來分擔了。我分到了買菜的職務，穿上雨鞋，撐起傘，携了菜筐，到離家數里地以外去買菜；起初很覺其中自有眞樂趣；以後，雨雖然停了，而巷外一片汪洋積水，作了小孩子們的浴場，不要說車，連船都沒有一隻，任你有多大勇

氣，能抓下襪子來淌過這一大片水嗎？不然便沒有菜吃。一天不吃菜，還可對付過去，而這一片橫塘，却不是一兩天能澈下去的，雨又在不斷的給他加些持續性：末後祇好給游水的小孩子幾個錢，託他代買了。從此我才明瞭沈不住氣的女僕，實在是有先見之明；而後來者的挑剔，並不爲無理由了。但吃的問題，却並不比拉的問題更爲重要呢。

在夜眠不寐的時候，這積潦裡，一片蛙亂鳴聲，是孩子們吵噪的後補者；所以當一個朋友（？）答應借給我幾間住房時，便又毫不顧惜的離開我這很有詩意的「宜南面潦居」了。在我搬走的時候，樑間的小燕，正一排橫列式的俯在窠口，等待他母親給帶回早點呢！別了，我喜愛的小燕子！四十天的相聚；使我深悔並未顧得同你們十分親近。別了，我那詩意的書室！

我這個「朋友」，是個很慷慨的人，當他知道我正在受着住的問題所苦難着的時候，他便仗義的把他家的空房，匀給我足够我住的幾間。因爲他是個單身漢子，並且在外面住的時候，多於在家的時候；我搬了進去，在他，可以省去了用人同房租，在我，可以很不費事的搬到一所近於獨門獨院的房子了。

在這種互惠的條件之下，滿可以作久居的打算了，我的書室也可以作一番空前的佈置了。

新房坐落在北城的什剎海岸上，在炎熱的夏季，是最理想不過的地方了。並且屋高，院大，兩株頗有年齡的老槐，也增加不少清凉之感。

時間無情的飛逝着，享受了這樣一個清凉的夏季，過了一個明朗的秋天，當我正在佈置預備有一個溫暖的殘冬的時候，我的朋友，却對我提出騰房的要求了。原因很簡單，就是他有另外一個朋友，能用比我更「最惠」的條件同他合作。於是他便將施予我的慷慨收回，而改施予另外一個人去了。於是，我這「海濱寄廬」，也便終止了「寄」了；從「宜南面潦居」搬到「海濱寄廬」，是在陰曆的六月，離開「海濱寄廬」，是在臘月。俗語有「六臘月不搬家」的話，我却不能在乎這些「媽媽論」。

從北城搬到西城，就是現住的「滿院丁香舘」了。

雖然來看房的時候，已經有四家住在這里，使我有點猶豫：幸喜我要住的還是個獨院，並且窗前有十數株丁香樹，憧憬於春季的繁密的花球，更將香氣滿室吧！

今年的丁香花，雖沒有我想像的那樣繁茂，而在春來最遲的北地，總算報告了一點先春的消息了！

我很滿意我這個「滿院丁香舘」，因爲雖處在四鄰環繞的雜院裡，倒沒有「宜南面潦居」那樣熱鬧；除了對窗隔房家的無線電，毫不缺席按時播送着他應有的節目外，再沒有其他的聲音煩擾我了。强制聽無線電的威脅，雖使我感到不安，可是一想到我那「燕燕窩」，便可立時釋然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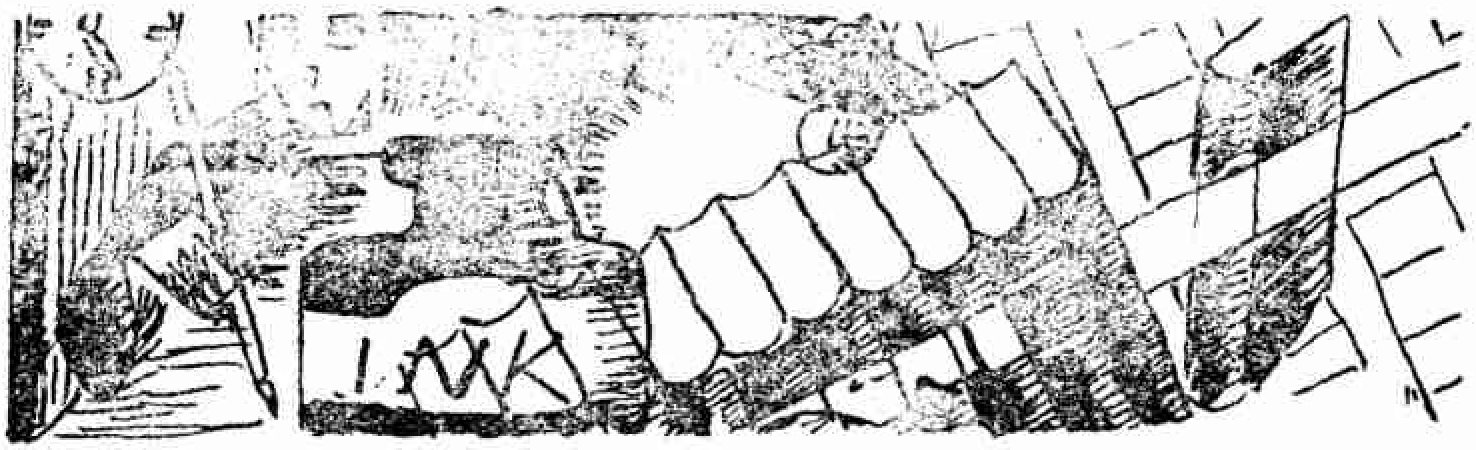
在房子如此難找的今日，我能在一年之中，四遷其居，不能不微微驚異到自己的本領；並且很巧妙的圍城兜了一個圈子，難道這不是很可紀念的事嗎？

你總能相信我這四個室名，不但雅訓，而且完全是毫不誇飾，毫無歪曲的用寫實主義的筆調所撰成的吧！

我們這文壇

……素描之一……

徐新



朋友：信，可眞是一股情感的波浪呵。您說：該說的皆已在信中像暴風雨的傾瀉無餘的說過了，你覺得摸到了字眼兒的份量，您可多麼驕呢！目前文壇，在大多數淸高者流的不屑一顧下，這爲放任所造成的文場上，究是呈着怎麼一種光怪陸離的現狀呢？你也許比我知道的多。不錯，垃圾堆是該掃除的。至於垃圾堆以外的，那些意圖使用恬顏與誇狂的，使文化釘封與退行的，在強橫霸道的製造幾許荒唐可笑的夢境的，硬把塗着白鼻梁的小丑笑臉，裝上一頂紳士的帽子，朋友，尾巴終是藏不好的，於是阿Q相也就是必有的現象了。你說，擔心的是缺乏一面照妖鏡。但是斧削與肅淸，雖也不失爲應有的澄淸與淸算，但我以爲用沉默這力量去把迂腐誇狂那些文場上的寄生虫，屛棄於文場之外，也是很好的辦法。朋友，記着：文筆人自身，先要有一份對這文場的：「爲這不値得樂觀的荊棘前途，升發着最大的熱與力，」的信念！（缺乏這信念，也僅僅就那麼，惋傷浩嘆而已，文壇上仍永遠是紛亂的！）

這文場上，那些製造退行掩遮眞理，有意欺騙讀衆，藉夢想僥倖避免獨退的危機的，原來對於大衆的影響，是極其較微的，加以澄淸，也許是多餘或浪費！但是我們整個的文場上，如其一貫的取着不屑一顧的態度呢，彷彿旣不能打開一面流動新鮮氣流的窗子，一份缺乏熱誠的淡然，在文場上，是永遠就那麼昏瞶與迷矇了！呈現着烏煙瘴氣的飈火滾潑氣運下：現在他們的眞實具有水平線上的眼光的讀者，又能究有幾許！這是一個危機，嗯，如文筆人自身不建立絕大的熱的關心，我們是沒有文壇的，一定說有，也許是汪麻子一流吧？

在這五色繽紛烏煙迷惘野孤參禪者之今日文場上，阿Q相是極盡其蔚蔚大觀的。你說，你碰到了一件極可悻悻憤懣的心緒之虐待！朋友，您眞傻，與匹夫匹婦談大乘法，自是不智！在我們這文壇，你只

要是文章闊老就行！「那麼秉筆狂書，日就萬言，類如抄點兒舊詩，做點兒什麼詩人讀之類，一以顯出自已的博學，再可明白的透露着弦外之音：古人皆可秉筆誅書，這人一定廣覽。再不然就學避免着費力兒，做點兒「辭達而已，矣」的自稱通順簡短文章，把今日買麵一斤，用錢若干，小四他媽，買零食一角五分宋朝某人曾說如何如何之類，寫那麼幾萬字，即可得心應手，於是就有人稱其爲好懂與通俗的傑作了！怪不得，他們自稱多產作家呢！你說你對這樣文章，可立嘗萬言而無難色，對，對，只是我們不能那樣泯滅一顆藝術的信心，但他們所做所爲，究與讀衆有何影響，大作家是未曾想及的。

朋友，你把一點顏色的色料用字畫出，一點意象之捕捉，送給這樣很能取巧的大作家的臉前，朋友！你失算了！大作家的腦子，是沒那們多的曲折方向的。大作家只能讚美着死去的四六古文，再不猫跳狗叫易懂的文章，你說他們眼睛低能，哼！朋友，你褻瀆了大作家！大作家就不能不一面遮羞避重的擧起盾牌，你不聽他們連連地說通俗話嗎？噢噢！通俗化原來就是：「五官總動員」一類妙句的作家，辭達而已矣，辭已經達了可惜不能已矣！

我和你一樣，在酷愛着我們的文字。早年，我曾經到過一座女喪事的人家去參加祭悼，孝子正在含笑的招待着客人，但是我在這缺乏悲哀的空氣中，反象爲一顆顆跳動着的哀感氣流所包圍，而在黯然了。朋友，中國字多可愛呀，那麼富於藝術！富於音樂！一幅幅輓聯的文字，嫉我像是邁入哭泣的嚎啕中。朋友！自此我升發了不少省悟！我們眞幸福，能够生活在這麼一個文字的國家，能使用着一堆堆美術且鮮活的字。我覺着：字成千成萬在字典中，死殭殭地躺臥着，及至我們把它一個個驅逐出來，就那麼歡蹦亂跳的活鮮了。這一點點的喜悅愛慕心情，於是，我更進一步的酷愛着文藝！文字鋪排成最藝術的宇宙！

文藝，這爲人視若輕鬆平凡的工作，到如今已經爲着大作家們在玩玩算了的鵠的下，也只能剩下玩玩算了！（這一羣使文化退行的惡魔！）

你偏偏以爲不是玩玩而已的事，於是大作家就在挑剔了：「對於歐化文字的責難。」

不錯，這責難我如逢到過不少，於是我就高興談談了。

我只想先說這麼一句：五四時代白話文的提倡者，不是在不久之前，在驚奇的批評着何其芳畫夢錄的看不懂嗎？究竟畫夢錄可以看懂否，你也許會微笑了。此外，足够說明文藝這東西是與時間並行的，凡不能掙脫腐舊天地而走一走新鮮宇宙的，除去驚訝也只有縐眉了！

這兒我願意鈔引一節話：「像小河一樣，我們的文藝，終於得向前流說教的易卜生，不能永久霸佔我們的心。跟着唐珊，尼巴雷，梅特林克茈而王爾德都闖進來了。我們的情緒，變得細膩複雜了。讓拜藝術深於對社會文化熱誠的作者，漸漸領會文章主要的作用是表現。想

像還滿他們往新鮮深刻裡表現。原有句法的簡嚴拘謹，爲他們所不能容忍了。他們想寫每一個行爲單位加以刻畫，這個我們有的太少，他們想在一句話裡，包容不單純的意思 Dependent Clause 這個沒人做過。內在的表現力驅使他們冒險嘗試。這冒險在讀者和另外作者間，一時還居然成爲風氣。固有的句法爲新異的觀念意象衝破了，於是，作者在構思造句上，不再節制承受平素所接近的外國文學的影響了」。嘗試途中，少不了試驗，何況智慧的文字，現在頗不少在這上面獲到了表現上複雜曲折的成功呢！唉噢！你說他們在兜罵這風格，這點風格的金字塔，他們是缺乏文字的曲折，造成情緒的蜿蜒的能力與智慧的！同時這做法在一兩個不爲古老的因襲所範圍而企圖加强藝術效果的人的筆上，就增多了表現的愉快。一點智慧的文字下，就無法不攜取一點外國文學的句法。故陷於舊有巢臼中的，就不免愕然了！愕然，如其不趕快裝怔斥爲冗長或難懂，就是露了低能！大作家聰明的很，又何樂而不爲呢！故你逢到冷箭，且莫怪，那是阿Q相中之一的怪現象而已。不過，中國文字有其簡樸的藝術美德，故近年來，一般吸收西洋文學的，往往卻也讓一串沉長的「的」字，成爲了拖泥帶水的致命傷！繞嘴聱牙，確實令人樸朔迷離！於是在這現象下就用的着：「如果想文字有光采，富血肉，得爬在那上面，撥迷調遣溶鑄醞造，經了一個更嚴肅的工作」的話了。堅實純正的藝術作品，得是在極簡單的外形上，蘊藏着多量的內容。朋友，好文章在辭典是查不出來的。我們的大作家，你說，他們引辭據典的那麼爛熟，享受現成，偷嫩的小偷，也只有帳房先生好做，精采的文章，使用符號文字去表現情緒或理性，又那能與他們有份呢！——但文章闆老是叫徹雲霄的，大作家是居之無愧了。

複雜遼遠的情緒，如企圖使其活靈活現粘着於讀者的心坎上，起着撩引情感的功能，比如炎熱的暑伏，而能使用文字把一般情緒引到嚴寒冬雪天氣中振顫戰慄，也就不是那般浪頌典故大作家的能力所及了。

朋友：「國文根底和創作是兩回事，那根底恰成爲創作的阻礙。」好了！好了！你吸煙不常划火柴麼，這般大作家，就正如划時的紅點瞬間的一亮一樣，對於純正的藝術的距離是微乎其微的。眞實的讀衆，是會把批評說得很公道……你悻悻些什麼呢！

九月五日

讀者諸君：

我們的刊物如果好，請告訴諸君的朋友。
我們的刊物如果不好，請諸君告訴我們！

末路

Anton Soder Berg 原著
青萍 譯

在一個初春的傍晚，天氣非常的潮濕而寒冷，這時在一條寂靜的胡同的一家小當舖裡，走出一個滿面愁容的婦人，因爲時間已經很晚了，她走出後，當舖的門，隨着就「砰」：的一聲，關了，這位面帶愁容的婦人，就是有名的交際花樊娜，她在兩個月前，因爲受傷而進入了醫院，現在她已經離開了醫院但是他的袋中，卻再也沒有錢了，於是她祇好除下了她唯一的裝飾品，一個鑲着藍寶石的戒指，送入了當舖，換了一張一元的紙幣，但是這一元的紙幣，有甚麼用呢？既不够買一件短衫，又不能換一頂流行的女帽，當然更不够買一雙褐色的鞋子了，可是他覺得沒有了這些東西，就好像裸着身體一樣所以他覺得一切的一切，都在笑他衣服的襤褸，於是衣服完全佔領了她整個的思想，甚麼吃的問題，以及住的問題，她早已忘記得乾乾凈凈了。

「只要我能遇見一個紳士」他想，「那我就可以得到點錢……他們決不會拒絕我的要求…………」她正想向貴族俱樂部走去，因爲那兒是他們集會的地方，是很容易遇見他們的，但是她回想起自己來，衣服是這樣的襤褸，並且連一頂帽子都沒有，那如何能去呢？

她躊躇了好久之後，決定作那最後的孤注一擲，於是他就想起那叫做芬克爾的牙醫來了，他是一個改了教的猶太人，並且是一個色鬼，在六個月前，他曾經給了她一付手鐲，她想到這兒的時候，那失望的心裡，好像得到了一線光明，她也不再像先前那樣的憂鬱了，她含着微笑，向前走去。

「只要我能會見他的時候，他一定會給我的，」她想，「若是他不答應我的要求，或者很少履行我的要求，甚至於完全不履行我的要求的時候，那末我一定要打壞他房子裡所有的燈籠」。

當她來到牙醫門前，還沒有觸着門鈴的時候，她快樂的思想，好像在她底心裡消滅了，於是

她開始有點兒感覺得懼怕，本來她一向就不知道甚麼叫懼怕，但是現在她衣服這樣的襤褸，他一定會拒絕她進去，因此她不僅感覺得慚愧，同時也感覺得懼怕了

「也許他現在忘記了我」，他猶預的觸着門鈴，接着就聽見脚步聲響了 ， 那是這兒的看門者。

現在若是看門者說聲「沒有在家」：那她是很快樂的，但是看門者的回答，却出乎她的意料之外，並且他還引她走進了客廳幫她脫下了外套，她覺得一切都是華麗，可是在這些華麗之中，最引她注意的，就是一面的亮的穿衣鏡，因爲在這裡面，她看見一副襤褸的形像，旣沒有特新的女衫，也沒有大的帽子，當然更沒有褐色的鞋子，於是一種激烈的羞感，又湧上她的心頭了。

「請進去！」一個女僕指示她走進醫療室，「醫生馬上就來了，請坐」。

樊娜坐在柔軟的圈手椅上，態度似乎是非常的瀟灑，其實她底內心，却正充滿着苦悶。

「我一定要他借給我」，她想，「而且他一定會借給我的，因爲已往我們的交誼，是非常的濃厚，可是要女僕走開才好，我決不願意在她們的面前 ， 像這樣說——現在已經沒有她應做的事，但是她爲甚麼還是老站在這兒，不走開去呢」？

五分鐘後，室門又重新開了，她所期待的芬克爾進來了，他是一個十分高大，而且非常肥胖的人，所以他的雙頰他的胸膛，他的身體，他的肩膀，以及他的一切的一切，皆是非常的豐滿，再加上黑炭似的皮膚，眞是非常的討厭和可惡！但是他是一個色鬼，所以他在女子的身上，常常揮金如土的， 隨便用錢， 但是現在他却顯出疲倦而不耐煩的樣子。

「我能替你做點甚麼事呢」？他顯出冷淡的樣子， 這樣。問着。

樊娜見了 他這種冷 淡的樣子，慚愧和憤怒，一齊湧上來了她的心頭，於是她的臉飛紅了，並且雙頰似乎還有點發燒，但是她始終默默地 ， 並沒有發作出來。

「我能替你做點甚麼事呢」。他不耐煩，又重說一遍。

「我是來醫牙痛的。」她捺着心頭的怒火，也淡淡的說。

「啊！……是 那一個 牙齒呢」？

樊娜想起她有一個牙齒，會經被蛀壞了。

「在下排的右面……靠右面的那一個牙齒……」她說。

「啊！那末就請你張開你的嘴罷」：

芬克爾皺起了眉頭，放輕了鼻氣，開始他的工作了。

「疼嗎？」他問，並且用一個鑷子 ， 掭動那給蛀壞了的牙齒。

「是的，有點兒疼。」樊娜故意這樣的說。

「我能够使他知道我是誰嗎？」她想 ，「他一定會記得我的，不過現在大概因爲他喝多了酒，所以才忘記了這一切，若是他酒醒了，她一定會認識我的，

但是那個討厭的女僕爲甚麼老是站在這兒呢」？

「我看你還是捨去了這個虫蛀的牙齒罷，因爲牠已經是沒有甚麼用處了」。

「旣是這麼說，那末就照你的辦罷」：

「請你安靜點，我可要開始工作了，」說着，他就用一塊潮濕的棉花，塞進了她的口裡，並且用一個鑷子，輕輕搖動那給蟲蛀壞了的牙齒，突然獎娜跳了起來，並且嚷着痛，要不是女僕站在她的面前，她早就要痛的哭了。

「好了！好了！」他含糊的說，「別怕！那牙齒已經是沒有用處的了，而且無論如何，你…………你總得勇敢點……你總得忍耐點……」。

她極力的忍着痛，睜開了眼睛，只見他的手上，已經染滿着牙血了，這時女僕端了一杯清水，放在她的嘴旁，她輕輕漱了幾口，這時已經沒有先前那樣疼痛了。

「當你回到家裡的時候，最好再用冷水漱一次，那末血自然就會停止了，」說着「他就站在她的面前，並且顯出一種叫她離開的神氣，好讓他單獨的留着。

「再會了！晚安！」她說完之後，就向門外走去。

「喂！……你還沒有付給我手續費呢！」他嘲笑着說。

「啊！是的，」她想起來了，於是她就把那最後的一張紙幣，送給了他。

當她重新踏到街上的時候慚愧和憤怒，又一齊湧上了他的心頭，她的雙頰是較先前更紅，而且更發燒了，她靜靜地沿着街道走去，並且回想起她的生活來，她覺得她的生活，是太不幸了，而且這種不幸的生活，她一定還會遭遇到的！在明天，同下星期，同她的一生，一直到她末日的降臨，於是她悽然的覺得得她已經踏上她最後的末路了。

這時夜已經深了，淒涼的夜風，不時傳來一陣陣夜鶯的哀鳴。

蟋蟀

張金壽

兒時便已喜歡捉几隻蟋蟀，放在瓦罐裡。

也說不上捉牠是因爲什麼，說是爲聽叫聲罷，在白天熱鬧的時候牠不叫，而且那時我與弟弟們已經每天到學校去讀書，在私塾裡讀書每天早去晚歸，即便牠叫，我們也是聽不見的；到半夜我們早就睡熟，才過了熱季，得到一些涼爽，豈能還有什麼興頭來聽他叫！說是爲瞧鬥罷，其實也不盡然，我們不知講究，時常三五隻放在一起，在喜歡養蟋蟀而且講究一點的人，這是絕對不行的，有時放一塊黃瓜尾巴下去，之後也許爲另種玩具所誘惑，三五天不去看牠，裡面或者只剩一隻了，其中還有牠咬死的不完全的屍骨，鬥倒是鬥了，我們可是並未瞧見。可見那時也並不是全爲看瞧鬥才捉來養牠玩。早出生的兩三枚怎樣也跑不出我們的手心。倘必要說是爲了些什麼，那麼，可以說是就爲了捉時那點神秘性罷。

先是只會用手捉，一掀石塊，突地竄出一枚來，這是三尾，不會鳴的雌性，習慣告訴我們說女性是遇事張皇的佔多數；其次是二尾跑出來，這才是我們的目標，趕緊去捉。往往牠們跑到一塊搬不動的大石底下，這就算活了命，若是被捂到手掌裡，一手攥起來，因爲怕牠跑掉，先用力攥嚴拳頭，然後一個手指一個手指地伸開，一露牠的大腿，便用另隻手按住，攥住的那手才可以張開，就這麼提著腿給扔在帶來的大圓鐵茶葉罐裡。我們笑著談著，這就有了一枚被獲了。

得了三尾的會一邊往罐裡放，一邊念叨，但是不幸的三尾這時若趕

一尾的跑掉之責應由牠負，有時用力一揪腿，揪下來，把牠和牠的腿都扔掉完事，有時却往遠處一擲，死活由牠去。

後來有了蟋蟀罩子和蟋蟀釬子，先用釬子去插在離牠叫聲不很遠的地裡，用力一搖，牠便出來，這時罩子才有用處，一扣就得。可憐的被擄者，牠進了罩子便往尖上鑽，以爲由此光明處可找出路，其實正是我們所願，到這時趕緊拿起罩子捂到自已的胸口上，復用捲好了一邊的紙筒，將未捲的一邊往牠身上去碰，牠見洞就鑽，中了計策，進去之後，不能前進，而來路也被堵死，於是只有隱忍在紙捲裡了。

這樣捉旣省力，又不傷牠的鬚尾，比用手捉時進步多了，但遭到厄運的蟋蟀，也因這機械而增多了額數。

最神秘的就是聽準叫聲將要下手捕捉的時候，三兩個人分開，各往自已聽到的地方去找，哪個人先找到，就呼其他的人一齊來捕。先聽好了在一大片地裡，目標漸漸縮小，末後知道牠的確在一個窟窿裡或一片瓦塊底下了，就先把傍邊的草或石子挪開，堵截牠們的逃路。你命令我先搬那石頭走，我又命令你先拔脚邊的草，全憑作手式和臉上的表情，說話是怕驚走蟋蟀的。往往對方誤會了，自己叫他搬石頭他沒動，倒把另一塊自已以爲足以驚走蟋蟀的搬走了，便皺着眉頭，撅着嘴，欠起身子指着應挪的一塊。倘如捉着，便忘掉了別人的錯誤，否則必埋怨不止，或者還能因此打架，一直扭到媽媽那裡去評判。

晚上是蟋蟀高興時候，晚上也比較好捉，捉的傢俱比白天多了一盞燈或一支燭。牠們不論在墻壁洞裏，或草地的窟窿裡，這時全走身體走到窩邊，將司理觸覺的鬚露在外面，預備有聽牠唱歌聽得高興的異性，想跟牠一齊過日子來找他時，得先以鬚觸鬚，互道寒暄，然後由牠領進房內去行禮。

然而捉牠們也就是此時恰好，燃着了燈，牠並不怕，一些不理，仍舊唱着牠的情歌的時候也常有，把罩子堵上了窩，從旁邊插進釬子一搖，牠一下就竄進罩裡了。有一回我沒帶罩子，只用燈照一照，復用細草撥牠的鬚，牠以爲是異性，便往裡引，可是並不見進去，半天，牠發急了，照直走了出來，被我一下抓在手裡，口裡喊着：「大黃頭，大黃頭！登登地跑向家去。

雖然小時只是這麼胡亂糟蹋蟋蟀，長大作事時，也注重過一陣。同事裡有一個新來的李先生，年紀很大，但還富有孩氣，舉凡小孩所喜歡的東西，他都不煩厭，如同用蘿卜削一個花朵，用膠泥捏一個小菩薩，這些事都是他幹的。一回，正在上班時候，主任沒來，幾個人便說說笑笑，這時忘記是誰了，從口袋掏出一把棗子來給大家吃，都吃得津津有味之時，李先生忽然想作一個玩意，他把一個棗咬掉一半，露出核的尖來，未咬的一半則用三根大頭針插進去，叫牠能穩穩當當地在桌上，因爲下部有針支住，搖牠也不倒了，他再拿另兩個一樣大的棗子中間用小扁棍連上，就將棍的中間放在那個棗尖上一轉，滴溜溜很好玩，他笑着說：「這叫小驢轉磨！」

提起了養蟋蟀，他說得很在行，他說必得頭大，脖領寬，大腿粗的才能鬥得好，草地裡的不行，好的多在蓁椒地內與棗樹裡，還有喂什麼在哪一季節，什麼時候給二尾交配，他都說得很詳細。到他家裡去過一趟，大大小小足有二十多個罐子，都是鏤細花紋，非常講究的。每個蟋蟀都有名子，什麼「飛虎將」啦，「大將軍」啦，別致得很，他像看小孩似地看着牠們，給我掀開蓋子看時是輕輕地，慢慢地，且一邊解釋哪個善咬，爲什麼善咬，怎麼善咬，牙怎麼張，腿怎麼踢，他都說得活，就與親見的一般。

「爲什麼現在不鬥呢？」問他。

「哪能鬥，現在！」他微笑，一個內行人聽到了外行人的外行話，不能嘲笑又不能贊許的一種微笑：「好，等鬥的時候叫你來看罷」

那一天眞看得自己要飛起來。

兩隻蟋蟀走到罐裡，彷彿眞是曉得了要打一仗，便把鬚伸向前面來回巡梭，一會，兩個碰在一起，先張開大牙，將後腿伸開，身子搖動幾下，這無異是一種警告，一種類似人類的哀的美敦書，不過對手自然不能一嚇就服，總得見見顏色才言强弱，所以兩個咬起來。

兩個一進一退，一分鐘的時間兩隻牙啣在一起不分開，彼此用力，前腿起立，簡直兩個都站起來。其間或許有一個得些小勝，唧唧叫着，其聲不同往時，悲慘之極，另一個並不叫，仍舊咬着。

兩個嘴相啣一摔，跳出罐外一個，牠並不跑，只站在地上叫，我說：

「敗了，這個敗了！」

「不！」他只說了這麼一句，又把牠放入罐內，兩個又跑在一起咬，似乎更熾烈了。

一會，出了罐子的反倒得了勝，他赶緊提出那個敗了的，蓋上罐子，只聽得瞿瞿的鳴聲。

都收拾好了，他才揉着手掌，仔細地，鄭重地說着剛才的戰況，他把兩隻手放在他的嘴邊作牙，形容這個蟋蟀戰法的高妙，神色飛舞，彷彿他本身即是一個蟋蟀。

這一次眞是看呆了，足有五分鐘長時間的戰鬥，我養了幾年蟋蟀還是第一次看到，於是自己也捉了些隻，按照他所說的方法飼養，果然都能鬥幾合，不過拿好的到他那里去鬥，勝的機會絕少，總是「抱頭鼠竄」的時候多。

之後，由於衣食所累，已沒有閑情逸致去作這種事，由受兵荒馬亂的恐怖變爲受吃飯穿衣的威脅的人，每天掙扎在肚子的飽不飽的問題裡，哪還有養蟋蟀的心思呢。

昨天，外院的小孩叫我幫他捉蟋蟀，我茫然應了一聲，趕快走到屋裡去，彷彿這也成了心頭的創痛似的。

夜裡，突然醒來，聽得有人在悲泣，仔細辨別，那聲音原來出自墻外的蟋蟀。窗隙射進月光，枕上臉上都是一片白光，覺得有些寒冷了。

把被掖緊，瞑目欲睡，總也睡不熟，心裡只是隨着蟋蟀的鳴聲一起一伏地動。

想起了往事，眞是一場夢，心中覺得飄飄盪盪，沒個着落，深刻地感到人生的天可奈何。

不用說小時候，就是看李先生鬥蟋蟀的一次，現在已如一團漸要消失的灰烟了。

麗娜之戀

心揮

（獨幕劇）

時間：
　民國二十九年仲春

地點：
　北京。

人物：
　葉麗娜
　白珈絲
　張梅軒
　白仲人
　張　媽

準備：
　這是麗娜小姐的書房；設備簡單而清靜幽雅，一切都能引人讀書的興趣。門開在左邊，是可以通外面過道的。後邊偏面的門，卻是通到臥室去。窗戶有兩個，分開在兩個門的旁邊，一樣垂着淡綠幔帳。倚着左後角，放了一套沙發，和一隻茶几，旁邊卻立着一個小巧的報架。右邊是一支美麗精緻的書橱，上面堆滿中外書籍。而寫字台就在前右角擺好了，那上面有許多文具紙張和幾本小書，一支台鐙。它的後面和書橱的旁邊都放着一把小轉椅。

幕開：
　麗娜正在安心的寫東西。—她的裝束很淡雅，竹布長衫，露出一段小腿，雖然天氣還有一點冷，卻只穿了一雙套襪，而鞋子也是白色的。頭上，幾個鬆鬆的，自然的髮捲兒，垂於髮稍上。眼睛很大，卻給一副無邊眼鏡遮住了。圓圓的臉，小小的嘴，帶着一團聰明。眉頭時常習慣的皺起，雖然在說話的時候，也常有此現象，使人看得出是個愛用思想的孩子，她纔有二十歲，學校教育沒有給她什麼啓示，她卻在自己在

人生的旅程中看到了一切，就因此而使人們尊重她，讚揚她。她很鎮靜，像對何事都有把握；但有時她也會很慌張，甚至懷疑自己，而正在整理書櫥的珈絲小姐，卻整個與她相反。誰會相信她的年紀比麗娜還要大呢？那裡，一個頑皮的樣子，調皮的態度，永遠只看得見自己，可是倘然發現別人的時候，她就會立刻給予她整個的同情，她的頭髮很短，紅黑條子的旗袍也很短；沒有裸腿，卻穿了一雙香妃色的襪子和鞋。她是永遠相信自己的一個人。

珈絲：麗娜，你看書這麼擺好不好？

麗娜：好。（其實並沒聽清她說的甚麼。）

珈絲：就是少一個小磁瓶，一束迎春花兒。

麗娜：嗯。（一心的寫東西。）

珈絲：（回頭看看她。）你們「作家」可眞要命，仲人也是這樣，寫起文章來，飯都不顧得吃；瞧瞧這程子更瘦了。——（走近麗娜）你知道我是多麼關心我的弟弟！我眞着着他怪危險的，我一勸他多休息會兒，他就說寫作是他唯一的寄托與安慰，你說這不是怪事嗎？（笑）好，一位還沒勸過來，到你們家來，你也跟着了迷一樣的，寫可寫不完了。

麗娜：你安靜點行不行？我的頭都要給你吵裂了。

珈絲：（喃喃的）再也不說是你寫的東西太多了。

麗娜：好了，好了，我還有一點就寫完了。

珈絲：我眞拿你們沒有辦法。——瞧，一支花兒都沒有！

麗娜：你說甚麼？

珈絲：多難看呀：這麼好的春天，小姐書房裡會找不出一支花兒來！

麗娜：（念自己的文章）——於是他就倒下了，那把匕首正正的插在他的胸間；——

珈絲：誰？誰倒下了？

麗娜：——插在他的胸間，正正兒的！（反覆思索）

珈絲：（笑了）趕情跟你自己的小說倒鬼哪。——眞的，怎麼辦？我從甚麼地方可以拿到一支花兒？

麗娜：

——血「花」的流下來了。——

珈絲：花？花在哪兒？

麗娜：（賭氣站起來，面向珈絲。）瞧瞧，就剩個尾巴了，你這麼嘮嘮叨叨的，把「煙絲披里純」完全吓跑了。

珈絲：呵——可離開您的桌子了。（站好）麗娜，棄！

麗娜：甚麼？

珈絲：What time is it now?

麗娜：（看臺鐘）七點欠十分。

珈絲：客人甚麼時候來？

麗娜：客人？七—哎呀，眞糟！我忘得淨淨的。只有十分鐘了。（立刻手忙腳亂的想跑進臥室，又回來要收拾掉上零亂的文件。）你為甚麼不早早提醒我？只管寫文章呀，花呀的亂說！

珈絲：（笑）得了，平素這麼鎮靜的孩子，也讓這十分鐘吓着了，愛情的力量眞不小！

麗娜：人家沒有工夫和你搗亂：

珈絲：好了，棹子還是讓我來收拾吧，你洗臉去！

麗娜：給你，給你！（把手裡許多稿紙和筆，向珈絲一扔，立刻跑進臥室，纔跑了兩步，又走回來。）你老這麼體貼我，珈絲！（在她頰上一吻，才跑進臥室，門砰的一下關上了。）

珈絲：還是這麼陶氣！（一笑，俯身拾起撒了一地的紙筆，用心的查看稿紙的頁數，順序排好。）——江蘋之死，——老寫這個讓人傷心的東西！（把它放在抽屜裡面關好，把筆也擺正；坐在椅子裡看了看棹子上的一切東西，見幾樣東西歪斜了，就一一擺正；而後，「噯」的讓椅子帶她轉了一個圈，這屋子裡的一切，她就都看見了，長長的出一口氣。）呵！沒花！

（外面有人叩門。）

珈絲：進來：

（想着是那「客人」來了，急忙整整衣服，立好）（進來的是白仲人，身體瘦弱，却很清秀，穿着一件灰色長袍，青便鞋。人一見他就會立刻覺得自己倒退了十幾年，他的手裡拿着一束黃刺梅。）喝，是你呀，弟弟！

仲仁：（看見姐姐微微有一點侷促，但立刻恢復常態。）姐姐你也在這兒，（他說話

和他走路一樣，永遠那麼慢條斯理，有板有眼的和他姐姐大不相同。）

珈絲：哎，好極了，花來了。（從仲人手裡把花兒奪下，嗅嗅它。）哪兒買的，這麼新鮮！沒有瓶兒！（高聲）麗娜，拿個花瓶兒來呀！

麗娜：（在內）啊哈。

珈絲：你來得眞好，我正着急一支花兒都沒有哪！你知道今天麗娜姑娘會愛人呀！

仲人：甚麼，姐姐？

珈絲：你瞧報了？這幾天，天天登着的青年作家張梅軒今天早晨到北京了？到了北京，立刻就給麗娜的父親打電話，說晚上七點來。

姐姐，這個會是真的？張梅軒這是頭一次到北京來，怎麼會認識葉小姐？

珈絲：你忘了麗娜去年跟她父親去過一回上海？在那兒他們見了兩面。

仲人：那你不能就說是她的愛人！

珈絲：（笑）小孩子懂得甚麼！這就叫一見鍾情呀！

仲人：你說的太遠了。

珈絲：遠？爲甚麼他早晨到京，立刻給麗娜的父親打電話說他要來？

仲人：可是他沒跟葉小姐這麼說。

珈絲：（學他）可是他跟葉小姐的父親說，他

（臥室門開，走進乾淨俏式的張媽來，手裡拿着一大紅磁瓶。）

張媽：白小姐，把花給我，讓我來插到瓶兒裡吧。

珈絲：我來吧，你快伺候你們小姐換衣服去。（張媽笑着走進臥室。珈絲嘴裡哼着不知名的曲子，把花插瓶子裡，好好的鑒理一下，歪着頭看了看。）

珈絲：好不好？——噯，這支該是斜斜的。（把一支斜插了。嗯，這樣纔好！（回頭看見呆呆立着的仲人。）怎麼啦，你？（想起來）對了。弟弟，讓我問問你，我出來的時候，你不是說你要在家寫完那篇「末路」嗎？

仲人：（不好意思的）是的，可是，……啊，

珈絲：你們這些孩子們，眞讓我操心，老纏着你自己是那麼聰明，其實，到了重要關頭：哪一件事也離不了姐姐；（看看瓶裡的花）瞧瞧，一個人悄悄的拿花來看麗娜，爲甚麼事先不和姐姐要主意呢！

仲人：姐姐你別說了；我走吧。

（仲人剛預備出去，麗娜却從臥室走了出來。——她已經換好了一身青衣，臉上更光潤了：很有些飄然欲仙的豐緻。）

麗娜：你瞧這件衣服好不好？這是我最喜歡的一件了。（身子轉了個圈子給珈絲看）。

珈絲：嗯，我的小姑娘，你簡直不能再漂亮了。我見猶憐哪！

麗娜：別拿我開心哪。（看見了立在門口的仲人。）喲，甚麼時候來的？剛進門？

仲人：不，我還有事，我要走了。（拉門）

麗娜：回來！那怎麼能成？你替我陪陪客人，一個南方來的朋友。

仲人：不，對不起，我還有事哪！（下）

麗娜：仲人！（見他走了，眉頭一皺，但立即放開。）珈絲，你和他說什麼了？

珈絲：我告訴他張梅軒要來會你來了。

麗娜：這怎麼能讓他那樣的不高興？

珈絲：（歡欣的）因爲，他拿來一束刺梅花，我喜歡極了，我說這是麗娜小姐會愛人一個多麼有功的事。

麗娜：這眞糟極了。（走過伏身嗅花，再把它整理一下。）

珈絲：剛才你很興奮哪！你不是很喜歡看見張梅軒嗎？

麗娜：嗯——

可是你（遲疑）仲人……

麗娜：（坐下）我不明白，我簡直不能明白這是一件什麼事。我願意一切人都離開我，不要見面，但却希望他們給我溫馨！讓他們永遠在我的憧憬中給我微笑。（立起來）我們不相會時，我會好好的安排一個甜蜜的故事，在這裡，我們是神聖，我們是這詩中的圖畫，我們是這畫中的詩人；可是，一見面就甚麼都完了。因爲世界上所有的人，見着總覺是庸俗的！——仲人，我在他的如詩如畫的文章裡，用他做了我的詩畫中的主人，可是那太遼遠了，他誠心誠意的想看見

我，而給這友誼進展的一個幫助，（笑）自然，這正反了我的意思！（打開書棹的抽屜，取出一束信。）這個時候，梅軒是差不多半個月一封信的，每封信裡，都給我一個甜美的幻念；——珈絲，你知道，我在中學的時候，和一個同學，在寒假中，拿信訂了交；可是開學見面了，我們立刻像陌生人一樣了。——我們不得相見，却正因此增加了我們的，我們的——我眞不知那叫甚麼，不是感情，但是我覺得少不了它，那是點心，我的生命中不能缺少的點心；——自然你明白，這指的只是那一點甜美的幻念。

珈絲：可是你知道那差不多是任何一個人都會寫的！

麗娜：我也這樣想過，——珈絲，你可憐我吧一樣的！

所以你現在接受了仲人給你的殷勤。也回覆着梅軒給你的幻念。

麗娜：我永遠把事情看得很遼遠，看得它是在我勉强可以看見的地方。

珈絲：可是這是你「本身」的事情，離你最近的事情！

麗娜：（一豁）我從沒有這麼想過，我從沒有把他們放在現實的鏡子看過。

珈絲：這於你是痛苦的！

麗娜：不，這種情形，已經差不多一年了，我一點也沒讓它麻煩了我；可是今天，仲人走了，梅軒要來，我，似乎被扔到現實裡來了，珈絲………（低低的啜泣

珈絲：（憐恤的）可憐的孩子！（靠她坐下）你現在既然已經回到現實裡來，對這事，就該有一個主張，不能再這麼自欺欺人了。

（忽然叩門聲響，兩個女孩子立刻曉得這該是甚麼事情了；同時站起來，麗娜用手帕擦乾眼睛）。

珈絲：進來！

（張媽開開門，頭伸進來，笑着。）

張媽：張先生來了。

（跟着進來的是張梅軒，是個二十七八歲健壯的青年，一身獵士西服，使得在他剛毅的神色裡，顯出幾分柔媚來。）

張媽：（俏皮的）小姐，您還認得張先生？兩年了，張先生更漂亮了。您瞧我們小姐

梅軒：小姐自然變了，從前是西施，現在是洛神了。

（大家都笑了，）

麗娜：啊，這位是白小姐，我的朋友。

珈絲：我叫珈絲。我常聽麗娜講您，很久很久就想見您的。

梅軒：謝謝您，我很喜歡聽到您這個話。（向麗娜）您好，麗娜小姐？

麗娜：謝謝。

張媽：白小姐，老爺讓我請您上那屋去，白少爺也在老爺屋哪。

珈絲：麗娜，我就來。（付耳低聲）留心你自己，別忘了剛纔的話。（向梅軒）您坐一下，張先生。（下）（在場的兩個人看她們出去，回眸相視一笑。）

梅軒：坐呀，您！

麗娜：（不好意思的）我是主人。

梅軒：一年多了，麗娜。

麗娜：是的，沒有想到第一次的分離，就這麼長久。

梅軒：可是，並沒有妨礙着我們友誼的進展，不是嗎！

麗娜：是的，並且恰恰是它的反面。

梅軒：半年多了，我就想要見你，直到今天，看見你還是這樣的平安，眞不知怎麼樣的喜歡！

麗娜：啊——（以手玩弄衣襟。）

梅軒：雖然一年多來，我們寫了那麼許多的話，可是我覺得，我的話只說出了十分之一，我想見你，刻不容緩的，我要和你說許多許多的話，幾個月也說不完的話，並且我相信你也是這樣的。（喜極欲握其手）

麗娜：（後退）請原諒我，梅軒—先生。

梅軒：怎麼？

麗娜：請不要給我這種苦刑吧！

梅軒：我不能明白你的意思。

麗娜：啊？你這就是說你從來也不會明白過我的意思！

梅軒：不，麗娜，你別忘了我們一年來的通信

麗娜：正因爲我忘不了這一年來的通信，現在我才爲此而苦惱。

梅軒：（尋思）我想不出剛才哪一句話我說錯了

麗娜：你說的都是很冠冕很體面的話，

梅軒：可是你忽然怪罪我了，你忘了我們的信上說：「幻想着在那無人跡的原野裡讓我們無拘束的飛翔。」

麗娜：（苦笑。）但是現在呢？

梅軒：現在？

麗娜：是呀：

梅軒：我——（低頭）我們是在不可逃避的現實裡！

麗娜：（慘笑）所以完了！（坐到書棹邊），以手支頭。）

（稍沉）（輕音樂在後面響起來）。

（麗娜底聲啜泣）

梅軒：（走近她）麗娜，我明白你，我甚麼都明白；（黯然）不過，這是痛苦的，這是永也逃不脫的罪孽！只在有我們的幻念裡，纔能滿足我們缺陷的人生；可是我們活着的人，永也逃不出現實的桎梏，這是一種矛盾的，不可理解的心情，而它却在利害的咀嚼着我們的神經；我們明白這個道理，但是我們不能自拔！

麗娜：（轉身向梅軒）是的！唉，上帝這麼創造了我們，我們就永遠臥在他的掌心裡，一切的一切，都是他所安排好了的，他給了我們世人的智慧，過分的聰明；但，這不是幸福的賜予；這只能讓我們無時無刻不在想逃避現實，而無時無刻不在現實的漩渦裡掙扎，所以，在文章裡、在圖畫裡，那放任的情思，給了我們甜蜜的安慰—。我不能滿足人生。我看不慣一切的「活」人；因爲，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凡夫俗子，醜陋無比的！那神聖的，美麗的，不是某個人，只是我自己的幻念！

梅軒：麗娜你太痛苦了！

麗娜：不，我完全是快樂的，在我沒有看見你的時候。

梅軒：你竟這樣的不願見我麼？

麗娜：告訴你我只有鍾情我的幻念，傾心我的

意想。

梅軒：你一直就是這樣的感覺麼？

麗娜：是的，許多事情已經給我証明了。

梅軒：你也永遠如是麼？

麗娜：我沒有力量改過它！

梅軒：（坐在舊椅上）你一點也不惦記我麼？

麗娜：但是我不能有一刻忘掉你所給我的甜美的幻念！

梅軒：（低沉的）麗娜，我——我走吧！

（麗娜抬起頭，無語對他深視，沒有淚却眼含哀怨與愁苦。梅軒却再也抑止不住，就伏在她的膝前，她就流淚了。終於大胆的撫摸了他的頭髮；屋裡是靜得和死了一樣。）（稍沉）

（極弱的敲門聲，沒有驚動兩個神往心印的人；門開了，仲人進來。）

三人：（同時）啊!?（兩個是難爲情的面孔，一個是被吓的呆住了，當時是可怕的緊張而不安的空氣。）

仲人：（笑得極悽慘與尷尬。）啊，對不住；我叩門的聲音太小了。

（預備退出，珈絲却跑了進來。）

珈絲：（看見他們）怎麼了，你們？

仲人：啊，啊，——我有一點頭暈，我走了；

（急下）

珈絲：麗娜！（走近握住她的手。）

麗娜：珈絲！（低了頭）

梅軒：嗯，讓，讓我去看看老伯吧！（在這極窄的空間，用他的眼睛，告訴了麗娜許多話，麗娜却忽然向他甜蜜的笑了，自然這就告訴了他一切，他喜極忘形，衝口而出。）啊，麗娜！（看見了珈絲正看着他們，不好意思的。）我，我去看看老伯去！（顯見得是喜歡極了，輕悄的走出去。）

珈絲：（沈着的）麗娜！

麗娜：（這個新的東西，整個佔住了她的心，一種少女初戀的神情，顯示在她的眉梢眼角，嘴也在輕輕笑着。目不轉睛的看着那個人掩上的門；心裡像有許多事情，又像有點空虛，簡直是一個神不守舍的樣子。）啊！（笑了笑，頭扭轉來，看見珈絲向她凝視的眼睛，忽然將一切的事，都回到她的腦裡來。）珈絲。

珈絲：你是這樣的決定了麼？

麗娜：珈絲，請你原諒我！（回身走去坐在沙發上。）我從沒有想到過世界上還有這種力量，現在我曉得了幻想是不能滿足現實的了。可是，絲珈，（低首。）

珈絲：你忘了你酬答仲人的詩了。

麗娜：（抬起頭）你只應該說「你忘記你酬答那些詩了。

珈絲：你有點不近人情！

麗娜：不是我不近人情，而是你對這個忽然回到現實裡來的孩子大驚小怪了。

梅軒：（在外叩門）我可以進來嗎，麗娜？

麗娜：（雀起爲他開門。）自然啦。（看見他的神色變了。）怎麼了，你了

梅軒：白小姐的弟弟讓我拿給你的。（右手拿着一張紙。）

麗娜：（一驚，以眼視珈絲，再一瞥梅軒，無力的坐到涉發上。）梅軒，請念給我聽。

珈絲：（明白了一切）麗娜，你太慘忍了！（急回頭下）

（梅軒麗娜看她出去，兩個人的目光接觸了，都有一點幽怨。麗娜凄苦的一笑，立起，至書桌上拿了一盒洋火，無言俏悄的遞給他，他不顧去焚燒，反把洋火及信紙一齊丟掉，擁抱住她。）

幕急落

哄孩子的哲學

實

老太婆哄孩子，總是好用欺騙的方法。比如說她自己的孩子看鄰居的阿狗穿上了新衣裳，賴皮着也要新衣裳穿，老太婆滿足不了孩子的希望，便對孩子們說「阿狗穿那衣裳長不大！」過後阿狗居然長大了，而且還穿了新制服挾着書包去上學；老太婆的孩子，這時候當然也長大了，又賴着媽媽也要穿新制服去上學，老太婆知道再用「穿那衣裳長不大」一類的話，欺騙不了自己的孩子了，就改口說「咱們跟人家不一樣，不能學人家！」可是老太婆的孩子要倔强的問：「「爲什麽跟人家不一樣？」或是說：「咱們怎見得不能跟人家一樣？」那末老太婆就要起恐慌，竭力設法鎮嚇孩子了。孩子給鎮嚇住了，老太婆纔算得了安生。可是老太婆爲什麽對自己的孩子又要欺騙，又要恐嚇呢？一句話，無非她要孩子順從她，永遠受她的管束罷了。

詩話

今傳是樓主人

壬子癸丑間，靜安有頤和園曲七古，頗爲一時傳誦。蓋學梅邨體者，見觀堂集林中。歿之前爲人書扇，中有委蛻大難求淨土，傷心最是近高樓之句，死志之決，即此可知。都下報紙，多以爲錄李義山作，人以詩工，衣不暇攷，實則乃摘錄陳弢庵先生詩也。近見弢老爲華陽喬君書扇，並識之云，已未次均澤公落花之作，靜安致命前一日，取其後二首爲人書扇，相感之深，彌益於痛，傳者乃誤以爲玉溪之詩，何淄澠之不辨耶。原詩共四首錄之；「樓台風日憶年時，茵溷相憐等此悲，着地可應愁踏損，尋春誤自怨來遲，繁華早懺三生業，衰謝難酬一顧知，豈獨漢宮傳燭感，滿城何限事如棋，冶蜂癡蝶太猖狂，不替靈修惜衆芳，本意陰晴容養艷，那知風雨趣收場，昨宵秉燭猶張樂，別院飛英已命觴，油幕綵幨竟何用，空枝斜日百回腸，生滅元知色即空，眼看傾國付東風，驚回綺夢憎啼鳥，罥入情絲奈網虫，雨裡羅衾寒不耐，春闌金縷曲方終，返生香豈人間有，除奏通明問碧翁，流水前溪去不留，餘香駘蕩碧池頭，燕銜魚唼能相厚，泥污苔遮各自由，委蛻大難求淨土，傷心最是近高樓，庇根枝葉從來重，長夏陰成且小休。」即以詩論，何滅西崑。

故人固始秦宥橫樹聲別字晦明，中州奇士也，負才使氣，前無古人，晚歲尤自矜書法，且喜談時

事，鬱鬱以歿，士林惜之，常自榜門聯云；「四壁圖書生葬我，千秋孤寄冷看人。」此可知其旨趣矣。君爲賓融書扇云；「烏咽中流水不流，知君清坐不勝愁，魯戈過眼空三舍，宋鐵傷心盡六州，自古武夫避黃髮，於今吾道屬蒼頭，人間會有蟾蜍壽，書劍臨風涕未收。」蓋丁巳五月二十三日作者，亦感事詩也。又乙丑京師江亭禊集，君分均得妓字，成五古一首云，天塌屠乖龍，荒亭暖元巳，誰與舞東風，零落拓枝妓，寥寥數語，頗肖昌谷，君之爲詩，皆此類也。

君任滇臬，與吾鄉李蜺菴督部論事多不合，旋調嶺南提學，瀕行和蜺丈詩，有劉崑中夜聞雞枕，祖逖明朝上馬鞭，頗爲人傳誦，然傲兀之氣，亦可於言外見之。友人云，君在滇言事，每用駢文，詞旨奇詭，大府苦之，此亦官牘中之瓶格也。

老友諸暨周孝懷善培，今之陳同甫葉水心一流人物也，海上相見，其喜可知，君苦吟成癖，故不多作！然每作必有獨到語，如移家大連愴懷滬居有作云，兩地松楸成隔世，十年花木正當春，窮途始識鷦鷯樂，誰庇漂搖喪國民，悽苦之詞，不忍卒讀，賓融有柬君一絕云，兵間蜺命劇酸辛，頗訝芒鞵帶戰塵，佳處茅庵留一畝，使君宦橐本來貧，蓋能知君生平者。

大連佳處，以星浦虎灘爲最，郊外可游之地亦多，惜梵宇甚少，訪僧更寥寥矣，孝懷每繩凌水寺之勝，並紀以詩云，獨有游山興未灰，携兒十日到三回，風傳松籟如人語，春誤梨花至夏開，欲識無生參木石，且容偷活向蒿萊，楓林爲訂清秋約，莫負朱顏數數來，項聯極見作意。深人固無淺語，賓融極喜誦之，贈詩云；「野寺短筇頻獨往，南山霧豹詎終藏，詞人漸老朱顏在，待賞秋林九月霜。」君所居在大連霧島町，南山近在几席，故賓融詩中及之。君又有游熊岳雨中作云：「三島聰明慣作園，因松借石

柳爲垣，近鄉風物天皆厚，無主山川客自尊，一夜雨添平地綠，已寒心得暫時溫，山孤也作遼東客，江上波濤那可言。」自註，其地有名小孤山者，近鄉一聯甚佳，殆又不無新亭之感矣。

元和江建霞京卿標，亦戊戌變政史之人物。君於甲午奉命視湘學，毅然以開通風氣自任，湘中士習爲之一變。靈鶼閣叢書，即當時校印者也，湘人刊翼敎叢編，與時賢多所詆譏，却無一字及君，亦徵公論。君詩不多見，題孫子瀟先生雙紅豆圖二絕，錄其云：「嘉道風流在眼前，一函贏得百詩篇，人間盡有雙紅豆，誰向東風祝妙年。」殊淸雋可喜，君與閩縣鄭海藏，同於戊戌以京卿被命，旋於是年八月被放，隱居滬上，以醇酒婦人自誤，不及一年，遂捐館舍，海藏有聞君卒於蘇州感賦二首云：「西北空嗟倚蓋傾，傷心君子共時名，先登已作行閒氣，定論終推牖下榮，著述早成酬短景，風流頓盡薄餘生，閑膏煎後天年夭，一歎吾徒意未平。」又云；「詔書夕下震朝端，江鄭同登世所看，不出固應全首領，獨存眞欲裂衣冠。龍顏日角索魂夢，玉宇瓊樓警歲寒，極目茫茫天又闊，淚河莫爲助波瀾」，江鄭同登句，亦政變史中之一掌故也。

建霞督湘學時，有縣令某通書誤爲姜，曾賦答一律，有鈎竿不是生花筆之句，頗爲一時傳誦，餘則久忘之矣，偶閱報載某君詩話，謂嘉善錢南樛先生爲言淸時其鄉人黃某官廣東惠嘉湖道，有才名，其致書，封簡誤黃爲王，黃因報以一詩云：「江夏瑯琊未結盟，草獨之畫最分明，伊家自接周吳鄭，敝姓原連顧孟平，須向九秋尋菊有，莫從四月問瓜生，左軍若把涪翁誤，辜負籠鵝道士情，此詩滑稽典雅，與江詩異曲同工，附錄於此，聊發軒渠。

韋馱佛

牟雨天

「韋馱爺跟你這些年，你怎麼狠心把他賣了呢？我勸你你不聽。我老實告訴你，你若把他賣了，我跟你沒有完。」

這件事我想了好幾天，因爲窮的原因，就想把那尊古銅佛送到同鄉劉老頭那兒鑑別一下，看看能值多少錢，把他賣了，也好解解窮；昨天把我的意想告訴了太太之後，太太直叨念了一天，今天早晨一早晨起來就向我警告，弄得我也沒有辦法。

眞的，這座韋馱銅佛，同我的關係太密切了，是十年以前在明港東嶽廟主持贈給的。那位老和尙主持東嶽廟五十多年，他對於河南民間情形知道的很多，河南民歌也曾得很多；我流浪到明港不久就先認識了他，閒着時常跟他學些民歌和小曲一類的東西，因此感情便一天一天的融洽，臨別時承他贈給我那尊銅佛，他還告訴我說：

『你要好好保存着，不單紀念朋友，並且在默默之中他對於你的一切也會有幫助的』現在已經十幾年了，我始終沒叫他離開我，總是放在案頭，有時還燒一炷香什麼的。這些情形我告訴了太太之後，太太更特別爲他佈置了一個位置，設上一個香爐，初一十五過年過節，總是虔誠的隨着祖宗神位給他香火。閒着談起來，她還說些韋馱爺怎樣有靈驗，怎樣保佑我們的話，我已經深信無疑了，我已經被那佛力給徵服住了；可是，近來被窮神所迫，過去的一切我忘掉了，我起意要把他賣掉換麵吃，雖然早晨起來太太向我警告，我也沒有回意；直到午間，甚至連近日來因爲經濟問題，同太太間發生的多少次衝突也勾起來了，我還是那麼決心。

『看看，孩子的病，昨天本來已經好了的，今天又重了！這不是

得罪了韋馱爺嗎？」

『你知道什麼？韋馱爺還管病人的事？怎麼你沒菜錢不找韋馱爺、要，要向我撕兇？」

『我知道你沒安好心！」

『少說費話」

『韋馱爺是你的護身符，你把韋馱爺拿走了，說不定你也要走！這些日子你總和我吵，找我的岔，又說要離開家庭，又說不要我了。要和我離婚。多少年來保佑你的神，你都要賣了，你不是變了心是什麼？」

『我眞傻，要賣就拿走得了，給她說作什麼，惹出這些煩言來！」我自己捶着自己的前額，心裡熱一陣，凉一陣，說不出的痛苦滋味。

吃過午飯，又生氣又怕她再叨念，連鞋都沒有脫就躺在床上睡着，醒來時已經五點多，看看太太在熨衣服，自己沒有說什麼，坐在椅子上發怔，但不久又想起來上午的事，再三考慮，這座銅佛賣不賣呢，賣了倒可解決一時窮困，不賣能保佑我永久嗎？我看看銅佛，再看看太太，我儘管胡思亂想，太太問我什麼話，我也沒有回答她，結果又惹起她的絮叨來。

『我聽人說啦，你變了心，在外面有人啦，你的心搬了家，你也要叫韋馱爺搬家。」

『這是什麼話」

『剛才有人告訴我，你是想把你有關係的，心愛的東西都搬到新地方去，然後你一走，把我扔下。

他這些話，我知道都是我說話不加考慮引出來的；近來因爲窮的問題，每逢吵起來，我便氣得說些不着邊際的話，結果在她腦裡中了毒；這樣，我原諒她，她無論說什麼，我都不理她，可是無形中加强了我出賣銅佛的决心。

當太太出去燒熨斗的時候，我毅然决然用報紙將古銅佛包起，左手持着走出去，怕她追出來，直到走出胡同轉了灣才放心。

『可對人言無二三，不如意事常八九」這兩句話恰巧作了我的寫照；當劉老先生問我爲什麼要賣銅佛的時候，我簡直沒有法回答，一者因爲面子關係，二者怕人家看不起，所以我祇得說：

『估估價而已」可是那老先生看了我一眼說：

『這佛不值錢，賣給外國人，可賣伍十元，賣給中國人，可值二十元」。我呆然了，失望像一盆冷水澆到我頭上，我低着頭把原包拿回家來。

出乎我意料之外的，當我一進門時，看見外甥女站在王先生門前喊了一聲：

『回來了」我隨着她的聲音的去向望過去，太太正站在自己面前，王先生手裡拿着一張稿紙在看，她像在盼望着，想發現點什麼似的。我的眼快，雖然離着好幾步遠，我立刻便辨認出那張紙是我的字，是

我前日忽然想起記下來的，關于我要寫的劇本的意識的幾句話。

我笑了笑，走回屋裡，因爲由於過去的經驗，我知道她的這種愚蠢的舉動，所以雖然她也跟着我走進來，但我沒有說什麼，祇看了她一眼，便把包銅佛的紙包藏在身後，我是想故意同她開開玩笑，結果她眞中了我的計，她看見我的手從後面拿出來，便到我身後尋找，她的呼吸給促得厲害，她也像有氣的樣子，但我始終拒絕她發現那東西。她一面同我掙扎着，一面叨念着：

『你要走啊；你把韋馱佛拿走了就不回來了，』她這樣說着，但我祇是笑。

『你不用笑，我知道你沒安好心，你走了以後，我各處都翻了，看你還有拿走別的東西沒有？』

『祇拿走了一樣東西』我的意思是取笑說，祇把我的心帶走了，但她不懂。

『我知道你把韋馱佛拿走了，他是你的命，也是我的命，拿走你的命，等如拿走我的命一樣。』她站住喘了一口長氣。

『我各處都翻過了，在書裡露出一個紙條來，我以爲是你留給我的什麼遺信啦，因爲草字我不認得，所以找王先生看看。』

『怎麼樣呢』我問着站起身來，把藏的東西露出來。

『我不認識，他也不認識，』她說着把紙包搶到手裡，打開看了看，笑着跑到外屋去。

『韋馱佛交給你了，你要好好保存』我這話她似乎沒有聽見。

二九，九，二。

不要發狂

快不要發狂，
　宇宙怎會動盪。
我不信：
　一粒微塵會撞倒崑崙太行。
忍着吧！
　這就是人間的天堂。

快不要發狂，
　那不是繁星在閃爍發光。
縱嫌微小，
　黑夜又能多麼久長，
忍着吧！
　總有時蒼天會亮。

生活的可貴

林語堂作
武三多譯

第十一章　浪遊的享受

（一）浪游

旅行本來是一樁樂事，可是到現在却成了一種買賣。一個人在今日旅行，其方便舒適，較之在百年前，實際上豈止千萬倍？何況有許多國家，政府均特設有觀光組織，鼓勵人民遊歷。那我們隨便想到什麼地方去，比起我們的祖父那一輩，實無疑的再方便沒有了。話雖如此，旅行之在今日，可說已完全失去其藝術的價値。玆爲眞正瞭解旅行藝術起見，讓我們先看看什麼是眞的旅行，什麼是假的旅行。

所謂假的旅行，第一：當數一般人常說的遊歷可以裨益身心這件事。其實裨益身心，原本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而普通人却把他小題大做起來。依我自己想，一個人的身心，能否這樣一遊歷就很容易的見好，底確不無疑問。無論如何，像今人動輙泡在俱樂部裡或是站在講台上這樣的嚷嚷，那是絲毫無補於實際的。就令吾人眞欲藉旅行以靜養身心，那我們亦當在旅行期間，最低限度得給我們的身心一點安靜，使他眞正像在放假日才是。但實際上，滿不是這麼一回事，凡此巧言花語，全是那班最討厭最俗不可耐的所謂遊歷嚮導人員所假造出來的。當吾人走近一座廣場，或面臨一座銅像，這個領導吾人遊覽的嚮導員，總是不住嘴的告訴我們說一套某人某人生於一千七百九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死於一千八百五十二年十二月二日。我曾看見過好多修道院的老處女，伴護着一羣兒童去瞻覽一處公墓，每逢走近一座墓碑，大家就停下來，她即拿起一本書，爲孩子們詳讀死者之生死婚嫁日期以及其家族等等的無聊記錄。像這種遊歷，我敢說完全把孩子們出遊的興致給摧毀了。參加類似這樣研究式的遊歷，成人們也自然

的變成一羣小孩子，聽憑嚮導人員滔滔不斷的口講指畫了。同時大家還得拿着日記本和鉛筆，低着頭寫個不住，有如村塾兒童埋頭急書然。說到這裡，我倒認爲中國人在國內遊歷時所見到的嚮導人員，比起美國人在無線電城裡所見到的那般嚮導人員，要高明多多，並且我們自己也少受多少罪。因爲中國的嚮導，多半不是職業化的專門人〻，多數是賣水菓的小販，或是赶驢子的脚行，再不就是久居田野的村童。他們的談話，自然有許多地方不可靠，可是他們的風采和態度，却非常生動有趣。我有一次到蘇州之虎邱去遊玩，歸來後，腦子裡還是亂昏昏鬧不清楚當天所見的古蹟與所聽到與其有關的年月日。原因是這樣：在劍池上面，舊有一石橋，距水面約四十尺，石上有圓孔二，一劍突出，狀如游龍。據當日之賣橘童子言，此處乃昔日西施晨起梳粧之所在地（西施梳粧台，實際上在距此約三十餘里之某地）。然彼童子必欲做此言者，無非欲使余多購其水菓而已。然自經此一度紛紜後，余乃知民間故事，其傳聞失實，實有不可以道里計者。

第二種假的旅行，就得數一般人所謂的爲尋求談話的題裁而旅行，預備他日歸來後，可做談寫的資料。我曾見過好些遊杭州虎跑泉的人士，因該處泉水清冽，最宜烹茶，乃故做舉杯欲飲狀，攝得一照片，俾歸來誇諸衆友，以表示自己曾在虎跑泉飲過茶。但可笑的是照片中人，當日並未眞個的鑑賞一杯虎跑泉清茶，實際上却把遨遊虎跑泉的時間與心情，完全消磨在照象那一件事情上。像這類的事實，最易成爲固執的觀念。尤其是那般隨身帶着照像機而在遊覽車裡觀光巴黎和倫敦的人們，他們在旅行期間所忙的，並不是遊覽，乃是照像。自然在他們把像片印得後，歸到家去，隨時可以拿出來賞玩，但是我們要知道，倫敦的照片，或是巴黎的照片，在紐約，在北平，都可以買得到。用不着大老遠的再漂洋爬山去尋找。正因爲這般人把名城勝地看成一種過後閒談的資料，而不注重當時遊覽的對像，結果是他們走的地方愈多，他們的記憶愈富，他們的談話資料亦必加多。這樣一來，祇有閉門研究或埋頭苦讀，方能做到家。同時自己亦必被迫而努力於鑽研古蹟，熟讀史書。又必在他們的手底下，列出一個遊歷日程和所要遊歷的地方。每到過一處，即於其名單上畫一個記號。我疑心這般人們，即或在閒假日，都對事事如此講求效率！

這種愚而可笑的遨遊，自然會產生另外一種假的旅行，就是有固定日程的旅行。一個人在未動身前，早就知道他到維也那或布得配斯塔時，有幾個鐘頭可以逗留，他在未動身前，就計劃出來一個日程表，謹愼奉行，不敢稍有忽越。像這一類的人們，平日家居時，就備天受時計和日曆的鞭策。到了出外，仍然得跟着時計和日曆的影子奔波！

爲謀代替這種假的遨遊，我認爲眞正的旅行，其動機應當正與上述三者相反。第一，所謂眞的遨遊，其動機應該是尋求隱匿，求其不爲人所知。換言之，眞的遨遊，乃是富有詩意的一種健忘。在平常時

日，每一個人住在自己的家鄉裡，無論外界對他如何看法，自己總是裝得端莊愼重，不敢稍事放浪。因爲他得顧到向前的習俗，規律，習慣並職責。一位銀行家，就很不容易忘了他自己是個銀行家。因爲在家鄉裡，人們從來就不把他當一個普通人看待。依我自己想，眞正的旅行，就是要能暫時走入另外一個環境，在那裡吾人可以被羣衆當個普通人看待。凡屬應酬文或介紹信件，那統是辦事人們應帶的東西，祇宜出外辦事的人們携帶。而出外辦事，又是另外一件事，絕不能與遨遊混而爲一。如果在旅行途中，一個人仍然携帶好多介紹函件，那他很難有機會發現他自己的本來面目，那他到處仍擺不脫他自己那種虛僞的社會地位以及門戶觀念。譬如一個童子軍，獨自一人跑到一座深林裡去，運用他自己的心思，運用他自己的身手，炒出很好吃的雞蛋。並由他自己設計，可以和日本東京的警察通話，而尋得回家的路線，這樣的快樂與興奮，比之在異地受友人的款待，或處處謹守自己的身分，確實要大的多多。像這樣的一個旅行者，最低限度，在歸來時，也不麻煩他的車夫和他的用人。

　　善自旅行的人，永遠是一位流浪者，無論在什麼時候，都帶有流浪者的樂趣，誘惑和冒險性。旅行就是爲的流浪。不然者，大可不必旅行。旅行的要件，是不要有職務，不要有預定的時期，不要有通訊，不要有瑣碎的隣居，不要有賓客的迎接，不要有肯定的目的地。一位眞的浪遊者，不知道他將要到何處去。一個眞的浪遊者，亦不知他將從什麼地方來，他甚至於不知道他姓什麼，他叫什麼。這個觀念，清人屠隆在他著的「冥寥子遊」一書中，講得最透澈。余於本章第二節內，特擇譯數段，以饗讀者。彼每到一名勝地，似乎從未交一友。但中國有句格言，『不特別交某一個朋友，正是爲要交盡天下的朋友。』屠氏沒有任何特別的朋友，可是他走到那裡，那裡的人都是他的朋友。他不愛某一個人，他愛所有一切的人。他就懷着這份心情，到處浪遊，到處觀察人們的韻致，到處詳視各地的風俗。像這種浪遊的好處，決不是那般白天坐在遊覽汽車裡觀光，晚間回到飯店來同本國人閒聊的旅客們，所能夢想得到的。有好多美國遊歷者，到了巴黎，還是大家夥約會到一齊，住的是美國式的旅社，看的是同船來遊的美國人面孔，並且每天吃的是美國口味的油圈，吃起來還嘖嘖稱讚，說同在家鄉製做出來的完全一樣。同樣的情形，英國人到了上海，也必要先找一所英國式的飯店住下，爲的是好能吃到自英國來的火腿，英國式的烤麵包，英國式的煮水菓，並且成天的老是在旅館內的酒把間繞圈子，如果有人約他坐輛人力車出去繞個灣，他都有點不好意思。這些人之所以如此，固然是太講究衛生。既然是那樣，又何必多此一舉的來遊上海呢？像這類的遨遊者，從來就不知怎樣利用時間與閒暇去增加自己的享受，結果徒令自己無端的斷送了不少的樂趣。

　　任何人從事遨遊，非具有一幅「四海爲家」的精神，絕不能與大自然接近。善於遨遊之士，覓地消夏，必擇遊人稀少之所，或淸靜幽

雅之地，方可與自然接近，方能怡情悅性。他動身以前，絕不會跑到一座百貨店裡去，花費許多時候，買一身水紅色或藍色的游泳衣。唇膏似乎還可以帶，因爲一個消閒的人，要眞是虔棱的信徒，他處處必主張自然。女子要求其能顯得自然，那離開了唇膏還行！可是話又說回來啦，凡屬這類女子，其動機，還是爲的要到人烟稠密的消夏所在去，必如此方可以誇耀她自己的美麗與時髦。至於如何與自然接近，接近自然有什麼好處，那完全不是伊們衷心的願望，怕早已忘到九宵雲外去。一個美國人到某有名的溫泉去消夏，待到目的地後，就很自豪的對自己說：「啊，現在我可以說完全是我一人了。」過會到了晚餐時，拿一份報紙坐在客廳裡一看，就會發現B太太在星期一的晚間，也到該地來了。次晨一個人正在獨自散步的時候，又進見D太太和D先生的全家大小，也乘昨天的夜車到此。到了星期三的晚間，他又很高興的看見S太太和她的先生也到這個最僻靜的地方消夏來了。於是S太太請D先生的全家去赴茶會，D先生全家，又必請S太太同她的先生去參加葉子戲。大家到了一塊，你聽吧，S太太准高聲喊着說：『眞是妙的很哪！在這兒眞像在紐約時一個樣子！你說是吧？』

我所說的遨遊，完全同方才所敘述的那種遨遊不一樣，我理想中的遨遊，是不看一物，不會一友，所要會的是樹上的鳴鳥，所要看的是天邊的流雲。我有一位美國女朋友，曾向我敘述她有次在杭州旅次她說那是一個濃霧的早晨，他們愈往上走，霧愈濃，露珠擊草葉聲，嚦嚦可聞。當時的景色，除了霧外，什麼也看不見。她說她那時就有點不願再往上走了，可是她的中國友人央告她，無論如何，也得再鼓勇前進，據說到了山頂上，那裡的景色才更能動人。於是她仍然隨着大家走，她祇於遠處看見一巨峯，突出雲表，若隱若顯。他問大家那是什麼，大家告訴她說那就是「垂蓮」。她這時眞有點耐不住了，就預備要回去。但大家對她說：『最好的景緻還在上邊呢。』這時她的衣服，已被濕露玷染，都有點濕透了，不過她也豁出去了，祇好隨着大家往上爬。待達到山頂後，他們的四圍，完全是一片廣漠的雲海，再遠看，祇遠山輪廓，半隱半露。我的這位美國朋友，見了這個景色，很有點失望，並且很報怨的說：「原來在這上面，什麼也看不見呵！」。當時那幾位中國友人就對她說：『你可眞說對了，我們的來此，爲的就是要看不見什麼。』

這就是善遊者與不善遊者之最大不同處，前者不斤斤於要尋所看的東西，而後者則與之正相反。實際上，有好多遊歷者，以爲他們看了不少的東西回來，其實他們連什麼也未看看，反之，彼不斤斤於要尋所看的東西，却看了着實不少的景緻。我最認爲可笑的，就是有些所謂著作家者，嘗嚷嚷着要到外國去，爲的是給自己要著的書找點新材料。似乎是在他自己的社會中，在他自己的家鄉裡，在他所與往不

字就寫不出來。縫衣織布，太俗氣了，一點也不浪漫。自己所住的地方，太平淡了，怎會能做小說的背景？結果是在吾人的面前，到處都充滿了這類的遨遊哲學思想，除了『盡量觀覽』外，其惟一特點，即把國外旅行與午後休息混而爲一。

如依俗人之見，像前段所述的那兩件不同樣事，就會像金聖嘆所說的，要混而爲一了。善於遨遊者，其最要緊的條件是恰如金聖嘆在西廂記批中所說的：『胸中有別才，眉下有別目』。換言之，善遊與不善遊，全在一個人能不能用心去感，用眼去觀。如果他沒有這種情緒，那他遊山玩水，祇是白費時光並浪費金錢而已。反之，如果一個人能『胸中有別才，眉下有別目』，那他雖日居斗室之中，亦可極遊觀之樂事。舉凡田畔散步，仰首看流雲，以及一犬一雞，一樹一木之無往而非遊境。玆節錄金氏之言，以覘前人對遨遊之藝術，且以告今日之遨遊者：

『吾讀世間遊記，而知世眞無善遊人也。夫善遊之人也者，其於天下之一切海山方嶽，洞天福地，固不辭千里萬里，而必一至以盡探其奇也。然而其胸中之一幅別才，眉下之一雙別眼，則方且不必直至於海山方嶽，洞天福地，而後乃今始曰：我且探其奇也。夫昨之日而至一洞天，凡罄若干日之足力，目力，心力，而既畢其事矣。明之日，又將至一福地，又將罄若干日之足力，目力，心力，而於以從事。彼從旁之人，不能心知其故，則不免曰：連日之遊快哉，始畢一洞天，乃又造一福地。殊不知先生且正不然，其離前之洞天而未，到後之福地，中間不多，雖所隔止於二三十里，又少而或止於八七六五四三二里，又少而或止於一里半里。此先生則於是一里半里之間，其胸中之所謂一幅別才，眉下之一雙別眼，即何嘗不以待洞天福地之法而待之哉？

『今夫以造化之大本領，大聰明，大氣力，而忽然結撰而成一洞天一福地也，是眞駭目驚心之事，不必又道也。然吾每每諦視天地之間隨分之一鳥，一魚，一花，一草，乃至鳥之一羽，魚之一鱗，花之一瓣，草之一葉，則初未有不費彼造化者之大本領，大聰明，大氣力，而後結撰而得成者也。諺言，獅子搏象用全力，搏兎亦用全力。彼造化者則眞然矣。生洞天福地用全力，生隨分之一鳥，一魚，一花，一草，以至一毛，一鱗，一瓣，一葉，殆無不用盡全力。由是言之，然則世間之所謂駭目驚心之事，固不必定至於洞天福地而後有此，亦爲信然也。

抑即所謂洞天福地也者，亦嘗計其云，如之何結撰也哉？莊生有言：「指馬之百體非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比於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夫人誠知百材萬木雜然同壇之爲大澤大山，而其於遊也，斯庶幾矣。其層巒絕巘，則積石而成是穹窿也。其飛流懸瀑，則積泉而成是灌輸也果石石而察之，殆初無異於一拳者也；試泉泉而尋之，殆初無異

於細流者也。且不直此也，老氏之言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然則一洞天一福地中間所有之迴看爲峯，延看爲嶺，仰看爲壁，俯看爲溪，以至正者坪，側者坡，跨者梁，偃者磵，雖其奇奇妙妙至於不可方物，而吾有以知其奇之所以奇，妙之所以妙，則固必在於所謂當其無之處也矣。蓋當其無，則是無峯無嶺，無壁，無溪，無坪坡梁磵之地也。然而當其無斯，則眞吾胸中一幅別才之所翱翔，眉下一雙別眼之所排蕩也。

『夫吾胸中有其別才，眉下有其別眼，而皆必於當其無處而後翱翔，而後排蕩，然則我眞胡爲必至於洞天福地！正如頃所云，離於前未到於後之中間二三十里，即少止於一里半里，此亦何地不有所謂當其無之處耶？一畧約小橋，一槎枒獨樹，一水，一村，一籬，一犬，吾翱翔焉，吾排蕩焉。此其於洞天福地之奇奇妙妙，誠未能知爲在彼而爲在此也。

『且人亦都不必胸中之眞有別才，眉下之眞有別眼也。必曰先有別才而後翱翔，先有別眼而後排蕩，則是善遊之人必至曠世而不得一遇也。如聖嘆者，天下亦何別才別眼之與！有但肯翱翔焉，斯即別才矣；果能排蕩焉，斯即別眼矣。米老之相石也，曰：「要秀，要皺，要透，要瘦。」今此一里半里之一水，一村，一橋，一樹，一籬，一犬，則皆極秀，極皺，極透，極瘦者也。我亦定不能如米老之相石故耳。誠親見秀處，皺處，透處，瘦處乃在於此，斯能欲不於是焉翱翔，不於是焉排蕩，亦豈可得哉！且彼洞天福地之爲峯，爲嶺，爲壁，爲溪，爲砰坡梁磵，是亦豈能多有其奇奇妙妙者乎？亦都不過能秀，能皺，能透，能瘦焉耳。由斯一言，然則必至洞天福地而後遊，此其不遊之處蓋已多多也。且必至於洞天福地而後遊，此其於洞天福地亦終於不遊已也。何也？彼不能知一籬一犬之奇妙者，必彼所見之洞天福地，皆適得其不奇不妙者也。

『斵山云：「千載以來，獨有宣聖是第一善遊人，其次則數王羲之。」或有微其說者。斵山云：「宣聖吾深感其「食不厭精，膾不厭細」之二言。王羲之吾見其若干帖，所有字畫，皆非獻之所能窺也。聖嘆曰：「先生此言，疑殺天下人去也。」又斵山每語聖嘆云：「王羲之若閒居家中，必就庭花逐枝逐朵細數其鬚，門生執巾侍立其側，常至終日都無一語。」聖嘆問此故事出於何書。斵山云：「吾知之。」蓋斵山之奇特如此。惜乎天下之人不遇斵山，一傾倒其風流也。』

（本節完，全章待續）

于晦若致端陶齋書

凌霄漢閣

前清名臣于式枚出使德國時，有與兩江總督端方之親筆信札，極富歷史價值，頃從友人篆老處借觀，亟錄一通，並附註數語於後，以供衆覽：

『陶齋四弟尙書節下，至柏林後，再於墓使函內見注念之殷，屢欲作書，均若有待，不意賜暇，三電往來足徵心跡，二十二至穀克宋（湘人語也）由瑞士長湖巡山至羅馬，昨至奈波利新開半年之店，非君所寓倫敦大客店也，而說君甚詳，並貽照像灼然不僞，開窗面海，風景絕佳，明日放洋獨坐頗暇，憶得數十百條寫寄，由西比利亞，猶可先到旬日也。（添註十百二字，以與後文相符，奏摺體著書體均應如是）出洋以來，研究年餘，憲學大進，而宗旨仍如出洋前，自謂識見不由學而得，而學更足証明其識見也。丁未秋在節樓承[illegible]問而不置一語，時非憲政大臣，大不必說也。今則不能匿情矣，莊語正言，不能曲盡，以諧語譬喩達之何如？其結果所得（結果若水滸傳中不祥語也，而新名詞競用之）則會典館出了銀子而不得書，琉璃廠出了書又不得銀子也。（此事關於君，想能記憶）而銀子與書並得者，有其人矣。憲法最是美事，而今日則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無一事一處與合轍者，只便宜了銀書兼收者耳。到柏林後，京中有人（亦在要不要之間）貽書出洋駐使者有之。適有出洋考憲之舉，于汪借此消納，其不爲九江貢品者幸耳。得書之人，不解九江貢品語，持示相詢，以爲代江西巡撫辦進奉不妥也，笑應之曰其然，汪伯唐與瑞鼎臣外部舊同事也，容或有之，我則無涉也。然亦不能無芥蒂，偶致蓮府，告以此事云，我不做滬道，又不做外使，旣不買槍，又不賣米，憑何將我作九江貢

品耶？蓮府亟以電覆曰，公所言過慮也。其實只有大罵，那有過慮然爲蓮府設身處地，除此亦別無可言也。因憶及一事並絕可笑，那老四吾丞也，其字曰錫侯忽然高興，出巡長江至一口岸，輙以一電報部，部亦復之，一日至潯，尚書陳玉蒼奮筆曰，九江那錫翁鑒（那與納通，納爾今作那拉是也，）以一翁字代却兩個大不好看之字，作者無心而學者意外矣，五月晦朔之交，放洋與君回華月日正同，眞佳兆也。此行日對埃及守龜之人，夜聽瑞士打風之表，右揮紅海題詩之扇，左陳列國政要之書，處處與君有緣，可套周頌二句以贊之曰文部涉降，在弟左右，兄右足常發腫，腫時寸步難移，至滬後須請假就醫，擬入太湖續列國政，要亦有三兩月功課，成編時當就正再寫進，西國無恙，穉楊仍懸，不論早晚，至少須十日留也，至港或滬，定局再電（其權不在我而在足下也）樊山先生文牘，累於報紙快讀，升吉甫見之必曰仍不改性矣，鄭君蘇師曰君子不當矜莊，此君子似亦不是下流社會人，豈必正言厲色乃爲大臣規範也。凡上有素紙，如好東絹，正擬寫數十百紙暢所欲言，而領事來謁，未便令在客座久待（宋人謂之客座，今人稱曰官廳）此受歸安安人第二之累也，（歸安安人越縵堂主所封，第二則西例名也）只得輟筆，尚有數十百語，留待面談。

（接續前稿）領事容色類吾華，年二十許，側視頗似李仲彭，見而喜之，能作二三成華言，遂介譯者與久談，次日訪其所寓，高樓六

與彼得堡皇宮同，既而審之則平地也。去年君屢索書，又許通書而皆不酬，蓋自夏秋以後，彼此俱有朞親尊長之喪，況兼有兩妹之喪，則視君尤酷矣。又各大病，弟病震動天地，兄病無人知也。十月之末再遭大喪，一時奇變，痛慕驚憂，九州所同，不獨海外孤臣而目見各種奇離情事，似海內尚不至此，姑舉其一，留學生開跳舞會，堅請往赴，阻之不得，僅而得辭，眞禮法所不到處也。而此一年之中，知交淪亡，如水赴壑，擬有戊申九哀詩題（中發亡在丁未歲杪而得信則入戊申，以爲九哀之首，結數後復來一人，哀哉。劉繼莊所云自非金鐵爲懷，能無下淚者也。船行地中海，風平浪靜，如丙午年明日至波襄從此而南有水路寄信無旱路矣。復寫此紙，由西比利亞以驗遲速以常理測之猶可先四五日到也。日來足疾似略輕，到滬再電，近日政治文字之奇離至諮議局章程而極，典禮文字之踳誤以恭上孝欽顯皇后尊諡而極，兄各有一疏論之，今憲臣，舊禮官應言者也。如不發抄，當錄請正。十五六日由柏林拜發五月初旬內外可到京矣。忽憶丙午在香港，弟見我辭擬學奏，捏一把汗，至滬兩電來問，關注之意，可感，若見此兩摺更不知如何也。船忽微蕩頭暈，其餘尚有無數話留作面談，五月四日（此日是君當令之日，古人稱爲端四日者也）兄枚頓首。」

文內括弧中語皆原文之小註，于先生性喜詼諧，註語都饒有風趣，如結尾之「是君當令之日」乃因端方行四，人稱光緒初之紅司官曰

端既行四，又號「午橋」，故以此譏之。

于老先生翰林出身，富於舊文學舊道德，惟從李文忠在北洋幕府多年，且曾隨李涉歷歐西，留心世界各國大事，故當清廷預備立憲之先，特派爲考察德國憲政大臣，其時于公已官至侍郎，極見倚任，于之本人並非頑固一流，惟看得此舉實近兒戲，此書中所云「憲法最是美事，而今日則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無一事一處合轍，」即可認爲于公之忠實的意見，非私人書札，不能有此披胸見膈之快人快語也。于公考察回國之後，所回奏者，就中西不同之情形，德國立憲之實際，切實敷陳，大遭時髦政客之忌，攻擊評彈，無所不至，更有政聞社陳某通電政府，請將于公罷斥懲辦，清廷特降上諭反將陳某訓斥一場，可想見當時一般政客之氣餒矣。

書中所云「汪伯唐」即汪大燮，同時以侍郎出使英國考察憲政，「瑞鼎臣」即瑞良，時官江西巡撫，與政治問題無涉，因有「九江貢品」之比喻，故將其扯入耳。「蓮府」即楊士驤，丙戌翰林，曾居李文忠幕，與于同事，此時官山東巡撫。「那老四」即那晉，「樊山先生」即樊增祥，「升吉甫」即升允，樊官陝西布政司，升官陝甘總督，二人交惡互相參劾，故有「必曰仍不改性」之語，「越縵堂主」即李慈銘，「李仲彭」即李經述，「中弢」即黃紹箕，「十月之末再遭大喪」指清西太后及光緒帝駕崩，此按舊時禮制應停止一切宴會娛樂，而海外留學生竟大開其跳舞會，且公然請欽差大臣赴會，故于公謂爲禮法所不到之處，換言之即「化外之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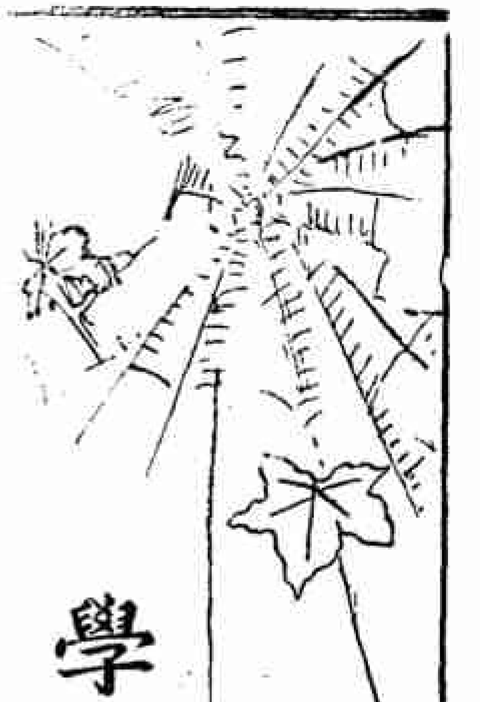
電力發射無聲無煙的大砲

克定

最近紐約有一個發明家，設計了一種特異的大砲，這砲不藉炸藥的作用把砲彈放出，而是應用電力的作用。這砲的最大特色，就是砲彈的射出，並沒有聲響而又沒有煙，使對方無從知道這砲彈的來處。

這種電氣砲的構造，相當于一架電氣馬達，砲彈的前半部裝置一個「鼠籠式電樞」砲身的內壁則有「螺旋捲線」開砲的時候，把砲彈裝進砲身內，一通電流，砲彈就因電磁感應的作用，急速旋轉，而以極高的速度被推離砲口，到達目的後，砲彈內部的炸藥因「時間裝置」的控制而猛烈爆炸，和普通的砲彈一樣。

據發明者宣稱，這砲的有效射程可超過通常的大砲，而其無聲無煙的特點卻絕沒有任何種類的砲可及。可是這並不是一件可喜的發明，在這戰雲瀰漫的世界中，又多了一種殺人利器了。



學生和演劇

照堂

這裡所說的學生是指着一般中學生和大學生，這裡所說的「劇」，是指着新興的話劇，與崑曲皮黃無關。

話劇的前身是文明戲，文明戲的傳入中國，是昔時一般留日學生所帶回的禮品。文明戲失敗以後，「學生劇」隨之興起。學生劇當然是以學生爲活動中心。一般中學生和大學生的參加新興戲劇運動，此乃爲其嚆矢。由學生劇而「愛美戲」，其活動範圍，仍以學生爲中心。由愛美劇而「職業劇」，職業劇是一般劇人從事職業劇團活動之下所出演的戲劇，表面上好像是與學生無關，其實導演 和演員，仍是一般剛離開中學，大學，或失學的學生，換句話說，職業劇團的幹部，仍是一般學生來主持。這樣看起來，中國新興戲劇運動的健將是學生，中國新興戲劇活動的範圍，始終也未能完全離開學生而走入大衆或深入民間，那麼，學生應該是話劇的開國元勳而兼輔政功臣了，然而不然。學生眞乃話劇界的大罪人！何以見得呢？無論是大學生或中學生，他們能用全副精神，來組織劇團，練習排演，研究理論，推動劇運，那當然是話劇的功臣，是我們求之不得的事情！但是一般學生能做到這等地步嗎？多半是在「讀書不忘演戲，演戲不忘讀書」的護身符之下，作那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勾當，結果是把書也就誤了，劇本也糟蹋了，劇運所受的損失，眞是不可以道里計！譬如在學校週年紀念日，國慶紀念日，以及迎新大會，或歡送畢業同學的遊藝會中，除了名人講演，雙簧，戲法，崑曲清唱，皮黃彩排等項外，照例須有一兩齣話劇湊湊熱鬧。七個一夥，排演「靑鳥」，八個一羣，排演「屠戶」。三天排演成了「可憐的裴迦」，五天排演成了「茶花女」，眞乃絕頂的天才，世界的奇聞！世界有名的劇團排演一齣戲，照例練習一年，臨上演的前一晚上須作最後預演一次，以視我中國天才劇人，眞有天淵之別！那麼，我們舞台上的效果，也就可

想知了！再就學校當局一方面來說，學校行政人員對於話劇，多半視如毒蛇猛獸，歷迫，禁演之不暇，何暇再來提倡！還有一部人視話劇和皮黃一樣，借機會來尋開心，如向他們要一點化妝，舞台裝置，照明等項用費，已引起他們的不高興，便借口什麼時局啦，環境啦，新劇根本為現地環境所不允許啦，總而言之，極恐嚇之能事，使消滅於無形，假使有幾個不識趣的學生，要求准許演出，即令得其允許，結果總得犧牲一兩位最出風頭的演員——借口操行不及格或特殊原因開除大吉，如或有一二世故不深的教員，慫恿學生排演話劇，或替學生排演結果總是「另請高就」！我想歷年來為演劇而犧牲的教員學生，其數目也頗有可觀吧！有這兩種原因，你想劇運的成績會好麼？再就學生一方面來說，無論是中學生大學生，他們願意排演話劇，或出於表現的興趣，或出於一時的熱情，或出於文學的嗜好，而最大的原因，是為的湊湊熱鬧，出出風頭，既無高明的導演，反受偌大的阻力，再加上一般演員，雙料的少爺小姐皮氣，演戲，演戲，眞乃不如貓兒戲也。

對於那一般雙料少爺小姐為出風頭的演戲，我曾下過極苛的評判，我說一般學生在遊藝會中上演話劇的目的，不外下列數點：

一，借機會出風頭，以冀獲得意外的美名；

二，借機會冒險，以求滿足其自我表現慾。

三，借機會與貌美的扮女角者（以前）或女演員（現在）接近，以便向同學誇示「我有一位美如冠玉的朋友」，或達到其不正當的目的；

四，一般愛好新文學的學生，借表演機會向人誇示「我新文學家，不信，看我會演戲！」

五，借演戲出名，以便在學生會方面活動；

六，借演戲表現個人之才力，以便得到異性的垂青。

當然也有抱着提高戲劇藝術，或喚起民衆的灌輸民智為目的而演戲的，不過那是少數的少數，多數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在從前有的中學，舉行紀念會，就話劇一項來說，一班演一個或兩個劇本，那劇本除了極少數的獨幕劇而外，多半都是多幕劇，什麼「趙閻王」啦，「棄兒」啦，「怪客人」啦，「僞君子」啦，「洋狀元」啦，「孔雀東南飛」啦，「華倫夫人的職業」啦，「少奶奶的扇子」啦，等等，假使那個中學全校是十六班學生，你想有多少戲好排？不讓誰演也不成！游藝一項，差不多總是從下午兩點鐘起始，一直到第二天早晨五六點鐘收場，演員竟也不見怎樣疲乏，幹事始終興致勃勃，而一般觀衆——通學生佔大半數，寄宿生佔少半數——除了在休息半點鐘的間歇內吃晚飯，如廁外，中途很少有人退出，中學生的精力實在過人！而舞台上戲演的眞不像話，「表情動作毫無，台詞尚未記清」，居然也能有始有終的演完，好在維持會場秩序有糾察員，你說可笑不可笑呢？所以我說他們是話劇界的大罪人！好一點的劇人或劇團常嚴守「絕不參加任何游藝會」的規約，那是正當的行為，我們應當擁護。一般在校的學生們，如對於話劇有興趣，希望在合理的領導之下，組織劇團，於戲劇原理，演出，化裝，舞台裝置方面，加以深切的研究，認眞的排演，勿臨時抱佛腳，登台湊熱鬧，而陷話劇於萬劫不復之地，話劇前途，尚有一線希望，雙料的少爺小姐們，幸勿河漢斯言！

芥川龍之介與北京

波多野乾一　作
白　華　譯

（譯自『大陸』六月號・東京出版）

查查年譜看，芥川氏的中國旅行時期是在大正十年三月至八月之間，旅行的成績除『支那遊記』外，還有『湖南扇子』等四五篇的樣子，小說寫的是什麼題目呢，除非拿出全集來找，一時可怎麼也想不起來了。但後來由中野江漢君談話中纔得到一點線索，大致是在大連也許是上海的一家日本客棧裡，一個丟了小孩青年的母親，聽見別人家小孩哭，便怎樣怎樣……這麼一段情節。『小說家麼，眞得有兩下子，就是我方纔說的這些，他就會寫出那麼漂亮的小說來。』我還記得當日江漢君的福崗土音的談風呢。

還有一篇可惜也把題目忘了，但內容不外是自己夢見死後如何如何的一段事，這篇東西因爲是以北京東單牌樓的三菱公司作背景的，所以顯然可以知道是旅行中國所得。至於所以取這樣背景大蓋由於芥川氏從兄山本農學博士在三菱作過事的原故。筆者自身也幸得在大作『北京日記抄』（支那遊記之一部）中登場與讀者相見。那是在該書第四節『胡蝶夢』裡面：

「先生（辻聽花氏）居僕左，波多野君居右（波多野君爲「支那劇五百番」作者），今日差足謂稍得門徑，更無庸假手綴白裘兩卷矣。」

這樣連筆者的書名都介紹出來，隨了芥川氏不朽的盛譽而微名得與俱彰，覺得榮幸之至。

海外文藝短訊

塔揚

加拿大的文學獎

加拿大文學獎原在一九三六年由屈德斯慕爾總督（Lord Tweedsmuir）創設。此次一九四〇年度小說獎授與麥克多維氏（Franklin McDowell），得獎作品爲『The Champlain Road』，並有一枚黃銅獎牌，此獎爲由居住於加拿大者所寫文學作品中選出。過去所選有詩，散文，普通文藝三種，今年又新添史類一種。

英國的文學獎

英國的文學獎A.C.班生銀獎牌（A. B. Benson）的發獎式於五月末在倫敦王室文學會（Royal Social of Literature）集會上舉行。同獎給與文學各部門中優秀著作者，此次對文學，有貢獻的是呂嘉斯（F. L. Lucas）對詩的部門贈呈與安德楊氏（Andrew Young）。

托馬斯・哈代的生誕百年祭

英國小說家托馬斯，哈代原生於一八四〇年六月二日，所以今年恰是他的生誕百

大正八年，我正在東京日日新聞担任外報部和政治部，又兼着論說部員，彼時芥川龍之介，菊池寬二氏方以實習社員資格入社，當我見了社中的佈告，就渴望快睹兩氏丰采，但芥川氏却始終沒有見着，而菊池氏呢，就那麼伏在整理部桌子上不知在寫些什麼，也只一次而已，所以初會芥川氏時還是在大正十年七月的北京旅行中，那年二月間我正担任北京特派員，由支那課長平川清風氏傳來『實習社員芥川龍之介君前往貴地，到後希照料一切』的本社發的通知，當時與同事松本榆吉君（現任大阪每日東亞調查會主事）商量做一個北京勾留參觀程序什麼的，老早地從那時就等着，可總也不來，眞等得不耐煩了，七月某日從扶桑館打來電話，『我是芥川，剛纔到的，有暇請過來說話。』我聽了很奇怪，一個生地方，到的時間又沒事先通知一聲，這裡也沒去迎接，想着怪抱歉的一面急忙跑去，一看之下原來早就有個像是北京人的人在那裡，那人就是他的從兄山本農學博士。

初晤的印象——不過二十年前的事，就模糊得差不多忘掉了，但以挺秀二字形容想來總不會錯，的確不失文學家的豐度，不錯，這樣的面孔纔够得文學家呢，絕少接近文壇人物的我當時直有如見了文學家標本之感。

寒暄完畢，芥川氏取出一個似乎是雜記本的東西來看，一會他突然說，「趕快先做一身中國衣服，其次再說中國飯，中國戲劇，」這種態度我覺得確乎爽快得很，那本小冊子以後在北京勾留中倒常看見，只要有可作小說材料的立刻記在上面，像辦公事似的怪有意思，操新聞記者之業的我，平時都不帶一本雜記在身上，看了他這種「事務家」的性格眞是奇怪得很。

中國衣服一層託了扶桑館的主人，材料由私本君挑選，兩三天就做得了，白紗袍——不，是繭紬的也說不定——罩着黑色透地的馬褂，一身時興地應節的夏衣，帽子是怎麼來着，

年，倫敦『太晤斯』與『文藝附錄』（Literary Supplement）六月一日號曾揭有關於哈代論的文章，哈代知名作有『德伯家的光綠』，『還鄉』，長叙事詩『統治者』（The Dynasto），『玫德』（Jude the Obscure）等名作。

牛津小冊子的發賣

從去年夏天出板的世界事件牛津小冊子，到今年夏季在英國共賣有一百七十五萬部，合海外翻譯（內包含法，德，伊，荷蘭，西班牙，葡萄牙，芬蘭，日本，等各種語言）共總數約在二百萬部以上。

一九四〇年德國藝術大展覽會

七日二十七日（星期六）正午，在慕尼黑的『德國藝術之家』舉行第四次德國藝術大展覽會開會式，根據總統的命令魯道夫，海司述開會詞：

在總統名下我在這里招開戰時一九四〇年德國藝術大展覽會。在開會之際，我對爲德國文化的偉大促進者及保護者的總統致答禮。阿多夫，希特勒——萬歲！」

在這展覽會中出品的藝術家共七八一人，作品件數綜合繪畫，彫塑爲一千四百六十二件：主題：風景，動物，國防軍，產業，肖像，女性，黨的指導者們等各種，其中風

記得彷彿是買了一頂中國帽子，也許是露着他那長長的頭髮，總之，乍穿中國衣服到底覺得那麼新鮮似的，高高的身量，聳着肩膀，在晚風習習的北京街道上沒事兒幾個圈子也怪寫意的。

中國衣服做好，該說中國飯了，關於這，我本來吃不慣的，但究竟爲了業務上的關係也開了不少眼界，有一家，是大西齋君（當日大阪朝日北京特派員，現在東京朝日副主筆）和我在居留人士中首先發見到的，是個叫做「厚德福」的河南飯館。

我曾向我的中國助手馮子崑君討教過，北京淨是山東飯館，還有什麼新鮮的地方嗎，於是他告訴我在所謂北京銀座－大柵欄的中間，路北一條小死胡同口外，那裡倒有些別致的東西可吃，不過二百年前的老舖子，房子不大漂亮，但在北京是相當有名的，還慫着我要引了芥川來，看他那種好潔的樣子，還不一定以爲如何呢，但出乎意外地竟得到他的欣然允諾，當瞧着院子裡高高堆着的煤什麼的，『這纔眞正是中國風味呢，』他高興地說着。那時我便想到他眞是個奇人，前途未可限量的，

飯也吃完，這回該聽戲了，講到這個似乎哪兒也比不上北京，我們隨着前輩辻聽花氏各處都轉了一遍，關於老老先生，芥川氏在『北京日記抄』裡寫得有，辻氏本名武雄，爲極老牌的慶應學生，與小林一三先生確乎都是同時，在北京住了二十年以上，擔任國人經營的漢文『順天時報』劇評欄編輯，是個不間斷地每天看戲的怪人，筆者也因受他的指導成了戲迷，一星期幾乎有八天看戲……關於辻氏的認識如此。

這樣，就在北京選出來的兩個戲迷引導之下去了，先到的是哪家戲館現在可記不大清楚，大致是聽花老捧的旦角尚小雲，和我所推重的郝壽臣（大面）的戲吧，爲了要詳細地指教，聽花老和我便如此這般地加以種種說明，不久芥川氏對中國戲劇竟有相當認識了，年

量最多，有關此次戰爭的作品爲數極少。

火野葦平的戰爭四部的英譯

自「七七」戰爭以後爲取材的日人火野葦平的四部連續性的戰爭小說爲：『麥與兵隊』『Barley and Saldiers』，『土與兵隊』『Mup and Saldiers』，『花與兵隊』『Flower and Saldiers』，『海與兵隊』（Sea and Saldiers）以上皆由布舍氏（Lewis Bush）譯成英語，由東京研究社出版。

『魯迅傳』在日本

自魯迅逝世後不久，日本就有了『大魯迅全集』的刊印，此後也曾鬧過一陣魯迅熱，最近日本『新潮』文藝雜誌自九月號刊載有小田嶽夫的『魯迅傳』爲連載性質，小田嶽夫過去曾譯有許多中國現代作家的作品，這篇『魯迅傳』也可以說是一篇魯迅的研究。

日本的『現代世界文學叢書』

最近中央公論社發行現代世界文學叢書，計譯七國，共二十一種作品：英美篇包含『月和六便士』毛姆著，中野好夫譯，『印度的路』Foster著，織田正信譯『危險底生涯』Mackley著之宅幾之郎譯，『擊退魔

旦等等的術語名詞更不必說，甚至連劇中情節也知過些，本來幹這種說明的職務眞是不大起勁，但也湊巧，到上海去又由大阪每日特派員村田孜郞（現在讀賣新聞東亞研究會主事）君請客看了十來次戲。村田君以前也在北京住過，還算聽花老的弟子。

這種情形之下，說明的職務已竟有點厭倦，但由於對方確實得到效果的原故，就不惜廣爲解釋一番，芥川氏更絲毫不嫌麻煩地隨了我們各處繞着，我想他對此道也有了相當嗜好，『北京日記抄』中的胡蝶夢，在芥川氏是第一次看的崑曲，據他說非常有意思，翻譯都値得。於是我把素所稱譽的『香妃恨』一齣講給他聽，但他說只是平平無奇而已。我因爲素來推重郝壽臣的原故，關於郝的一切多所評芥，而芥川氏總不甚讚許，反於旦角的程豔秋（現更名硯秋，爲將凌駕梅蘭芳而上之能得人望者）有相當傾倒的意思，後來大正十三年我爲招待梅蘭芳而來東京時，在新潮社的『演劇新潮』座談會上，梅與李文權，沈恆諸氏都出席，而主人方面除山本有三，久米正雄兩氏外的二三位中特別由我約定了芥川氏在內，從那時起氏即不斷賞識程豔秋，程在今日得享盛名大槪早有來頭。當然，提拔的決不會是個無名之輩，不是今日僅次於梅尙之後而占四大名旦第三位的程硯秋麼。

總之，在上海是村田君，在北京由我這樣口講指畫的解釋之下，我想凡到中國來的文學家們，像芥川這樣看戲的人恐怕還是空前的，加之以氏對中國小說的深奧的造詣，看了書本再証之以舞台上的戲劇，當然非常樂於看的，據我所知多少來觀光的人們，能够聽得下去咚鏘鏘的中國戲的人簡直沒有。

戲劇方面是到此爲止，其次該說游覽名勝。這一層我是不大拿手的，於是就託付給中野江渶君。中野君那是無人不知地，呱呱叫的中國通，又是『北京繁昌記』等書的作者。關於北京名勝，像天壇的柱子與某某地方距離有多遠這一類事情都調查得毫無遺漏，眞算是一位

鬼』Ko'a 著，廚川文夫譯，『天使！若故鄉！』Wolf 著大譯衛譯，『斯塔茲，洛尼甘』法勒爾著，村山英太郞譯，『英美短篇集』阿部知二編。德國篇『哥倫布斯』瓦塞曼著，高橋健工譯，『蒙沙耳瓦舍』芝克瑪耶爾著，舟木重信譯，『生命的城』珂爾朗哈耶爾著，淺井眞男譯，『德國短扁集』，片山敏彥編，法國篇包含：『文明』Georges Duhamel 著新庄嘉章譯，『沙岡上的哨所』Albert Lefranc 著根津憲三譯，『黑天使』François Mauriac 著有永弘人譯，綠的地帶』Eugène Dabit 著鈴木力衛譯，『法國短篇集』今日出譯。俄國篇包含『黃金的仔牛』I，伊爾夫E，彼得洛夫合著上田進譯。意大利篇：『生者與死者』保爾糸則著中村恆夫譯。北歐篇：『大飢餓』波葉爾著，宮原晃一郞譯。中國篇包含：『趙子曰』老舍著奧野信太郞譯，『橋』廢名著竹內好譯。已自六月發賣，出板者有『黃金的仔牛』，『月和六便士』，『大飢餓三冊，餘皆陸續出板。

高爾基的小說的英譯

蘇聯文豪高爾基逝世至今已四年，在俄都莫斯科會盛大舉行他的記念祭。由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三九年間在美國出板的高爾基的小說有三十三種（同作品的出板只有一種），最被廣讀的作品是『童年』『Childhood』，

熱心的研究家，所以欲爲芥川君引導者捨中野君外再沒有適當的了。從此每天兩人總一道出去，對於此道熱心更不減於韓劇的中野君，頗喜得遇這樣一個善於領悟的同志，所以很短期間內終於造成一個比我們還住了十年以上的人還精的『北京通』了。胖胖實實的中野君和瘦削的芥川氏兩人當一面忘形地閑談着，一面徘徊於陶然亭畔或太液池邊的一幅小影，此時想起還似依稀在目，據中野君說，名勝裡面他最喜歡的要算北海了。

還有，他似乎不大愛訪問名士，關於那一方面始終沒向我談到，僅對北大系的新文化運動像是感覺相當興趣，我還記得那次在扶桑館招待周作人，陳啓修諸氏一席上，他喝着日本酒一面大發議論，我想他由東京出發之前也許就打算着見見這夥人，再不然就因爲他到北京來拙作「現代支那——解說與提倡」一書剛剛脫稿，同時送給他看，他讀了其中「改造先聲之文化運動」一節後纔有此意也未可知。

「北京日記抄」中，除此之外還寫得有會見辜鴻銘的事情，這次會見多半是由大西齋君的聳恿所促成的，固然，這位認識西洋而不西洋化，了解日本事情且常讚頌「道義的日本」的辜鴻銘先生，他的第一個發見者要算經營着 North China Standard 英文報的驚澤與四二氏，但大西齋君也是推重者之一。

到本社通信部裡來，瞧見我的珍藏着的書案了，紅木製的，寬三尺二長六尺二，這東西的來歷據說出自義和團的發起人，歷史上有名的端郡王府裡，到底是文人，一面誇好，一面用手撫摸着紅木的紋理，「要是我的，對了，就把它放在地下室裡，桌電燈也不要那樣的（以前用的是個磁青色的德國貨），換個黑色玻璃燈掐，」黑色玻璃的桌燈，那敢情好呵，當時我也表示着同意，後來回到東京住，打算蓋一個小型書齋時，想起芥川氏的話，各處都找

『Out in His own』，『我底大學』『My Universities』，『克里姆，沙姆金的一生』『The Life of Klim Samgin』，『底層』（或譯夜店）『The Lower Depths』（劇本）。在英國有二十八種：『母親』，『克里姆，沙木金的一生。』法譯共四十種，在德，奧，捷克被讀的德文譯本七十七種，西班牙二十五種。在自己本國（指蘇聯）高爾基較其他二三作家的被讀程度迄一九一七——一九四〇（四月一日）的調查是：

契訶夫——一四八〇〇〇〇部
托爾斯泰——二〇一六一〇〇〇部
普式庚——二八五三〇〇〇〇部
高爾基——三九五〇〇〇〇〇部

高爾基自己作品最多賣的是：

『童年』——一八八四〇〇〇部
『母親』——一六〇五〇〇〇部
『Out on His Own』——一四三七〇〇〇部

拜倫的新俄譯

拜倫。『Farewell Song』曾有普式庚的名譯，及『The Prisoner of Chillon』的燙考夫斯基（Zhukovsky）的俄譯，有優良譯本，亦有歪曲意思的地方。此次由顯格里（George Shengeli）出板拜倫詩集，這本詩集可以說是拜倫的尖銳光輝的詩句到今被移

看着像個大鐵概子似的，也廢去塞士大錢二十七圓之譜，這東西直到現在還在我的紅木桌上擺着，可算是用芥川氏設計（？）購置的了。

氏在北京勾留大約一個月還不止，住得怪愜意的，但一味這麼游玩下去像是也不大好，記得到了八月間就在前門車站分手了，從那以後，在大正十一年和十三年一共見了兩次，十三年那次，即如前述在『演劇新潮』座談會上，十一年一回是在神田青年會館的講演會裡，難得的很，那次演講者除芥川氏外，還有麻生久氏等人，麻生氏是我的中學同學，在東京日日的外務省常駐記者的職務上又是我的前任，兩位熟人演說完了之後，在講師室裡找到了芥川，雖然從北京分袂後這樣闊別，不過接見的人太多，說話都得快快地，我只問問北京別後都忙了些什麼，來賓中一位女性就發急了，『說起沒完，儘是你！』我還記得當時受了一頓搶白呢。

芥川氏與我的關係不過有時由於社中任命而發生一種事務的交涉而已，並沒有什麼深的精神上的往來，這也許筆者對於文學是門外漢的原故，但我對他可有個好的印象，更明顯地說，我深敬愛他的爲人，所以他的全集剛出來我馬上訂了一部，現在還擺在書齋裡，不時取出讀讀，其中像『湖南扇子』和『偷盜』這幾篇尤其百觀不厭，本來是門外漢麼，叫此道中人看了也許要笑我愚笨。

（六月二十八日讀完於科學圖書館）

【接上頁海外文壇短訊】

全作品及海涅（Heine）兩果（Hugo）的作品有定評的人。

迭更斯與俄國文學

巴爾禮克，兩果，逆更斯，左拉，莎士比亞，馬克吐溫，席勒，（Schiller）卡德隆（Calderon）等在蘇聯是最被廣讀的。其中尤其是迭更斯，從一九一七——一九三九年迭更斯的書已印行超過二百萬部。他的小說不僅只是被閱讀，且在舞上台演他的小說中的脚色，關於迭更斯影響及於果戈里，觀察洛夫（Gonlarov），杜斯退喬夫斯基等作品的構圖，現下，成爲文學史家的研究。而今年巧得很，又是迭更斯的七十年祭。

法國批評家A.莫洛亞逃亡英國

當A莫洛亞（M, André Maurois）與杜亞歡爾（Georges Duhamel）莫里亞克（François Mauriac）高克多（Jean Cocteau）等同率移動圖書館在北法巡回時，突於法國降德前逃往英國，莫洛亞以[illegible]莫洛亞曾著有『迭更斯託』（Dickens）及『生活的藝術』『The art of Life』等論文。

猶太作家被德逮捕

德國的猶太作家Lion Feuchtwanger，爲『Jud Süss』的作者，豫先曾逃出納粹之手渡其亡命生活，最近報載業被德軍逮捕，生死不明。

奥大利亞劇作家渥斐耳被捕

渥斐耳（Franz Werfel）爲澳大利亞劇作家，詩人，小說家，於一九三八年逃亡祖國，在法國渡其亡命生活，近被納粹逮捕，據傳爲在法亡命作家的初次的犧牲。

『紅糧』三部作的第二部刊行

過去曾以作品內容富有『凄豔』味而邁進的青年作家端木蕻良自出板『科爾沁旗原』的長篇後，最近又由開明出板長篇『大地的海』，此書爲其紅糧三部曲的第二作，以前曾刊載於『文學』第九卷。

巴金在上海

巴金的『秋』後又問世的作品是烽北小叢書中的二冊書：一爲短篇集『控訴』，另爲隨筆集『感想』以上皆爲過去發表過的作品的結集，最近蔡滬，其行爲，甚爲一般作家所不滿，現巴金在滬大有充其『老作家』的頭銜，近以給『中國與世界』月刊寫些關於克魯泡持金的倫理學及蒲魯東的一些安那其祖師宣傳其安那其主義。而『中國與世界』月刊亦爲安那其派的後柱。

葉紫死於湖南

以『豐』『星』長篇知名的青年作家，近死於湖南，身後其爲蕭條，香港文人已發起救濟他的家族，遺有長篇未完作品『太陽從西方出來』。

（九月十八日夜天津）

文藝雜話（續）

玉文

（二）

文人相輕，自古即然，只不過於今爲烈而已。現在的雜誌裡，無論其文藝的或綜合的，都闢有專欄，名爲文藝隨話也好，名爲熱風也好，反正所有內容，總不外說說自己爲對，表明別人的不是，甚至不揭發隱私，以漫罵的態度，侮辱的詞句，向對方攻擊，好像是仇深似海，不共戴天，大有欲食其肉而寢其皮之概。其實，究眞說起來，倒底爲了什麼呢，却是說來好笑！一句話包括起來，就是意氣之爭，感情用事，不但沒有認清主題，而且幾乎把所要爭論的是什麼，都棄之不顧，專鹹私人的攻訐了。

這是很不對的，不論誰的意見如何，只問是否朋友，這在一方面，固然無形中結成了好像一個團體，而另一方面，也必會遭人的輕視與嫉妬，來施以吹毛求疵的攻擊。尤應該態度公正，拿出自己的意見來，萬不可以爲這塊地盤是自己的，就可以胡言亂語，須知道，這可不是自家的產業呀！當然，更不能以爲這是朋友，則必須幫拳助拳，那個不識者，落得做個人情，向他放幾聲煙幕彈那不但顯得自己的無識，其爭論結果，想當然又會被人罵一個狗血噴頭的。

還有，那就是稿費的魔力，說起來也實在太可憐了。這個刊物，不知爲了什麼，與那個刊物，是對立的，裡面充滿了攻擊對方的文字，那麼我爲了獲得一點稿費，也就不惜犧牲自己的任何意見，來爲文參加這個刊物的陣線，向對方拳脚齊施，也許在言詞上還要來得更毒狠一點，好像誰與他有着殺父的寃仇似的。再者呢，就是由於一種嫉妬心，因爲向某雜誌或報紙副刊，屢投稿而不中，未能滿足發表慾，獲得稿費，所以但見得另一個雜誌或報紙副刊，含具有敵對性的也就不論自己的意見如何，立刻執筆，爲文攻訐，說眞了，這祇不過是藉題發做胸中之怨氣而已，斯得什麼文藝之事，又莫得了什麼批評了？

歸去的旅人

二貫

收拾起生命的笨重箱籠，
捲藏起青春的記憶篇幅，
整管了一下衰亂了的長髮，
振盪的鬍兒！
先停息一下你的進程吧！
且平靜你心上的波浪。
「你該返回你的歸程了！」
啊！拋棄了一切！忘却一切！
我且保重的拖回去我還會在「旅途」上跋涉的殘留的枯髏！

×　　×　　×

歸路還是來時那麼的坎坷不平，
更叢生了浮漫的荆棘。
又變得崎嶇的多了許多分不清的曲折。
以往的路石仍在痴情的睡在路旁，
但是不知洒淋了多少年代的風雨？
而且已然污朽辨不出它的眞形？
或者不久它將要被這群人的蔓荆所滅無？
我且坐在石上閉目休息我這顆歸去之心！
曾有多少人在這石上喘息他接續的生命。
更有多少人在這裏停止了步行？
永遠的在此休息了他們折傷了的腿？
我細細的辨認尋找，
但找不出我來時的足痕？

在文壇上，就是在任何部門的學術裡，都應該勵行的，我這倒不是故意來揚倡那些無味之爭，而且說，應該各自認清了時代，認清了社會，認清了所要爭論的主題，以和平而公正的態度，絕無任何意氣存乎其間，來一步一步的，使主題逐次的爭論與批評發展下去，能以獲得更深的認識，正確的結論，這才算是對的。爭論與批評，是一種進步的現象，我們實在的需要它！那麼，今後在爭論與批評的時候，還是請先認清了主題，不要再臉紅脖子粗，做那些無味的紛爭了吧！

（三）

現在，很有人這樣表示他清高的意見：「我之所以寫文章，並無所圖，一方面是爲朋友帮忙，一方面則是爲着好勝」。話是說着好聽，但我絕不以爲然。

不客氣說，我爲什麼要寫做？老實話，就是稿費問題，如其你給我以相當滿意的稿費。則在夏天，不惜汗流浹背，伏案急書，在冬天，尤願擁被獨坐，噓手爲文，但假如是一文不名呢，乾脆說，我是猪巴戒摔耙子兩不伺候（猴）兒！說什麼爲朋友帮忙，一

人的輕重腳印！
但是更辨不出歸去的有幾人？
高山峻嶺，密林深川，
不知又爲行人增高了多少？
不知又爲行人增深了幾分？
來時帶來了無數的鮮花，
那是生命的芳馨的嫩芽！
歸去時，全枯萎了！
只剩下了剝去皮的灰白的枝了！
飛過去的旅程啊！
歸去的心是這樣的寂寞瀟條！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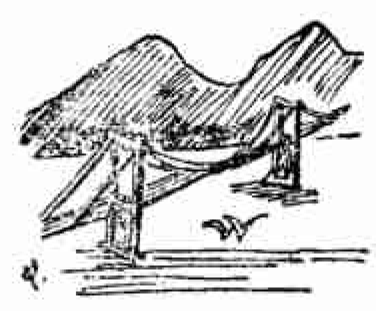
夕陽爲旅人斜了抹散條恐怖的紅霞，
烏鴉亦啼碎了旅人的心花，
夜神的烏翼慢慢的展開了！
夜風開始向旅人伸出剌膚的爪牙！
一切全模糊了！
歸路被壓在黑暗的掌下，
但是，這一切的恐怖不能振蕩旅人「歸去之心」，
雖然「夜」是遙較的悠沉。

× × ×

旅人睡在路旁草上
夢神在他們的心上洒下安慰的材料；
他夢見了家鄉：——
那久別的田園已然蔓生了荒草，
更幽冷的徘徊着幾隻地下的亮光，
白髮的老父老母在喘息着低吟着，
他們豈是當年的榮幸？
日落的紅處照在他們的臉上，
一刹那間消失在不可追跡的地面。
妻子在對着明月彈着晶瑩的淚點，
愛子在母親的懷抱裏呈着香甜的睡顏色
一切全懷悲着歸去的家園！
歸去的心兒啊！
滲出了悲傷的血滴，
染濕了身體，
站起來！歸去吧！
東牀的太陽給你點燃了烜明的燈火。

稿擠差事，是可以的，長期執筆，使他很容易的完成他的編輯的工作，賺得錢來，養活他一家的老小，自己也不是孤身的苦命人兒，整日爲他人做嫁衣裳，妻兒老小又吃什麼？再說好玩，大概有這種癮的還少，玩的肚子餓了，還須要跑回自己的家裡去吃飯的！說什麼爲了藉此成名嗎？也許有人會這樣想，所以不惜利用任何手段，向各方鑽營，更不惜自卑身分，向各編輯大送其秋波，但我却從未敢有這樣一點念頭，原因是我本交易主義，以稿件換稿費，你看着我的稿子可以用，你給我稿費，我看你的稿費值，我供給你稿件，我本着我自己的意見說話，不會阿諛，不會粉飾，「皂王爺上天」，有一句說一句，拐彎抹角不會，既不企圖他人的讚賞，更不喜，何人恭維，何人攻擊我，我仍是如此。其實，祗要拍拍良心想一想，是任何風涼話，也就都不會說的了。

本來，現在是金錢萬能的時代，沒有錢，是任何事都行不通的，儘管嘴裡唱着高調，肚子是不餓人的呀！那麼，寫文章爲了賣錢，爲了吃飯，並不是什麼丟人的事，還是多說幾句老實話的好！



國共合作史乘一班

閔新

民國十五年，國民黨與共產黨合作，由蔣介石率師北伐，蘇聯要人，文如鮑羅延，武如加倫，皆參預其事。外間以爲凡屬國民黨人皆贊成同『容共』之舉不知黨中元老，如居覺生（正），張溥泉（繼）皆力持與共產黨分離者也。茲覓得蔣介石復張繼書以供參考。

溥兄先生惠鑒：日前奉讀手教，至深惆悵！人事蝟集，未即裁答，茲以出發在邇，所懷未吐，若鯁在喉，且慨兄不責其疎慢，而疑其他意，獲咎滋重。撥冗奉佈，幸賜省察。本黨與共產合作，爲總理與仲愷兄在日所確定，革命勢力，必求團結，共產黨主義雖與本黨有別，其致力革命則人所共認，本黨今日策略，即與其他革命勢力合作，而乃欲排除，豈非矛盾？今日吾人所可與共產黨奮鬥者，斷定國民黨決非共產黨所能代替也。前提即決，則無論共產黨有否謀代國民黨之計劃，而弟以爲必無此事實之發生，此弟所能自信也。故本黨所須討論者：非與共產黨應否合作之原則，而僅與共產黨如何合作之方法，聞近有以賣國賣黨詆弟者，弟謂今日無賣黨與賣國問題，祇有敗黨與亡國問題，誰爲敗亡，惟不努方革命，祇惴惴焉懼人蠶食，此黨國敗亡之所以不能復振耳！本黨如能自强無論人有何陰謀，皆不能消滅本黨，能使本黨消滅者，爲本黨同志，惟自己不革命，而猜忌其他革命之努力，第所兢兢自勉，並願與同志共勉者，惟此不敗黨而已。且証以事實，汝爲在此時，蘇俄同志，有爲軍事上之政務官者，今亦無之矣。五月十五日以前，跨黨同志有爲中央黨部部長者，今亦無之矣。是否賣黨，弟誠無爲自辯也，至責弟對於舊同志太用冷酷，不及總理之寬大，則尤有說

關於中山文化教育館

閔新

中山文化教育館是孫科主持的，經費十分充足，總館本來設在上海，南京設分館。一切無聊失意文人經有力者的介紹，資格差一點不能上立法院的，都歸納到中山文化教育館來，挖苦一點來說，中山文化教育已變成文貧收容所了。過去中報做評論的有一位叫陳彬龢，也由人介紹給孫科，孫一見如故，立時答應聘爲立法院委員，但是在大會中正式提出時，就遭逢大部份立法委員的熱烈反對，說陳彬龢左傾色彩太濃厚了，不配做委員，於是名落孫山，孫院長過意不去，又介紹陳到中山文化教育館去，名義是副總編纂，薪水月五百元，陳又拉攏許多左翼作家進去，那時中山文化教育館所出版的東西已經有些紅色了。

以後陳雖脫離；但是該館左傾的色彩，

弟即主團結革命勢力，則凡屬革命同志，皆極盼其合作，豈對於久共患難之舊交，反存歧視？惟可以革命爲前提，則與革命工作有妨碍者，又豈能多所顧惜，汝爲不離粵，南路叛將無從消除，財政統一無從實現。錦帆不禁錮，不特東征有後顧之憂，亦何以使勾通叛逆者所儆懼。鐵城則于廖案發生時，有縱逃火犯之嫌疑，本年五月，復運動黃埔學生，煽動金融風潮，企圖顚覆政府，稱云謀同英人締結一萬萬元之大借欵，與帝國主義者妥協，英同而伍自去，皆非得已。弟認爲在革命進行上，不得不犧牲個人交誼者，惟此數君而已。精衛漢民二兄，弟已苦留，而彼倏然遠引，咎豈在我？去年之西山會議，今年之上海大會，弟皆表示反對，此則黨紀所在，無可通融也。弟以爲欲革命成功，必需澈底做去，不妥協，不姑息，總理革命四十年而未成功，其原因倘多，亦未始非一般老同志從旁掣肘，使總理不能遂行其志所致，本黨僅有一最負任之同志，即爲一般老同志所不喜，英士執信，仲愷，今皆死矣，方其在時，皆對於總理太負責任，而一般老同志，即已多數有忌嫉之態度，弟每一念及，輒爲心碎！弟今願爲英士執信仲愷之續，而决不敢師法釣名沽譽之流，稍存一毫畏難圖安之計也。今總理亦已逝世，弟追繼總理最後之付託，與今日革命之環境，不論如何艱難困阻，皆不敢稍放棄其責任，成敗利鈍，既所不計，毀譽榮辱，更何容心，如弟爲個人計，正可藉灰心或高蹈爲名，乘機休養，則誰不以我明哲保身爲得策，然而於國家與革命前途，則爲何如耶？弟今願對黨完全負責，不稍存觀望與推諉之念，他日本黨有成，固爲黨員人人之義務，萬一不幸而致敗亡，則弟個人獨負其責也。惟本黨之覆轍，實不忍明知再蹈，且自本黨改組以來，嚴振黨紀，總理亦已改其往昔之態度，此觀於馮自由之處分而可知者，使總理今日尚在，而弟得親承其訓示，則不妥協不姑息之處置，或視弟更爲澈底亦未可知，博寬大之美名

却一天比一天濃厚起來，抗戰軍興，孫科主戰最烈，而該館奉仰意旨，竟幾乎變爲紅色了，國府西遷，該館也由滬遷到漢口，出版物特別增多，談烈寗，史太林却不在少數，國民黨看得眼紅發跳，因孫的牌子實在太硬奈何不得，然而在刊物裡面正式的攻擊起來，下面是國民黨機關報武漢日報的短評：「中山文化教育館顧名思意，應該完全在三民主義範圍以內做文化工作，決不能軼出上述的範圍，更不能宣傳和三民主義不相容的主義。不料，中山文化教育館出版的「時事類編」，每期的文字，都有違反三民主義的，你一句馬克斯！我一句列寗，他一句史太林，很難找出闡揚中山主義的理論，簡直是看不出是國民黨文化機關的出版物。我想，像這樣的教育館，與其再掮「中山文化」的招牌，倒不如直接了當改成「馬列文化」吧！否則，中山先生有知，當痛哭于泉下

發展者，尤不願同志爲之也。區區之意，甚思團結國內軍人與同胞，以對抗帝國主義，何況舊日親愛之同志乎？吾同胞不惟不諒苦心，不知自反，而惟斷絕總理所延一線之命脈，此與扶助仇敵殘殺同志有何異乎？圖逞私憤於一時，以帝國主義者分散革命勢力之邪謀，事之痛苦，孰過於此，兄以愛黨之故，不敢輙徇私交，此爲弟所深佩，惟愛黨必以其道，因革命勢力必求團結，不能懷疑及於總理所定與共產黨合作之政策，因革命手段必須徹底，不能稍違總理本年欲高談的紀律改造本黨之精神。兄爲眞愛黨者，或能開弟言而首肯歟？北伐成敗，關係黨興亡，弟所欲求教者甚多，倘能惠臨長沙，共商至計，不勝大願，書不盡意，惟希亮察！敬頌亮。弟蔣中正頓首。

蔣之復書，係因當時留滬國民黨元老派，皆不贊同「容共」主張，故許汝爲（崇智之字）蔣曾爲許之參謀長，由閩入粵後，許被迫出走。）之離粵，熊錫帆（克武之字。）與鐵城之拘禁，伍梯雲（朝樞之字。）之避嫌，汪精衞胡漢民之遠引，書中皆分辯及之，而於共產黨合作之政策，認爲不能懷疑，且有萬一不幸而致敗亡，個人獨負其責之語，擔當一切，有氣吞全牛之概！惟十六年甫下南京，即有寧粵分家之局勢，淸除共產之決心！自十六年以迄二十五年，蔣十年討共，艱苦備嘗，西安事變之前夕，猶作精神訓話，希望東北軍竟討赤之全功，乃爲張學良所刧持，十載辛勤隳於一旦曷勝慨嘆！

共黨成立當年

文錄

共黨在十四五年五卅運動以前，實際上還不是一個什麽有力的政黨，而不過是一個研究團體，是一個學術組織，那時共黨在開會的時候，也不過討論一些理論問題，並沒有牽涉到實際問題。所以在那個時候，內部的糾紛較少，但也不是絕無僅有。不過拿來與以後陳獨秀

神秘的克林姆城

黃鐘

——譯自號英國行列雜誌——

銅牆鐵壁的莫斯科的克林姆，是史丹林和他的僚屬從事不可思議的政治把戲的神秘城。此城在昔沙皇時代，俄人視之，恰如對神一般的敬畏。所以前時民間有句俗諺說：『莫斯科之上只有克林姆，克林姆之上惟見靑天。』

G·E·R·基底氏曾於紐約時報著論稱：遊客們對於赤都的觀感，莫不以克林姆爲天上宮闕，尤其是英國人大都有這心影。城的建築全貌，有團團的金色輝煌的圓屋頂；六十五尺的城墻上，矗立十九個塔尖；大宮殿正面顯耀着一種皮革色的光彩。

一個音韻鐘是多年前設置的，一日響過兩次，牠唱出歌韻是——『國際歌』，同時這個鐘在沙皇時代所叫的聲調是——『帝佑沙皇』。

被開除後的內部糾紛那樣兇惡比起來，到是小巫見大巫了。

共產黨成立以後的第一件糾紛，是戴季陶的脫黨問題。本來戴季陶是六個發起人中的一個，但是他參加發起共產黨，事前未得中山先生的同意，中山先生知道之後，就把他痛駡了一頓，斥他不應不經黨部同意，擅自發起政黨。戴季陶不得已，只得退出共黨。但退出共黨，在他是極不願意的事，所以他當時對陳獨秀李大釗沈玄廬等痛哭流涕的說，他因環境關係不能不暫時退出，但他聲明他始終是共黨的忠實朋友，所以他之退出，實際是「退而不出」。但他雖然如此說，可是一個初成立的黨，即經此打擊，所以要受不少影響，所以跟着戴季陶退出共產黨的，大不乏人，這可說是共產黨歷史上第一次的分裂。

初期共產黨的第二次分裂，是「書生派」的脫黨。當時的所謂「書生派」是陳望道劉大白等一批人。陳望道以譯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著名的，而劉大白則在學界略有微名，所以這般人，在共黨內，以名流自詡。本來共黨在那時還謹僅是一個文化團體，所以書生派自然稱有力量。但是因為這般書生實在太浪漫，太不行了。所以當時的第三國際視察員波蘭人舉可斯基以「此等同志，徒口說而不行，殊非布爾塞維克所應有之態度」。當時的中央為要拿命令虛布來維持，所以對於國際視察員，視之若神得。以其批評書生派也，乃對書生派下極嚴厲之命令，對於劉大白且予以留黨察看處分。那時書生派亦自知不容於共黨，故陳望道劉大白號所謂「書生派」，乃相率退出。陳劉等之退出共黨，尚有另一重要原因，即彼等要求赴俄游歷，為第三國際俄人所拒，陳等乃退出。

當時的黨尚係一文化團體性質，故書生派力量□大，書生派之脫黨，對於黨的損失極大。故此次書生派之脫黨，較戴季陶之「退而不出」，其影響更大。戴季陶倒還是退而不出，書生派不但是一退而且出一，而且退出後對共產頗大肆攻擊，故共產黨一時有瓦解之概。

克林姆城內，有高樓大廈無算。其中一個是軍事專門學校及軍營專門學校及軍營；還有一個是法庭。在這裡還有列寧墓；而那些赤色的革命先烈是埋葬于克林姆城外。

克林姆內的宮室樓舍是城外人所不易一觀其豐彩的。東方的城池，沒有一個像牠那樣守衛得水洩不通的。外國的新聞記者，有時倒准許入宮參列最高蘇維埃會議，但報人在請求記者證之前，必須先得內政委員會的批准。

記者証雖然貼有該記者的照片，但在入宮赴會的時候，還要經過四處警察的嚴密檢查，然後纔能入得記者席，在記者席周圍還佈滿和記者人數一樣多的密探。可見蘇聯秘密警察多如毛。是敵人不易乘機而入的。一切檢查防護妥切後，乃見赤色的達官貴人入座，有時史丹林也親自來參加會議。

確切的說，每次的活動，克林姆都呈現出一種神奇的佈置。史氏本人罕因政務而離開克林姆，雖然他有許多所的鄉間屋舍，以備休養，但無人知道他是常到那一所。

蘇聯的最高力量是集中於克林姆，最高的政治局的九個人民委員巨頭，常集城內，

語絲發刊詞

記者

「語絲」爲魯迅等人所持，也是新文學運動初期的勁軍，玆誌其發刊詞如左，以供文藝界人士參考。

我們幾個人發起這個週刊，並沒有什麼野心和奢望。我們只覺得現在中國的生活太是枯燥，思想界太是沉悶，感到一種不愉快，想說幾句話，所以創刊這張小報，作自由發表的地方。我們並不期望這於中國的生活或思想上會有什麼影響，不過姑切發表自己所要說的話，聊以消遣罷了。

我們並沒有什麼主義要宣傳，對於政治經濟問題也沒有什麼興趣，我們所想的只是想衝破一點中國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濁停滯的空氣，我們個人的思想儘是不同，但對於一切專斷與卑劣之反抗則沒有差異。我們這個週刊的主張提倡自由思想，獨立判斷，和美的生活。我們的力量弱小或者不能有什麼著實的表現，但我們總是向着這一方面努力

這個週刊由我們幾個人擔任撰稿，我們所想說的話大抵在這裡發表，但國內同志的助力也極歡迎。和我們辯駁的文字，倘若關於學理方面的我們也願揭載，至於主張上相反的議論則只好請其在別處發表，我們不能代爲傳佈，雖然極願加以研究和討論。

週刊上的文字，大抵以簡短的感想和批評爲主，但也兼採文藝創作及關於文學美術和一般思想的介紹與研究，在得到學者的援助時也要發表學術上的重要論文。

我們的唯一的奢望是，同志逐漸加多，文字和和經濟的供給逐漸穩固，使週刊成爲三日刊，二日刊而退爲兩週刊或四週刊，以至於不刊，也說不完：這也是我們的，預料之一。兩者之中到底走那樣呢，此刻有誰能夠知道，現在也大可不必管她，我們還是來發刊這第一號罷。

這九巨頭組成蘇聯政府。委員們本身是不住在克林姆：他們散處于莫斯科各地。

一切大時代的轉變，千鈞一髮的國際條約都在克林姆簽訂，最近芬蘭代表就是到此和蘇政府開了幾番和平談判，想滿足蘇聯的要求，然而蘇芬之戰終於在此決定。

克林姆簡直是與外界間斷，結果是得到了不利的孤立。就如外交使團所接觸的蘇聯政府代表，也常不在莫斯科。

克林姆素不大 注重蘇聯的 外交家的情報，但分明是靠一個神密或半神秘的情報機關來得到詳確的消息。對於各國政府幕後的秘密活動，瞞驅民衆，他們都能揭出這些秘密的內情。

在莫斯科的外國報紙的代表，是很孤立的，牠們所刊發的消息，都由蘇政府新聞處發出來的，大部分已是蘇聯報紙刊過的，或者是新近廣播過的消息。

蘇聯的人民深戒與外國通訊，因爲他們怕再再遭受一回新的淸黨 ，會被連累喪生的。前次淸黨，有數百人受死刑，原因是他們與外國通訊。所以現在他們就連那微乎其細的瑣事，不關蘇政府的秘私的，他們也認爲不言爲妙呀！

健心運動

趙天人

近年來頗有人注意市民之健康，頻頻舉行種種運動，如四月二十六日的市民徒步旅行大會就是一例。其項目是僅僅步行，其對象是市民，叫市民不坐車不騎馬，常常用脚由萬牲園走到萬壽山，柔和而且普遍，眞是最好不過的運動，但我對之無話可說，我所欲說的是關於市民的心的健康。

寫信時有句套語，叫作「身心康泰」，可見老早就有人注意到心的健康了。一個人應分身心兩方面，僅有身體强壯心中軟弱的，心裡健康而身體不結實的却少有，身心有密切的關係而心健尤爲重要！

現代的民衆的「心絃」，震動得可比往時的詩人還厲害，糧價一漲，人心就一動，布價一漲，人心就又一動，日常生活所需，再再敲打民衆的心，民衆的心就破碎了。身體常常活動是有益的，心則以安靜爲上，倘能一來一動，離破碎確已不遠。詩人常寫給他的愛人新詩，說是他的「心絃」崩地一下斷了，不管眞斷假斷，詩人的面孔却實在總是瘦弱的，這就是證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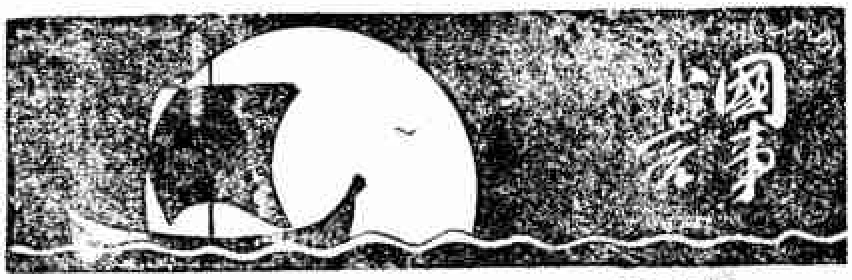
農人整日種地，身體都很强壯，眞稱得起膀闊腰圓，但臉色都不大好，那就是「心絃」震動的結果，心弱體健若不妨害健康倒也不吃緊，無如肚裡不痛快更易生病，那病比身弱得的病還沒法治，「一把搬不倒」的小伙子時常得病就死，其緣因就在於心的孱弱。又如富人，整日裡喝參湯吃鷄蛋，再打打高爾夫球跳跳舞，又保養又運動，然而又是未能健康，這緣因仍是在於心，其與農民不同的是一方想操縱市場，一方怕操縱市場而已，其「心絃」的顫抖而緊張則一也。

又如自西直門到萬壽山的路上，確是有着公共汽車，人力車的，「嗚嗚嗚」一九四〇式的小「吉了兒」倒是也不斷見；但絡繹於途，晨昏不斷，邁開兩條大腿在萬西路上奔馳的，却還是步行者佔着絕對多數。這徒步運動在民衆間久已實行，而且久已普遍了。

然而民衆可是並不怎麼特別健康，馬路傍邊逕行緊走的「運動家」們，雖然穿衣都大抵新淨一點，不過其面孔倒有十之六七是黑綠如茄，曾被士大夫稱之爲「菜色」的那種拉着洋車在萬西路上飛跑的小伙子總算運動得勤而且的了，但流着汗的面部却也是不好看的居多。——健全的思想固應存在健康的身體之內，然而欲想以其健身體，尤先健其心爲主要。

不過這運動徒步能給坐汽車兜風者一種刺激，或者使他們放下汽車居刀立地步行成佛也未可知，但如不先健其心恐怕他們的身體也還是倒底不行罷。

健身應先健心，現在，該是提倡心運動的時候了。



忠奸簡論

大華一士

忠奸之分，不在於主戰主和的差別，須視其動機或結果，是否利於國家民族以爲斷。當戰則戰，不可苟和，當和則和，不可倖戰。即以中國的和戰問題而論，若其能謀合於正義的和平，而猶高唱長期抗戰，此直國家民族的罪魁禍首，何能謂忠？反之，若不能謀合於正義的和平，則主和者亦覺無辭，以對國人了。一切一切，端須事實証明，徒恃宣傳，則宣傳之力雖及於廣大之鄉愚婦孺，雖能達於智識階級，其如智識階級不易受騙何！

事實所在，不可厚誣，非可以口舌宣傳爭，最好是看「事實的証明」。孰忠孰奸？當世有公論，千秋有定評，其有在「動機」上爭權利而主戰或主和，或明知在「結果」上足以危害國家民族而猶主戰或主和者，不可不澈底反省！

人生數十寒暑，富貴祇如浮雲，千秋青史，流芳遺臭繫於一念，其有基於私慾，而以國家民族當孤注一擲者，「天國近了」，應當從速懺悔！

談冒充

微言

凡「冒充」以行招搖撞騙者，十九都是冒充公務員，難道招搖撞騙，竟是公務員的專利品？

「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雖屬下愚，亦皆知其不可。現今凡冒充者均治罪，固屬天經地義；然而追本窮源，是否被冒充的公務員亦常有冒充行爲，故啓人以冒充之道？這個問題，大約也是很值得重視的。

冒充與被冒充，固有正牌與冒牌之分，眞僞之別，然而我佛有言：眞即是假，假即是眞，即眞即假，即假即眞。滔滔者天下皆是，如之何其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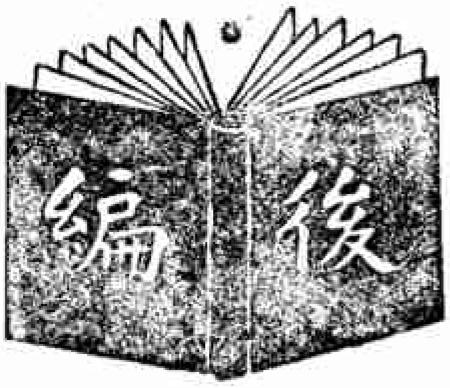
人民權利與義務

一民

年來中國人民所負的重要負擔是納稅，而其所最憂懼的是災荒。可是他們所納的稅捐，總是愈往上交愈少，而其所期待的賑欵，總是愈往下交愈少，就這一點，我們也可以看中國官場現象了。

人民盡了一切應盡的義務，却不能享受一點應享的權利，雖自國民政府成立以來，曾經公佈了訓政時期約法，而在約法上，又曾明白規定了人民的種種權利，實際，不但政府不曾實行．廣大的下層民衆，抑且根本不知約法爲何物何事，簡直可說，絲毫不曾和他們發生關係。訓政成績如此，現在據說又來憲法了。什麼花樣都能玩玩，中國人畢竟是聰明的！

現今，已有憲政實施委員會的成立了。關於人民的權利與義務，不知老百姓能作「週到自防的努力」否？我們且拭目以看在現今時空人的條件下，憲政如何實施罷。



實施憲政的呼聲，現已甚囂塵上了。對於這一問題，我們的意見，和一般政客或宣傳家不免有許多出入。以憲政爲爭執取予的幌子，或作敷衍搪塞的工具，倡者和者，各有用心，大家相喩於無言。所謂憲政，不與民衆發生關係，竊期期以非是！政府的達官貴人——亦即所謂民衆用血汗養的公僕，盼能暫摒私念，對此加以深長思考。英美協調是現國際間的一個重要問題，尤其是在日美關係微妙的今日，一般對此更爲注意。裴今度教授的「英美協調的透視」一文，闡釋極爲詳盡，實屬難得，希望讀者注意。

其他文稿，均極精審，特別値得提出的是威爾斯著的「世界的將來——聯合。毀滅」，極饒意義，武三多先生的譯文，亦極流暢，特向讀者介紹。

本刊自刊登國事小言等類簡警文字以來，甚荷讀者讚許，此等園地原屬公開，極端歡迎外稿，各界讀者發表意見，當盡量刊登。

九月三十日